

# 官場現形記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爲惜費急急煮烏烟

却說童子良到了蘇州。江蘇是財賦之區，本是有名的地方。童子良此番是奉旨前來，一爲查舊帳，二爲籌新款。欽差還沒有下來，這裏官場上得了信，早已嚇毛了。此時做江蘇巡撫的姓徐號長藤，是直隸河間府人氏，一榜出身。藩臺姓施號步彤，是漢軍旗人氏。臬臺姓蕭號貞才，是江西人氏。他倆一個是保舉，一個是捐班，現在一齊做到監司大員，偏偏都在這蘇州城內。施藩臺文理雖不甚清通，然而極愛掉文，又歡喜挖苦。因爲蕭臬臺是江西人，他背後總要說他是個補碗的出身。蕭臬臺聽見了，甚是恨他，這日較期，兩司上院，見了徐撫臺。徐撫臺先開口道：「裏頭總說我們江蘇是個發財地方，我們在這裏做事，也不知有多少好處。上頭不放心，一定要派欽差來查。我們做了封疆大吏，上頭還如此不放心，我們聽了，叫人寒心！」施藩臺答應了兩聲，「是。」又說道：「回大帥的話，我們江蘇聲名好聽，其實是有名無實。卽如司裏做了這個官，急急的「量人爲出」，還是不夠用，一樣有虧空。」徐撫臺聽了「量人爲出」四個字不懂，便問：「步翁說得什麼？」施藩臺道：「司裏說的是「量人爲出」，是不敢浪費的意思。」畢竟徐撫臺是一榜出身，想了一想，忽然明白，笑着對臬臺說道：「是了。施大哥眼睛近視，把個量入爲出的「入」字，看錯個頭，認做個「人」字了。」蕭臬臺道：「雖然看錯了一個字，然而「量人

爲出，「這個「人」字還講得過。」徐撫臺聽了，付之一笑。施藩臺却頗洋洋自得。徐撫臺又同兩司說道：「我們說正經話。欽差說來就來，我們須得早爲防備。你二位老兄所管的幾個局子，有些帳，趁早叫人結算結算，趕緊把冊子造好，以備欽差查考。等到這一關搪塞過了，我亦決計不來管你的閑事。」藩臬二司，一齊躬身答應，齊說：「像大帥這樣體恤屬員，真正少有，司裏實在感激！」徐撫臺道：「多糜費，少糜費，橫豎不是用的我的錢，我兄弟決計不來做個難人的。」藩臬兩司下來，果然分頭交代屬員，趕造冊子不提。

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轉眼間童欽差已經到了蘇州了，一切接差請聖安等事，不必細述。且說童欽差見了巡撫徐長縣，問問地方上的情形。徐撫臺無非拿場面上的話，敷衍了半天。接着便是司道到行轅稟見。童欽差單傳兩司上去，先問地方上的公事，隨後又問藩臺：「單就江蘇一省而論，釐金共是若干？」施藩臺先回一聲「是」，接着說了句「等司裏回去查查看。」童欽差聽了，無甚說得。歇了一回，又提到漕米，童欽差道：「這個是你老哥所曉得的了。」誰料施藩臺仍舊答應了一聲「是」，接着又說了一句「等司裏回去查查看。」童欽差一聽，他這個要回去查，那個要回去查，便狠有些不高興。於是回過臉，同蕭臬論江南的梟匪，施藩臺又搶着說道：「前天無錫縣王令來省，司道一起：「無錫的九龍山強盜很多，你們總得會同營裏，時常派幾條兵船去「遊戈遊戈」纔好。」

膽子越弄越大，那裏離太湖又近，倘或將來同太湖裏的「鳥匪」合起幫來，可不是頑的！」施藩台說得高興。童欽差一直等他說完，方同蕭臬台說道：「他說的什麼？我又好幾句不懂。什麼「遊戈遊戈」，難道是下油鍋的油鍋不成？」蕭臬台明曉得施藩台又說了白字，不便當面揭穿駁他，只笑了一笑。童欽差又說道：「他說太湖裏還有什麼「鳥匪」，那鳥兒自然會飛的，於地方上的公事，有什麼相干呢？哦！我明白了，大約是梟匪的「梟」字。施大哥的一根木頭，被人家抗了去了，自然那鳥兒沒處歇，就飛走了。施大哥好才情，真要算得想入非非的了！」施藩台曉得童欽差是挖苦，他把臉紅了一陣，又掙扎着說道：「司裏實在是爲大局起見，生怕他們串通一氣，說或將來造起反來，總不免「茶毒生靈」的。」童欽差聽了，只是縐眉頭。施藩台又說道：「現在緝捕營統領周副將，這人狠有本事，賽如戲檯上的雷天霸一樣。還是兩年司裏護院的時候，委他這個差使。而且這人不怕死，常同司裏說：「我們做皇上的官，使皇上家的錢，將來總要「馬革裹屍」，纔算對得起朝廷。」童欽差又搖了搖頭說道：「彼武官能穀不怕死，原是好的。但是你說的什麼「馬革裹屍」，這句話我又不懂。」施藩台只是漲紅了臉，回答不出。蕭臬台於是替他分辨道：「回大人的話，施藩司眼睛有點近視，所說的「馬革裹屍」大約是「馬革裹屍」，因爲近視眼看錯了半個字上。就是剛纔說的什麼「茶毒生靈」的「茶」字，想來亦是這個緣故。」童欽差點頭笑了一笑，馬上端茶送客。一面吃茶，又笑着說道：「我們現在用得着這「茶度生靈」

了。」施藩台下來之後，朝蕭臬台拱拱手道：「酋翁，以後凡事照應些，欽差跟前是玩不得的！」於是各自上轎而去。

自此以後，童欽差就在蘇州住了下來。今天傳見牙釐局總辦，明天傳見銅元局委員。無非查問他們一年實收若干，開銷若干，盈餘若干。所有局所，雖然一齊造了四柱清冊，呈送欽差過目。無奈童子良還不放心，背後頭同自己隨員說：「這些帳是假造的，都有點靠不住。總要自己澈底清查，方能作准。」於是見過總辦會辦，大小委員，都不算數。一定要把局子裏的司事，一齊傳到行轅，分班問話。頭一天傳上來的一班人，童欽差只略為敷衍了幾句話，並不查問公事。這一班退出，吩咐明天再換一班來見。等到第二天，換二班的上來，欽差竟其異常頂真，凡事都要考求一個實在。有些人回答不出，狠碰欽差的釘子。於是大家齊說：「這是欽差用的計策：曉得頭一班上來見的人，一定是各局總辦，選了又選，都是幾個尖子，自然公事熟悉，應對如流，所以無須問得。等到第二班，一來總辦沒有預備，再則大家見頭一天，欽差無甚說話，便亦隨隨便便。誰知欽差忽然改變，焉有不碰釘子之理？」司事碰了釘子，其過自然一齊歸在總辦身上。合蘇州省裏的幾個關差使總辦，一齊都是藩台當權。馬上傳見施藩台，當面申飭，問他所司何事。施藩台道：「司裏要算是頂真的了，幾次三番，同他們三令五申。無奈這些人，只有這個材料，總是這們不明不白的。」童子良道：「這裏頭的事，你可明白？」施藩台道：「等司裏回去查查看。」

童子良氣的無話可說，便也不再理他。

幸虧現在蘇州府知府，爲人極會鑽營，而且公事亦明白。不知怎樣欽差跟前被他溜上了，竟其大爲賞識，凡事都同他商量，這知府姓卜，號瓊名。但是過於精明的人，就不免流於刻薄一路。平時做官，極其風厲，在街上看見有不順眼的人，抓過來就是一頓。——尤其犯惡打前劉海的人，見了總要打的。他說這班都是無業遊民，往往有打個半死的。因此百姓恨極了他，背後都替他起了一個渾號，稱爲「剗窮民」。藩台施步通，文理雖然不甚通，公事亦極顛預，然而心地是慈悲的，所謂「雖非好官，尙不失爲好人」。因見知府如此行爲，心上老大不以爲然，背後常說：「像某人這樣做官，真正是草菅人命了！」亦曾當面勸過他，無如卜知府陽奉陰違，也就奈何他不得。

欽差此番南來，無非爲的是籌款。江南財賦之區，查了幾天，尙無眉目，別處更可想而知了。童子良生怕回京無以交代，因此心上甚爲着急。卜知府曉得欽差的心事，便獻計於欽差，說是蘇州一府，有些鄉下人應該繳的錢糧漕米，都是地方上紳士包了去，總不能繳到十足，有的繳上八九成，有的繳上六七成。地方官怕他們，一直奈何他們不得，許多年積攢下來，爲數却亦不少。童子良道：「百姓的食毛踐土，連國課都要欠起來不還，這還了得嗎！」卜知府道：「其過不在百姓而在紳士；百姓是早已十成交足，都收到紳士的腰包裏去了。蘇州省城裏還好，頂壞的是常熟昭文兩縣，他那裏的人，只要中個舉，

就可以出來替人家包完錢漕，進士更不用說了。」童子良道：「你也欠，他也欠，地方官就肯容他欠嗎？將來交不到數目，不還是地方官的責任嗎？」卜知府道：「地方官願自己考成，亦只好拿那些沒勢力的欺負，做個移東補西的法子。至於有勢力的，拉攏他還來不及，還敢拿他怎樣呢！」童子良道：「一個舉人有多大的功名，膽敢如此！」卜知府道：「一個舉人原算不得什麼；他們合起幫來，同地方官爲難，遇事掣肘，就叫你做不成功；所以有些州縣，只好隱忍。卑府却甚不以此爲然。」童子良道：「依你之見如何？」卜知府道：「卑府愚見：大人此番，本是奉旨籌款而來；這筆錢實實在在是皇上家的錢，極應該清理的，而且數目也不在少處；爲今之計，只要大人發個令，說要清賦，誰敢拖欠，我們就辦誰，越是紳衿，越要辦得凶；辦兩個做榜樣，人家害怕，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不但以後的事情好辦，這筆錢清理出來，也儘夠大人回京覆旨交代的了。」童子良這兩天，正以籌不着款爲慮，聽了此言，雖然合意；但是意思之中，尙不免於躊躇，想了一想，說道：「這筆錢原是極應該清理的，但是如此一鬧，不免總要得罪人。」卜知府道：「古人「鐵面無私」，大人能夠如此，包管大人的名聲格外好，也同古人一樣，傳之不朽。而且如此一辦，朝廷也一定說大人有忠心，朝廷相信了大人，誰還敢說什麼話呢？」童子良經他這一泡恭惟，便覺他說的話，果然不錯，連說：「兄弟照辦。但是老兄到底在這裏做過幾年官，情形總比兄弟熟悉些，將來凡事，還望仰！」卜知府亦深願效力。

一連又議了幾日，把大概的辦法，商量妥當，就委卜知府做了總辦。卜知府本來是個歡喜多事的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行文各屬，查取拖欠的數目，以及各花戶的姓名，查明之後，立刻委了委員，分赴各屬，先去拿人。那些地方官本來同紳士意思不對，今奉本府之命，又是欽差的公事，樂得假私濟公；凡來文指拿的人，沒有一名漏網，等到解到省城之後，凡是數目大的一概下監；數目小的，捕廳看管。但是欠得年代久了，因總算起來，任憑你什麼人，一時如何還得起？於是變賣田地的也有，變賣房子的也有。把現成生意盤給人家的也有一齊拿出錢，彌補這個虧空。然而這些都還是有產業，有生意的人，方能如此。要是一無底子的人，靠着自己一個功名。漁肉鄉愚，挾持官長，左手來，右手去，弄得的錢，是早已用完的了。到得此時，斥革功名，抄沒家產都不算，一定還要拷打監追；及至山窮水盡，一無法想，然後定他一個罪名，以為玩視國課者戒，因此破家蕩產，鬻兒賣女，時有所聞。雖然是咎由自取，然而大家談起來，總說這卜知府辦的太煞認真了。

閒話少敘。但說卜知府奉到憲札之後，認真辦了幾天，又去稟見欽差童子良道：「兄弟即日就要起身，前赴鎮江，沿江上駛；先到南京，其次安徽，其次江西，其次兩湖；回來再坐了海船，分赴閩粵等省；到處查查帳，籌籌款，總得有一年半載耽擱。這事既交代了老兄，大約有半年光景，總可清理出一個頭緒。」卜知府道：「不消半年。卑府是個急性子的人，凡事到手，總得辦掉了，纔睡得着覺；大約多則三月，少



則兩月，總好錯差。童子良道：『如此更好！』卜知府回去，真個是雷厲風行，絲毫不肯假借；怕委員們私下容情，一齊提來，自己審問。每天從早晨起來，就坐在堂上問案，一直到夜，方纔退堂。他又在三大憲跟前稟明說：『有欽差委派的事，不能常常上來伺候大人。』甚至每逢轅期，他獨不到。三憲面子上，雖不拿他怎樣，心上却甚是不快。有天施藩台又同蕭臬台說道：『聽說卜某人是一天到晚，坐在堂上問案子，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這人精明得狠，賽如古時臯陶一般；有了他，可用不着你這臬台了。』施藩台說這話，蕭臬台心上本以為然，無奈施藩台又讀差了字音，把個臯陶的『陶』字，念做本音，像煞是什麼『糕桃』。蕭臬台楞了，忙問：『什麼叫做糕桃？』施藩台亦把臉紅了半天，回答不出。後來方是一位候補道，忽然明白了他這句話，解出來與眾人聽了，臬台方纔無言而罷。

按下卜知府在蘇州辦理清賦不表。且說此時做徐州府知府的，姓萬號向榮，是四川人氏。這人以軍功出身，一直保到道台，放過實缺。到任不久，爲了一件甚麼事，被御史參了一本；本省巡撫查明覆奏，奉旨降了一個知府。後來走了門路，經兩江總督咨調過來，當了半年的差使。齊巧徐州府出缺，他是實缺降調人員，又有上頭的照應，自然是他無疑了。

這萬太尊從前做道台的時候，狠有點貪賊的名聲；就是降官之後，又一直沒有斷過差使；所以手裏光景還好。到仕之後，就把從前的積蓄，以及新收的到任規費等，先拿出一萬銀子，叫帳房替他存在

莊上。每月定要一分利息，錢莊上不肯，只出得一個六釐，萬太尊不答應，後首說來說去，作為每月七釐半長存。這引錢莊，乃本地幾個紳士擷出股分，來合開的，下本不到一萬，放出去的帳面，共有十來萬上下。齊巧這年年成不好，各色生意，大半有虧無贏，因此錢業也不能獲利，後來放出去的帳，又被人家倒掉幾注；到了年下，這引錢莊，便覺不有結轉運不靈。萬太尊一聽消息不好，立刻逼着帳房去提那一萬銀子。錢莊上擋手的，忙託了東家，進來同太尊說，請他過了年再提，萬太尊見銀子提不出，更疑心這錢莊是擷不住的，也不及思前顧後，登時一角公事給首縣，叫他一面提錢莊擋手，押繳存款，一面派人看守該莊前後門戶。知縣不知就裏，正在奉命而行，却不料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凡是存戶，一齊拿了摺到莊取現，登時把個錢莊逼倒。既倒之後，萬太尊不好說是爲了自己的款子，就札縣拿人，只說是奸商虧空鉅款，地方官不能置之不問。但是錢莊已經閉倒，店夥四散，擋手的就是押在縣裏，亦是枉然。後來幾個東家會議，先湊了三千銀子，歸還太尊，請把擋手保出，以便清理。萬太尊無奈，只得應允；連利錢整整一萬零幾百銀子，現在所收到的，不及三分之一。雖說保出去清理，究竟還在虛無縹緲之間，總算惹空失去一筆款項，心上焉有不懊悶之理！

又過了些時，恰值新年。萬太尊有兩個少爺，生性好賭，正月無事，便有人同他到一引破落戶鄉紳人家去賭。無奈手氣不好，屢賭屢輸，不到幾天，就輸到五千多。兩少爺想要抵賴，又抵賴不脫。兄弟二人，

彼此私下商量，無從設法；便心生一計：將他們聚賭的情形，一齊告訴與他父親。萬太尊轉念想道：『這拿賭是好事，其中有無數生法。』便聲色不動，傳齊差役，等到三更半夜，按照兒子所說的地方，前往拿人；並帶了兒子同去，充做眼線。少爺一想：『倘或到得那裏，被人家看破，反不為妙。但是老子跟前，又不好點明，只得臨時推頭肚子疼，逃了回來。』這裏萬太尊既已找着賭場所在，吩咐跟來的人，把守住前後門戶，然後打門進去，乘其不備，登時拿到十幾個人。上中狠有幾個體面人，平時也到過府裏，同萬太尊平起平坐的；如今却被差役們拉住了辮子；至於屋主那個破落鄉紳，更不用說了。此時這般人正在賭到高興頭上，桌子上洋錢銀子，錢票銀票，戒指鐲頭金表，通統都有。連着籌碼骨牌，萬太尊都指為賭具，於是連賭具，連銀錢，親自動手，一搜而光。總共包了一個總包，交代跟來的家人，放在自己轎子肚裏，說是帶回衙門，銷燬充公。又親自率領了多人，故意在這個人家上房內院，仔細查點了一回。然後出來，叫差人拉了那十幾個人，同回衙門而去。萬太尊明曉得被拿之人，有體面人在內，便吩咐把一千人分別看管。第二天也不審問，專等這些人前來說法。果然不到三天，一齊說好；有些顧面子的，竟其出到三千五千不等，就是再少的，三百二百也有，統通保了出去。萬太尊面子上說這筆錢，是罰充善舉；其實各善堂裏，並沒有撥給分文；後來也不曉得如何報銷的。便有人說：這個拿賭，萬太尊總共拿進有一萬幾千銀子；少爺賴掉人家的五千多不算，當大賭檯上搜來的，聽說值到三四千亦不算；倘算起來，足

足有兩萬朝外。不但上年被錢莊倒掉的一齊收回，而且更多了一倍，真可謂得之意外了。但是被拿的人，事後考究這事，是如何被太尊曉得的，猜來猜去，便有人猜到是少爺漏的消息，說道：「太尊的兩位少爺，是天天到此地來的，獨有拿賭的那天沒來，如今索性連影子都不見了。賭輸了錢，欠的帳，都有憑據；他如此混帳，我們要到道裏去上控的。他既縱子爲非，又借拿賭爲名，敲我們的竹杠；如今這筆錢，到底是指在那升善堂裏，我們倒要查查看。」衆人齊說：「是極！」於是一倡百和，大家都是這個說法。就有人把話傳到萬太尊耳朵裏，萬太尊道：「我不怕他要告，先拿他們辦了再說。難道他們開賭是應該的？我的兒子好好的在家裏，沒有人來引誘，他就會跑出去，同他們在一塊兒嗎？我不辦他們，只罰他們出幾個錢，難道還不該應？真正又好笑，又好氣！」萬太尊說罷，行所無事。後來再打聽打聽，那幾個罰錢的人，亦始終沒有敢去出首；大約是怕弄他不倒，自己先坐不是之故。

但是名氣越鬧越大，這個消息傳到京城裏，被一個都老爺曉得了。齊巧這都老爺是徐州人氏，便上了一個摺子，大大的拿這萬太尊參了幾款。這時恰碰着童子良到江南籌款，軍機裏寄出信來，就叫他就近查辦。童子良不免派了自己帶來的隨員，悄悄的到徐州府，走了一遭，列位看官，可曉得現在官場。凡是奉派查辦事件，無論大小，可有幾件是鐵面無私的！委員到得徐州，面子上說不拜客，只是住在店裏查訪；却暗地裏早透個風給人，叫人到萬太尊那裏報信。萬太尊得了這信，豈有不着急之理；立刻

親自過來奉拜，送了一桌酒席，又想留在衙門裏去住。幾天下來，彼此熟了，還有什麼不拉交情的？再加派去的委員，亦並不是吃素的，萬太尊斟酌送些他，再借些，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話休絮煩。此時童子良已由蘇州坐了民船，到得南京。委員回來稟復了。萬太尊曉得事已消彌，不致再有出岔，於是也跟着進省，叩謝欽差。並且由先前那個委員替他說拜欽差童子良爲老師，借名送了一分厚禮，自不必說。正當這天進去稟見，同班連他共是三個。那兩個也是知府，都在省裏當什麼差使的。齊巧頭天童子良病了一天一夜，又吐又瀉，甚是利害，這天本是不見客的。因爲萬太尊是新收的門生，那兩個又有要緊的公事面回，所以一齊都請到臥室裏相見。預先傳諭萬太尊不必行禮，萬太尊答應着。進得房來，只見欽差靠着兩個坑枕，坐在床上。三個人只恭恭敬敬的，請了一個安。童子良略爲把身子欠了一欠，上氣不接下氣的敷衍了兩句。三人躬身詢問：「福體欠安，今天怎麼樣了？」童子良因曉得那兩位知府當中有一位略爲懂得點醫道的，先把病勢大概說了幾句，又叫人把方子取出來，請他過目，問他怎樣可用得用不得。那位不懂得醫道的，先說道：「大人洪福齊天，定然吉人天相，馬上就會痊好的。」童子良也不理他。又聽得那個略爲懂得醫道的說道：「方子不過如此。但是卑府學問疏淺，大人明鑒萬里，還是大人鑒察施行罷。」童子良着急道：「這是什麼話！我曉得老兄於此道，甚是高明，所以特地請教。現在兄弟命在呼吸，還要如此的恭惟，也真正大難了！諸位老兄在官場上，歷練久了，

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像這麼子，只怕要敷衍到兄弟死了，方纔不敷衍呢。」他倆聽了，面孔狠紅了一陣，不敢作聲。倒底新收的門生萬太尊，格外貼切些；因見他倆都碰了釘子，便搭趁着說道：「上吐下瀉的病，只要吃兩口鴉片烟就好的。」童子良道：「是啊！我從前原本不忌這個東西的。現在到了江南來，因爲天天要起早辦公事見客，吃了他，狠不便當。又要就閣工夫，又要糜費。像愚兄從前的癮，總得一兩銀子一天。所以到了蘇州，就立志戒烟，天天吃藥丸子，前頭還覺撐得住，如今有了病，倒有點撐不住了。」萬太尊道：「老師是廷朝的棟梁，就是一天吃一兩銀子，也不打緊。」童子良道：「小處不可大算，一天一兩，一年三百六十兩，近年來大土的價錢又貴，三百六十兩，不過買上十二三隻土，還要自己煮着煮，纔不會走漏；一轉眼，就被他們偷了去了。」萬太尊道：「老師毛病要緊，多化幾兩銀子，值得什麼！如果要土，門生那個地方，本是出土的地方；而且的確確是我們中國的土。門生這邊帶來的不多，大約只殼老師一年用的；等到門生回去，再替老師辦些來；就是老師回京之後，門生年年供應些，亦還供應得起。」童子良一聽萬太尊有烟土送他，自然歡喜。因爲病後，恐怕多說了話勞神，當時示意送客。三人一齊告辭出來。

萬太尊回到寓處，把從徐州帶來的烟土，取出好些，送到行轅。童子良一齊收下。當天就傳話出來，叫到烟館裏挑選四名煮烟的好手，到行轅伺候，又叫辦差的，置辦鍋爐木炭磁缸等件，預備應用；又特

地派了大少爺，及三個心腹隨員，監督熬烟。大少爺道：「一天就是抽二兩，一時那裏就抽得這許多？這些土，只要略爲煮些，夠路上抽的就是了；其餘的不必煮，路上帶着，豈不便當些？如今一起煮好了，缸兒罐兒堆了一大堆，還要人去照顧他；一個不留心，不是打碎了罐子，或如倒翻了烟，真正不上算！」童子良低低的說道：「你們小孩子家，真正糊塗！我爲的如今煮烟，是有人辦差的，就是缸兒罐兒，也不要自己出錢買。等到上起路來，船上不必說，走到旱路，還怕沒有人替我們擡着走嗎？每罐多少，每缸多少，我上頭都號了字，誰敢少咱們的？打翻了少不得就叫地方官賠，用不着你操心。如今倘若不把他煮好了；將來帶到京裏，那一樣不要自己拿錢買呢？誰來替咱辦差？你們小孩子家，只顧得眼前一點，不曉得瞻前慮後；這點算盤都不會打，我看你們將來怎樣好啊？」一席話，說得兒子無言可答。不多一會，煮烟的也來了，童子良吩咐他們明天起早來煮。到了第二天，他老人家病也好些，居然也能到外面來走走了。就在花廳上，擺起四個爐子煮烟。除掉大少爺之外，其餘三個隨員，雖然不戴大帽子，却一齊穿了方馬褂上來，圍着爐子，川流不息的監察。童子良也穿了一件小夾襖，短打着，頭上又戴了一個風帽，拄着拐杖，自己出來監監。弄得三間廳上，烟霧騰天。碰着有些不要緊的官員來見，他就吩咐叫請。人家進來之後，或是立談數語，或是讓人家隨便旁邊椅子上坐坐。人家見了，都爲詫異。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

却說：欽差童子良，在南京將養了半個月，病亦好了；公事亦查完了，總共湊到將近一百萬銀子光景。因見這邊實在無可再籌，只得起身溯江上駛。未曾動身之先，就有安徽派來道員一員，知縣兩員，前來迎迓。及至動身的幾天頭裏，江甯上元兩縣，曉得欽差不坐輪船的，特地封了十幾號大江船；又用長江水師提督，派了十幾處炮船，沿江護衛。在路早行夜泊，非止一日，有天到得蕪湖，欽差因爲沒甚公事，未曾登岸。及至將到安慶省城，文武大小官員，一起出境迎接，照例週旋，無庸多述。因安徽省現在這位中丞，亦有被參交查事件，所以欽差於盤查倉庫，提撥款項之後，只得暫時住下，查辦參案。

原來此時做安徽巡撫的，姓蔣號愚齋，本貫四川人氏。先做過一任山東巡撫，上年春天纔調過來的。由山東調安徽，乃是以繁調簡，蔣中丞心上，本來不甚高興。實因其時皖北鳳毫一帶土匪蠢動，朝廷因爲這蔣中丞是軍功出身，前年山東曹州一帶，亦是土匪作亂，經蔣中丞派了兵去治服的，所以朝廷特地調他過來，以便勦辦皖北土匪。無非爲地擇人之意。蔣中丞接印之後，就派了一位營務處上的道台——姓黃名保信——一員副將——姓胡名鸞仁——帶了五營人馬，前去勦辦。稟辭的時候，蔣中丞原面諭他們相機行事；及至到得那裏，他兩個辦不下來，就上了一個稟帖，說土匪如何猖狂，如何利



害，請加派幾營兵，以資策應。蔣中丞得稟後，就加派了一員記名總兵——姓蓋名道運——統率了新練的什麼常備軍，續備軍，又是三四營，前去救應。此番蔣中丞因該匪等膽敢抗拒官軍，異常凶悍，實屬目無法紀；又加了一個札子給他三個，叫他們如遇土匪，迎頭痛勦。畢竟土匪是烏合之衆，那裏禁得起這大隊人馬，不下三個月，土匪也平了；那一帶的村莊，也沒有了，問是怎樣沒有的，說是早被他三位架起大炮，轟的沒有了。於是得勝回朝，蔣中丞自有一番保奏：胡副將升總兵，蓋總兵升提督，黃道台亦得了什麼「巴圖魯勇號」。正在高興頭上，不提防被御史參上幾本，說他們並不分別良莠，一律勦殺；又說蔣中丞濫保匪人，玩視民命，所以派了童子良查辦的。

蔣中丞未曾調任之前，安徽有一個候補知府，姓刁名邁，彭歷任三大憲，都歡喜他。凡是省裏的紅差使，關差使，不是總辦，便是提調，都有他一分。然而除掉上司之外，却沒有一個說他好的。蔣中丞亦早已聞得他的大名，等到接印下來，同司道談起本省公事，便道：「怎麼我們安徽一省候補道府，如此之多，連個能夠辦事的都沒有？」兩司聽了愕然；各候補道更爲失色。蔣中丞歇了一會，又說道：「但凡有個會辦事的，何至於無論什麼差使，都少不了刁某人一個呢？就是他能辦事，他一個人倒底有多少本事，有多大能耐，一天到晚，忙了東，又忙西，就是有兼人之材，恐怕亦曉不了。」各位司道方纔曉得中丞，是專指刁某人而言，一齊把心放下。但是大衆聽撫憲如此口氣，知道不妙，就是想要替他說兩句好話，

也不敢說了，有些窮候補道，永遠不得差使的，心中反爲稱快。

等到下來，早有耳報神把這話傳給了刁彭邁了。刁彭邁自從到省十幾年，一直是走慣上風的，從沒有受過這種癩子。初聽這話，還是一鼓作氣的，說道：『明天就上院辭差使，決計不幹了。』親友們大家都勸他忍耐；又有人說：『中丞大約是初到這裏，誤聽人言；再過幾天，同你相處久了，曉得你的本領，自然也要傾倒的。』在外親友勸，在家太太勸，過了兩天，刁彭邁的氣也平了，也不想辭差使了；仍舊謹慎，上他的局子，辦他的公事。却不料藩台因撫台說他閑話，也不敢過於相信。他三四天後，忽然拿他所兼的差使，委了別人兩個；大約還是些掛名不辦事的，正經差使卻沒有動。刁彭邁一見苗頭果然不對，此時一心害怕，惟恐還有甚麼下文。翻過來求藩台，求臬台，替他在撫台面前說好話，保全他的差使，還來不及，亦不說辭差使不幹的話了。畢竟蔣中丞人尙忠厚，因見兩司代爲求情，亦就答應，暫時留差，以觀後效。兩司下來，傳諭給刁彭邁，叫他巴結聽差。

刁彭邁不但感激涕零，異常出力；並且日夜鑽謀籠絡撫憲的法子，總要叫他以後開不得口纔好。心想：『凡是面子上的巴結，人人都做得到的，不必去做。總要曉得撫台內裏的情形；或者有什麼隱事，人家不能知道的，我獨知道；或者他要辦一件要，未曾出口，我先辦到，那時候方能顯得我的本領。但是他做巡撫，我做屬員，平日內裏又無往來，如何能夠曉得他的隱事？』這天整整躊躇了半夜。

回到上房，正待睡覺。忽然有個老媽，因為太太平時狠喜歡他，他未免常在主人眼前說同伴壞話。此時忽被同伴說他做賊，並且拿到賊贓，一時賴不過去。太太只得吩咐局裏聽差的勇役，一面看守好了這個老媽，一面去喚起薦頭；說是等到薦頭到來，一起送到首縣裏去辦。這事從吃晚飯鬧起，一直等到二更多天，薦頭纔來。太太正在上房發威，薦頭同老媽直挺挺跪在地下，這個檔口，齊巧刁邁彭踱了進去。問其所以，太太說了一遍。太太又罵薦頭好大的架子，叫了這半天纔來。薦頭分辨說道：「實爲着撫台大人的三姨太太，昨日添了一位小少爺，叫我雇奶媽，早晨送去一個，說是不好；剛纔晚上又送去一個，進去之後，又等了好半天，所以誤了太太這裏的差事，只求太太開恩。」太太聽了這話，心上生氣，說他「拿撫台壓我。」正待發作。誰知刁邁彭早聽的明明白白，忽然意有所觸；又見老媽年紀尚輕，甚是潔淨。刁邁彭便心上一計，連向太太搖手，叫他不要追問。太太摸不着頭腦。刁邁彭急走上前，附耳說了兩句，太太明白，果然就不響了。刁邁彭忙叫薦頭起來，向他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們做薦頭的人，也管不了這許多，薦來的人做賊，是怪不得你的。不過是你的來手，却不能不同你言語一聲。剛纔太太因爲你來得晚了生氣，如今把話說明，就沒有你的事了。」薦頭正爲太太說要拿他當窩家辦，嚇得心上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如今見刁大人這番說話，不但轉愁爲喜，立刻爬在地下，替大人太太磕了幾個響頭。回轉身來，就把那偷東西的老媽，打了兩下巴掌，又着實拿他埋怨了幾句。刁邁彭又道：

這個人我本是要送他到縣裏重辦的；只爲到得縣裏，一定要追及薦頭人，於你亦有不便。我如今索性拿他交代與你帶去，只要把偷的東西拿回來；若你面上饒他這一遭，等他以後別處好吃飯。」那老媽聽了，自然也是感激的了不得，亦磕了幾個頭，跟了荐頭，千恩萬謝而去。」

第二天刁太太這裏，仍舊由原荐頭荐了個人來。刁邁彭有意籠絡這荐頭，便同他問長問短，故意找些話出來，搭越着同他講。後來荐頭來得多了，刁邁彭同他熟慣了，甚至無話不談。有天刁邁彭問他：「撫台衙門裏，你可長去？」荐頭道：「現在院上用的老媽，一大半是我荐得去的。」刁邁彭道：「有甚麼伶俐點的人沒有？」荐頭道：「可是太太跟前要添人？」刁邁彭道：「不是。現在沒有這樣伶俐人，也不必說；等到有了，你告訴我，我自有用他的去處，並且於你也有好處的。」荐頭道：「可惜一個人，大人公門裏，若能再叫他進來了，這個人倒是狠聰明的，而且人也乾淨，模樣兒也好，心也細；有什麼事情託他，是再不會錯的。」刁邁彭忙問：「是誰？」又問：「我這裏爲什麼不能再來？」荐頭道：「他是前個月裏人家冤枉他做賊，搥掉的那個王媽。大人明鑒：人家說他做賊，是冤枉的；同夥裏和他不對，所以說他做賊，無非想害他的意思。」刁邁彭道：「這個人狠不錯，太太本來也很歡喜他。不過同夥當中都同他不對，因此我這裏他站不住腳，所以太太亦祇好讓他走了去罷。至於做賊的一件事，我也曉得冤枉的，所以當時我並不追問。」荐頭道：「大人太太待他的恩典，他有甚麼不知道。」刁邁彭道：「就道知好，

可見得就不是個糊塗人。如今又是你的保舉，我現在就用他亦可以。」荐頭道：「他出去之後，我又荐他到南街下劉道台公館裏去。劉道台是一直沒有當過什麼差使的，公館裏沒有出息，雖說老媽的工錢都是付不出的。所以王媽雖然去了，並不願意在他家，鬧着要出來。既然大人要他，我回去就帶信給他，仍舊叫他到這裏來伺候大人同太太就是了。」刁邁彭道：「錢歸我出，而且還可以多給他些好處。但是這個人，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亦不是要他來伺候我們太太，要他去伺候一個人，伺候好了，我還重重有賞，連小都有好處的。」荐頭聽了，還當是刁大人有甚麼外室，瞞住了太太，因是熟慣了，便湊前一步，附耳問道：「可是去伺候姨太太？」刁邁彭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你不要亂猜。」荐頭道：「這個我可猜不着了。到底去伺候誰？請大人吩咐了罷！」刁邁彭道：「現在離年不多幾天了，我還要消停幾天，今日不同你說，等你回家猜兩天，猜不着，等我過了年，再告訴你。」荐頭無耐，只得回去。

正是光陰似箭，轉眼又是新年了。這天是大年初五，那荐頭急忙趕到刁公館裏，給大人太太叩喜。齊巧太太被一位要好的同寅內眷，邀去吃年酒去了，只有刁邁彭在家。荐頭便問：「大人去年所說的那樁事情，可把我悶壞了！今日請大人吩咐了罷？」刁邁彭說道：「你不要着急！我本來今天就要告訴你的。總而言之：這件事你能替我辦成，我老爺的升官，連你的發財，統通都在裏頭。」荐頭聽了，真喜得眉花眼笑，嘴都合不攏來。刁邁彭正要望下說時，恰巧管家頭戴大帽子，拿了封信進來，說是「老爺

的喜信來了。」刁邁彭聽了，不覺陡然楞了一楞，於是把話頭打住。原來上年刁邁彭曾經託過京裏一個朋友，謀幹一件事情。這個管家，乃是刁邁彭的心腹，曉得此事，所以今天接着了這封京信，以為必定是那件事的回信來了。及至刁邁彭拆開看過之後，纔知不是。於是攔在一邊。管家退去。刁邁彭方纔說道：「我託你不為別的，為的你常常荐人到撫台衙門裏去，就是上回歇掉的那個王媽，我看這人還伶俐，我想託你拿他荐到撫台衙門裏去。我這裏有四十兩銀子，二十兩送你吃杯茶，那二十兩你替我給了王媽。你可曉得我託你把他荐了進去，所為何事？專為叫他在裏頭做一個小耳朵，凡是撫台大人有什麼事情，都來告訴我，就是沒有事情，或是大人說些什麼閒話，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情，只要是他知道的，都可以來告訴我。我公館裏他不便來，他可送信給你，由你再傳給我。但是至多三天總得報一次。這件事情辦成，我還要重重的謝你。以後若是王媽他家裏缺什麼錢用，你告訴我，都由我這裏給他。」那荐頭聽了刁邁彭的一番話，沉吟了一回，回說：「這人現在已不在劉公館了，另外找了一個人家，聽說出息狠好。等我去挖挖看，大人賞他的銀子，我帶了去，這個請大人收了回去，我們怎好無功受祿呢？」刁邁彭道：「這一點點算不得什麼！你也不必客氣，將來我還要補報你的。」荐頭見刁邁彭執意要他收，他亦樂得享用，於是千恩萬謝，拿了銀子而去。走出宅門，刁邁彭又拿他喊住，問道：「你拿他送進去給那一個？倘若送到不相干人的跟前，那是沒用的。」薦頭道：「現在是二姨太太拿權，我自然拿他

送到二姨太太跟前，大人放心就是了。」刁邁彭見他說話在行，也自放心。

果然那薦頭回去，找到王媽，交代他十兩銀子，把刁邁彭的一番盛意說知，並說以後還有賙濟他。王媽自然歡喜；本來他此時在劉公館裏出來，正待找主，有了這個機會，隨即一口答應。齊巧院上傳出話來，二姨太太房裏要催個老媽，又要乾淨，又要能幹。薦頭得信，便把這王媽荐了進去；試了兩天工，居然甚合二姨太太之意。當時荐頭先把進去情形稟報過刁邁彭。

過了兩天，王媽傳出話來，無非撫台大人昨日歡喜，今天生氣的一派話；並沒有甚麼大事情。以後或三天一報，或兩天一報，都是些不要緊的；甚至撫台大人同姨太太說話的話，也說了出來。刁邁彭聽了，不過付之一笑。只有一次是二姨太太過生日，別人都不得曉得，只有他厚厚的送了一分禮。雖然撫台大人有命璧謝，未曾賞收；然而從此以後，似乎覺得有了他這個人，心上便不像先前那樣的犯惡他了。以後又有兩件事情，被他得了風聲，都搶了先去，不用細述。

單說有天王媽又出來報說，說是撫台大人這兩天，狠有些愁眉不解。聽得二姨太太講起，說他老人家前年上京陛見的時候，借了一家錢莊上一萬二千銀子；前後已還過五千，還短七千。現在這個人生意不好，店亦倒了，派了人來逼這七千銀子。這位大人一向是一清如水的，現在這個來討帳的人，就住在院東一另客棧裏面。大人想要不還他，似乎對不住人家，而且聲名也不好聽；倘若是還他，一時又

不湊手；因此甚覺爲難。

刁邁彭聽在肚裏；等到王媽去後，便獨自一個踱到街上，尋到院東幾升客棧，一家家訪問，有無北京下來的人。等到問着了，又問這人名姓；問他到此之後，可是常常到院上去的，並他來往的是些什麼人；都打聽清楚。刁邁彭是在安慶住久的人，頭既熟，便找到這人的熟人，託他請這人吃飯，他却自己作陪。席面上故意說這位撫台，手裏如何有錢，好叫那人聽了回去，逼的更凶。過了一天，果然王媽又來報說大人這兩天不知爲着何事，心上不快活；一天到夜罵人，飯亦吃不下去。刁邁彭聽了歡喜，心想道：「時候到了。」便打了一張七千兩的票子，又另外打了一百兩的票子，帶在身上，去到棧房，找那個討帳的說話。幸喜幾天頭裏在檯面上，同那人早已混熟了，彼此來往過多次；那人亦曾把討帳的話，告訴過刁邁彭。刁邁彭立刻拍着胸脯說道：「我們這位老憲台是有錢的，不應如此齷齪，你只管天天去討；將來實在討不着，等我進去，同他帳房老夫子說，劃還給你就是了。」果然那人次日進去，逼的更緊。撫台不便親自出來會他，都是官親表姪少爺出來，同他支吾。有時或竟在門房裏，一坐半天，弄得個撫台難爲情的了不得；而又奈何他不得，想要同下屬商量，又難於啓齒。

正在急的時候，忽然一連三天，不見那人前來；合衙門的人都爲詫異。派個人到他住的棧房裏打聽打聽，說是已經回京去了。棧房裏的人還說：「這人本是專爲取一筆銀子來的；如今人家銀子已經



還了他，還住在這裏做什麼呢？」出來打聽的人回去，把這話稟報上去，弄得個撫台更是滿腹狐疑，想不出其中緣故。原來刁邁彭自從王媽送信之後，他袖箭銀票，一直運到棧房，找到那人，自己裝做是撫台帳房裏託出來做說客的。起先允還一半，那人不肯；然後講到讓去利錢，那人方纔肯了。叫他取出字據，銀契兩交，一刀割斷。然後又把那一張一百兩的票子取出，作為撫台送的盤川；那人自是感激。又叫他寫了一張謝帖。那人次日便動身回京而去。

刁邁彭把筆據謝帖，帶了回家，心上盤算：「銀子已代還了，撫台的面子亦有了；怎麼想個法子，叫撫台曉得是我替他還的纔好。意思想託個人去通知他，恐怕他不認，亦屬徒然。若是自己去當面同他講，更恐怕把他說臊了，反為不美。而且這字據，又不便公然送還他。」躊躇了好兩天，纔想出一個法子；當天足足忙了半天。

諸事停當，次日飯後上院。這幾天撫台正為要帳的人，忽然走了，心上甚是疑惑不定。見他獨自一個來稟見，原本不想見他；後來說是有事面會，方纔見的。進去之後，敷衍了幾句，並不提及公事。等到撫台問他，刁邁彭方纔從從容容的，從袖筒管裏取出一個手摺，雙手送給撫台，口稱：「大人上次命卑府抄的各局所的節略，凡是卑府所當過的差使，這上頭一齊有了。此外卑府沒有當過的，不曉得其中情形，不敢亂寫。」撫台聽了，一時記不清楚，自己從前倒底，有過這話沒有。隨手接了過來，往茶几上一擱，

道：「等兄弟慢慢的看。」刁邁彭道：「這後頭還有卑府新擬的兩條條陳，要請大人教訓。」撫台聽說有條陳，不得不打開來，一頁一頁的翻看，大略的看了一遍；前面所敘的，無非是他歷來當的差使，如何與利，如何除弊的一派話。後頭果然又附了兩條條陳：一條用人，一條理財；却都是老生常談，看不出什麼好處。撫台正在看得不奈煩，忽地手摺裏面，夾着兩張紙頭，上面都寫着有字，——一張是八行書信紙寫的，一張是紅紙寫的，——急展開一半來一看。原來那張信紙，寫的不是別樣，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銀子的字據；那一張就是來討銀子的那個人的謝帖。再看欠據上，却早已寫明「收清」塗銷了。撫台看了，當時不覺呆了一呆；隨時心上亦就明白過來，連手摺，連字據，連謝帖，捲了一捲，攢在手裏，說了聲「兄弟都曉得了。過天再談罷。」說完，端茶送客。

且說撫台蔣中丞送客之後，袖了那卷東西，回到簽押房裏，打開來仔仔細細的看了一回，的確是那張原據七千多銀子，連利錢足足一萬開外。如此一筆鉅款，他竟替我還掉，可為難得！但是思想不出，他是怎麼曉得的，真正不解！接着又看那張謝帖，寫明白「收到一百銀子川資」的話。心想：「這又何苦呢，正項之外，還要多貼一百銀子。」仔細一想，「明白了，這是他明明替我做臉的意思。這人真有能耐，真想得到，倒看他不出！從前這人我還要撤他的，如今看來，到是一個真能辦事的人。以後到要補補他的情纔好。」跟手又把他那個手摺翻出來，自頭至尾，看了一遍。雖然不多幾句話，然而簡

潔老當，有條不紊，的確是個老公事。」再看那兩條條陳，亦覺得語多中肯。「在候補當中，竟要算個出色人員！」

盤算了一會，回到上房，接着吃晚飯，二姨太太陪着吃飯。正議論到那個要帳的走的奇怪，蔣中丞連忙接口道：「我正要告訴你們。這銀子竟有人替我代還了。」二姨太太聽了詫異，忙問：「是誰還的？」蔣中丞便一五一十的統通告訴了他，又說：「刁某人是個候補知府，現在當的是什麼差使。」此時齊巧王媽站在二姨太太身傍，伺候添飯，他心上是明白的，忙插嘴道：「這位老爺我伺候過他，他的光景我是知道的，雖然當了這幾年的差使，還是窮的當當，手裏一個錢都沒有，那裏來的這一萬銀子呢？要不是他罷？」蔣中丞道：「的確是他。他當的都是好差使，還怕沒錢？頭兩萬銀子，算來難不倒他？」王媽道：「這位老爺，的確確沒有錢。我伺候過他的太太一年多，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他的太太亦時常同我們說：『這些差使，給了我們這位老爺，真正冤枉呢！除掉幾兩薪水之外，』「外快」一個不要。這兩年把我的嫁裝都賠完了，再過兩年，就支不住了！這些差使者是委在別人身上，少說有五六萬銀子的財好發。」蔣中丞聽了疑惑道：「他既然沒得錢，怎麼能殼替我還帳呢？」王媽道：「這位老爺錢雖不要，然而手筆很大，一千八百的，常常幫人，自己沒有錢，外頭拖虧空，所以他身上聽說有毛五萬銀子的虧空，如今這筆錢，想來又是什麼莊上拉來的。有幾個差使在身上罩住，那裏總還拉得動，但怕將來沒

了差使不曉得拿什麼還人家呢』蔣中丞聽了心上盤算道：『據他這樣說來，真正是個好人了。』

從此以後，蔣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又委他做了本衙門的總文案。沒有事情，都可以穿了便服，一直到了簽押房裏，同撫台談天的。此時刁大人的聲光，竟比蔣中丞未到任之前還好。人家看了，都爲奇怪，齊說：『某人做官，真有本事，無論什麼撫台來，一個好一個。』總猜不出是個什麼訣竅。

又過了一個月，童欽差要來的話，早已宣布開了。所有當銀錢差使的人，一齊捏着一把汗，刁邁彭更不必說。還算他有才具，只在暗地裏布置，外面却絲毫不肯矜張。等到欽差到了安慶住下，叫他們造報銷；他早已派人在南京抄到人家報銷的底子，怎樣欽差就賞識，怎樣欽差就批駁；他都了然於心，預備停當。等到這裏欽差纔吩咐下來，他第二天就把冊子呈了上去；又快又清楚，合了欽差的心。欽差看了大喜，一連傳見過三次；所說的話，又甚對欽差的脾胃。以後通省各局所的冊子，都造好送了上來，欽差看了，有好多歹，然而總不及刁邁彭的好。因此欽差狠賞識他，同蔣撫台說，要上摺子保舉他。撫台是承過他的情的，豈有不贊成之理。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欽差童子良，因奉朝廷命查辦蔣撫台「誤勦良民，濫保匪人」一案，案情重大；所以到了安慶之後，聲色不動，早派了兩個心腹，前往鳳臺一帶密查。等到這裏司庫局所盤查停當，先前委出去查事的人，亦已回來了，逕同御史參的話，絲毫不錯。欽差便行文撫台，叫他把記名提督蓋道運，候補道黃

保信，候補總兵胡鸞仁三員，先行摘去頂戴，有缺撤任，有差撤委，一齊先交首府看管，聽候嚴參，歸案審辦。這事一出，大家又嚇毛了。

先前蔣撫台也聽見風聲不好，便有人送信給他說，爲的就是上年皖北勦匪一案。蔣撫台說：「我有地方官奏報爲憑，所以纔發兵的。至於派出去的人，誤勦良民，這個我坐在省城裏，離着一千多里路，我怎麼會曉得呢？這個須問他們帶兵的，其過並不在我。」又有人把這話傳給了，蓋道連等三個說：「看上去撫台不肯幫忙。」蓋道運道：「我們是奉公差遣，他不叫我們去殺人，我們就能殺亂殺人嗎？這件事是他叫我們如此做的。欽差問起來，我有他的札子爲憑，咱不怕。」說完，便把札子取了出來，給大衆瞧了一瞧，仍舊拽在身上，又說一聲：「這是咱的真憑據！」黃保信、胡鸞仁兩個，聽他如此一說，亦各把心放下。隨後又有人把蓋道運的話，告訴了蔣撫台。蔣撫台一聽大驚，便把札子的原稿，吊出查看，覺得所說得話，雖然過火，尙無大礙。惟獨後頭有一句是叫他們「迎頭痛勦」，看到這裏，不覺把桌子一拍道：「完了！這是我的指使了。深悔當初自己沒有站定脚步，如今反被他們拿住了把柄！」自己惱悔的了不得；然而又是一籌莫展。曉得刁邁彭見多識廣，才情極大；況且這些屬員當中，亦只有同他知己；於是請了他來，密商這件事，如何辦法。這件事刁邁彭是早已知道的了。三人之中，黃保信、黃道台，還同他是把兄弟。依理老把兄遭了事情，理在首府不管，做把弟人，就該應進去瞧瞧他，上司跟前能夠盡

力的地方，替他幫點忙纔是。無奈這位刁邁彭一聽撫台，有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的意思，將來他三人的罪名，重則殺頭，輕則出口，斷無輕恕之理；因此就把前頭交情，一筆勾消；見了撫台，絕口不提一字，免得撫台心上生疑；這正是他做能員的祕訣！此時撫台傳見，正爲商議這件事情。他便迎合憲意，說：『他三人如何荒唐，極該拿他三人重辦；一來塞御史之口，二來卸大人的干係；倘若大人再要迴護他三人，將來一定兩敗俱傷，於大人反爲無益。』蔣撫臺聽了，雖甚以他話爲然；但是因爲前頭自己實實在在，下過一個札子，叫他們迎頭痛勦。如今把柄落在他們手裏，欽欽提審起來，他們一定要把這個札子呈上去的；豈不是一應干係，都在自己身上，他們罪名，反可減輕。因把詳細情節，告訴了刁邁彭，問他如何是好。刁邁彭至此，也不免低頭沉吟了一回，問撫台要了那個札子底稿，刁摹了半天，便道：『法子是有；一個；但光是卑府一個人做不來，還得找一個蓋某人的朋友，肯替大帥出力的，做個連手纔好。』蔣撫台默默無語。後來還是刁邁彭想起武巡捕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范顏清的，『這人同蓋道運本是郎舅，後來爲了借錢不遂，早已不大來往的了。如今找他做個幫手，這事或者成功。』蔣撫台一聽這話，連忙站起身來，朝着刁邁彭深深一揖，道：『兄弟的身家性命，一起在老哥身上，千萬費心！一切拜託！』刁邁彭道：『卑府有一分心，盡一分力就是了。』說罷退下。

刁邁彭也不及回公館，便去找着范顏清，先探他口氣，同他說：『想不到令親出此意外之事！』范

顏清道：『我們是至親，不是我背後說，他也過於得意了。』刁邁彭一聽口音狠對，便說：『你們是至親，到了這個時候，只應該幫幫他的忙纔是。你是常在老師身邊的人，總望你替他說句好話纔好。今日連你都如此說他，他還有活命嗎？』范顏清道：『卑職事情，瞞不過你大人的明鑒。常言道：『至親莫如郎舅。』他是提鎮，卑職是千把，說起來只有他提拔卑職的了，誰知到是一點好處沾不到的。即如去年他平了土匪回來，論理呢本來不敢妄想，只求他大案裏頭帶個名字，就算我至親沾他這點光，也在情理之內。那曉得弄到後來竟是一場空，到是些不三不四的，一齊保舉了出來。所以如今卑職也看穿了，決計不去求他。卑職同他親雖親，究竟隔着一層。如今連他們的姑太太，也不同他來往了。這可是同他一個娘肚裏爬出來的，尙且如此，更怪不得別人了。』刁邁彭一聽范顏清說的話，狠是有隙有乘，便把他拉到裏間房裏，同他咕唧了好一會，把撫台所託的事情，以及拉他幫忙的話，並如何擺佈他三個的法子，密密的商量了半天。范顏清果然滿口答應：『情願拚着斷了這門親戚，報効老師。只求事情之後，求大人在老師面前，好言吹噓，求老師的栽培就是了。』刁邁彭亦滿口答應。

二人計議已定好，刁邁彭回到公館，立刻叫廚子做了兩席酒，叫人挑着送到首府裏。一席說是自己送給黃大人的，那一席又換了兩個人檯了進去，說是院上武巡捕范老爺送給他舅爺蓋大人的。隨後又見他二人不約而同，一齊來到首府，找了首府陪着他，一個看朋友，一個看親戚。首府一見他二人，

都是撫台的紅人，焉有不領他進去之理。蓋道連見了范顏清，雖然平時同他不對，如今自己是落難的人，他送了吃的，又親自來瞧，總算有情分的了，不得不拿他當做親人，同他訴了一番苦，又問姑太太的好。范顏清同他敷衍了幾句，又把刁邁彭引了過來，彼此相見。刁邁彭先見老把兄，自然另有一番替他抱屈的話，說得黃保信感激他，直拿他當做親兄弟一般看待。及至見了蓋道連，又是義形於色的說了一大套。蓋道連是個武傢伙，更加容易哄騙，那當他是真好人，便說撫台如何想卸罪於他三人身上；「現在我有撫台札子爲憑，欽差提審，我是要呈上去的。」刁邁彭亦竭力叫他把札子收好，不但保得性命，而且保得前程。蓋道連自然佩服他的話，四個人又談了半天，他二人方纔辭別而出。

第二天范顏清院上事忙，止有刁邁彭一個，又到首府裏，看他二人，說的話無非同昨天一樣。刁邁彭回到院上，同蔣撫臺說：「時候到了，再不辦，欽差要提人審問，就來不及了。」當夜刁邁彭就住在院上簽押房裏，足足忙了半夜。

第三天午前又去瞧蓋道連，說是：「剛從院上下來，聽得說你三位的風聲不好！」蓋道連道：「無論如何，我有中丞這個憑證，總不會殺頭的。」刁邁彭道：「你別這樣講，他們做文官的心，眼子總比你多兩個，你那裏是他對手。你姑且把札子拿出來，等我替你看看，還有什麼拿住他的把柄地方沒有。」頭兩天蓋道連聽了黃保信的話，說：「我們這位把弟如何能幹，如何在行。」所以一聽他言，登時就要



請教。齊巧黃保信這時也陪了過來，亦催蓋道運：「把札子拿出來，給某人瞧瞧，還有什麼可以規避的方法。」蓋道運不加思索，忙從懷裏取出那角公事，雙手送上。刁邁彭剛正接到手中，忽然范顏清又從外面進來，拿個蓋道運一把拉到對過房裏說話。大家曉得他是院上來的，一定是得了什麼風聲了，蓋道運不由得跟了過去。黃保信同胡鸞仁，各各驚疑不定。刁邁彭將計就計，亦說：「范某人到這裏，一定有什麼話說，你二人姑且跟過去聽聽看。」他倆被這一句提醒，果然一齊走了過去。此時刁邁彭見房內無人，急急從袖筒裏，把昨夜所改好的一個札子，取了出來，替他換上。那邊范顏清故意做得鬼鬼祟祟的，說是：「今天在院上，聽見老師同兩司談起你老舅的事情，大約無甚要緊。老師總得想法子，出脫你們三位的罪名，可以保全自己。」蓋道運聽了如此一講，又把心略略放下，忙說道：「果然如此，還像個人。」范顏清又故意多坐了一回，約摸刁邁彭手脚已經做好，倏地取出表來一看，說一聲：「不好了，誤了差了！」連忙起身告辭，又走過來喊了一聲：「刁大人，我們同走罷！老師叫你起的那個稿子，今兒早上還催過兩遍，你交代上去沒有？」刁邁彭亦故作一驚道：「真的我忘記了！我們同走，回來再來。」說完出來，便把札子連封套交代了蓋道運，彼此拱拱手，同了范顏清揚揚而去。這裏蓋道運還算細心，拉開封套瞧了一瞧，見札子依然在內，仍舊往身上一拽，行所無事。

且說童子良此番來到安徽籌款，沒有籌得什麼，安徽又是苦省分，撫台應酬的，也不能如願，所以

這事既已查到實在，就想澈底究辦。先叫帶來的司員，擬定摺稿，請旨把蓋道運等三個，先行革職，歸案審辦；這是欽差在行轅裏做的事。

撫台在外頭，雖然得了風聲，然而無法彌補。偏偏又是刁邁彭，因蒙欽差賞職，便天天到欽差行轅裏去獻殷勤。不但欽差歡喜他，連欽差的隨員跟人，沒有一個不同他要好的。拜把子，送東西，應有盡有；所以弄得異常連絡。等到欽差參了出去，他得了風聲，又去化錢給欽差隨員，託他們把摺子的稿子抄了出來。大眾以爲摺已拜發，無可挽回，落得賣他幾文。那曉得他稿子到手，立刻送到撫台跟前。蔣撫台見上頭參的狠凶，倘若認真的辦起來，不但自己功名不保，而且還防有餘罪；急同刁邁彭商量辦法。刁邁彭道：『只要欽差的這個底子，到了我們手裏，卑府就有法子想了。』蔣撫台急欲請教。刁邁彭道：『要大人先下手奏出去，便可無事。』蔣撫台道：『欽差的摺子，昨兒已經拜發，我們怎麼趕到他的頭裏呢？』刁邁彭道：『這有什麼難的。欽差的摺子，是按站走的。我們給他一個六百里加緊，將來總是我们先到。他三個的罪名，橫豎是脫不掉的。如今扎子已經換到，他們沒有把柄，就冤枉他們一次，還怕什麼？現在只請大大，先把這事奏參出去，只把罪名卸在他三個身上；自己亦不可推得十二分乾淨，失察處分，必須自行檢舉的。如此一來，我們的摺子先到京，皇上先看見；欽差的摺子，隨後趕到，就是再說得利害些，也就無用了。』

蔣撫台聽他說話，甚是有理，立刻照辦，仔仔細細擬了一個摺子，請將蓋道運三個革職嚴懲；自己亦自請議處。當天把摺子寫好拜發，由驛站六百里加緊遞到京城。果然比欽差的摺子，早到得好幾天。上頭批了下來，蓋道運三個一齊充發軍台，効力贖罪；巡撫蔣某交部議處，旋經部議得降三級調用；虧得自己軍機裏有照應，求了上頭，改了個革職留任，仍舊還做他的撫台。

上諭下來的那天，蓋道運氣憤憤的不服，說：「我們是按照撫台的孔子辦事的。爲什麼要辦我們的罪？」一定吵着，要首府上去替他伸冤。首府問他有什麼憑據。他就把孔子掬了出來，摔到首府面前，說：「老兄請看，這不是他叫我們「迎頭痛勦」的嗎？怎麼如今全推在我們身上呢？」首府接過來一看，只有叫他們「相機勦辦」的字眼，並沒有許他「迎頭痛勦」的字眼，便把這話告訴了他，又把字義講給他聽；蓋道運還不明白。畢竟黃保信是文官，猜出其中的原故，一定是那天被刁邁彭偷換了去。把話說明，於是一齊痛罵刁邁彭，已經來不及了。後來欽差那面，見朝廷先有旨意，亦道是將某人自己先行出奏，却不曉得全是刁邁彭一個人串的鬼戲。後來刁邁彭在安徽做官，因此甚爲得法。從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焚遺財傷心說命婦 造揭帖密計遺羣姬

却說刁邁彭自蒙欽差童子良賞識，本省巡撫蔣中丞亦因他種種出力，心上十二分的感激。後來欽差那邊拿他保了個送部引見，撫臺這邊明保，亦有好幾個摺子。刁邁彭就趁勢請咨進京引見。到京之後，又走了門路引見下來，接着召見了一次，竟其奉旨以道員發往安徽補用。平空裏得了一個特旨道，聲光與前不同了。回省之後，不特通省印委人員，仰承鼻息，就是撫臺，因為從前歷次承過他的情，不免諸事都請教他，有時還讓他三分。因此安徽省裏官場上竟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他做二撫臺。

這二撫臺屢次署藩台，署臬台，署關道，署巡道，每遇缺出總有他一分，都是蔣撫臺照應他的。後來又署了蕪湖關道。到任未久，忽然當地有個外路紳衿，姓張名守財，從前帶過兵打過捻匪，舉平之後，帶過十幾年營頭，又做過一任實缺提督。自從打捻匪擄來的錢財，以及做統領剋扣的軍餉，少說手裏有三百多萬家私。這人到了七十歲上，因為手裏錢也有了，官也到了極品了，看看世界上，以後的官一天難做一天，如果還是懸棧，保不定那時出個亂子，皇上叫你去帶兵，或是打土匪，或是打洋人，打贏了還好，打輸了，豈非前功盡棄，自尋苦惱？齊巧這年新換的總督，同他不對，很想抓他個岔子，出他的手，虧得他見貌辨色，立刻告病還鄉，樂得帶了妻兒老小，回家享福，以保他的富貴。他原籍雖然不是蕪湖，只因從前帶營頭，曾經在蕪湖住過幾年，同地方上熟了。就在本地買了些地基，起了一所房子。從來在任上手裏的錢多了，又派人回來，添買了一百幾十畝地，翻造了一所大住宅宅子，旁邊又起了一座大花園。

這張守財生平，只有一樣不足，是年紀活到七十歲，膝下還是空無所有。前頭後後，連買帶騙，他的姨太太，少說也有四五十個。到了後來，也有半路上逃走的，也有過了兩年不歡喜，送給朋友，賞給差官的；等到告病交卸的那年，連正太太姨太太一共還有十九位。正太太是續娶的，其年不過四十來歲，無說也是一位實缺總兵的女兒。張守財一向是在女人面上，逞英豪慣了的。誰知娶了這位太太來，年紀比他差着三十歲；然而見了面，竟其伏帖帖，不敢違拗半分。那十八位姨太太，都還是太太未進門之前討的。自從太太進門，却沒有添得一位。在任上的時候，一來太太來的日子還淺，不便放出什麼手段；二則衙門裏耳目衆多，不至於鬧什麼笑話；所以彼時太太，還不見得怎樣，不過禁止張守財不再添小老婆而已。等到交卸之後，回到蕪湖。他蓋造的那所大房子，本是預先畫了圖樣，照着圖樣蓋的。上房一並排是個九間，原說明是太太住的上房；後頭緊靠着上房，四四方方，起了一座樓。樓上下的房間，都是井字式。樓上是九間，樓下是九間。四面都有窗戶，祇有當中一間，是一天到夜，都要點火的。九間屋每間，都有兩個三個門，可以走得通的。恰恰樓上下一十八個房間，住了一十八位姨太太；正太太住了前面上房。怕這些姨太太不妥當，凡是這樓的四面，或是天井裏，或是夾道裏，有門可以通到外頭的，一齊叫木匠釘煞，或是叫泥水匠砌煞。倘若要出來，祇准走一個總門，這個總門，通着太太後房，要走太太的後房裏出來，一定還要在太太的大牀旁邊繞過。不但十八位姨太太出來，一齊飛不掉太太的房間；就是伺候這十

八位姨太太的人，無論老媽子，丫頭，沖壺開水，點個火，也要入太太在牀邊經過。鎮日價人來人去，太太並不嫌煩，而且以爲：『必須如此，方好免得老爺瞞了我，同這班人，有甚麼鬼鬼祟祟的事，或是私下拿銀子去給他們。只要有我只個總關口，不怕他插翅飛去。』

按下慢表。且說張守財告病回來，他是做過大員的人，地方官自然要拿他擡高了身分看待。縣裏官小說不着。本道刁邁彭乃是官場中著名的老猾，碰見只種主兒，而且又是該錢的。豈有不同他拉攏的道理。起先不過請吃飯，請吃酒，到得後來，照例拜了把子。張守財年尊居長，是老把哥，刁邁彭年輕，是老把弟。拜過把子不算，彼此兩家的內眷，又互相往來。刁邁彭又特特爲爲穿了公服，到張守財家裏，拜過老把嫂。等到張守財到道衙門裏來的時候，又叫自己的妻子，也出來拜見了大伯子。從此兩家往來，甚是熱鬧。刁邁彭雖然屢次署缺，心還不足，又託人到京裏買通了門路，拿他實授蕪湖關道。這走門路的銀子，十成之中，總說竟有九成，是老把兄張守財拿出來的。

張守財一介武夫，本元雖足；到底年輕的時候，打過仗，受過傷；到了中年，斲喪過度；如今已是暮年了，還是整天的守着一羣小老婆廝混；無論你如何好的身體，亦總有撐不住的一日；平時常常有點頭暈眼花。刁邁彭得了信，一定親自坐了轎子來看他，上房之內，直出直進，竟亦無須迴避的。到底張守財是上了年紀的人，經不起常常有病，病了幾天，竟其躺在牀上，不能起來了。不但精神模糊，言語蹇澀；而

且骨瘦如柴，遍體火燒；到得後來，竟其痰湧上來，喘聲如鋸。這幾個月裏，只要稍爲有點名氣的醫生，統通請到一個方子，總得三四個先生商量好了，方纔煎服。一帖藥至少六七十塊洋錢起碼；若是便宜了，太太一定要鬧着說：『便宜無好貨，這藥是吃了不中用的。』誰知越吃越壞，仍舊毫無功效。後來又由刁邁彭薦了一個醫生，說是他們的同鄉，現在在上海行道，狠有本事。張太太得到這個風聲，立刻就請刁邁彭寫了信，打發兩個差官去請；要多少銀子，就給他多少銀子，好在上海有來往的莊家，可以就近劃取的。

等到到了上海，差官劃到了醫生的下處。一看場面，好不威武，一樣貼着公館條子；但是上門看病的人，却是一個不見。差官只把信投進。那醫生見是蕪湖關道所荐，一定要包他三百銀子一天；盤川在外，醫好了再議；另外還要「安家費」二千兩。差官樣樣都遵命，只是安家費不肯出，說：『我們大人，自從有了病，請的大夫，少說也有八九十位了。無論什麼大價錢，都肯出，從來沒有聽見，還有什麼安家費的。先生如果缺錢使用，不妨在「包銀」裏頭支五天使用，三五十五，也有一千五百銀子。』那醫生見差官不允，立刻拿架子說：『不去了。』又說：『我又不是唱戲的戲子，不應該說「包銀」。』同來請的是兩個差官，一個不認「安家費」，以致先生不肯去；那一個急了，便做好做歹，磕頭賠禮，仍舊統統答應了他，方纔上輪船。在輪船上包的是大餐間，一切供應，不必細述。

誰知等到先生來到蕪湖，張守財的病，已經九分九了。當時急急忙忙，張太太恨不得馬上，就請這位名醫進去，替老爺看脈，把藥灌下，就可以起死回生。齊巧這位先生，偏偏要擺架子，一定不肯馬上就看；說是輪船上吹了風，又是一夜沒有好生睡覺，總得等他養養神，歇息一夜，到第二天再看。無論如何求他，總是不肯。甚至於張太太要出來跪求他，他只是執定不答應他，說：「我們做名醫的，不是可以粗心浮氣的。等到將息過一兩天，斂氣凝神，然後可以診脈。如此開出方子來，纔能有用。」大家見他說得有理，也只得依他。

這醫生是早晨到的，當天不看脈。到得晚上，張守財的病，越發不成樣子了，看看只有出的氣，沒有進來的氣。這兩天，刁邁彭是一天兩三盞的來看病，偏偏這天有公事，等到上火纔來。會見了上海請來的醫生，問看過沒有。差官便把醫生的話回了。刁邁彭道：「人是眼看着，就沒有用了，怎麼等到明天！還不早些請他進去看看，用兩味藥，把病人扳了過來！你們不會說話，等我去同他商量。」當下幸虧刁邁彭好言奉勸，纔把先生勸得勉強答應了。於是由刁大人陪着，前面十幾個差官，打了十幾個燈籠，把這位先生，請到上房裏來。此時張太太見了先生，他的心上，賽如老爺的救命星來了。滿上房裏洋燈，保險燈，洋蠟燭，機器燈，點的燦亮。先生走到床前，只見病人困在床上，喉嚨裏只有痰出進，抽的聲響。那先生進去之後，坐在床前一張杌子上，閉着眼，歪着頭，三個指頭，把了半天脈；一隻把完，再把一隻，足足把了



一個鐘頭。把完之後，張太太急急問道：「先生我們軍門的病，看是怎樣？」先生聽了，並不答腔，便約刁大人同到外面去開方子。張太太方再要問，先生已經走出門外。大家齊說這先生是有脾氣的，有些話是不能同他多講的。當由刁大人讓了出來，先生一面吃水烟，一面想脈案方，說得一句「軍門這個病……」下半截還沒有說出，裏面已經是號咷痛哭，一片舉哀的聲音，就有人趕出來報信，說是軍門歸天了！刁邁彭聽了這話，一跳就起，也不及顧，先跑到裏頭，幫着舉哀去了。這裏先生雙手捧着一枝烟袋，楞在那裏，坐着發呆。正在出神的時候，不提防一個差官，舉手一個巴掌說：「你這個混帳王八蛋！不替我滾出去，還在這裏等什麼？」說着又是一腳。先生亦因坐着沒味，便說：「我的當差的呢？我要到關道衙門去。」又道：「我是你們請來的，就是要我走，也得好好的打發我走，不應該這個樣子待我。我倒要同刁大人把這個情理，再細細的同他講講。」差官道：「你早晨來了，叫你看病，你不看，擺你娘的臭架子。一直等到人不中用了，還是刁大人說着，你這纔進去看。我們軍門的病，都是你這雜種就誤壞的。不走，等做不成？」說着舉起拳頭，又要打過來。幸虧刁大人的管家勸住，纔騰空放那先生走的。

閒話少敘。再說張太太在上房裏原指望請了這個名醫來，一帖藥下去，好救回軍門的性命。誰知先生前脚出去，軍門跟手就斷氣。立刻手忙脚亂起來，一位太太同着十八位姨太太，一齊號咷痛哭，哭的震天價響。正哭着，人報刁大人進來了。張太太此時已經哭的死去活來。一衆老媽見是刁大人進來，

但把十幾位姨太太，架弄到後房裏去。刁大人靠着房門，望着死人，亦乾號了幾聲。於是張太太又重新大哭，一面哭着，一面下跪給刁大人磕頭，說：「我們軍門伸腿去了，家下沒了作主的人，以後各事，都要仰仗了。」刁適彭急忙回說：「這都是兄弟身上，應該辦的事，還要大嫂囑咐嗎？」說罷又哭。

張守財既死之後，一切成殮成服，都不必說，橫豎有錢，馬上就可以辦得的。但是一件，他老人家做了這門大的一個官，又掙下了這門一分大家私，沒有兒子，叫誰承受？他本來出身微賤，平時於這些近支遠親，自己都弄不清楚。娶的這位續絃太太，又是個武官的女兒，平時把攬家私，以及駕馭這些姨太太，壓制手段是有的；至於如何懂得大道理，也未見得；所以於過繼兒子一事，竟不提。

至於那些姨太太，平日受他的壓制，服他的規矩，都是因為軍門在世。如今軍門死了，大家都是寡婦家，曉得太太也沒有仗腰的人，彼此還不是一樣？便慢慢的有兩個不服規矩起來，太太到了此時，也竟奈何他們不得。此時張府上，是整日整夜，請了四十九位僧衆，在大廳上拜禮「梁王懺」，晚上「施食」，鬧得晝夜不得休息。到了三七的頭兩天，有個尼菴的姑子，走了一位姨太太的門路，也想插進來做幾天佛事；姨太太已答應了他。誰知太太不答應，一定要等和尚拜完四十九天，功德圓滿之後，再用姑子，這件事本來小事情；誰知他們婦道家存了意見，這位姨太太見太太不允，掃了他面子，立刻滿嘴裏噙哩咕嚕的，瞎說了一泡，還是不算；又跑到軍門靈前，連哭帶罵，絮絮叨叨哭個不了。太太聽得話內

有因，便把他拉住了，問他說些甚麼。這位姨太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一頭哭，一頭說道：『我只可憐我們老爺！做了一輩子的官，如今死了，還不能夠叫他風光風光！多念幾天經，多拜幾堂懺，好超度他老人家早生天界，免在地獄裏受罪；如今連着這門一點點都不肯！我不曉得留着這些錢，將來做什麼使，難道誰還要留着貼『養漢』不成？如今他老人家死了，我曉得我們這些人，更該沒有活命了！我也不想活了，索性大家鬧破了臉，我剃了頭髮當姑子去！』一面說，一面哭。太太也有聽得明白的，氣的坐在房裏，瑟瑟的抖。後來又聽說什麼『養漢』，越發氣急了；也不顧前慮後，養漢不養漢，立起走到床前，把軍門在日素來在放房產契據銀錢票子的一個鐵櫃，拿鑰匙開了，開來順手抱出一大捧的字據，一走到靈前，說了聲：『老爺死了，我免得留着這樣東西害人！』抓了一把，捺在焚化錫箔的爐內，點了個火，呼呼的一齊燒着。說是遲，那時快，等到家人小子老媽丫鬢上前來搶，已經把那一捧一齊送進去了。究竟這櫃子裏的東西連錢，太太自家亦沒有個數，大約剛纔所燒掉的一大包，估量上去，至少亦得二三十萬產業。有些可以註失重補；有些票子，一燒之後，沒有查考，亦就完了。當時張太太盛怒之下，不加思索，以致有此一番舉動，一霎燒完，正想回到上房裏，從櫃子裏再拿出一包來燒；誰知早被幾個老媽抱住，捺個一張椅子上，幾個人圍着，不容他再去拿了。張太太身不由己，這纔躲着腳，連哭帶罵，罵個不了。起先說他閒話的那個姨太太，倒楞在一旁呆看，不言不語了。

正當胡鬧的時候，早有人飛跑送信到道衙門裏去。刁邁彭得信趕來，不用通報，一直進去。因為進門的時候，就聽得人說張太太把些家當產業，統通燒完；他便三步邁作兩步，走到靈前，嘴裏連連說道：「這從那兒說起！這從那兒說起！」一見鑪子裏，還在那裏冒烟，他便伸手下去，抓了一下，被火燙的，手指頭生痛，連忙縮了回來。看看心總不死，於是又伸下去，抓出一疊，四面已經焦黃。當中沒有燒到的幾張契紙，字跡還有些約略可辨；刁邁彭一面檢看，一面連連跌腳說道：「這又何必！」看了半天，都是殘缺不全，無可如何，亦只有付之一歎！

然後起身，與張太太相見。此時張太太早哭得頭髮散亂，啞着喉嚨，把這事的始末根由，訴了一遍。訴罷，又跪下磕了一個頭，跪着不起來。刁邁彭再三讓他站起；他總是不肯起，口口聲聲，要求刁邁彭作主。刁邁彭一想：「他們都是一般寡婦，沒有一個作主的。若論彼此交情，除了我也沒有第二個，可以管得他的家事的。」於是也就不避嫌疑，滿口答應，又說：「大哥臨終的時候，我受了他的囑託，本來就想過來替他料理的；一來這兩天公事忙，二來因為大哥過去了，纔不多幾天，還不忍說到別事。如今既然嫂嫂這裏弄得吵鬧不安，那亦就說不得了。」張太太聽了，自然是千感萬謝，忙又磕了一個頭。磕頭起來，便請刁大人到屋裏來，拿櫃子指給他看，說：「我們軍門幾十年辛苦，賺得來的。明天就請大人過來，替他理個頭緒；應該怎麼個用頭，就求大人斟酌一個數目，省得我嫂子受人的氣。」刁邁彭道：「這件

事不是光理個頭緒，就算完的。依我兄弟的愚見，總得分派分派纔好。大哥身後，掉下來的人，又不止你嫂子一個；如果還像從前和在一起，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兄弟明天過來，自有一個辦法。」張太太一向是「惟我獨尊」的；如今聽說要拿家當分派，意思之間，以為：「這個家除了我，更有何人？」便有點不高興。

當下刁邁彭回到自己衙門，獨自盤算着說道：「這位軍門，他的錢當初也不曉得是怎麼來的，如今整大捧的，被他太太一齊往火裏送。自己辛苦了一輩子，掙了這分大家私，死下來，又沒有個傳宗接代的人，不知當初要留着這些錢何用。我剛纔要着替他們大家老婆分派分派，似乎張太太心上還不高興。唉！我這人真正也太呆了！替他們分派之後，一個人守着十幾萬銀子，各人幹各人的，這錢豈非仍落他人之手？我明天何不另想一個主意，等到太太出面，把些小老婆好打發的，打發幾個，打發不掉的，每些須少分給他們幾個；餘下的一齊仍歸太太掌管。如此辦法，少不得他太太總要想信我；以後各事，經了我的手，便有了商量了。」轉念一想：「凡事不能光做一面，總要兩面光，必須如此如此方好。」

主意打定，第二天止衙門不見客，獨自一個溜到張家；先到大廳上，見了張守財的幾個老差官。曉得這班人，都狠有點權柄，太太跟前，亦都說得動話的；刁邁彭便着實拿他們擡舉，又要拉他們坐下談天。幾個老差官，因他是實缺關道，又是主人把弟，齊說：「大人跟前，那有標下坐位？」刁邁彭道：「不必

如此說一來諸位大小亦是皇上家的一個官二來你們太太把了我要替他料理料理家務有些事情還得同諸位商量現在跟前沒有別人我們還是坐下好談諸位不坐我亦只好站着說話了。」衆人至此無奈方纔一齊斜簽着身子坐下。刁邁彭先誇獎：「諸位如何忠心軍門過去了全靠諸位替他料理這樣料理那樣。」又說：「諸位跟了軍門這許多年可惜不出去投標投營有諸位的本領倘若出去做官還怕不做到提鎮大員戴紅頂子嗎？」隨後方纔說到自己同軍門的交情：「如今軍門死了無人問信我做把弟的少不得要替他料理料理就是人家說我什麼也顧不得了。」此時衆人已被刁邁彭灌足米湯，不由已的冲口而出一齊說道：「大人是我們軍門的盟弟軍門過去了大人就是我們的主人誰敢說得一句什麼？要是有人說話標下亦不答應他一定奏他。」刁邁彭哈哈大笑道：「就是說什麼我亦不怕我同軍門的交情非同別個要是怕人說話我也不往這裏來了。」說罷就往上房裏跑了幾步又停住了腳回頭說道：「諸位都跟着軍門出過力見過場面的人我今天來到這裏要同軍門的太太商量現在我奉到上頭公事要添招幾營人又有幾營要換管帶我看來只有諸位是老軍務目前就要借重諸位跟我幫個忙纔好。」衆人一聽刁大人有委他們做管帶的意思指日便是個官了總比如今當奴才好便一齊請安謝大人提拔然後跟着同到上房見了張太太照例請安勸慰一番然後又提到替他料理家務的話此時一衆差官都當他是好人見他同太太講話並不生他的疑心把

他送到上房之後，便一齊退到外面，候着站班恭送。

刁邁彭見跟前的人漸漸少了，方纔把想好的主意，說了出來。張太太一聽，甚中其意，連忙滿臉堆着笑說道：『到底我們軍門的眼力不差，交了這個朋友。只有大人一位，可以託得後事的。』說着又歎氣道：『我們軍門一條命，送在這班狐狸手裏。依我的意思，一齊趕掉，一個錢也不給他們。』刁邁彭道：『這是斷斷乎不可，錢是要給幾個的。』張太太默默無言。刁邁彭又講到：『這班出過力的差官，狠有幾個有才具的。兄弟的意思，想求嫂子賞荐幾個，等兄弟派他們點差事，幫幫兄弟。橫豎又不出門，府上有事，仍舊可以一喊就來的。』張太太道：『這是大人提拔他們，大人看誰好，就叫誰去。軍門過世之後，公館裏亦沒有甚麼事情，本來也要裁人。如今一得兩便，他們又有了出路，自然再好沒有了。』刁邁彭辭別回去。

第二天辦了五六分札子，叫人送到張府上。那札子便是委這幾個差官，當什麼新軍管帶的。凡是張府上幾個拿權老差官，都被他統通調了去。這般人正愁着軍門過世以後，絕了指望；如今憑空裏一齊得了差使，更勝軍門在日，有何不感激之理！自此以後，這班人便在刁邁彭手下當差。刁邁彭却自從那日起，一直未曾再到過張府。後文再敘。

且說張太太自從聽了刁邁彭的話，同那班姨太太，忽然又改了一副相待情形；天天同起同坐，又

同在一塊兒吃飯，說話異常親熱。從前這班姨太太，出出進進，都要打太太的床前走過。如今太太也不拿他們防備了，便在中間屋裏另開了一個門，通着後頭，預備他們出進。太太又說：『我們現在都是一樣的，還分甚麼大小呢？』一班姨太太，陡然見太太如此隨和，心上都覺得納罕。畢竟這班小老婆幾個是好出身！從前怕的是老爺，是太太；如今老爺已死了，太太也沒有威風了，有幾個安分守己的，還是規矩，同前頭一樣；有幾個却不免有點放蕩起來，同家人小廝嘻嘻哈哈；有時和尚進來參靈，或是念經念的短了，或是聲音不好聽了，這些姨太太還排揎他們一頓。後來過了半月，借着到廟裏替軍門做佛事，就時常出去玩耍。太太非但不管他們，倒反勸他們出去散心。說：『你們都是一班年輕人，如今老爺死了，還有什麼指望，有得玩樂得出去玩玩。不比我自從遭了老爺的事，就一直有病，那裏有玩的興致呢！』自那日起，張太太果然推頭有病，不出來吃飯。一班姨太太見他如此，樂得無拘無束，儘着性兒出去玩耍。太太睡在家裏，一問也不問。張府中照此樣子，已經有一個多月。

這一個多月，刁邁彭竟其推稱有公事，一盪未曾來過。又不時把他新委的幾個張府上的差官，傳來諭話，說：『我這一陣，因為公事忙，未曾到你們軍門家裏。自從軍門去世之後，留下這些年輕女人，我實在替他放心不下。你們得空，還得常常回去，帶着招呼招呼，也好替我分分心。』衆人一齊答應稱「是」；背後私議齊說：『刁大人如此關切，真正是我們軍門的好朋友。』



又過兩天，正是初一，刁邁彭到城隍廟裏拈香，磕頭起來，說是：「神桌底下有張字帖似的，看是什麼東西。」便有人拾了起來，遞到刁邁彭手裏，故意看了一看，就往袖子裏一藏，出來上轎。此時那一班差官，都跟來看見。刁邁彭回到衙中，脫去衣服，吩咐左右之人，一齊退去。單把那班差官傳進來，拿這張給他們看；又是埋怨自己，又是怪他們，說道：「我再三的同你們說，我這陣子公事忙，不能常常到你們軍門公館裏去。況且現在又不比軍門在日，公館裏全是一班女人，我常常跑了去，亦狠不便。所以再三交代你們，叫你們時常帶着回去，招呼招呼；爲的就是怕鬧點事情出來，叫人家笑話。也不必實有其事，就是被人家造兩句謠言，亦就犯不着。你們不聽我的話，如今如何被人家寫在匿名帖子上頭！這個寫帖子的人，也是可惡，什麼事情不好說，偏偏要說他們寡婦家的事情。我總得叫縣裏，查到這個人，重辦他一辦。這個帖子，幸虧是我瞧見，叫他們拾了起來；倘若被別人拾着了，傳揚出去，那時候名氣纔好聽呢！」刁邁彭一頭說，衆差官一面應「是」，一面看那匿名揭帖。內中有兩個識字的，只得把上寫的四句詩，念給衆人聽道：「蕪湖城裏出新聞，提督軍門開後門，日日人前來賣俏，便宜浪子與淫僧。」那兩個差官，畢竟是武夫，字雖認得，句子的意思，究竟還不懂。念完之後，楞住不響。刁邁彭特地逐句講給他們聽過，然後大家方纔明白。內中就有一粗鹵的，聽了這些言語，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氣憤憤的說道：「這是怎麼說！這是怎麼說！我們軍門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倒叫他死後丟臉，這件事，標下倒有

點不服氣。近來半個月，我們太太有病睡在屋裏，不出來。這一定是那班姨太太鬧的。太太病了，沒有人管他們，就鬧得無法無天了！大人說不得我們軍門死了。知己朋友，可以幫着替他，料理料理家務的，祇有你老人家一位。標下在這裏，替你老人家跪着，總得求你老人家，替他管管纔好！」於是——一齊跪下。刁邁彭看了繃着眉頭，說道：「這事情鬧的太難爲情了，叫我亦不好管啊！——也罷，等我慢慢的想個法子。你們且出去，一面打聽打聽，倒底怎麼樣；一面訪訪那個寫匿名帖子的人，倒底是誰。查得人頭，我也好辦。況且這帖子，既然被我拾着一張，看來總不止一張，外面一定還有，你們姑且留起心來。」衆差官只好答應着，退了下來。

有兩個回到公館裏，把這話稟告了張太太。張太太聽了，一聲之響，歇了半天，方說：「我自己的病，還不曉得怎樣，那裏有工夫管他們！你們姑且出去查查看，查到了什麼憑據，告訴我說，我再來問他們。」差官出退，因見太太並不追究此事，心中俱各憤憤，齊說：「軍門死了，怎麼連個管事的人都沒有了。儘他們無法無天，這還了得！」

於是又過兩天，那兩個性子暴的差官，正在茶館裏吃茶回來，將近走到轅門，忽見照壁前，有許多人，在那裏圍住了看，他倆亦就停止了脚，看他們看些什麼。原來牆上貼着一張字帖，衆人一頭看，一頭說，一頭譬解，也譬解不的當。你道如何？原來那張字帖，正與前天刁大人在城隍廟裏拾着的一樣。不過

第二句「提督軍門開後門」一句，改爲「大小老婆開後門」，換了四個字了。這兩個差官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一腔熱血，大抱不平，也不顧人多擠擁，立時邁步上前，把字帖揭在手中，並不回到道衙門。拿了字帖，一直逕到張公館上房，叫老媽稟報說：「有要事面回太太。」太太便喚他們進見。那兩個差官見了太太，一言不發，把個字帖往太太面前一送，說一聲「太太請看。」太太瞧了，佯作不知，還問：「上頭說的是些甚麼？」差官道：「上回刁大人照這樣的字，已經見過一張了，標下就來回過老太太，請太太管管這些姨太太，少教他們出去，弄的名聲怪不好聽的。」太太說：「沒有工夫管他們。」如今好了，連太太的聲名，也被他們帶累上了！」太太着急道：「怎麼有我在上頭！」差官道：「這第二句，可不是連太太，也被着他們糟蹋了麼？」太太看了一遍，還是不懂，叫帳房師爺來講給他聽，方纔明白。

等到明白之後，這一氣真非同小可，登時面孔一板，兩腳一頓，也不顧有人沒人，蓬着個頭，穿了一身小衣裳，也不及穿裙子，一跑到軍門靈前，拍着靈檯，又哭又罵，數說：「老爺在世，吃了皇上家的錢糧，不替皇上家辦事，只知道尅扣軍餉，弄了錢來，討小老婆。人家討小老婆，三個五個，也儘數的了；你偏一討，討上幾十個，又不是開竈子，要這羣狐狸做什麼用！如今等你死了，留下這班禍害，替你換了頂戴，還不算；還要拿我往渾水缸裏亂拉，連我的名聲，也弄壞了！」一面數說，一面回頭：「叫人替我把刁大人請了來！他是軍門的好弟兄，軍門死了，他索性門也不上了，我們這裏的事，他一管也不管了。倒底我

們這裏大小老婆，那一個開後門，那一個賣俏，那一個同和尙往來，他是地方官，可以審得的。橫豎我是一直病着，連房門都沒有站出，是瞞不過人的。將來審明白了，那個狐狸幹的事，我同那個拚命。倘若審不出，我情願自己剃了頭髮，當姑子去。住在這裏，弄得名聲，被別人帶累壞了，我却犯不着。」說着，又叫人去催刁大人說：「他爲什麼還不來？他不是軍門的好朋友嗎？軍門死了，他竟其信也不問了，活的不要管，問他對得住死的嗎？」

正吵着，刁大人來了。一隻腳纔跨進門，張太太已經跪下了，口口聲聲：「請大人伸冤！大人倘若不替我伸冤，我今天就死在大人跟前！」說完，從袖筒裏一把燦亮雪尖的剪刀，伸了出來，就在面前地下一擺。刁邁彭見了，連連搖手道：「快別如此！快別如此！有話起來說，我們好商量。我受了大哥臨終時候的囑託，我賽如就是他的顧命大臣一樣，還有什麼不盡心的？快快請起！快快請起！」起先張太太還只是跪着不起來；後來聽見刁大人答應了他，方纔又磕了一個頭，從地下爬起，就在靈前一張矮腳杌子上坐下。刁邁彭亦即歸坐。張太太便一五一十，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刁邁彭道：「這事原難怪大嫂生氣。大嫂一直有病，睡在家裏；如今忽然拿你帶累在裏頭，自然你要生氣。但是這事情，關係府上的大局，傳揚出去，名聲不好聽；而且也對不住死的大哥。依兄弟愚見，還是請大嫂訓斥他們一番，等他們以後，收斂些就是了。差官插口道：「頭一回大人拾着那張帖子，標下就趕回來，告訴太太說：「請太太管

管他們，不准他們出去。」太太不聽，如今果然鬧到自己身上來了。刁邁彭道：「是啊！當初我交代你們，也爲的是這個。」張太太道：「我從前不管他們，是拿他們當做人，留他們的臉。如今鬧到這步田地，大家的臉，亦不要了。大人若是肯作主，對得住死的大哥，想個法子，安放安放這些狐狸。若是不能，我就死了讓他。」說着，伸手拾起剪刀來，就想抹脖子，急的衆人連忙搶下。刁邁彭裝做沒主意，向衆人道：「這事怎麼辦呢？」衆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得主意。張太太又只是催着問刁大人：「倒底怎麼？」後來還是那個來送信的差官，心直口快，幫着說道：「軍門過世之後，只有太太是一家之主。不要說是自盡。就是要往別處去住，也是萬萬不能的。」張太太道：「留着我在這裏受氣！人家做了壞事，好一齊推在我的身上！既然不准我死，我無論如何，斷不能再同這班狐狸，住在一塊兒的。」差官道：「太太說到這步田地，料想是不能挽回的了。現在沒得法想，只好求大人把這些姨太太，都叫出來問問，誰是安分守己的，誰留下，以後跟着太太同住，既然住下，就有得服太太規矩，倘若不情願的，只好請他另外住，免得常在一塊兒淘氣。」張太太道：「這些人我是一個合不來的。」刁邁彭道：「好是好，壞是壞，不可執一而論。就是叫他們另外住，也得有個章程給他們，不是出去之後，就可以任所欲爲的。」張太太道：「什麼章程！他們各人有各人的私房，還怕不穀吃用，公中的錢，那是一個不能動我的。不願意，儘管走。從前我沒有來的時候，小老婆聽說也打發掉不少了，沒有什麼稀罕。後來這幾年，幸虧有我替他管

得凶，所以沒鬧甚麼笑話。如今軍門過了世，還沒有斷七，他們就一個個的變了樣子！」刁大人若看把兄弟分上，這班狐狸，辦都可以辦得的。如今還要拿錢出來，送給他們，那却萬萬不能。」刁邁彭聽畢，湊近一步，低低說道：「這話做兄弟的，豈有不知；但是如此一做，被別人瞧着，好像我們做事過於刻薄。不如好好的叫他們另外去住，回來兄弟放個風聲，給他們；並且不要他們住在這裏蕪湖地面上纔好。叫他們遠遠的，我們看不見，聽不着，說句不中聽的話，就是這們跟了人逃走，也不與我們相干，以後我們倒反乾淨。大嫂意思，以為何如？但是姨太太，聽說一共還有頭二十位……」張太太道：「還有十八個。」刁邁彭道：「也得做幾起慢慢的分派，不是一天可以去得完的。況其中果有一二安分守己的，也不妨留兩個陪伴陪伴自己。兄弟今天先把幾個常常愛出去玩的，替你打發掉；其餘的過天再來。」張太太一聽他話有理，便也點頭應允，不作一聲。刁邁彭於是回過臉，朝着衆人說道：「我同你們軍門是把兄弟，有些事情，雖然我也應該管得；然而今天之事，一張匿名帖子，也作不得憑據。我如今並不拿這帖子上說的話，派誰的不是；不過一樣：現在軍門已經過世，太太便是一家之主，太太說的話，無論誰，都不能違拗的。各位姨太太，既然不服太太的規矩，愛出去玩耍，以致把太太的名聲，連累弄壞；這便是各位姨太太的不是。太太發過誓，不能再同各位姨太太住在一處，我勸來勸去，勸不下來。這是天長日久之事，倘若今天說和之後，明天又翻騰起來，或是鬧得比今天更凶，叫我旁邊人，也來不及！所以我替他們想，

也是分開住的好。現在有我做個當中人，也決計不會尅苦了他們。我今天先替大家分派停當，願意去的，儘半月之內，各自另外去住。倘若半月之後，不走，便是有心在這裏陪伴太太；太太亦並不難爲他，一樣分錢給他使；但是永遠不得再出大門。叫他們想想看，還是走那條路的好。」張太太道：「走的人，一家給他多少，亦請刁大人吩咐個數目。」刁邁彭道：「這要太太吩咐的。」張太太不肯，一定要刁大人說。刁邁彭無奈，只得說道：「今天我來分派，無論走的，同不走的，總歸一樣。至於走不走，聽便。各人衣服首飾，仍給本人，每人另給摺子一個，就把大哥所有的當舖，分派均勻，每人寫明：當本三萬，只准取利，不准動本。另外每人再給一千銀子的搬家費，不去的不給。」張太太意思似乎太多。刁邁彭道：「出去之後，仍是軍門的人。軍門有這分家當在這裏，不好少他們的。」說完，又對來的兩個差官說道：「你倆暫且在這裏伺候兩天。那位姨太太要走，我不便當面問他們，他們也不便對我說。今天請帳房先生，把當舖裏管事的，一齊約好，趕把利錢摺子，寫給他們。誰要走，有你們在這裏，也好幫着招呼招呼。不走的，再等我來，同你們太太商量安置的法子。」刁邁彭說完了一席話，便即起身告辭。

他說話時，一衆姨太太在孝幔裏，都聽得明明白白。有兩個規矩的，早打定主意不出去。有兩個尖刁的，聽了不服，說道：「我偏不走，看他能設拿我怎樣。」後來轉念一想：「太太的氣，從前也受夠了。如今有了三萬銀子的利錢，又有自己私房，樂得出去享用，無拘無束。」因此也就不鬧。又有些本來不打

算出去另住；聽了傍人的挑唆，或是老媽丫鬟的攪撥，也覺得出去舒服些。因此願意分開，另外住的，十八位之中，倒有一十五位。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聽主使豪僕學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話說錢守財一班姨太太，自從太太鬧着不要他們同住，經刁邁彭一番分派，倒也覺得甚是公允，沒甚話說。其時十八位姨太太，當中止有三個，安心不願意出去，情願跟着太太過活，也只好聽其自然。下餘的十五位，也有三個一起的，兩個一起的，合了夥，房子租在一塊兒；不但可以節省房金，而且彼此互有照應。其時正有一位大員的少爺，在蕪湖買了一大畝地基，仿上海的樣子，造了許多弄堂。弄堂裏全是住宅。也有三樓三底的，也有五樓五底的。大家都貪圖這裏便當，所以一齊都租了這裏的屋。而且這弄房子裏頭，有戲園，有大菜館，有窩子，真要算得第一個熱鬧所在。姨太太們，雖然不逛窩子，上茶館；然而戲園大菜館，是逃不掉的，因此更覺隨心樂意。刁大人限的是半月。這半月裏頭，油漆房子，置辦傢伙，並沒有一天得空。等到安排停當，搬了出來，却也沒有有一個逾限的。你道爲何？只因這位張太太爲人凶狠不過，所以一羣姨太太，也以早離開他一天，早快活一天；大家都存了這個心，自然是不肯耽擱了。



十五位當中，却有四位，因為自己家裏，或是有父母，有兄弟，得了這個信，把他們接出來同住；有的住本地，有的住鄉間，還有一二位竟住往別縣而去。其他十位，却一齊住在這熱鬧所在。

等到在張府臨出門的頭一天，刁大人特地叫差官，傳諭他們說道：『諸位姨太太現在雖是搬出另住，也要自己顧自己的聲名。凡是菴觀寺院，戲園酒館，統都不可去得。現在大人正有告示貼在以上各處，不許容留婦女入內玩耍，倘有不遵，定須重辦！因為此事，又特地派了十幾個委員，晝夜巡查。設若撞見委員們，委員們倘若置之不問，何以禁止旁人？如其毫不徇情，未免有傷顏面。為此特地關照一聲，還是各自小心為妙。』大家聽了，也有在意的，也有不在意的。按下不表。

單說張太太，自從十五位姨太太一齊出去另住之後，過了兩天，心上忽然想着：『刁大人做事，好無決斷，這班狐狸，為什麼不趕掉了乾淨？他偏蝎蝎螫螫的，又像留住他們，却又叫他們分出去住。等他無拘無束，將來一定無所不至，豈不把軍門的聲名，愈加弄壞！正不知他是何用意！』正在疑疑惑惑，齊巧刁邁彭親來問候，張太太便問他所以縱容這班狐狸之故。刁邁彭道：『依我的意思，頂好叫他們離開蕪湖地面，彼此不相聞問，無奈一時做不到，只好慢慢的來。好在我前天，已經叫人透過風給他們，將來自有的擺佈他們的法子，不消大嫂費心的。至於大嫂這裏，除掉分給各位姨太太之外，大約數目，我兄弟也粗知一二。也應該趁此時叫這裏帳房先生，理出一個頭緒，該收的收，該放的放。譬如：有什麼生意，

也不妨做一兩樁。家當雖大，斷無坐吃山空的道理。此時大哥死過之後，大嫂是女流之輩，兄弟雖然不便經手；然而知無不言，也是我們做朋友的一點道理。」張太太道：「正是！軍門去世，我乃女流之輩，一些事兒不懂，將來各式事情，正要仰仗。怎麼你刁大人，倒說什麼「不便經手」？」刁大人不管，叫我將來靠那個呢？」說着，便大哭將起來。刁邁彭道：「非是兄弟不管，但是兄弟實在有不便之故。彼此交情，無論如何好，嫌疑總應得避的。況且大嫂這裏，原有一向用的帳房，把事情交代他們，也就夠了。不瞞大嫂說：新近有好兩注生意，弄得好，將來都是對本的利錢。倘若大哥在日，兄弟早來合他說，叫他入股；如今想想總不便。所以幾次三番，人家叫兄弟來說，兄弟總沒有來說。雖說看准這賣買好做，不至於蝕到那裏；然而數目太大了，大嫂雖不疑心，亦總覺得駭人聽聞的。」張太太道：「刁大人說那裏話來！你照顧我，就是照顧你去世的大哥。只要生意靠得住，你說好，我有什麼不做的？錢是我的，誰還能管得住我？至於帳房所管，不過是個呆帳；有些大生意，他們是作不來主的。刁大人你說的，到底什麼生意？如果可以說得回來，要多少本錢？我這裏有。」刁邁彭道：「生意呢，也算不得什麼大生意。不過弄得好，纔有對本利；弄得不好，也只有二三三四分錢。」太太道：「我亦不想多要，就有二三三四分，我已經快活死了！」

刁邁彭見張太太於他深信不疑，便也不再推托，言明先叫帳房先生，把所有的產業，以及放在外

頭的，一律先開一筆細帳。至於所說的生意，立刻寫信通知前途，叫他來合股。自此以後，刁邁彭一連來了幾天，把這裏帳目，都弄得清清楚楚。所有的房契，股票，合同，欠據，共總一個櫃子，仍舊放在張太太床前。還有什麼金葉子，金條，洋錢，元寶，雖沒有逐件細點，亦大約曉得一個數目，亦是統通放在太太屋裏。已成之產業不算，總共還有個一百二十幾萬現的。張太太又說：『分出去住一班狐狸，每人至少有三五萬銀子的金珠首飾。可憐我自己一個人所有的，也不過他們一個雙分罷了！他們十五個人，倒足足有五六十萬！』刁邁彭聽了吐舌頭，借此又把張太太同一班姨太太的，金珠價值，亦了然於心了。

後來連着來說過兩注賣買，張太太都答應。一注是在上海頂人家一升絲廠，出股本三十萬；一樁是合人家開一個小輪船公司，也拚了六萬兩樁事，張太太這邊都托了刁邁彭，請他兼管。刁邁彭說自己官身不便；於是又保舉了他的兄弟，刁邁悄做了絲廠的總理；又保舉自己的姪少爺，去到輪船公司裏，做副擋手。張太太見兩樁賣買，都已成功，利錢又大，大約算起來，不上三年，就有一個頂對；於是心上，甚是感激刁邁彭，託他還有什麼好做的事情，留心留心。刁邁彭滿口答應，又說：『各式賣買，好做的却不少。但是靠不住的，我兄弟也不來說；設或有點差錯，放了出去，一時收不下，來叫我如何對得住大嫂呢！』嘴裏如此說，心上却不住的轉念頭。

話分兩頭，且說那十五位姨太太，有五位跟了自己家裏的人，出去另住，倒也偃旗息鼓，不必表他。

單說那十位一班，都是年輕好玩的人，又是這們一個鬧熱所在，此時無拘無束，樂得任意逍遙，日裏出去頑耍，到得晚上，不是合夥喝酒，便是聚攏打牌。十個人分住了三所五樓五底的房子。每人都有三四個老媽丫鬟，此外底下人，看門的，廚子，打雜的，都是公用。初出來的時候，這十人狠要好，每月輪流做東道；輪到做東道那一天，十個一齊聚在他家。從前張軍門在日，這些姨太太，上下人等，都喚做幾姨幾姨，以便易於分別。這番留在家裏的三位，是大姨，二姨，六姨。跟着父母兄弟回家去住的五位，是五姨，十姨，十三姨，十六姨，十八姨。餘下十位，統共搬出來同住。這天輪當八姨做東道，辦的是番菜。此時祇開了一引蕃菜館，食物並不齊全；在本地人吃着，已經是海外奇味了。當下八姨隔夜關照，點定了十分菜，說明日晚上上火時候，送在家裏來吃。八姨是同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同住的，說明白這天下午四點鐘，先會齊了打麻雀，打過八圈莊吃飯。誰知頭天戲園子裏，送到一張傳單，說有上海新到名角，某人某人，路過此地，挽留客串三天，一過三天，就要到漢口去的；勸人不可錯過這機會。頭一個十七姨得了信，就嚷起來，說：『明天一定要看戲。看過戲回來，吃大菜不遲。』於是十二姨，十五姨，一齊湊興，都說要看戲。八姨還不願意，說：『湊巧我今天做主人，你們在家裏，也好幫着我料理料理。要看戲，明天我做東請你們，今天不放你們去。』無奈三個人執定不肯。八姨又嚇嚇他們道：『刁道台出了告示，不准女人看戲；前天還特地叫人來關照，不要被他人拿了去。依我還是不去的好！』十二姨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不信他』

連這點交情都不顧了。那還成個人嗎！八姨見說他們不聽，便也無可如何，只得讓他們自去。這裏客人絡繹來到，都是十姨一個人接待；內中又有十四姨，亦說是因為看戲，隨後就來。當下一算，只有賓主六人，打兩場牌還少兩位；便由八姨作主，把十二姨十五姨一家一個大丫頭叫他來，替主人代打。

本地戲園，散戲本來是極早的。這裏一幫人打牌打昏了，忘記派人去接。等到上了火一大會，只剩得一圈莊了，八姨吩咐燙酒，又叫廚房內預備起來，這纔覺得他四個看戲的，還沒有回來，叫聲「奇怪！」忙着叫人再去接時，忽聽樓下一片聲響，吱吱喳喳，聽亦聽不清楚。八姨連忙靠在樓窗上，向下追問，只見十七姨屋裏的老媽，急的跺腳說道：「不好了，三位姨太太，連着跟去的人，被看街的兵一齊拉到局子裏去了！」八姨一聽這話，忙問：「這話可真？」樓下人說：「打雜的都回來了，怎麼不真！跟去的男男女女，倒有七八個，一齊都拉了去。這個打雜的，幸虧同局子裏有點親，所以單把他放了出來。」樓上下一番吵鬧，打牌的也就不打了。其中還有十四姨，是同四姨九姨住在一起的；至今不見他來，恐怕亦被街上的兵拉去，四姨九姨又忙着問打雜的：「可看見十四姨沒有？」打雜的說：「沒有看見。」大家更加疑心。八姨又問打雜的：「怎麼會被街上的兵拉去的呢？」打雜的道：「散戲場的時候，剛剛出了大門，就有十來個兵，上來拖了就走，一拖拖到警察局裏的。老爺出來說：『本道大人有過告示，不准女人出來看戲。你們這些人，好不守婦道！等到明天一早，送到縣裏去辦！』」八姨道：「你們沒有嘴，爲什麼

不說是這裏的呢。」打雜的道：「跟去的王二爺在街上，就同他們說：『這是張軍門的姨太太。』他們不理。到了局裏，見了委員老爺又說。委員老爺亦不理，說：『無論什麼人，違了大人的告示，我們都要拿辦的。有什麼話，你們明天到城裏去說罷！』王二爺還要說時，已經被他們帶了下來。三位姨太太，是另外一間房子，派人看守；其餘的都鎖着，預備明天，解到城裏去。」

大眾聽了，面面相覷，正想不出一個法子。忽然見十四姨，披頭散髮，闖進門來，說聲：「不——不——不好了家——家——家裏來了一般強——強——強盜，在那——那——那裏打劫哩！」大眾聽他這一說，都嚇呆了。四姨九姨，是同他同住的，要搶一齊搶，得了這個信，更嚇得魂不附體！八姨便問十四姨：「你不是去看戲的嗎？幾時回家的？」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被街上的巡兵拉了去，你知道不知道？你家裏來了強盜，你一個人怎麼逃走得脫的呢？」此時十四姨已經坐下，定了一定神，便含着淚說道：「可不是！我正是去看戲的。他們被巡兵拉了去，我不曉得。我看完了戲，因為天冷，想換件衣服，再到你這裏來。想不到一脚纔跨進了門，強盜就跟着進來，嚇得我也沒有敢進房，就一直跑到廚房柴堆裏躲起來的！只聽得強盜上了樓……」四姨道：「啊呀！我的事情糟了！」十四姨又接着說道：「強盜上了樓，就聽得闐隆闐隆，像是開箱子，拖櫃子的聲音。樓上吵了半天，又到樓底下翻了半天纔去的。」九姨聽到這裏，亦就踩着脚哭道：「我就知道，我亦是逃不脫的！」十四姨又說道：「我一直爬在柴堆裏，動

也不敢動！好容易等強盜走過一大會，看門的老頭子進來，纔拿我拉起來！家裏至今，祇剩了看門的老頭子一個；其餘的用人，都不曉得到那裏去了。」八姨便問：「可查過東西，搶去了多少？」十四姨道：「那裏查過！大約檢好的都沒有了！真正晦氣！也不曉得今年交的是什麼星宿，一回一回的遭這些事！」說完，又哭。四姨道：「今兒這裏的三個，扣在局子裏，不得出來；我們家裏，又遭了強盜；看來今天的飯是吃不成了！既然強盜已去，我們也得回家，查點查點。這個明火執仗，地方官是有處分的。今天辦警察，明天辦警察，老爺在日，錢倒捐過不少，如今死了，警察的好處，我們沒有沾到；違了告示，倒會把我們的人拿了去的。現在又出了搶案，不知道他們管事不管事！」說到這裏，四姨便起身，拉了九姨十四姨同走，說：「我們到底搶掉多少東西，也要回去查查看。查明白了，案總要報的；強盜總要替咱們辦的。」說完自去。

此時在座的人，只賸得三姨，七姨，十一姨，連着主人八姨，一共四個。八姨因為兩下裏出事，甚是沒精打彩；又愁着十二姨三個人，明天到城裏出醜；又記掛着他三人，今夜裏受罪。想要派人去瞧瞧，都說：「局子門口，有人把着不得進去。三姨說：『衙門裏公事我是知道的，只要有錢，就准你進去了。』八姨就拿出四十塊錢，仍舊打發打雜的去。這裏廚子上來請示：『番菜都已做好，客齊了，就好起菜了。』三姨說：『隨便拿點什麼來，吃了算數。番菜過天再吃罷！』無奈番菜館裏，是點定的菜，不能退還，只好叫他

一齊開了出來，敷衍吃過了事。

剛剛吃完，打雜的回來，又同了一個被押的管家一塊兒回來。這管家名喚胡貴，也是張軍門的舊人。此番跟了幾位姨太太出來，大家都拿他當作自己人看待。胡貴當下說道：「今日之事，是警察局裏，奉了本道大人面諭拿的。無論你是什麼人，違了本道的告示，一概不准用情。當時拿到之後，委員老爺就到道裏請示。本道大人說道：『若論張軍門的家眷，我們極應該替他留個面子的。但是誰不曉得我同張軍門是把兄弟，我若容了情，以後還能禁阻別人嗎？現在是我格外留情，指示他一條路，你回去，就在今天晚上，叫他三個人，每人拿出一萬塊洋錢，充做罰款，就將他們取保出去。如今正在這裏辦警察，開學堂，沒有款項，得此也不無小補；既保全他們的面子，人家亦不至說我徇情。如果不然，明天解到縣裏，公事公辦，打了枷號，也好叫衆人做個榜樣。我本有言交代在前，他們不聽好言，自投羅網，須知怪我不得。』」委員老爺回來，就把三位姨太太叫了上去，叫他們早打主意。三位姨太太求他讓些，無奈委員老爺執定不肯，說是一本道大人吩咐過，要少一絲一毫，都不能殼。三位姨太太回說：「就是照辦，一時也沒有這些現的！」委員老爺道：「你們這班人好呆！沒有現的首飾，珠寶，利錢，摺子，都可以抵數，只要殼了三萬就是了。」三位姨太太還不答應。委員老爺立刻拿控做勢，把個跟去的陳媽鎖了起來。陳媽說道：「我又沒有犯什麼罪，爲什麼要鎖我！」委員老爺就動了氣，說他頂嘴，馬上拖他跪下，打他嘴。



巴。纔打了十幾下子，陳媽的兩個門牙，已經打下來了，淌了滿地是血！三位姨太太看了害怕，免得吃他眼前虧，所以無法答應的。」

八姨因這胡貴本來是靠得住的，便也不生疑心。到他三人房裏，找了半天，好容易把他三位的當舖利錢摺子找到，點了點數，就檢了三個一萬頭摺子，交代胡貴叫他拿這個去抵數。胡貴去不多時，又回來說：「單是利錢摺子，委員老爺不要。或是股票，或是首飾，方可作抵。」八姨想：「股票本來是沒有的。至於首飾，他三人出門看戲，都是插戴齊全了走的。每人頭手上，足有萬把銀子珠寶金器，已經儘數；何必再由家裏往外拿呢？」於是又吩咐了胡貴。胡貴去了一回，又回來說：「委員老爺有過話，光是利錢摺子不肯收；但是總得倍上幾倍，少了不能相信。」三位姨太太說：「橫豎是暫時抵押，將來可以拿錢贖回來的。至於首飾，不便交代他們；倘或被他們把好的掉換了幾樣，向誰去討回呢？」八姨一聽這話不錯，就把所有的當舖摺子，一齊交代了他。胡貴收了摺子自去。大家以為：「這筆錢拿出，三位太太一定可以回來了。一切取保等事，胡貴色色在行，可以無須慮得。」

三姨，七姨，十一姨，因為要等他三個，一直也沒有回去。誰知一等等到半夜三點鐘，還不見着一干人回來，滿腹狐疑，再派人到警察局門口探聽，只見局門緊閉，連個鬼的影子也沒瞧見。去的人回來說了，大眾更覺驚疑不定，只得自寬自慰，說：「今天來不及了。大約明天一早，一定總放出來的。」於是三

姨七姨十一姨要回去，八姨害怕，要留他們兩位來做伴。他三人也不便一齊全走，商議半天，方纔議定：七姨一個，回去看家；這裏留下三姨十一姨陪伴八姨。七姨去後，這裏又派人去看了四姨，九姨，十四姨一盪。曉得被強盜搶去的東西，狠不少；已經開好失單，等等明天報官。大家聽了，歎息一回，各自關門安寢。八姨直同三姨十一姨，閒談了半夜，也沒有合眼。

看看天色快亮，方纔朦朧睡去，忽聽得有人在樓下院裏，高聲叫喊，說：『快請三姨十一姨回去！今夜家裏，被賊挖了壁洞，東西偷去無數若干！七姨東西，賽如都偷完了，七姨在家裏，急的要上吊！』三姨，十一姨一聽這話，一磳碌爬起，坐在床沿上，却是嚇的瑟瑟的抖，兩只腳就像踏在棉花裏的一般，要想往床下走一步路亦不能了！又過了半天，方纔有點氣力，三姨歎口氣，說道：『老天爺不長眼睛，爲什麼只管同我們幾個人做對頭！』八姨到此，深自後悔昨夜不該留他二人作伴；此時無話可說，只得推他倆回去，開好失單，趕緊報案。『好在不多時候，或者就可破案，也論不定。』又託他倆安慰七姨，三姨，十一姨，急急的走了回去，幸喜前弄後弄，是沒有許多路的。

八姨此時，亦因昨夜的事，掛在心上，也就起來不睡了。一面仍叫打雜的，去到警察局打聽十三姨，十五姨，十七姨的消息，又說：『胡貴昨天已把款子繳了進去，怎麼還不放出來呢？』打雜的去了一會子，急得滿頭是汗，跑回來說：『局子裏人說：昨兒這裏，並沒有派人拿什麼錢去。現在時候，爲着還早，所

以還沒有拿人送到城裏去。」八姨聽了，這一急非同小可，忙道：「昨兒胡貴不是說道台大人要罰他們的錢嗎？」打雜的道：「小的到局子裏，就把這話，託小的親戚上去回了二爺。二爺又回了老爺。老爺還把小的叫上去，說：『這個話，雖是有的；道台要罰他們的錢，一個人也不過罰他們幾千，並沒有這許多。你們不要被人家騙了去？你不來我這裏，我亦要派人到你們公館裏，儘問一聲：如果是照罰的，我就緩點把人解城；倘若是不肯罰錢，早給我一個回信；我把人早解進城，也早卸我的干係。快去快來！』委員老爺的話如此，小的所以回來的。」八姨聽了，真正急的失魂落魄，絲毫不得主意，忙問：「你碰見了胡貴沒有？」打雜的道：「小的沒碰見他。若是碰見了，早把他拉了來了。」

八姨正在尋思，忽聽人報：「警察局來了一個師爺，一個二爺，一間正是爲討回信來的。」八姨躊躇了一回，只好自己出去回他。見面之後，那師爺便說：「敝東是奉公差遣，並不是一定同這裏爲難。就是道台大人，要這邊捐幾個錢，也是充做善舉的。現在敝東特地叫我過來，商量一個辦法。至於說是昨天晚上，由尊府上管家送來幾個當舖摺子，我們局裏，却沒有收到，難保是府上受人之騙，須怪我們不得！況且幾個利錢摺子，又不是股票，就是再多些，也抵不了數。現在逃走的這管家，叫什麼名字，請這邊開出來，我們也好替你們上緊的查。至於現在每人罰他幾千銀子，並不爲多。應該怎樣，還是早點料理爲是。」此時八姨一心，只在胡貴身上，嘴裏不住的說：「所有的摺子，是我親手交給他的。如今被他拿

了逃走了，叫我怎麼對得住人呢！」警察局師爺道：「好在都是你們自己的當舖，派人去註了失，再補一分，不就完了嗎？」一句話，把八姨提醒，一想只好如此，方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重新商量罰款之事。警察局師爺，一口咬定二萬銀子，一切費用在內，馬上就可把人保釋。八姨想：「銀子只要二萬，雖然還在分寸上，總望少點纔好。」後首說來說去，跌到二萬塊錢，每人六十罰款，下餘二千作一切費用。八姨道：「洋錢現的是沒有，看來只好拿首飾來抵，他們各人首飾，昨兒各人都帶了出去，須得問他們自己，叫他們每人拿些出來，暫時抵數。等到出來之後，再拿錢去贖回來，也是一樣。」警察局師爺道：「沒有現的，只好如此。但是他三位昨天進來的時候，頭上並沒有戴什麼珠寶。敝東亦親口問過，都說：『出門的時候，首飾原本有的。後來被拿在半路上，就卸了下來，叫人拿了回來了。』所以敝東纔叫我們到這裏來的。」八姨聽了，又是一驚，忙說：「沒有這回事。昨兒我們底下人回來還說，所有的首飾，他三個都還帶的好好的呢。他三人不肯拿首飾抵給你們，所以纔叫他來問我要摺子。一定是他們藏了起來，哄你們的。」警察局師爺道：「我看未必，難保亦是貴管家做的鬼！姑且等我們回去，問過了他們再講。」說完立刻帶了二爺自去。

此時八姨心上忐忑不定：一回又恨刁大人不顧交情；一回又罵胡貴「混帳。」不多一刻，局裏師爺又回來說：「胡位，所有首飾，早交給胡貴拿回來了。現在他們三人身上，除了衣服之外，一無所

有，所以叫咱仍舊到這裏來取。他三位還說，自己首飾，倘若果真，都被胡貴捲了逃走，無論如何，總求你八太太替他湊一湊。今天把他們救了出來，少不得總要算還你的。」八姨一聽，楞了半天，一聲不響。師爺又催了兩遍，想想沒法，只得開了三位的拜匣，湊來湊去，約摸祇有一半，一時逼在那裏，說不得只得自己硬做好人，把自己值錢東西，湊了十幾件，拿出來交代與師爺過目，師爺還說不值二萬。八姨氣極了，一件件拆算給他聽：「一總要值到二萬四千哩！」師爺道：「你話原也不錯，但是一樣，你倘是一件件置辦起來，照現在市價，合從前市價，只怕拿着二萬四千，還買不來；若是如今要拿他變錢，可是就不值錢了！至少再添這們一半來，我回去是好交代。」於是把個八姨急得沒法。正說着，齊巧昨兒番菜館裏一個細崽來收帳。因八姨是他老主顧，彼此熟了，他聽此說話，便代出主意道：「這一定是師爺想好處。」一句話，提醒了八姨，說道：「不錯。商量送他多少？」細崽說道：「這位師爺，常常到我們大菜館裏來，替人家了事，多多少少都要。等我來替你問他。」果然那細崽到師爺面前，咕唧了一回，講明白另送二百塊錢，方纔拿了首飾走的。八姨不放心，又叫了個貼身老媽一同跟去了，順便去接他們三位人回來。果然去不多時，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就一同回來了。相見之下，自不免各有一番說話。彼此提到胡貴，十二姨說：「我們還沒有走到局子門口，因半路上，他走上來說：『姨太太！帶了這些珠寶進去，是不便的！請姨太太悄悄的探了下來，我替你拿着！』我們一想不錯，一頭走，一頭探東西給他。說也奇怪，

跟去的一幫人，祇有他沒有被捉，在旁邊跟着，竟像沒事人一樣。後來到局子裏，還見他進來過一次。那時候，我們心上，嚇都嚇死了，那有工夫理會到這些。誰知竟不是個好人！八姨道：「這也奇了！你們三個人，在路上，探首飾東西，又不在少數，難道那些巡兵，竟其一概不管，隨你們做手脚嗎？」十五姨道：「真的說也奇怪！我們把首飾除了下來，他還說手裏不好拿，又向我們要了兩塊手帕子，包着走的。拉我們的巡兵眼望着他，竟其一響不響。說穿了這件事，實在詫異得狠！難道他們竟其串通一氣，來做我們的？」八姨於是又把打雜的，叫上來問他：「昨天到局子裏去，在那裏碰見胡貴的？」打雜的說：「小的纔走到局子門口，胡二爺已從裏面出來。據他自己說，是委員老爺，特地放他回來傳話的，就同了小的，一塊回來，別的小的不知道。」大家聽說，正猜不出所以然。

却好昨夜被強盜打劫的四姨，九姨，十四姨，被賊偷的三姨，七姨，十一姨，亦因為尋記這邊，一齊過來問候。大家見面，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各人訴說各人苦處。八姨問他們：「報官沒有？」三姨歎口氣道：「提起報官來，更惹了一肚皮的氣！警察局裏的委員，也來踏勘過了，失單也拿了去了；不過那委員的口音，總是家賊。我一同他說：『現在牆上有挖好的壁洞，明明是外頭來的。』那委員便說：『是裏應外合！沒有家，斷乎偷不了這許多去。牆上不挖個洞，他們怎麼往外拿呢！』我又駁他：『若說是家賊，他不好開了大門，往外拿，豈不更爲便當些？』委員被我頂的無話說，纔拿了失單走的。但是一件賊去

之後，掉下一根雪青紮腰。我們那些底下人都認得，說是這根紮腰，像你們這邊胡貴的東西，常常見他紮在腰裏的，同這一模一樣。我趕緊朝他們擺手，叫他們快別響。這樣子，警察局裏，還推三阻四，說我們是家賊；再有這個憑據，越發要叫他有得說了。」三姨一番話，衆人還不理諭，獨有八姨這邊四位，是昨夜受過他騙的，曉得他不是好東西，便道：「這事的確是他賣的，也保不定。」三姨忙問所以。八姨又把昨晚的事說了。於是大家便也一口咬定是他。

接着又問四姨等強盜打劫之事。四姨道：「你們的話，竟其一絲一毫也不錯。依我看來，不但是自己人做弄自己；並且還是官串通了，叫他們來的呢！」衆人聽了，更爲詫異。四姨道：「我打這裏回去，強盜是已經走掉了。查查我們那些二爺，別人都不少，單單失了王福他爺兒倆。」三姨道：「王福是誰？」四姨道：「就是有兩撇鬚子的——南京人——常常到道裏去。從前在老公館裏的時候，每逢刁道台來了，總是他搶着裝烟。刁道台着實說他好，還同他說：『現在你們軍門過世了，只要你們在這裏好，好當差，將來我總要提拔你們的。』後來我們出來，就派了他跟到我們那邊照應。只可惜他兒子小三子不學好，時常在外頭，同着一般光棍來往。我昨天回去，不見了他爺兒倆，我還說：『莫不是被強盜打死了罷！你們快去找找呢！』倒是看門老頭子明白，上來同我說：『今兒這個岔子出的蹊蹺。』我問他：『怎麼蹊蹺？』他說：『小三子一向是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從不回家的；獨獨昨天吃了飯，就沒有出

門。起先他還在他爺的牀上躲着的，後來等到打過四點鐘，十四姨瞧戲去了，四姨、九姨到八姨那邊去了，他這裏忽而躺下，忽而又站起來，到門外望望，好像等什麼人似的。後來一轉眼，就不見了。等到出了事，一直就沒有聽見他爺兒倆個影子。」我聽這話蹊蹺，今兒早上，我就叫人到門房裏，看看他倆的鋪蓋行李。看門的老頭子，就說：「四姨用不着看，我早已看過了，牀上只有一條破棉絮，別的東西，早運走了。」這不是自己人做弄自己嗎？這班強盜，一定是王福的兒子引來的了。」衆人道：「怎麼你又說是官串通的呢？」四姨道：「這個是我心上恨不過，所以如此說的。昨天出了事，去報官，說是遲了。今兒一早出城來踏勘，官倒來的不少，甚麼縣裏，保甲局，警察局，老爺共有好幾位，看了半天，一點說不出道理來；倒把我們的人叫上去盤問了半天。頂可笑是縣裏周官，還問我們的人：「來的這夥強盜當中，你們可有素來認得的人在內沒有？」這句話問的大家都笑起來了。我此刻也不管他什麼老爺不老爺，我隔板壁就說：「強盜來了，一個個手裏洋鎗，我們逃性命，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拿他們的臉，一個個去認呢！」一句話，被我說的縣官亦笑了，連忙分辨說：「無論有熟人，沒有熟人，城廂裏出了搶案，我總得要辦的。不過你們要曉得這強盜當中，有了你們認得的人，你們的心上，也可以明白，這一回事，用不着怪我地方官了。」你們衆位聽聽看，這位老爺的話，蹊蹺不蹊蹺，那衆人聽了，也有說這話說得奇怪的，也有罵官糊塗的。」



在座的人，祇有八姨見事頂明白，聽了他話，估量了一回，便說道：「據我看來，簡直昨天的事都是他們串通了做的。你們想，我們這裏的胡貴，他們那裏的王福，爲什麼都在這一天跑掉呢？被賊偷了東西，委員就說是「家賊裏應外合」；被強盜打劫了，蕪湖縣反問「這夥強盜，你們認得不認得？」我想他們心上，都是明白的，不過不便說出來就是了。至於我們這裏幾位，却是自己不好，不遵他的告示。說明白是姓刁的叫拿的；我看來看去，姓刁的頂不是東西！四姨，我且問你，你們的王福，可是常常到道裏去的？」四姨道：「可不是。」八姨道：「姓刁的同他說話，他回來亦告訴過你們沒有？」四姨道：「纔搬到這裏來的時候，王福天天到道裏去。回來之後，有影無形，亂吹上一泡。近來這四五天裏，人雖是天天出去，問他那裏去，不說是道裏，只說是看朋友。我們還笑他，怕只是刁大人跟前碰下來，再想不到會出這個岔子。這都是我們軍門當初用的好人！」八姨道：「不要怪用人，這班小人，本來沒有什麼好東西。怪只怪軍門活着在世的時候，交的好朋友，真好本事，真好計策，半天一夜，都被他一網打盡了！現在十個人當中，只空了我一個，不曉得他要想什麼好法子來擺佈，我料想是逃不脫的！」

這面幾個人，正談論着，只聽得外間，也有人在那裏，吱吱喳喳的說話。八姨便問：「是誰？」老媽回：「就是大菜館裏的，剛纔來過，如今又來了。」八姨便曉得就是剛纔同局裏師爺講價錢那個細崽了。爲他方纔幫着出力，便掀開簾子招呼他，又說：「剛纔辛苦了你了！」細崽道：「說那裏話來！自己老主

客，有了事，應該幫忙的。不瞞太太說：這個局子開了不到一年，我們吃煞他苦了！名字叫警察局，就是保護百姓的。街口上站的兵，吃了東西，不還錢也罷了，還說他是苦人出身。偌大的局子，局子裏出來的老爺師爺，搖搖擺擺，哼而哈之，走到我們大菜館裏，揀精揀肥，要了這樣，又要那樣；一個伺候的不好，兩只眼睛一豎，就要罵人，再說說，還要拿局子裏的勢力，嚇嚇我們！我們伺候這些老爺師爺，也總算賠盡小心了。他們的帳，我們本來是不去收的，好在賠得亦賠有限，樂得借此結交結交他們，以後凡事有得照應些。誰知好事沒有落到一個月頭，我們夥計，送菜到西頭黃公館裏去，路上碰見幾個青皮——有人說是安慶道友一黨呢——迎面走來，不由分說，拿我們的夥計，就是一碰，菜亦翻了，傢伙亦打碎了，還不算；還拉住我們夥計，賠衣服，說是鮑魚湯沾了他的衣服了。我們夥計，不答應要他賠衣服，彼此鬪了兩句嘴。他們一齊上前，就是七八個，把夥計打了，又去報警察。等到店裏得了信，找趕了去，倒說老爺叫人出來吩咐，派我們不是，打碎碗盞，是自己不小心，一定要我們店裏，賠他們的衣服。我想大事化爲小事，出兩個錢，算不得什麼；使自認悔氣，問他們毀了件什麼衣服，等我看，好賠還他們。那曉得老爺竟一口幫定他們說：「衣服不用看。你拿五十塊錢，我替你們了事；不然，先把人押起來再說。」諸位太太想想看，天底下可有這個情理沒有！因此我恨傷了。想了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當面答應他，回家打主意。當下老爺還把我們夥計，「留下做押頭，我也隨他去。」

我從局子裏出來，一頭走，一頭想主意，不知不覺，碰在一個人的身上，猛可間吃了一驚。抬頭一看，被我碰的那個，不是別人，原來是我的娘舅。他問我：「有什麼要緊事情，如此心慌意亂，連娘舅到了眼前，都不認得了！」我被他這一問，怔了半天，纔同他說：「街上非說話之所。」急忙回到店內，把始末根由告訴了一遍。娘舅聽了，把胸脯一拍，說了聲「容易」。「無論他做官的如何凶惡，見了咱總要讓咱三分。」諸位太太，可曉得我這娘舅，他是做什麼的，能夠眼睛裏沒有官？原來他是在教的。一吃了教，另外有教士管他，地方官就管他不着。而且這教士，樣樣事情，很肯幫他忙，真正比自己親人，還要來的關切；連着生了病，都是教士帶了醫生來替他看，一天來上好幾盞。我們中國人，隨你朋友如何要好，亦沒有這個樣子！所以凡是我們娘舅一個鎮上，沒有一個不吃他的教。」

如今且說那一天，我娘舅聽說我受了這個冤枉，馬上同我說，叫我說是這昇大菜館，他亦有分的。如今店裏的夥計，被他們局子裏抓去了，今天要有人做菜，沒人做菜，生意就做不成，現在已經耽誤了半天。趕緊把人放出來，耽誤的賣買，就是要他賠，也還有限。倘若到晚不出來，同他講：我這昇店，一共是十萬銀子的本錢，一年要做二十萬銀子的生意。他弄壞了我的招牌，問他可賠得起賠不起。娘舅交代了我這話，要我就去說。我想不如拉了娘舅一塊兒同去。幸喜我們這個娘舅，也不怕多事，就領了我同去。」

起初我們到局裏，老爺都是坐堂，叫我們跪着見的。這回我一到局子門口，他們是認得我的，便問：「五十塊洋錢可帶了來沒有？」我說：「沒有。現在我們東家來了，有甚麼話，請老爺問他罷。」他們進去回了老爺，跟手老爺又出來坐堂，叫我上去。我說：「這事不與小的相干，該賠多少，請老爺問小的東家罷。」老爺問：「東家是誰？叫他上來！」咱娘舅不慌不忙，走到堂上，就在案桌旁邊一站。老爺罵他：「你好大膽子！這時皇上家法堂，你敢不跪！」咱娘舅說：「縣大老爺的公堂，纔算是法堂哩。你這個局子，算不得什麼。就是真正皇上的法堂，咱來了亦是不跪的。」老爺被他這一言，氣極了，問他：「有幾個腦袋，敢不跪？」他從從容容從懷裏掏出一尊銅像來，又像佛，又不像佛，頭上有四個叉架子。委員老爺一見這個也明白了，曉得他是在教，登時臉上顏色和平了許多，同他說：「我這事，不與你相干，用不着你來干預。」我娘舅說：「我開的店，我店裏的人，被你捉了來，一點鐘不放，就就誤我一點鐘賣買，半天不放，就就誤我半天的賣買！我今番來到這裏，問你要人，還在其次；專爲叫你賠我們的賣買來的。」這句話，可把委員老爺嚇死了，臉上頓時失色！幸而這老爺轉灣轉得快，一想此事不妙，也顧不得旁邊有人無人，立刻走下公案，滿臉堆着笑，拿手拉着咱娘舅的袖子，說：「我們到裏頭談去。」咱娘舅道：「你只賠我賣買，還我的人，就完了。此外沒有別的話說。」委員道：「我實在不曉得是你開的，是我糊塗，得罪了你。我在這裏替你賠罪。」一面說，一面就作了一個揖。又說：「你既然老遠的來了，無論如何，給賞小

第一個臉，進去喝杯茶，也是我地主之誼。」同娘舅說完了，又回頭同我說道：「這件事，我要怪你。你頭一盪到這裏，爲什麼不把話說明白？早知道是他老先生開的，這事豈不早完了呢！」正說着，又回頭叫站堂巡兵：「快把他們的夥計放他回去！他們賣買是要緊的。」此時咱娘舅聽了他這番說話，又好氣，又好笑，還想不答應他。他手下的人，一面已經泡了兩碗蓋碗茶出來：我一碗，娘舅一碗。娘舅不肯到裏面去，他們就在公案旁邊，擺下兩把椅子，讓我們坐。老爺又親自送茶。咱娘舅道：「老爺你不要忙這些！我只問你，我們的事，你怎麼開發？」老爺道：「統通是我不是，你也不用說了。今兒委屈了你們的夥計，拿我的四轎，送他回去。打碎的傢伙，統通歸我賠。闖事人，我明天捉了來辦給你看，就枷在你們店門口。你說好不好？」依咱娘舅的意思，還不答應。是我拉了娘舅一把說：「能照這樣也就罷了！饒了他罷！」娘舅方纔沒有再說別的，後來却着實拿他數說一頓，說：「我們幸虧在教，你今天纔有這個樣子。若是平民百姓，只好壓着頭受你的氣！」娘舅說一句，他答應一聲「是」，口口聲聲，總怪手下人不好。然後我們兩個人連夥計，一齊坐了轎子出來的。」

諸位太太，你想這個老爺，不是我說句瞧不起他們的話：真正是犯賤的！不拿吃教嚇嚇他，沒有五十塊洋錢，他就肯同你了嗎？如今非但五十塊不要，並且賠還我們碗盞；闖事的人，還要辦給我們看。」三姨道：「後來那個鬧事的，到底枷出來沒有？」細崽道：「第二天，那老爺果然自己來找我，要叫我同

着他去，拜我們一拜。過天又託出人來說，說那幾個光棍都逃走了，請這邊原諒他們點。如來一定要辦人，沒法，亦只好上緊去捉，捉到了，一定要重辦的。」後來我想這件事，我們已經佔了上風，安慶道台，就是哥老會一幫，他們黨羽很多，倒不好纏的，不要將來吃他們的虧，因此我就同來人說：「請老爺看見辦罷。」也沒有說別的。後來道台刁大人聽見了，把委員老爺叫了進去，大大的埋怨一頓，埋怨他這事起初辦的太糊塗了。爲什麼不打聽明白，就把人押起來？幾幾乎鬧出教案來！」刁大人還說：「不要看我是個道台，我的膽子比沙子還小！設或鬧點事出來，你我有幾個腦袋呢！也不光我是這樣，或是上頭制台，亦何嘗不同我一樣呢！上頭尙且如此，你我更不用說了。以後總要處處留心纔好。」諸位太太，請看這些樣，若要不受官的氣，除了吃教，竟沒有第二條路。倘若不早就打算，諸位太太，都是女流之輩，又有財主的名聲，以後的虧，還有得吃哩！」八姨道：「你的話，固然也不錯。但是這件事，你娘舅也忒煞荒唐了，怎麼自己也沒有股子，好說是股東呢？倘或查出來不是，豈不連累了教裏的名聲？教士肯幫人的忙，有了病，他還替你請醫生，他的心原是好的。仗着在教，像你們招搖撞騙，他決計不是個道理。」細崽道：「在這昏官底下，也不得不如此；不然，叫我們有什麼法呢！所以一占上風，我亦就教娘舅，不要同他爭了，爲的就是這個。」

欲知衆人聽了心上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雲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測機關

却說張軍門的姨太太，聽了番菜館細崽的話說，心上自忖，曉得刁邁彭同他們作對，將來此地萬難久居；除了吃教，亦沒有第二條，可以抵制之法。於是等細崽去後，商量了幾天，仍把那個細崽喚來，叫他找了他娘舅，替他做了個介紹，一齊進了教。

自從他三家被偷，被搶，被罰之後，至今也有一個多月，強盜同賊，杳無下落。就是被罰的三位金珠首飾，拿了進去，等到備了現錢去贖，到說上頭不要，定要吃沒他們的東西，就是被胡貴騙去的利錢摺子，本典之中，竟亦不肯掛失，摺子補不出，利錢亦取不到，他們一幫人急殺了，只得去求教士。幸喜這位教士，人極公正，先問他們有無別情；等到問實了，便說：『地方官，警察局，本是保護居民的；如今居民被盜賊所害，問他保護的何事？至於利摺被騙，倒可掛失。首飾作抵，理應贖回，又斷無指任的道理。』於是把這事，詳細寫了一封信給刁道台，請為追究，大眾見教士允為出力，方纔把心放下。按下不表。

且說他三家出事的那天晚上，警察局委員，先到道轅稟知：『有三位張府上姨太太出來看戲，已飭巡兵遵諭，捉拿到局，請示辦理。』刁邁彭傳諭：『從重示罰，以昭儆戒。』第二天委員，把首飾繳了進去，刁邁彭便叫收起。委員又稟兩家被劫被偷情形，以及家人胡貴騙去利摺各話。刁邁彭尚未回答，恰

首縣又來稟報此，事刁邁彭道：「慢藏誨盜，治容誨淫。」不打劫他們的，打劫那一個呢？雖然城廂出了盜案，是老兄們的責任；但這件事，據兄弟看起來，他們兩家實在是咎由自取。這兩件事，老兄們能夠破案，固然甚好；倘然不能破案，我本道決計不催你們，就是他們來上控，我亦要申飾的。」首縣同委員，於本道近來的做事，本也有點風聞；聽了這話，自然樂得丟在惱後了。刁邁彭還說：「利錢摺子，又抵不了罰款，怎麼會被底下人騙去？不要是倒貼了底下人罷？這個倒要查個實在，好好的用人，怎麼會逃走？」首縣等見本道如此說法，也無話可說，只得退下。

刁邁彭便趕到張太太那裏去送信討好，又說：「這一下子，可被我把他們弄倒了。」又說：「他們有幾個人的當舖摺子，亦被底下人騙了逃走。如今他們想注失，要當舖裏照樣補給他們。這件事，我兄弟却不答應。好好的底下人，怎麼會逃走？好好的摺子，怎麼會失掉？這事倒要查訪明白纔好。」張太太本來是恨這班姨太太的，聽了刁邁彭的話，甚是歡喜。立刻叫帳房寫信，分咐各當舖管事：「如果有人要來補利錢摺子，不准補給他。叫本人來同我說。」帳房答應，自去照辦。

這裏刁邁彭又趁空說法，張太太的銀子，無非又是什麼織布局，肥皂廠，洋燭公司，自來火公司，造紙廠，紙煙公司，有的八分利，有的七分利，有些竟還利大於本，一年就有一個頂對的。張太太相信了他，當他是好人，自不免爲其所惑。大捧的送到他手裏，儘他去使用，如此者，又是一個多月。張太太的現錢，



是早已捲光，做生意搭股分還不敷，刁邁彭便說：『當舖是呆生意，不如把他抵押出去，抽出本錢來，好做別的。』張太太信以為真，亦就託他經手。此時姓張的資財，已有二百多萬，在刁邁彭掌握之中了。

一日正在衙門裏，獨自一人盤算：『如今錢弄到手了，如何想個法子，遠遠的脫離此纒好。』忽見外面傳一封信來，說是某處教會來的。刁邁彭一聽「教會」二字，不免已吃一驚。及至折開來一看，原來寫的是絕好的華文；信上就是責備他，不能保衛百姓，以致盜賊充斥，案懸不破。後來又提到：『張姓婦人罰款，前以飾物作抵，原說准其贖還。何以備款往贖，委員指住不付辦事，殊欠公允！今該婦某某氏等，已經皈依敎，本教會例應保護。所有某某氏等被盜被竊兩案，應請嚴限地方官，迅速破案。至某某氏既備現款，自應准其將飾物贖去，務希飭令該委員即予發還，是所至盼。』各等語。刁邁彭看過之後，賽如一盆冷水，從頭澆下，一時想不出如何覆他。一回，又罵：『這些女人，真正刁惡，竟敢拿教會來壓制我！』想了半天，只好自己佯作不知，一齊推在首縣委員身上，說已札飭他們，遵照來函辦理。含含糊糊，寫了回信送去。教士看了，還當是道台果不知情，下屬蒙蔽上司，也是有的。

於是又耽擱了半個月，仍然毫無音信，教士不免又寫信來催。豈知這半個月裏頭，刁邁彭早已大票銀子，運往京城，路子都已弄好。這天教士來信，恰巧這天他接到電報，有旨賞他三品卿銜，派他做了那一國出使大臣了。刁邁彭得了這個信，自然歡喜。但是事難兩全。如今張太太一邊的銀子，已經全

數弄到了手了。至於那些姨太太的，明的暗的，亦已不在少數。人貴見機。如今他們是有人保護的了；況且我目前就要到外洋去，正同他們打交道，倘若貪心不足，把名氣弄壞了，反倒不好。應該放的地方，少不得也要放手，這方是大丈夫的作用。」想罷，便把洋人文彙委員，請來斟酌了一封信：「除盜賊兩案，仍勒限印委各員嚴拿懲辦外；所有某某氏存抵首飾，准其即日備價贖回。」利錢摺子，亦答應補給。教士得到這封回信，自無話說。那被罰的十二姨，十五姨，十七姨，都趕着把東西贖了出去。張家的當舖，早經刁邁彭言明，由他經手抵出去的了。然而暗底下仍是他掌管，說不得自認晦氣，另想法子敷衍他們。大眾見刁邁彭如此辦法，雖然那二家一時截不了案，也就不像從前追得緊了。按下不表。

單說張太太那面聽說刁邁彭出使外洋，不覺心上老大吃了一驚，心上盤算：「我偌大一分家私，一齊託他經手。他今出門，多則六年，少則三年，方能回來。所有他做出去的賣買，叫我同那一個算呢！」馬上差人一面拿帖子，到道台衙門賀喜，順便請刁大人過來，商量善後事宜。

刁邁彭直至把教士回信打發去後，方纔過來見面，就說：「大嫂不來叫，兄弟也要過來了。天底下

的事，竟其想不到的！」張太太還當他說的是出外洋一事，便說：「這是朝廷倚重大人。大人有這樣聖眷，將來到外洋，立了功回來，怕不做尙書侍郎？就是督撫，也在意中！」刁邁彭聽說縐了縐眉頭，說道：「不是這個！」張太太見他氣色不對，忙問：「又有什麼事情？」刁邁彭又故意躊躇了一回，方說道：「這

事却也不好瞞你。如今大嫂被外國人告了！張太太聽說他自己被外國人告了，不覺大驚失色道：『我是中國人，他們是外國人，我同他井水不犯河水，他爲甚麼要告我呢？』刁邁彭道：『不說明白了，不但你聽了糊塗，就是我聽了也詫異。這件事原是你們這裏的人起的！』張太太忙問：『是我們這裏的什麼人？』刁邁彭道：『還有誰！就是那班搬出去的姨太太！我倒是一片好心，幫着大嫂，拿他們分了出去。一來省大嫂嘔氣，二來等他們自己過活，公中的錢也可省儉些。就是這一回，他們被偷被搶，以及罰他們，也是兄弟幫着大嫂，竭力的拿他們壓倒了，免得將來生事。倘若兄弟早替他們出把力，催催縣裏，還會到如今不破案？不曉得他們，如今聽了什麼壞種的說話，一齊入了外國籍，中國官管他們不着；他們有了事，倒可以來找我們的。大嫂！你想氣人不氣人！』張太太道：『他們入外國籍，倒入的是那一個國度？可是你刁大人放欽差的那個國度不是？如果你是刁大人去的那個國度，務必拜託你大人，同他們那邊皇上說了，遞解他們回來，不要他們這些壞人做百姓。』刁邁彭道：『他們入籍的那個國度，聽說是什麼「南冰洋」、「北冰洋」，也不曉得是「黑水洋」、「紅水洋」，兄弟一時在氣頭上，也記不清楚。總而言之，他們現在已經做了外國人，我們總是他的對手了！』張太太道：『你說的，可就是他們還是另外，又有什麼外國人出來告我？』刁邁彭道：『有是另外有個外國人，亦是他們串出來的。』張太太道：『就是告我，也得有件事體，倒底告我那一樁呢？』刁邁彭道：『說來話長，等我慢慢講。其

實在這件事情，我固然替大嫂出力，我待他們也不能算錯。每人分給他三萬吊錢的當舖利錢，就拿按年八釐算，每年每人就有兩千多吊錢的利錢，無論如何，亦儘夠使的了；況且他們各人又有自己的體己。還要貪心不足，串了外國人，進了外國籍，反過來告你大嫂，似乎也覺得過分！兄弟得了這個信，一直氣的沒有吃飯；人家來道喜，一齊擋駕，就趕過來通知大嫂。」張太太着急問道：「倒底他們告我，是些什麼話？」刁邁彭至此方說道：「告你『吞沒家財』，『驅逐夫妻』。」張太太道：「這也奇了！我們軍門留下的家財，不是我承受，誰承受？至於那班東西，原是分出去的，他們另住，我何會趕他們出門？這種說話，未免太煞欺人了！況且我做大婆的，就是真果的要趕掉他們，他們也只好走。我不過背個不賢的名聲罷，總說不到家當上頭。」刁邁彭哈哈一笑道：「大嫂你就是誤在這上頭了！現在的世界，比不得從前了。從前做姨太太的，見了正太太，賽如主母，自己就同買來的丫頭一樣，所以太太說打發，就打發，人家不能說他不是。如今各色事，都是外國人拿權。外國人講平等，講平權，是沒有什麼大小的。你是軍門身上下來的人，他們亦是軍門身上下來的人，同是一樣的人，就不分什麼高下。有一個錢大家就得三十一，三十一平分，如此方無說話。倘若你一個人多拿了，他們少拿了，就可以說話的，就可以請出訟師來，同你打官司的。總得大家扯勻纔好。」張太太道：「我是中國人，我不懂得什麼外國理信。」刁大人你亦是中國官，你爲什麼不拿中國的例子駁他呢？」刁邁彭道：「我心上何嘗不是如此想。但是我這個官，沒有

這個權柄，可以管得他們。」張太太道：「你刁！大人既沒有這權柄管他們，等他來的時候，你不理他就罷了。他們能夠拿你怎麼？」刁邁彭道：「我不理，他們要到南洋兩江制台那裏去的。兩江制台不理，他們還會到外務部，這兩處只要一處管了帳，我們總沒有便宜沾的。」張太太道：「依你說怎麼樣？可是要我把家當拿出來分派給他們，還是拿我趕出去，請他們回來住？不然，怎麼樣呢？」說着，就急得哭起來了！刁邁彭道：「大嫂你且慢着，不要發急！他們如此說，我不得不過來，述給你聽。少不得我總要替你想法子。就是我自己沒有權柄，管理外國人，也總要挽出人來，替你們和息的。」說罷，亦就告辭回去。張太太還想留住他，託他想法子。刁邁彭道：「我的心上，比你大嫂還要着急。就是你不託我，我亦要替你想法子的；不然，我怎樣對得住大哥呢！兄弟自從接到電報放欽差，忙的連回電都沒有打。目下實在沒有二夫。等兄弟回去打好主意，明天再來同大嫂商量罷！」說完自去。

張太太等他去後，心上自己盤算，說：「刁某人每逢來在這裏，何等謙和，替我做事，何等忠心；怎的今天變了樣子？難道放了欽差，立刻架子就大起來麼？如此，也不是甚麼靠得住的朋友了！」轉念一想：「我這分家私，一齊在他手裏。如今要同外國人打交道，除了他沒有第二個。況且他本來是這裏的，道台，如今又放了欽差，說出去的話，外國人無論如何，總得顧他一點面子。我如今是沒脚的蟹，養如瞎子一樣，除了人一步不能行；無奈只得耐定了性，靠在他一個人身上的了！」按下張太太自己打主意不

提。

且說刁邁彭回到衙門，一面又要忙交卸，一面又要預備進京陛見；一霎時又是外國人來拜會，又要出門謝步；一回又是那裏有信來，有電報來，一回忙着回那裏信，那裏雷報；真正忙得席不暇暖，人仰馬翻！少不得每天總要抽出空來，到張公館坐上五分鐘，或是三分鐘。張太太見了面，頂住問他：『怎麼樣？』刁邁彭無非一派恫嚇之詞。張太太又問：『如何對付他們？』刁邁彭只是咬定一口：『一個錢不能給他們的。』起先張太太聽了，又把刁大人當做忠心朋友，自己怪自己，那天幾乎錯怪了他，豈知一連幾天，刁邁彭來了幾次，都是這個說法。及至問他：『照此下去，幾時可了！』刁邁彭縐着眉頭，說道：『若是不給錢，要他們了，可是容易呢！』張太太說：『刁大人！你是快走的人了！不趁在你手裏，把事早點了結，到了後任手裏，叫我去找誰呢！』刁邁彭道：『昨兒省城裏已有信來，派來署事的這位候補道，我也同他見過面的。等我見了他，竭力託他就是了。』張太太一聽事情不妙，連忙拿話頂住刁邁彭道：『一定要在刁大人手裏了結。』刁邁彭隱約其詞，似乎嫌張太太一個錢不肯放鬆，這事總不會了。張太太却一口咬定：『要我往外拿錢，可是不能。』刁邁彭見話說不上去，只得另外打主意，當時辭了出來。

回到衙門，齊巧有個保人壽的洋人，因在南京得到刁邁彭放欽差的消息，就有刁邁彭的朋友替

這洋人寫了封信，叫他到蕪湖來兜攬生意。刁邁彭看朋友的分上，少不得自要照顧他些賣買。恰巧這日正從張公館回來，想不出一個哄騙張太太的法子。等到見了洋人，忽然有觸斯通，便道：「你這盍寫遠的跑來，總得替你多拉幾注賣買纔好。」洋人自然歡喜。刁邁彭便說：「我有一個朋友姓張，家裏狠有家私，我薦你到他家裏去。但是我個朋友，只有女眷在家，你先到那裏，不必同他們說甚麼。停刻等我到來，有我替你拉攏，自然一說成功。」洋人更爲感激不盡，立刻問明方向，獨自先去。刁邁彭亦跟手坐了轎子趕來。洋人先到那裏，雖有繙譯，因爲刁大人交代過，叫他不要說什麼，他只得不響。不過門上見是洋人，問那裏來的，祇回了聲「道裏來的。」門上人聽說是道裏來的，摸不着頭腦，只得請他廳上坐了再講。一面泡茶，一面進去報知女主人。張太太聽了，只當是告他的那個外國人，抄家當來了，嚇得什麼似的，連連說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你們快去，快把刁大人趕來，等他想個法子，先把洋人弄走了纔好！」

家人奉命，飛跑趕去，走到半路上，齊巧刁大人也來了。刁邁彭轎子裏看見，先說道：「我正要到你們太太這裏來。現在可是外國人來了？」家人道：「正是。」刁邁彭催轎夫快走趕到張公館。下轎走進大廳，先向洋人拉手，說了聲「你這裏的事，一齊包在我兄弟身上，其實你也無須來得的。」洋人由繙譯傳話說道：「我是耍來。我是耍來。」刁邁彭未曾下轎，那個請他的家人，早已趕快一步，回到家裏，稟

報太太知道說：『刁大人聽說洋人在此已經趕了來了。』等到刁大人下轎到廳上，同洋人說的話，張太太早已趕出來，在屏門背後聽的清清楚楚。一聽他倆所說的話，洋人說：『我要來。』刁大人說：『你的事，一齊包在我身上。』——這兩句，再要合拍沒有——竟是爲着打官司來的。張太太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登時魂飛天外，面上失色！

說時遲，那時快，刁邁彭向洋人說完了兩句話，立刻起身，到後頭來。一見張太太流淚滿面，一句話也說不出。刁邁彭道：『此處不便，我們到裏頭去講。』果然張太太跟刁邁彭到得裏面。張太太一把眼淚哭着說道：『別的話不必講。自從軍門去世之後，我這裏一家一當，都在你刁大人手裏。爲今之計，弄到這個樣子，你刁大人不來救我，更指望誰來救我呢！』說罷，跪在地下，不肯起來。刁邁彭一面讓他起，一面故意做出噁聲嘆氣的樣子，說：『這是怎麼好！這是怎麼好！叫我怎麼對得起死的大哥一個人！』在客堂裏打了幾個旋身，又出來。

同外人噉噉渣渣了一回，不見洋人走。他又進來，同張太太說道：『如今之計，只有一個法子，少不得我要被人家說我不避嫌疑罷了。』張太太一聽有法子好想，立刻問他是什麼法子。刁邁彭想要說出口，又頓住了不說道：『到底不便，到底被人家說起來不好聽，只得另外打主意。』張太太看他又有不肯之意，不免又把眉毛蹙起來。只見刁邁彭又在地下，旋了兩三遍，把牙齒咬緊，說道：『這是沒有



法子的事，爲朋友只得如此。我爲了朋友，就是被人家說我什麼，我究竟自己問心無愧。」旁人看他自言自語，坐立不定，都莫知其所以然。大家正在楞住的時候，忽然聽他說道：「大嫂！現在洋人不肯走！兄弟只有一個法子：等我去同洋人說，說大嫂現在賸得有限家當；其餘的因爲替軍門還虧空，早已全數抵押出去了。他若問抵押給那個，你只說我經手。但是口說無憑，你快叫帳房立刻寫好幾張抵押據，隨便寫抵給「張三」「李四」都可以。由你畫了花押，交代給我。洋人不相信，我就拿這個給他看。我替你經手，連當舖連錢連銀子，一共是二百六十七萬，你就照這個數目寫給我。可好不好？」畢竟張太太是女流之輩，聽了此話，馬上就叫自己的帳房上來照寫。不料這帳房倒是有點忠心的，近來因見刁邁彭的行爲，狠覺不對，平時已在女主人面前絮聒過多次。無奈女主人不聽他話，也叫無可如何。此時又叫他出立憑據，他便兩眼癩煞癩煞的，頂住了刁邁彭，一聲不響。後來女主人又催他，帳房只是不寫。刁邁彭何等精明，早已猜着其中用意，忙道：「貴居停這一分家當，一齊都在我一人身上。我如今是就要出洋的人了，說不定十年八年，方得回來，正要我個人交卸了好走。像老兄辦事，這樣鄭重，實在可靠得狠，倒不如趁今天我們做個交代罷。」刁邁彭一面說，面上却是笑嘻嘻的。張太太看了不懂，只是催帳房快寫，寫好了，就交代刁大人。那帳房想了一回，嘆了一口氣，提起筆來，一氣寫完。有些話頭，怕自己寫的不合式，只得隨時請教刁大人。刁邁彭見他肯寫，也就不刁難他了。等到寫完，又逐句講給張太太聽。

過，催着張太太畫過字。刁邁彭道：『你們不要疑心！我要這個，不過給外國人瞧過，就拿回來的。』說着，便把筆據袖了出去。

又同洋人咕嚕了一回，洋人同他拉拉手，帶了繙繹自去。刁邁彭果然來把筆據，交還了張太太，叫了聲『大嫂』。『這個東西，果然有用。把東西給洋人看過，居然一聲不響就去了。大嫂你暫請收好了。』這個，等洋人要看時，我再來問你討。』張太太道：『這又何必給我呢？刁大人收着不是一樣？』刁大人道：『不可不可，人家要疑心我吞沒你的家當的！』

列位看官，看到此處，以為刁邁彭拿筆據交還與張太太，一定又是從前騙蓋道蓮札子的手段來？豈知並不如此，他用的，乃是欲擒姑縱之意。蓋道蓮的事情，關係蔣撫台出入甚重，所以不得不把札子掉換下來。張太太這裏，橫豎欺他是女流之輩，甕中捉鼈，是在我手掌之中。不過想做得八面玲瓏，一時破不了案。等他擺脫身子，到了外洋，張太太從那裏去找他呢？所以他當下把筆據交代之後，仍回自己的衙門，同保壽險的洋人，鬼混了一陣，只說是張太太一定不肯保。洋人無可如何，只好聽之。他却又耽擱了兩三天，一直不到張公館。

畢竟張太太放心不下，叫人去請。推頭有公事。張太太少不得自己親來，刁邁彭見面之後，只說：『你大嫂之事，不了自了，包你那個外國人是不來的了。就是你們那班姨太太，曉得官司打不出，也一齊

痺了念頭了。這兩天我倒替你很放心，狠快活，你自己着急的那一們！」張太太道：「我所急的，非爲別事，有你刁大人在這裏一天，我自然放心；設或你刁大人動身之後，那外國人又來找起我來，却如何是好呢！」刁邁彭聽了此言，故意「啊唷」一聲，跌足躊躇道：「這一層我到沒有慮到，倒底你大嫂心細。然而據我看起來不要緊，橫豎你給我的那張抵押據，在你手裏，你拿出來給他看就是了。」張太太道：「這張據應該是你拿着的，不應該在我手裏？」刁邁彭道：「我拿着不妥。一來你大嫂雖不疑心到我，我也要防別人說話；二來我把這筆據帶了出洋，等到洋人來了，還是沒得給他看。如今這事，沒有別法想，祇有你把那張假筆據拿出來，等我替你上個稟帖，給上頭預先存個案；再結結實實的，找上兩個中人，就是找出洋去，有中人替我說話，有起事來，只要中人出場，洋人自然不來找你的了。」張太太的筆據，是帶好了來的，馬上交出，又問中人是誰。刁邁彭屈指一算，後任明天好到，便約張太太三天回音。張太太自回公館。

這裏刁邁彭等到後任接了印，便向後任說：「從前在此地住的，有一位張軍門，如今死了。他的家眷，因爲軍門去世之後，官虧私虧，共有二百多萬，一齊託兄弟替他經手，把家產抵還清楚，現在分文不欠。恐怕再有人訛他，所以託兄弟替他稟明上頭，並在道縣各衙存案，以免後論。兄弟適因交卸，未曾趕得及辦理此事。現在只好費老兄的心了！」說罷，便把替張太太代擬的稟帖，以及抵押據，還有捏造的

人家還來的借據，一齊抄黏稟帖，請後任過目。後任因爲他是欽差，上頭聖眷優隆，將來不免或有倚靠他的地方，所以於他委的事，絕無推却，趕着僉稿並送，第二天就詳了出去。

諸事辦妥，方纔到張太太那裏報信。上頭的批稟來不及，只好拿了道縣的批頭給張太太看，又講給張太太聽道：『現在你生怕我走了，沒有對證。如今好了，道裏縣裏，一齊存了案，又稟了省裏三大憲，將來沒有不准的。不過批稟，一時還不得回來。將來稟帖批過之後，新道台少不得要來招呼你的。而且道裏縣裏都存了案，他倆就是活對證。他們走了，就是後任換掉，有案卷存在他們衙門裏，終究賴不脫的。如今這事辦得萬妥萬當，人家只曉得是你抵押到我名下，那洋人決計不會來找你的了。就是再有話說，不要你出頭，道裏縣裏，就會替你出頭的。你說好不好？』張太太又問那張筆據，刁邁彭道：『附在卷裏，你也不拿，我也不拿，是中人替我們守着；那是再要妥當沒有。』張太太默然不語。

刁邁彭又忙着說：『現在我就要走了，倒是我經手的帳，總要交代了纔好走。一切生意，都是我手裏放出去的，一時又收不回來，少不得找個靠得住的人，接我的手。』說着，便喊一聲：『來！』你們把七大人請進來！』又回頭對張太太說：『這是我的堂房兄弟，就是上回薦給你在上海管事情的。我去了，只有他可以接我的手。如今先叫他進來見見大嫂，以後有什麼事情，大嫂就好當面交代他了。』說着，七大人進來了，穿的衣服，並不像什麼大人老爺，簡直油頭光棍一樣。張太太此時迫於刁邁彭面子，只

得同他見禮。刁邁彭道：「我這兄弟，只能總其大綱；而且他一個人亦來不及。現在兄弟又把上次問大嫂要去的幾個差官留心察看，見他們辦事，都還老練。我特地挑了又挑，挑出七八個，真正尖子。幾注大生意，每一處派他們一個，去管理銀錢帳目。」張太太道：「他們字都不認得，當得了嗎？」刁邁彭道：「爲的是自己人，無論如何，總靠得住些；就是字不認得，數目是總認得的。」因爲不夠，又把本宅的帳房，一齊派了出去。刁邁彭一面分派，一面又叫拿筆硯，把他經手的生意，以及現派某人管理某事，仍託本宅帳房拿張八行書，開了一篇細帳，交代了張太太。自從張太太請他經手這些銀錢，某處生意，某處生意，不過嘴裏說得好聽，始終沒見一張合同，一張股票，一個息摺。大約現寫的這片帳，在他就算是交代的了。好在張太太是女流之輩，儘着由他哄騙。至於一班帳房，一班差官，因見大家都派了事情，也就不來多嘴了。交代清楚，刁邁彭便跪下磕頭辭行，滿例又叮囑了幾句。張太太少不得也說幾句客套話。然後刁邁彭拱手拱了，帶着兄弟而去。

且說刁邁彭的兄弟，就是上回所說的做絲廠的擋手的刁邁崑了，這人最是滑不過。但是刁邁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去做，總是託了這兄弟去做；兄弟有利可圖，倒也伏伏帖帖，聽他的使喚，做他的聯手。這遭刁邁彭賺了姓張的，二百幾十萬銀子，自己實實在在有二百萬上腰。下餘幾十萬，這裏五萬，那裏三萬，生意却了搭的不少。其中就算這兄弟經手的絲廠，略爲大些。當初原爲遮人耳目起見，不得不

如此；等到後來張太太把抵押的憑據，稟了上頭存了案，他却無所顧忌了。但是還怕兄弟，並那張太太手下一班舊人，說出他的底細。特地替兄弟捐了一個道台，一面在上海管事，一面候選。其他張府帳房差官等等，湊攏不過十幾個，面子上每人替他預留一個位置；其實早同搗手說明，派的都是吃糧不管事的事情，沒有一個拿得權的，不過薪水，總比在張府時略爲豐潤。這班人有錢好賺，誰肯再來多嘴。歇上三五個月，有另外薦出去的，也有因爲多支薪水歇掉的，總之不到一年，這班人一齊走光。張太太還毫無知曉。

等到張太太拿不到利錢，着急寫信到上海來追討，刁邁崑總給他一個含糊。後來張太太急了，自己趕到上海來，東打聽，也是刁家產業，西打聽，也是刁家股分，竟沒有一個曉得是姓張的資本。於是趕到絲廠裏找刁邁崑，說是進京投供去了。問問那班舊人，都說不知道。張太太又氣又急，只得住了下來。雖然沒人趕他，却也沒人睬他，自己又是女流之輩，身旁沒有一個得力的人，乾急了兩個月，心想只得先回蕪湖，再作道理。誰知看了日子，寫了船票，正待動身，倒說忽然生起病來。張太太自到上海，一直就住的全安棧，一病病了二十來天。在蕪湖來的時候，本來帶的錢不多，以爲到了上海，無論那一注利錢收到手，總可殼用，那知東也碰釘子，西也碰釘子，一個錢沒弄到；而且還受了許多閒氣。等到想要回去，原帶來的錢，早已用沒了。還虧當了一隻金鐲子，纔寫的船票。後來病了二十幾天，當的錢又用得一文

不賸。上海無從設法，無奈只得叫同來的底下人，寫信回家，取了錢來，然後離得上海。

等到一到家，刁邁崑的信也來了，說是「剛從北京回來，大嫂已經動身。兄弟不在上海，諸多簡彙！」但是通篇，並無一句提到生意之事。張太太又趕了信去，問他本錢怎麼樣，利錢怎麼樣。他一封信回來，竟推得乾乾淨淨，說：「上海絲廠，以及各項生意，原是君家故物。自從某年某月，由大嫂抵與家兄執業，彼此早已割絕清楚。如不相信，現有大嫂在蕪湖道縣存的案，並前署蕪湖道申詳三憲公文為據，儘可就近一查。豈能欺騙！」各等語。信後又說：「大嫂倘因一時缺乏，朋友原有通財之義。雖家兄奉使外洋，弟亦應得盡力。惟以抵出之款，猶復任意糾纏，心存隱射，弟雖愚昧，亦斷不敢奉命。」云云。

張太太接到這封信，氣得幾乎要死！手底下還有幾個奮人，都慫恿他去告狀。當下化了幾十塊錢，託人做了一張狀子，又化了若干錢，纔得遞到蕪湖道裏。蕪湖道檢查舊卷，張某人的遺產，早已抵到刁邁崑名下，有他存案為憑，據實批斥不准。張太太心不服，又到省裏上控。省裏叫蕪湖道查復。這個擋口，刁邁崑早已得信，馬上一個電報給他哥。他哥就從外洋一個電報給蕪湖道，說明存案之事。任你是誰做了蕪湖道，只有巴結活欽差，斷無巴結死軍門之理。因此張太太又接二連三，碰了幾個釘子。不但外頭放的錢，一個弄不回來，就是手裏的餘資，也漸漸的銷歸烏有；因此一氣一急，又生了一場病，就此竟嗚呼哀哉了！一切成殮發喪，不用細述。

但說刁邁彭在外洋得了這個消息，心上雖是快活；然而還有一句說話道：『他那所房屋極好，我狠中意，現在不曉得便了誰了！』

做書人做到此處，不得不把姓刁的權時閣起。單說姓張的家裏，自從正太太去世，家裏祇留了三個寡婦姨太太。此時公中，雖然無錢；幸虧他三人還有些體己，拿出來變變賣賣，尙堪過活。而且住着一所絕好的大房子，上頭又沒有了管頭，因此以後的日子，倒也甚爲安穩。

有日家裏，正爲張軍門過世，整整三足年，特地請了一班和尚，在廳上拜懺。就把他夫婦二人的牌位，用黃紙寫了，供中居中，以便上祭。這日約摸午牌時分，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來哭奠。正在哀哀慟哭之時，忽然外面跑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進來。這人是个瘦長條子，面孔雪白，高眉大眼，儀表甚是不俗；雖是便衣，却也是藍甯綢袍子，天青緞馬褂，脚下粉底烏靴；看上去很像個做官模樣。家人們見他一直闖了進來，又想攔又不敢攔，便問：『老爺是那裏來的？請旁邊客廳上坐。』那人也不及回答，但見他三步并做兩步，直走至拱桌前跪倒，放聲痛哭，哭個不了。一面哭，一面跌脚搥胸，自己口稱：『兒子不孝，不能來送你老人家的終，叫我怎麼對得住你呢！』一面數說，一面還是哭個不了。衆人聽了他的聲音，都爲奇怪，暗想：『我們軍門那裏來的這個大兒子？』但是看他哭得如此傷心，又不敢疑他是假，只得急急將他勸住，問他一向在那裏，幾時來到此地。他擦了擦眼淚，一見有三個穿素的女人，曉得便



是三位老姨太太；立刻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頭，口稱「姨娘行禮。」

起來歸坐，不等衆人開口，他先說道：「我今日來到這裏，我若不把話說明，你們一定要奇怪。我的母親劉氏，原是老人家頭一位姨太太。彼時老人家，還在湖南帶兵。有天聽了朋友一句玩話，立時三刻，逼我母親出去，一刻不能相容。其時我母親已耽了兩個月的身孕，老人家並沒有曉得。虧得我母親彼時手裏，光景還好，便把咱老娘接到長沙同住。後來等我養了下來，狠寫過幾封信給老人家；老人家一直置之不理。後來等到我七八歲上，忽然老人家想到沒兒子的苦。不知那位曉得我母子的下落，便在老人家面前點了兩句，聽說老人家着實悔懊。不過此時老人家，已經得缺，恐招物議，沒有敢認。然而却是常常託人帶信，問我們母子光景如何。後來又過了十幾年，老人家已補授提督。我的母親亦去世。其時我已有二十多歲了，好容易找到，從做狼山鎮的黃軍門。曉得他同老人家把兄弟，我就去找他把話說明，託他到老人家跟前替我設法。黃軍門就留我住在他衙門裏，後來又帶我到鎮江，見過老人家一面。彼時正議續娶這一位嫡母，原說是沒有兒子的，所以仍舊不敢認。我回家再三託黃軍門替我位置。以後每年總寄兩回銀子給我，每次三百兩，一年六百兩，娶親的那一年，又多寄了一千兩，都是黃軍門轉交的。又過了三四年，黃軍門奉旨到四川，督辦軍務，就把我帶了過去。其時我已經保到都司銜，候補守備。在四川住了五個年頭，接連同土匪打了兩回勝仗。總算官運還好，一保保到副將銜，候補遊擊。這

個擋口，想不到黃軍門去世。幸虧接手的人狠把我看得起，倒分給我四個營頭，叫我統帶進來。幾年家裏的情形，除掉老人家告病，及老人家去世，我是知道的。但是相隔好幾千里，又恐怕家裏大娘不肯認我，所以一直連封信都不敢寫。如今是有差使過來，到了漢口，碰見黃軍門的大少爺，纔曉得這邊的事。心上惦記着這邊父母，都已去世，不曉得家裏是個什麼樣子，所以特地趕過來看看。原來家裏還有三位姨娘，料理家務，那是極好的了。」

這一番話，說得三位姨太太將信將疑。大姨太太年紀最大，曉得舊事，知道張軍門是有這們一位姓劉的姨太太，爲了不好趕出去的。後無下落，亦從未見軍門提過。至於兒子，更是毫無影響了。那人見三位姨太太正在不響，曉得他們見疑，忙從靴子裏取出一搭子信來，一面翻信，一面說道：「我的名字叫國柱，還是那年黃軍門要替我謀保舉，寫信給老人家，叫老人家替我題個名字。後來回信，就題了這「國柱」二字。這裏還有老人家親筆信爲憑，不是我可以造得來的。而且我還有一句話，要預先剖明：我現在也是四十歲的人了，功名也有了，老婆也娶了，兒子也養了，有現成的差事當着手裏，還混得過，決不要疑心我是想家當來的！」一面又叫跟班的，把護書拿來，取出好幾件公事。據他說：全是得保舉的憑據，上頭都有他的名字。翻出來給人瞧，三位姨太太瞧了，亦似懂非懂的。當時大家便問他：「吃飯沒有？」他說：「一到這裏，纔落了棧，沒有吃飯，就趕了來的。」又說：「我是自己人，不用你們張羅，我也

用不着客氣。至於我到此，只能耽擱幾天。我和尙拜兩天，懺靈柩停在那裏，你們領我去磕一個頭。事情完了，我就要走的。」

雖然說得如此冠冕，人家總不免疑心；他自己亦懂得。趕忙吃過飯，回到寓處，取出一張五千銀子的銀票來，仍回到公館裏來。託這邊帳房裏替他到莊上去換銀子。銀子換到，馬上交出三百錢，作為拜懺上祭之用。慢慢的又同三位姨娘，講到家裏的日子。曉得公中一個錢都沒有，三位姨娘都是自吃自的，便說：「我這回銀子帶的不多回來，先拿五千銀子過來，以備公中之用。至於三位姨娘缺錢使用，等我寫信往四川，再匯過來。」

人家見他用錢，用得如此慷慨，終究狐疑不定。大姨太太私下使出主意，說：「他倘是真的，而且做了這們大的官，狠可以叫他去出出場，到道裏縣裏去拜望拜望。人家兒子養在外頭，等到了大了，再回來歸宗的狠多。是真是假，等他到外頭碰碰去再說。如是假的，他一定不敢去見。」主意打定，趁空便同他說了。

誰知他聽了此言，非但不怕，而且甚喜，說道：「我是老人家的兒子，這些地方，極應該去的。雖說兒子養在外頭，長大之後，歸宗的狠多。但是說出去，終不免叫人疑心。我想總求這邊姨娘，先派個在行底下人，跟了我同去。等投帖的時候，務先把話說明，人家便不疑心了。等到拜過之後，我還要重新替老人

家開吊哩。」

到了第二天，果然張公館裏派了兩名家丁，一名差官，過來伺候少大人拜客。道裏縣裏營裏統通是新換的官，自從張軍門過世之後，家裏又沒有人同官場上來往；大眾都不曉得他的底細，更樂得藉此蒙混過去。祇有幾家土著的老鄉紳，還有往年同張府上來往的幾家鋪戶，如錢莊、票號……等類，間或有兩家留心到張軍門並無兒子一層。等到家人把話說明，一來事不干己；二來此時張府早經衰敗，久已彼此無涉；因此不犯着前來多事。等到客人拜完，家裏人沒有了疑心，便讓他家裏來住。

齊巧這位蕪湖道，是個老古板。因為張軍門從前很有點名聲，因此於這張大少爺來拜時，立刻請見，而且第三天就來回拜。見面之後，問長問短。張國柱並不隱瞞，竟說明自己是「先君棄妾所生。」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此時先父母停柩未葬，還有三位庶母，光景甚是拮据，說不得都是小姪之事。」又說：「小姪在外頭帶兵幾年，從前先君在日，常常寄錢給小姪使用。如今先君一死，却再想不到他老人家，有許多官虧私虧，以致把家產全數抵完。此事還是從前刁老伯經手，各衙門都有存案，料想老伯是曉得的。如今生養死葬一應大事，無論小姪有錢沒錢，事情總是要做，儘着小姪的力量去辦便了。」蕪湖道道：「尊大人解組歸來，聽說共有好幾百萬！即使抵掉不少，看來身後之需，或不至過於竭蹶。就是幾位老姨太太手裏，諒想還可過得再不然，這所房子，亦值得十多萬錢。」國柱道：「無論先君有無遺

賞，總之這些事情，在小姪都是義不容辭的。況且病不能待湯藥，死不能視含殮，已經是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如今再來搜括老人家的遺產，小姪還算個人嗎！所以小姪一回來，先取五千金存在公中，以備各項用度下去。所缺若干，再到四川去匯。莫說公中無錢，就是有錢，小姪亦決計分文不動。至於賣房子一句話，更非忍言！一番話竟說得蕪湖道大爲佩服，連連誇說：「像世兄這樣天性獨厚，能顧大局，真是難得！」又問：「世兄少年，料想讀的書不少？」張國柱回稱：「還是在黃仲節黃軍門世叔那裏讀過幾年書，經書古文統通讀過。」蕪湖道道：「我猜世兄一定是有學問的。若是沒有讀過書，決計不懂這些大道理。」說完，又連誇獎。自此張國柱有了蕪湖道，認他爲張軍門之子，而且異常看重，自然別人更無話說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靠泰山劣紳賣礦產

話說四川來的張國柱，自從蕪湖道認他爲張軍門的少爺，再加他自己，又能不惜錢財，把一公館的人都籠落得住。而且所辦的事，所說的話，無一句不在大道理上；因此衆人聽了，更爲心服。他見大勢已定，便說：「老太爺老太太靈柩，停在此地，終非了局。」更與三位老姨太太商量：意思再開一回吊，

然後靈柩送回原籍，算了算總得上萬銀子，一面打電報到四川去匯。一等錢到了，就辦此事。三位老姨太太，自然無甚說得。

誰知過了兩天，不見電報回來。張國柱哭喪着面孔，咳聲歎氣的，走了進來，說：『老天爺同我作對，連着這一點點孝心都不叫我盡。我這人生在世界上，還能做什麼事呢！』大家問他：『回電怎麼說？』他並不答言，只是呼啞呼啞的哭。大家急了，又頂住問他。他說：『四川防的營，前月底奉到上頭的公事，這個月就要裁掉。我這盪出差，本是有個人替我的。我打電報去同他商量，叫他無論在那裏，暫時替我挪匯七八千金。再拿我這裏的幾千湊起來，看來這件事，可以做得體體面面，把老人家送回家去。那知憑空出了這門一個岔子，叫我力不從心，真真把我恨死！』

大姨太太道：『老爺在世，有些手底下的拔過的人，得意的狠多。現在有你大少爺在此，不怕他不認。寫幾封信出去，同他們張羅張羅，料想不至於不理。』張國柱道：『不可不可！老人家的公事，怎麼好要人家幫忙！我雖暫時卸差，究竟還算騎在馬上的人，朝他們去開口，斷斷不可。不是怕他們疑心，我爲的是人在人情在！如今老人家已過世三年，彼此又一直沒有通過音信，他不應酬你，固不必說；就是肯應酬，一處送上二三十兩，極多到一百兩。於我們仍舊無濟，而且還承他們這們一分情，實在有點犯不着，還是我們自己想法子好。』

過了一天，張國柱又說道：「雖然我那邊差使，已經交卸；究竟我在這裏，不能過於耽擱，既然錢不俟手，說不得只好稱家有無。況且從前已經開過弔，此時也不便再去叨擾人家。馬上找人看個日子，儘半個月之內，就送柩起身。除掉幾處至好之外，其餘概不通知他。」

這半月之內得空，就往道裏跑；見了蕪湖道，恭順的了不得。後來又拜在蕪湖道門下，說甚麼「門生父親去世的早，老一輩子的教訓，門生聽見的不多。如今拜在門生，受老師一番陶鑄，庶幾將來，可以稍爲懂得做人的道理。」這種話，灌在蕪湖道的耳朵裏，豈有不樂之理。曉得他四川差事已撤，目下正在爲難，自己出於至誠，送他二百銀子。不要他出名，竟替他寫信，給所屬各府州縣，替他張羅。居然也弄到將近二千銀子，統通交代張國柱；張國柱自然感激。

看看動身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張國柱就在廟裏，開了一天弔。凡是發有訃聞的，道台以下，都來弔奠。到客雖然不多，而場面却也很好。張國柱披麻帶孝，叫兩個人攙着出來，給客人磕頭，拿着哭喪棒，嘴裏乾號着，居然狠有個孝子模樣。

因此三位老姨太太，以及合公館裏人，瞧着都爲感歎，都說：「還算我們軍門的福氣，有這們一個好兒子，打發他回家。」內中忽然有位，素同張軍門要好的朋友，——也是本地鄉紳，是個候補員外郎，——姓劉名存恕，獨他不十二分相信，背後裏說過幾句閒話。就有人把這話，傳到張國柱耳朵裏去。當

時張國柱也沒有說甚麼，但在肚皮裏打主意。

本來說明白開弔後，就動身的。如今又一連耽擱了七八天，還沒有動身。蕪湖道問他：「爲什麼還不動身？」他思思縮縮，要說又不肯說。蕪湖道懂得他的意思，曉得一定是錢不敷，問他是否爲此。他到此也只得實說。蕪湖道道：「如今遠水救不得近火，就是我們再幫點忙，至多再湊了幾百銀子，也無濟於事。況且你這回回去，路遠山遙，又非兩三天，就可以到的。就是回家安葬，亦得開開弔，驚動驚動朋友，那一注不是錢？從前我狠想叫你把房子，暫時押抵頭二萬金，以辦此事。你世兄不肯。如今依我的主意，只有這們一個辦法。你世兄萬萬不可拘泥，姑且照我的說話，回去同你們老姨太太，商量商量。好在尊大人現在，只剩得三位老姨太太，也不消住這大房子。就是遲兩年，等你世兄有了錢，再贖亦不妨。」張國柱聽了這番話，心上狠願意，他面子上却故意躊躇了半天，說道：「老師教訓的極是。且等門生回去，同幾位庶母商量商量，當再來稟復。但是門生還有一件事，老人家帶了這許多年的兵，又補授實缺多年，總算替皇家出過力的人。如今去世之後，連個照例的好處，都還沒有辦准。小姪意思，想仗老師大力，求求上頭督撫憲，能設專摺，替先君求個恩典。或照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賜卹。倘能辦到一椿，存沒均感！」說着，又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蕪湖道道：「這是世兄的一點孝心，愚兄豈有不竭力之理。不說別的，就是尊大人在安徽帶兵，年代亦就不少。世兄一面把房子押掉，扶柩起身。我這裏一面就替你辦起



來，大約頂快，亦得好幾個月的工夫。」張國柱又重從磕頭謝過，

當天蕪湖道就叫他吃飯，說是：「今天因為開辦學堂，請了幾位紳董吃晚飯，帶着議事。就屈世兄作陪。」張國柱聽了此言，自然不走。少停客到，不料那個疑心他的劉存恕，也在其內。張國柱一見有他，立刻吩咐底下人：「回家到我屋裏，床頭下有個皮包，替我取來。」這裏一面入席，張國柱的管家，已把皮包取到，交代給主人。張國柱把皮包接了過來，一手開皮包，一手往裏一摸，早摸出一張紙來，嘴裏說道：「今天趁諸位老伯都在這裏，小姪有件東西，要請諸位過一過目。」一面說，一面把那張紙頭，先遞到劉存恕手中。劉存恕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個札子。再看札子上的公事，乃是欽差督辦四川軍務大臣，叫他統帶營頭。公事上頭，拿他的官銜，都寫得明明白白。衆人見他拿了這個出來，都莫明其用意。衆人一面傳觀，只聽得他又說道：「先君過世之後，因為官虧，家產業已全數抵押出去，一無所有。小姪不遠數千里趕回歸宗，就當一切大事，自己吃了苦不算，還要賠錢。一切事情，都瞞不過我們這做老師的，他老人家真能曉得小姪的苦處。因為外面狠有些不相干的人，言三語四，不說小姪回來想家當，便說小姪這個官是假的。所以小姪，今天特地拿出這札子來，彼此明明心迹。」說完，隨手把札子收回，放在皮包之內，交代跟人先拿回去。自己仍舊在這裏陪客。當下衆人看了他的札子，都無話說。只有蕪湖道當他是個正經人，便指着他同衆人說道：「從前他們老太爺致仕之後，聽說手裏着實好過。何以一故

下來，竟其一無所有！只有他一位世兄，真正是前世修來的！他所做的事，狠顧大局，這邊回來，非但他老太爺的好處，沒有沾着；而且再賠了好幾千兩銀子，真要算難得的了！現在想要扶他老太爺靈柩回去，一個錢沒有，如何可以動得身？我勸他暫時把房子押幾個錢動身，他還不肯。這種好兒子，真正是世界上沒有的！』

衆人聽說，自然也跟着附和一回。却不料在席，有本衙門裏一位老夫子，早看得清清楚楚，獨他一言不發。等到席散，同同事講起，說：『我辦了這幾十年的公事，甚麼沒有見過？連着照會，尙且有硃筆墨筆之分。至於下到札子，從來沒有見過有拿墨筆標日子的。凡是「札」字，總有一個紅點，臨了一圈一鈎；名字上一點一鈎，還有後頭日子，都要用硃筆標過，方能算數。而且一翻過來，一定有內號戳記一個。他這個札子，一非硃標，二無內號。想是我閱歷尙淺，今天倒要算得見所未見了。』他同事道：『這話我不相信。札子上的關防，總是真的。』老夫子道：『關防固然是真的；難道就不許他預印空白麼？』本是黃軍門的世姪，到了四川，一直就在黃軍門跟前。黃軍門過世，他還在他的營裏。這個擋口，何事不可爲？不過我們心存忠厚，不當面揭破他，也就罷了。』

再說張國柱回到家裏，只說是蕪湖道的意思，要上稟帖，託上頭替老人家請卹典。但是專前上上下下各衙門打點，以及部裏的銷化，至少也得四五萬金。三位老姨太太齊說：『這是固然是正辦。然而

一時那裏有這些錢呢？」張國柱道：「這是老人家死後風光的事。無論如何，苦了我一個人，到處募化，也總要辦他成功。」後來轉轉灣灣，仍逼到「抵房子」一句話上。但是仍出自三位老姨太太嘴裏，並不是他創議。他到此時，得風就轉，連說：「若是只爲盤送靈柩，無論如何，我總是不肯動這房子的。如今替老人家請恤典，數目太大了，不得不在這房子生法。」

次日出門，仍舊託了道裏的帳房朋友，替他經手，竟抵了五萬銀子。蕪湖道聽見了，反說他是正辦。又說：「某人的老太爺不在了，只有三個小，又沒有孩子，一所大房子，還不是空了起來？現在抵給人家，到底好先收兩個錢用用。」跟手見了張國柱的面，又說：「你四川的差使，聽說已經交卸。將來三位老姨太太回去，少不得要你養活；你沒得差使的人，如何拖累得起我們大家要好，我總得替你想個法子。」張國柱聽了這話，立刻請安，謝老師的栽培。蕪湖道道：「你一面扶柩動身，我這裏一面想法子。目下我就要進省，等你回來，大約就有了眉目了。」

按下張國柱拿了銀子，隨同三位老姨太太，伴送張軍門夫妻兩具靈柩，回籍安葬，不表。

且說這裏蕪湖道，果然過了兩天，因爲別事晉省，帶着替強軍門請恤典，替張國靜謀差使。從蕪湖到省，搭上了火輪船，馬上就可以到的。下船之後，先到下屬預備的公館，休息了一回。隨手上院，照例先落司道官廳。一進官廳，只見先有一個人，已經坐在那裏了。看樣子，不像本省候補人員。彼此請教，「貴

姓台甫。」蕪湖道先自己說了一遍；那人忙稱：「大公祖。」自稱：「姓尹號子崇，本籍廬州，以郎中在京供職。一向在京，是住在敝岳徐大軍機宅裏的。」蕪湖道明白，便曉得他是綽號琉璃蛋，徐大軍機的女婿了。於是又問他：「這邊出京，有什麼貴幹？」尹子崇因爲同他初見面，有些祕密事情，不好出口，只淡淡的說道：「有點小事情，要同中丞商量商量。也沒有什麼大事情。」隨問蕪湖道道：「太公祖所管的地方，可有什麼好的礦？」蕪湖道看出苗頭，估量他此番一定是爲開礦來的，便亦隨嘴敷衍了幾句。

恰巧裏頭先傳見蕪湖道，蕪湖道上去，回完公事，就把張軍門身後情形，以及替他求恤典的話，說了一遍。又說：「張某人原有一個棄妾所生的兒子，一直養在外頭，今年也差不多四十歲了。從前跟着黃某人黃鎮，在四川防營，保至副將銜游擊。這人雖是武官，甚是溫文爾雅，人狠漂亮，公事狠亦明白。現在扶了他老人家的靈柩，回籍安葬去了。但是現在四川防營已撤，張游擊沒有了差使，可否求求老師的恩典，安置他一個地方？」原來這撫台從前做臬司時候，同張軍門也換過帖的。官場上換帖，雖不作准；只要有人說好話，那交情亦就登時不同泛泛了。撫台聽了蕪湖道的話，馬上說道：「原來張某人還有個兒子，兄弟聽見了狠歡喜。況且是故人之子，我們應得提拔提拔他。可巧這裏的營頭，新近被剛欽差回京，一共做掉了三個統領，爲十幾營，還是張某人手裏招募的。如今他既然有這們一個好兒子，我這個差使，暫不委人。你回去就寫封信給他，叫他葬事一完，趕緊回來。至於他老人家的恤典，等他到了

這裏，我們再商量着辦。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還有什麼不幫忙的？」蕪湖道道：「既蒙大師賞恩典，肯照應他，職道去就打個電報給他，叫他把葬事辦完，趕緊出來到差。」撫台道：「如此更好！」蕪湖道退出，自去辦事不提。

後來這張國柱竟因此在安徽帶了十幾個營頭。說起來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張軍門的兒子的。他扶柩回籍的時候，早把三位老姨太太安頓在家；手裏有了抵房子的五萬銀子，着實寬裕，自然各事做得面面俱到了。等他在安徽帶了幾年營頭，索性託人把蕪湖的房子賣掉，又賣到好幾萬銀子，入了他的私囊。到是分出去的幾位老姨太太伏着在教，出來找過他幾次，弄掉了幾千銀子，此外却一直太平無事，不必細述。

如今且說同蕪湖道在官廳子上碰見的尹子崇。等到蕪湖道見了下來，撫台方纔請他。他還沒有來的時候，撫台就繃着眉頭，對巡捕說：「他只管天天往我這裏跑些什麼？誰不曉得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一定要把他這塊招牌擄出來，做什麼呢？而且琉璃蛋的聲名，也不見得怎樣！」正說着，尹子崇進來了。撫台是有待郎銜的，尹子崇是郎中，少不得按照部裏，司官見堂官的禮制，見面打躬，然後歸坐。撫台雖不喜歡他，但念他是徐大軍機的姑爺，少不得總須另眼看待。尹子崇當下先開口說道：「司官昨兒晚上，又接到司官岳父的信，叫司官把這邊的事情，趕緊料理清楚。料理清楚了，就叫司官回部

當差過年。上半年謁陵，下半年又有萬壽，叫司官不要錯過了機會。」撫台道：「世兄這邊除掉礦務事情，還有別的事嗎？」尹子崇道：「不瞞大人說，就這善祥公司的事，司官就有點來不及了！司官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說明白招股六十萬，先收一半。雖不是司官的錢，司官却狼費張羅。就是司官的岳父，也幫着寫過幾封信，纔有這個局面。不要說礦是好的，但是三十萬銀子已經用完了，下餘的一半股分，人家都不肯往外拿。」撫台道：「只要礦好，眼看着這公司將來一定發財的。再加以令岳大人的聲望，單在那裏，你世兄又是槃槃大才，調度有方，還怕不蒸蒸日上嗎？下餘的一半股分，只要寫信催他們往外拿就是了。利錢既不少人家的，將來發財，又可操券，人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尹子崇道：「不瞞大人說，這件事壞在司官過於要好，實事求是，所以纔弄得股東裏頭有了閒話，銀子不肯往外拿。」撫台聽了詫異道：「這又奇了！倒要請教請教。」尹子崇道：「當初纔開創的時候，司官就立意，事事省儉。所以自從開創到如今，所有的官利，一齊都沒有付。原說是等到公司獲利之後，補還他們，原不想少他們的。不料他們都不願意，把後頭的大本，就此措住不付。」撫台道：「呀！原來有此一層！現在你世兄的意思，打算怎麼樣呢？開礦本是件頂好的事，不但替中國挽回利權，而且養活窮人不少。若是半途而廢，豈不可惜！現在你世兄有令岳大人的面子，還是勸人家趕緊把股本交齊，或者再招集新股。況且這個礦，明擺着是個發財的事情，料想人家不至於不肯來。但是兄弟有一句說話，利錢總應該發給他們。俗語說

得好「將本求利」有了利錢，人家自然踴躍了。」尹子崇聽了撫台的這番說話，臉上忽然一紅，好像有許多說話，一時說不出口的。停了半天，方搭起着說道：「大人教訓原極是。但是司官的岳父，有信來叫司官回京，不願司官再經手這個事情。況且近來兩個月，先招的股本用完，後頭的一半，人家又不肯拿出來，司官已經經手墊了好幾萬銀子下去，所以也急於擺脫此事。能夠早脫身一天好一天。」撫台道：「照閣下的意思，想怎麼樣呢？」尹子崇道：「司官亦得回去，同股東商量起來看。」撫台見無甚說得，只得端茶送客。

等到送客回來，又躐着脚，朝着手下人說：「我們中國人，真正剷頭，沒有一件事辦得好的！起初總是說得天花亂墜，向人家招股。等到股本到了手，爛嫖爛賭，利錢亦不給人家。隨後事情鬧糟了，他又不願意幹了。現在也不曉得他打什麼主意！我沒有這大工夫陪他，再來不見。」手下人答應着，不在話下。

且說尹子崇這回上院，原有句話，要同撫台商量的。後來被撫台幾句話頂住，使他不能開口，便也沒精打彩，回到善祥公司裏。幾個公司裏的同事，接着問：「那事回過中丞沒有？」方纔那個洋人又來過了。他的意思，這件事，一定要中丞預聞總得中丞答應了他，以後他到這裏開起礦來，大家可以格外聯絡些。」尹子崇道：「這洋人怎麼這樣糊塗！他不相信我，他一定要撫台答應他，他纔肯買。我就是不肯折這口氣。你告訴他，這個公司，是我姓尹的開創的。姓尹的有什麼事，自有姓徐的擔當。他撫台能設怎

樣？若說他撫台不答應，叫他同我老丈去說，我如今賣定這礦。至於洋人怕撫台掣他的肘，不肯保護他。問撫台可有幾個腦袋，敢得罪外國人？」

尹子崇正在一個人說得高興一回，那個買礦的洋人又來了，後頭還跟着一回通事。尹子崇一見此人來，到直急的屁滾尿流，連忙滿臉堆着笑，站起身，拉手讓坐。又叫跟班的開洋酒，開荷蘭水，拿點心，拿雪茄烟，請他吃。當由洋人先同他帶來通事，咕嚕了幾句。通事就過來問尹子崇：「同撫台碰過頭沒有？」尹子崇道：「這個礦是我姓尹的手裏開辦的，一切事他作不了我的主。况且還有敵岳徐大軍機在裏頭。將來你們接了手，儘着這一個省分，任憑你愛到那裏去開採，你就到那裏去開採。我們可是怕他不保護，只怕他沒有這個膽子！依我說：你們儘管放心去幹。有什麼說話，你索性來同我講，等我去同我們老丈講，包你千妥萬當。」通事當把這話，繙譯給外國人聽了，外國人又咕唧了一回。通事又同尹子崇說道：「我們敵洋東的意思，說這個公司，雖是你尹先生創辦的，但你尹先生紙算得一個商人。就是敵洋東，他也不過是個商人。雖然是一個願賣，一個願買，然而內地非租界可比，華商同洋商，斷不能私相授受。爲的這開礦的事，是要到內地來的，洋商尙不准在內地開設洋棧，豈有准他在內地亂開礦的道理？况且還有一說，就是在租界上華商，把賣買倒給了洋商，或是單掛他的牌子，也得到領事公館裏去註冊。如今我們敵洋東，走到內地來，接你的賣買，怎能夠不經兩邊官長的手，就能作准呢？你們中



國人說起來，總說外國人，如何不講情理，如何不守條約；這件事，做洋東的意思，一定要兩邊官長都簽了字，他纔肯接手。」尹子崇聽他這一番說話，心上老大不自在。通事早把他的命意，統通告訴了洋人。再加他那副惱悶的情形，就是通事不繙給外國人聽，外國人也早已猜着了。

那洋人的心上，豈不明白這事倘或經了撫台，除非這撫台是尹子崇一流人物，纔肯把這全省礦產賣給外人，任憑外人前來開挖，中國官一問不問。倘或這撫台是稍微有點人心的，念到主權不可盡失，利源不可外溢，是沒有不來阻擋的。只要撫台不答應他，這事就辦不成功。所以一回回要尹子崇把這事上下打通，方肯接手。至於尹子崇，雖說是徐大軍機的女婿，然而全省礦產，即關係全省之事。撫臺是一省之主，事關國體，倘若撫台執定不肯，就是軍機大臣，也奈何他不得。尹子崇剛剛聽了撫臺一番說話，曉得拿這話同他去講，一定不成。然而面子上，又不肯坍台。只好處處拉好了丈人，叫洋人不要聽撫台的話，有話只同他講，他好去同他丈人去講。不料這洋人，乃是明白事體的，執定不肯。尹子崇恐怕事情弄壞，公司的事，擺脫不得，還是小事；第一是把公司賣給外國人，至少也得他們二百萬銀子；除掉歸還各股東股本外，自己狠可穩賺一注錢財。因此被他搭上了手，決計不肯放鬆。

閑話少敘。且說當時洋人聽了尹子崇的話，也曉得他此中爲難，心上暗暗歡喜。一人自想：「公司雖然接辦不來；弄他幾文，也是好的。他有做軍機大臣的好親戚，還怕沒有人替他拿錢嗎？」於是笑嘻嘻

嘻的就要告辭。尹子崇還是苦苦留住不放，一定要商量商量。那洋人腦筋一轉，計上心來，連忙坐下，聽他說話。尹子崇非還是前頭一派說話，自己拍着胸脯，說道：『你們這些人，爲什麼一點膽子都沒有，一定要撫台答應，纔算數！他的官做得長，做不長，都在咱老丈手裏。不是說句狂話：我們做出來的事，他敢道得一個「不」字？他要吱一吱，立刻端掉他的缺，還怕沒有人來做？』通事不響，洋人只是笑。尹子崇又催通事問洋人。通事問過洋人，回稱：『只要你丈人徐大軍機肯簽字，也是一樣。』尹子崇道：『肯簽字一定包在我手裏。』洋人道：『既然如此，尹先生幾時進京。我們同着一塊兒進京。倘若徐大軍機不肯簽字，非但我這邊進京的盤纏，要你認；就是我這邊由上海到安徽的盤纏，以及到了這裏幾多天的澆用，都是要你認的！』通事說一句，尹子崇應一句。因他說的有「一同進京」一層，尹子崇道：『這層暫是倒可不必等？我先進京，把老頭子運動起來，彼時再打電報給你們，然後你們再進京不遲。但是：一件事情不成，一切盤纏等等，自然是我的；設或事情成功了，你們又翻悔起來，叫我去找誰呢？』洋人道：『彼此是信義通商，那有騙人的道理？』尹子崇道：『但是口說無憑，你總得付幾成定銀，擺在這裏，方能取信。』洋人想了一回，問道：『付多少呢？如果是我翻悔，說不得定錢罰去。倘你翻悔，或是竟其辦不成功，怎麼一個議罰呢？』尹子崇道：『我是決計不翻悔的。』洋人道：『你雖如此說，我們章程總得議明在先，省得後論。』尹子崇道：『是極是極！』於是躊躇了一回，先要洋人付二成，又說：『這全省的』

礦，總共要你二百四十萬銀子，也總算克己的了。二成先付四十八萬。」洋人嫌多。後來說來說去，全省的礦一概賣掉，總共二百萬銀子。先付二成四十萬。洋人祇答應付半成五萬。又禁不住尹子崇甜言蜜語，從五萬加到先付十萬，即日成交，先由尹子崇簽字爲憑，限五個月交割清楚。如其尹子崇運動不成，以及半途翻悔，除將原付十萬退出外，還須加三倍作罰。此時尹子崇一心只盼望成功，要洋人當天付銀子；凡洋人所說的話，無不一一照辦，事情一齊寫在紙上，自己簽字爲憑。寫好之後，尹子崇等不及明天，當時就把自己的花押畫了上去，意思就想跟着洋人，要到寓處去拿錢。洋人說：「我的錢，一齊存在上海銀行裏。既然答應了你，早晚總得給你的。橫豎事情已經說好了，我在這裏也沒有什麼耽擱，明天就回上海。你們可以派個人，一塊兒跟我到上海拿銀子去。」尹子崇聽了，心上雖然失望，無奈暫是忍耐，把那張簽的字，權且收回。又回頭同公司人說：「叫誰去收銀子呢？」想來想去，無人可派，只得自己去走一遭。當同洋人商量，後天由他自己同往上海，定銀收清之後，他亦跟手前赴北京。洋人應允，自回寓所。

這裏尹子崇，也不知會股東，便把公司裏的人，一概辭掉。所有公司辦的事情，一概停手。又把現在租的大房子回掉；另外借人家一塊地方，但求掛塊招牌，存其名目而已。凡是自己來不及幹的，都託了一個心腹，替他去幹好，讓他即日起身。

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兩天到了上海，收到洋人的銀子，把那張簽的字，交給洋人。洋人又領他到領事跟前，議了一回。此時尹子崇只求銀子到手，千依百順，那是再要好沒有。他本是個闊人，等到這筆昧心錢到手之後，越發鬧起標勁來。——無非在上海四馬路狂嫖爛賭，竭力報效好幾萬。不必細表，他來的時候，正是五月中旬，如今已是六月初頭。依他的意思，還要在上海過夏，到秋涼再進京，實實在在，是要在上海討小。有班謬託知己的朋友，天天在一塊兒打牌吃酒，看他錢多，覷空弄他幾個用用；所以不但他自己不願走，就是這班朋友，也不願意要他走。後來還是他自己看見報上，說是他丈人徐大軍機，因與別位軍機不和，有摺子要告病。他自己自從到了上海，一直嫖昏，也沒有接過信，究竟不曉得老丈告病的話，是真是假。算了算洋人限的日子，還有三個多月，事情儘來得及。但是是一件：老丈果真告病，那事却要不靈。心上想要打個電報，到京裏去問問。又一想自己從到上海，老丈跟前一直沒有寫過信；如今憑空打個電報去，未免叫人覺着詫異。左思右想，甚是爲難。後來幸虧他同嫖的一個朋友，替他出主意，叫他先打個電報進京，只問老頭子身體康健與否，不說別的。他便照樣打去。第二天得到舅爺的回電，上寫着「父病痢」三個字。尹子崇一想他老丈，是上了歲數的人了，又是抽大烟，是禁不起痢的。到此他纔慌了，只得把娶妾一事，暫閣一邊；自己連夜搭了輪船進京。

所有的錢，五成存在上海，二成匯到家裏，上海玩掉了一成，自己却帶了一成多進京。

當下急急忙忙，趕到京城。總算他老丈命不該絕，吃了兩帖藥，痢疾居然好了。尹子崇到此把心放下。但是他老丈總共有三個女婿！那兩個都是正途出身，獨他是捐班，而且小時候，仗着有錢，也沒有讀過什麼書，至今連個便條都寫不來。因此徐大軍機不大歡喜他。他見了丈人，一半是害怕，一半是羞愧，賽如鋸了嘴的葫蘆一般，不問不敢張嘴。如今爲賣礦一事，已在洋人面前誇過口，說他回京之後，怎麼叫丈人簽字，怎麼叫丈人幫忙，鬧得一天星斗。誰知到京之後，祇在丈人宅子裏，乾做了兩個月的姑爺，始終一句話，未曾敢說。看看限期將滿，洋人打了電報進京，催他。他至此方纔急的了不得，一個人走出走進，不得主意。如此者又過了十幾天。買礦的洋人也來了，住在店裏，專門等他，不成功好拿他的罰款，更把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

自古道：「情急智生。」他平時見老丈畫稿，都是一畫了事；至於所畫的是件什麼公事，是向來不問的。尹子崇雖然學問不深，畢竟聰明還有。看了這樣，便曉得老丈是因爲年紀大了，精神不濟的原故；這件事倒狠可以拿他朦一朦。

又幸虧他那些舅爺，當中有兩位，平時老子不給他們錢用；大家知道老姊丈有錢，十兩八兩一百八十，都來問他借。因此這尹子崇，丈人跟前，誰不怎樣露臉；那些使他錢的舅爺，却是感激他的。所以郎舅當中，彼此還說得來。尹子崇也會把這賣礦一事，同他舅爺談過。幾個舅爺，都一方攬掇他成功，將來

多少，總得沾光幾文。當下大家，都曉得尹子崇被洋人逼的爲難，都來替他出主意。

後來還虧他一個頂小的舅爺，這年不過一十九歲，年紀雖小，心思最靈。仗着他父親徐大軍機的喜歡他，他便幫着出壞主意，言明事成之後，酬謝他若干。尹子崇自然應允。他先把外頭安排停當，然後回去運動老頭子。曉得老頭子同前門裏一個什麼寺的和尙要好，空閑了，常常往這寺裏跑。這寺裏的當家和尙，會詩，會畫，又會替人家拉皮條。他既同徐大軍機做了一人之交，惹得那些走徐大軍門路的，都來把結這和尙。而且和尙替人家拉了皮條，反絲毫不着痕迹。因爲徐大軍機相信他，總說他是出家人，四大皆空，慈悲爲主。凡是和尙託的人情，無論如何，總得應酬他。和尙做的這些事，雖然瞞得過老大人，却是瞞不過小大人。幸虧這和尙見了小大人，甚是客氣，反借着別的事情，替小大人出點力，以爲求容之地。這些少大人，雖然明知道他的所爲，因爲念他平日人還恭順，亦就不肯在老頭子跟前，揭穿他的底子。這番尹子崇小舅爺，替他出的主意，就靠在這老和尙身上。

老和尙曉得少大人有此一番託他，便也不敢怠慢。檢了空日，備了一桌素齋，預先自己到府，邀請徐大人這日赴讌。徐大軍機自然立刻允應。到了那天，徐大軍機朝罷無事，便坐了車子，一直逕去。見了和尙，談詩談畫，風雅得狠。正談得高興頭上，尹子崇先同小舅爺趕到寺裏，說是伺候老爺子來的。徐大軍機並不在意。和尙見了，竭力拉攏說道：「備了一桌素齋，本來嫌人少。如今他二位到這裏，陪陪老大

人，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二人亦謙遜了一回。

老和尚丟下他二人，仍去同老頭子談天，纔談得幾句，忽然有聽得窗子後頭，一陣洋琴的聲音，和尚耳尖聽了，先問香火道：「這是誰又在那裏弄這個東西？」香火道：「就是前天來的那位外國王爺。」和尚道：「叫別的師傅陪陪他，不要怠慢了人家！我這裏陪徐大人，沒工夫去招呼他，就說我不在家就是了。」香火答應着出去。這個擋口，尹子崇、郎舅兩個，也已出去。徐大軍機便問：「這外國王爺，也是怎樣的一個人？」和尚道：「人倒是很好的，一個，也是在教。他的教原同我們釋教，差仿不多，都是一心向善的。他自從到京之後，一直就住在他們公使館裏。前頭到過寺裏一次，是我出去陪他的。我雖然不會他們的說話，有了通事傳話，都是一樣的。這人彈得一手好洋琴，還會做做外國詩。有一部什麼外國人詩集，當中選刻他的詩，狠不少。可惜都是外國字，我們不認得。倘若懂得他們的文理，同他唱和唱和，結交一個海外詩友，倒是一樁極妙之事！」徐大軍機道：「你既然說得他如此好，爲什麼不請他來會會呢？」和尚道：「講起外交的禮節，他既來了，原應該我自己去接他的。況且他也是王爺之分，非同尋常可比。但是難得今天你大人有空，我們正想借此談談心，所以讓他們去陪他，也是一樣的。」徐大軍機道：「停刻我們還要在這裏吃飯，倘若被他闖進來，反爲不美。我看還是請他來會會的好。如果他沒有吃飯，就讓他一塊兒吃素齋。我們的禮信，總到的了。」和尚也不得這一聲，立刻丟下徐大軍機，自己去請。

一霎時，只見和尚在前頭走，洋人在當中，尹子崇、郎舅兩個，跟在後頭。洋人身旁，還有一個人，想必是通事了。進屋之後，徐大軍機先站起來，同他拉手。他亦趕着探帽子。徐大軍機一見兒子女婿，都跟在後頭，便說了聲：「你們倒同他先會過了。」和尚連忙湊熱鬧說道：「虧得請他進來。他剛纔見少大人尹姑爺，把他樂的了不得，正商量着一同來見你老大人哩！」當下分賓歸坐。寒暄得不到三五句，和尚恐怕問出破綻來，急急到外間調排桌椅，催他們入坐。從前徐大軍機在寺裏吃飯，都是一張方桌，同這當家和尚兩個人，對面坐的。如今多了四個人，六人三對面，方桌亦還坐得下。再不然，加張圓桌面子，也坐得狠舒服，狠寬展了。那知和尚竟其不然，只見他對着香火說道：「徐大人常常來的。外國人還是頭一遭哩，一時頭上素番菜來不及辦，就拿這中國菜請他，似乎覺得不恭敬些。現在我一個法子：你們到西書房裏，把那張大菜桌子，那些椅子，都搬過來。用大菜傢伙，吃中國菜。我們依他一樣，他總不能說我什麼了。」一霎時調排已定，隨請入座。徐大軍機走到外間一看，只見擺的狠長桌子。和尚便說：「徐大人，咱們今天是中西合璧。你老大人獨自一位，請坐在上面。旁是少大人尹姑爺作陪。這邊底下是主位。密司忒薩坐在右首。他同來這位劉先生，坐在左手。靠着主人右首這一位，在他們外國人，算是頭一席；所以你老大人無須同他客氣的。」當下坐定之後，和尚又叫開洋酒，荷蘭水。洋人不會用筷子，又替他換了刀叉。當下說說笑笑，都是些不相干的話。徐大人找出多少話來應酬他，都是少大人尹姑爺同



着繙譯，替他支吾的。

等到吃過一大半，約摸徐老頭兒有點倦意，不曉得洋人同繙譯說了幾句什麼話，繙譯便同少大人說：『我們做洋東極其仰慕徐大人，從前沒有到中國時候，就長長見人提起徐大人的名字的。他現在跟着我們中國人，亦狠認得幾個中國字……』和尚急忙插口道：『認得了中國字，將來就好做中國詩了。只是我們不認得洋字，不會看他的詩，實在抱愧得很！』和尚說的話，大家亦沒有理會。那通事劉先生，又說道：『做洋東的意思，想求大人把大人的名字三個字，寫在一張紙上，給他看。』徐大軍機聽了大喜，立刻叫拿筆硯。又見洋人從身上摸索了半天，拿出一大疊的厚洋紙，上頭還寫着洋字。花花綠綠的，看了亦不認得。通事把這一疊紙接過來，送到徐大軍機面前說道：『做洋東嫌中國紙不牢，身上一搓就要破的。請大人把三個字，寫在這張紙上。』徐大軍機此時，絲毫不加思索，立刻戴上老花眼鏡，提筆來，把自己的名字三個字，端端正正寫了出來。通事拿回給人看過。洋人又咕嚕了兩句。通事又把那疊紙梟去幾張，重新送到徐大軍機面前說道：『做洋東想求大人照樣，再替他寫三個字。前頭寫的，是他自己留着當古玩珍藏。這寫的，他要帶到外國去，把這三個字，印在他的書當中。』和尚又幫着敷衍道：『想是這位外國詩翁，今天即席賦詩，定歸把他今天碰見老大人，一齊都做了進去；所以要把老大人的名字，刻在他的詩稿當中。只倒是海外場名的！』和尚一面說，徐大軍機早已寫完，又傳到洋

人手中。洋人拿起來，往身上一藏。然後仍舊吃酒吃菜。和尚見事弄好，便丟個眼色給香火，催廚房趕緊出來。一霎席散，讓少大人尹姑爺陪了洋人，到西書房裏吃茶。他自己招呼徐大軍機。徐大軍機又坐了半天，喝了兩杯茶，方纔坐車先自回去。至此，和尚方纔回到西書房來，正見少大人在那裏指手劃腳，自己稱揚自己哩。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話說老和尚把徐大軍機送出大門，登車之後，他便踱到西書房來。原來洋人已走，只賸得尹子崇郎舅兩個。他小舅爺正在那裏高談闊論，誇說自己的好主意，神不知，鬼不覺，就把安徽全省礦產輕輕賣掉！外國人簽字，不過是寫個名字，如今這賣礦的合同，連老頭子亦都簽了名字在上頭，還怕他本省巡撫說什麼話嗎？就是洋人一面，當面瞧見老頭子簽字，自然更無話說了。原來這事當初，見尹子崇弄得一無法想，求教到他小舅爺；小舅爺勾通了洋人的繙譯，方有這篇文章。所有朝中大老的小照，那繙譯都預先弄了，出給洋人看熟，所以剛纔一見面，他就認得是徐大軍機，並無絲毫疑意。合同例須兩分，都是預先寫好的。明欺徐大軍機不認得洋字，所以當面請他自己寫名字，因係兩分，所以叫他寫了又寫。至於和尚一面，前回書內，早已交代，無庸多敘。當時他們幾個人，同到了西書房，繙譯便叫洋人，把那

兩分合同取了出來，叫他自己亦簽了字，交代給尹子崇一分，約明付銀子日期，方纔握手告別。尹子崇見大事告成，少不得把弄來的昧心錢，除酬謝和尙通事二人外，一定又須分贈各位舅爺若干，好堵住他們的嘴。

閑文少敘。且說尹子崇自從做了這一番，偷天換日的大事業，等到銀子到手，便把原有的股東，一齊寫信去招呼，說是「公司生意不好，吃本太重，再弄下去，實實有點撐不住了。不得已，方纔由敝岳作主，將此礦產賣給洋人，共得價銀若干。除墊還他經手若干外，所贖無幾，一齊打三折，歸還人家的本錢，以作了事。」股東當中有幾個，素來仰仗徐大軍機的，自然聽了，無甚說得，就是明曉得吃虧，亦所甘願。有兩個稍些強硬點的，聽了外頭的說話，自然也不肯干休。常言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尹子崇既做了這種事情，所有同鄉京官裏面，有些正派的，因爲事關大局，自然都說尹子崇的不是；有些小意見的，還說他一個人，得了如許錢財，別人一點光沒有沾着，他一個人安穩享用，有點氣他不過，便亦攬掇了大衆出來，同他說話，專爲此事，同鄉當中，特地開了一回會館。尹子崇却嚇得沒敢到場。後來又聽聽外頭風聲不好，不是同鄉要遞公呈，到都察院裏去告他，就是都老爺要參他。他一想不妙，京城裏有點站不住腳，便去催逼洋人等把銀子收清，立刻捲捲行李，叩別丈人，一溜烟逃到上海。恰巧他到上海，京城的事也發作了。竟有四位御史，一連四個摺子參他，奉旨交安徽巡撫查辦。信息傳到上海，

有兩家報館裏，通統把他的事情寫在報上，拿他罵了個狗血噴頭。

他一想上海，也存不得身；而且出門已久，亦很動歸家之念；不得已奄旗息鼓，徑回本籍。他自己一人忖道：『這番賺來的錢，也儘敷我下半世過活的。既然人家同我不對，我亦樂得與世無爭，回家享用。』於是在家一過，過了兩個多月，居然無人找他。他自己又自寬自慰，說道：『我到底有「泰山」之靠，他們就是要拿我怎樣，總不能不顧老丈的面子。況且合同上還有老丈的名字，就是有起事情來，自然先找到老丈，我還退後一層，真正可以無須慮得。』

一個人正在那裏盤算，忽然管家傳進一張名片，說是縣裏來拜。他聽了這話，不禁心上一怔，說道：『我自從回家，一直還沒有拜過客。他是怎麼曉得的？既然來了，只得請見。』這裏執帖的管家，還沒出去，門上又有人來說：『縣裏大老爺，已經下轎，坐在廳上，專候老爺出去說話。』尹子崇聽了，分外生疑。想要不出去見他，他已經坐那裏等候，不見是不成功的。轉念一想道：『橫豎我有好靠山，他敢拿我怎樣？』於是硬硬頭皮，出來相見。誰料走到大廳，尙未同知縣相見，只見門外廊下，以及天井裏，站了無數若干的差人。尹子崇這一嚇，非同小可。此時知縣大老爺，早已望見他了，提着噪子，叫了一聲「尹子翁兄弟在這兒！」尹子崇只得過來，同他見面。知縣是個老猾吏，笑嘻嘻的，一面作揖，一面竭力寒暄道：『兄弟直到今日，纔曉得子翁回府，一直沒有過來請安，抱歉之至！』尹子崇雖然也同他周旋，畢竟是

賊人胆虛，終不免失魂落魄，張皇無措。作揖之後，理應讓客人坑上上首坐的。不料一個不留心，竟自己坐了上面。後來管家上來遞茶給他，叫他送茶，方纔覺得臉上急得紅了一陣，只得換座過來，越發不得主意了。知縣見此樣子，心上好笑，便亦不肯多耽時刻，說道：「兄弟現在奉到上頭一件公事，所以不得不親自過來一盪。」說罷，便在靴筒子當中抽出一角公文來。尹子崇接在手中一看，乃是南洋通商大臣的札子，心上又是一呆。及至抽出細瞧，不爲別件，正爲他賣礦一事。果然被四位都老爺聯名參了四本，奉旨交本省巡撫查辦。本省巡撫，本不以他爲然的，自然是不肯幫他說話。不料事爲兩江總督所知，以案關交涉，正是通商大臣的責任，頓時又電奏一本，說他「擅賣礦產」，「胆大妄爲」，請旨拿交刑部治罪。上頭准奏。電諭一到，兩江總督便飭藩司遴選委員，前往提人。誰知這藩司正受過徐大軍機栽培的，便把他私人候補知縣毛維新保舉了上去。這毛維新同尹府上，也有點淵源，爲的派了他去，一路可以照料尹子崇的意思。等到了那裏，知縣接着毛維新，因爲自己同尹子崇是熟人，所以讓知縣一個人去的。及至尹子崇拿制台的公事，看得一大半，已有將他拿辦的說話，早已嚇呆在那裏，兩隻手拿着札子放不下來。後來知縣等得長久了，便說道：「派來的毛委員，現在兄弟衙門裏，好在子翁同他熟人，一路上倒有照應，轎子兄弟已經替子翁預備好了，就請同過去罷！」幾句話說完，直把個尹子崇急得滿身大汗，兩隻眼睛，睜得如銅鈴一般，吱吱了半天，纔掙得一句道：「這件事，乃是家岳簽的字，與兄

弟並不相干。有什麼事，只要問家岳就是了。」知縣道：「這裏頭的委曲，兄弟並不知道。兄弟不過是奉了上頭的公事，叫兄弟如此做，所以兄弟不能不來。如果子翁有什麼冤枉，到了南京，見了制台，儘可分辯的。再不然，還有京裏。況且裏頭有了令岳大人的照應，諒來子翁雖然暫時受點委曲，不久就可明白的。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毛某人明天一早，就要動身的，我們一塊去罷！」尹子崇氣的無話可說，只得支吾道：「兄弟須得到家母跟前，稟告一聲，還有些家事，須得料理料理。准今天晚上，一准過去。」知縣道：「太太跟前，等兄弟派人進去，替你說到了就是了。至於府上的事，好在上頭還有老太太，況且子翁不久，就要回來的，也可以不必費心了。」尹子崇還要說別的，知縣已經仰著頭，眼睛望着天，不理他；又提着噪子，叫「來啊！」跟來的管家，齊齊答應一聲「是。」知縣道：「轎夫可伺候好了？我同尹大人，此刻就回衙門去。」底下又一齊答應，回稱：「轎夫早已伺候好了。」知縣立刻起身，讓尹子崇前頭，他自己已在後頭，陪着他一塊兒上轎。這一走，他自己還好，早聽得屏門背後，他一班家眷，本已得到他不好的消息；如今看他被縣裏拉了出去，賽如綁赴「菜市口」一般，早已哭成一片了！尹子崇聽着，也是傷心無奈，知縣毫不容情，只得硬硬心腸，跟了就走。

霎時到得縣裏，與毛委員相見。知縣仍舊讓他廳上坐，無非多派幾個家丁勇役，輪流拿他看守。至於茶飯一切，相待自然與毛委員一樣。畢竟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地方官總有三分情面，加以毛委員

受了江甯藩台的囑託，公義私情，二者兼盡，所以這尹子崇，甚是自在。當天在縣衙一宵，仍是自己家裏派了管家前來伺候。

第二天跟着一同由水路起身。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已到南京，毛委員上去請示，奉飭交江甯府經廳看管，另行委員押解進京，擱下不表。

且說毛維新在南京候補，一直是在洋務局當差，本要算得洋務中出色能員。當他未曾奉差之前，他自己常常對人說道：『現在吃洋務飯的，有幾個能設把一部各國通商條約，肚皮裏記得滾瓜爛熟呢？但是我們於這種時候，出來做官，少不得把本省的事情，溫習溫習，省得辦起事情來，一無依傍。』於是單檢了道光二十二年，江甯條約，抄了一遍，總共不過四五張書。就此埋頭用起功來，一念念了好幾天，居然可以背誦得出。他就到處向人誇口說，他念熟這個，將來辦交涉，是不怕的了。後來有位在行朋友，拿他考了一考，曉得他能耐不過，如此便駁他道：『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條約，是老條約了，單念會了這個，是不中用的。』他說：『我們在江甯做官，正應該曉得江甯的條約。至於什麼天津條約，煙臺條約，且等我兄弟將來改省到那裏，或是咨調過去，再去留心不遲。』那位在行朋友，曉得他是誤會，雖然有心要想告訴他，無奈見他拘執不化，說了亦未必明白，不如讓他糊塗一輩子罷。因此一笑而散，却不料這毛維新反於此大享其名，竟有兩位道台，在制台前很替他吹噓，說：『毛令不但熟悉洋務，連著各國』

通商條約都背得出的實爲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制台道：「我辦交涉，也辦得多了；洋務人員，在我手裏，提拔出來的，也不計其數；辦起事情來，一齊都是現查書。不但他們做官的是如此，連著我們老夫子也是如此。所以我氣起來，總朝著他們說：『我老頭子記性差了，是不中用的了。你們年輕人，很應該拿這些要緊的書，念兩部在肚子裏。一天念熟一頁，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頁，化上三年工夫，那裏還有他的對手！』無奈我嘴雖說破，他們總是不肯聽。甯可空了，打麻雀，逛窩子，等到有起事情來，仍然要現翻書起來，真正氣人！今天你二位所說的毛令，既然肯在這上頭用功很好，就叫他明天來見我。」原來此時做江南制台的姓文名明，雖是在旗，却是個酷慕維新的；只是一樣：可惜少年少讀了幾句書，胸中一點學問沒有。這遭總算毛維新官運亨通。第二天上去，制台問了幾句話，虧他東扯西扯，居然沒有露出馬脚；就此委了洋務局的差使。

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稟辭的時候，他便回道：「現在安徽那邊，聽說風氣亦很開通了。卑職此番前去，經過的地方，一齊都要留心考察考察。」制台聽了，甚以爲然。等到回來，把公事交代明白，上院稟見。制台問他考察的如何。他說：「現在安徽官場上，很曉得維新了。」制台道：「可以見得。」他說：「聽說省城裏開了一月大菜館，三大憲都在那裏請過客。」制台道：「但是吃吃大菜，也算不得開通。」毛維新面孔一板道：「同大人的話：卑職聽他們安徽官場上，談起那邊中承的意思說：凡百事情，總是



上行下效；將來總要做到，叫這安徽全省的百姓，無論大家小戶，統通都爲吃了大菜纔好。」制台道：「吃頓大菜，你曉得要幾個錢！還要什麼香檳酒，皮酒，去配他。還有些酒的名字，我亦說不上來。貧民小戶，可吃得起嗎？」制台的話，說到這裏，齊巧有個初到省的知縣，同毛維新一塊進來的，只因初到省，不大懂得官場規矩。因見制台，只同毛維新說話，不理他，他坐在一旁難過，便插嘴道：「卑職這回出京，路過天津，上海，很吃過幾頓大菜。光吃菜，不吃酒，亦可以的。」他這話原是幫毛維新的。制台聽了，心上老大不高興，眼睛往上一楞，說：「我問到你再說。」上海洋務局，省裏洋務局，我請洋人吃飯，也請過不止一次了，那回不是好幾千塊錢。你曉得。回頭又對毛維新說道：「我兄弟雖亦是富貴出身，然而並非統統一流。所謂稼穡之艱難，尙還知一二。」毛維新連忙恭維道：「這正是大帥關心民瘼，纔能想得此周到。」

文制台道：「你所考察的，還有別的沒有？」毛維新又回道：「那邊安慶府知府饒守的兒子，同著那裏撫標參將的兒子，一齊都剪了辮子，到外洋去遊學。恰巧卑職趕到那裏，正是他們剃辮子的那一天。首府饒守，曉得卑職是洋務人員，所以特地下帖，邀了卑職去，同觀盛典。這天官場紳士，一共請了三百多位客。預先叫陰陽生挑選吉時，陰陽生開了一張單子，挑的是未時剃辮大吉。所請的客，一齊都是午前穿了吉服去的，朝主人道過喜，先開席坐席。等到席散，已經到了吉時了。只見饒守穿著蟒袍補褂，帶領著這位遊學的兒子，亦穿著靴帽袍套。望空設了祖先的牌位，點了香燭。他父子二人，前後拜過，稟

告祖先。然後叫家人拿着紅毡，領着少爺到客人面前，一一行禮，有的磕頭，有的作揖。等到一齊讓過了，這纔由兩個家人，在大廳正中，擺一把圈身椅，讓饒守坐了。再領少爺過來，跪在他父親面前，聽他父親教訓。大帥不曉得！這饒守原本只有這一個兒子，因為上頭提倡遊學，所以他自告奮勇，情願自備資斧，叫兒子出洋，所以這天撫憲同藩臬兩司，以及首道，一齊委了委員，前來賀喜。只可憐他這個兒子，今年只有十八歲，上年臘月纔做親。至今未及半年，就送他到外洋去。莫說他小夫婦兩口子拆不開，就是饒守自己想想，已經望六之人了，膝下只有一個兒子，怎麼捨得他出洋呢！所以一見兒子跪下請訓，老頭子止不住兩淚交流，要想教訓兩句，也說不出話了！後來衆親友齊說：「吉時已到，不可錯過！世兄改裝，也是時候了！」只見兩個管家上來，把少爺的官衣脫去，檢去大帽，只穿着一身便衣。又端過一張椅子，請少爺坐了。方傳剃頭的上來，拿盆熱水，揷住了頭，洗了半天。然後舉起刀子來剃。誰知這一剃，剃出笑話來了。只見剃頭的拿起刀來，磨了幾磨，嘩擦擦兩聲響，從辮子後頭一刀下去，早已一大片雪白的露出來了。幸虧卑職看得清切，立刻擺手，叫他不要再往下剃，趕上前去同他說：「再照你這樣剃法，不成。了個和尚頭嗎！外國人雖然是沒有辮子，何嘗是個和尚頭呢！」當時在場的衆親朋，以及他父親，聽卑職這一說，都明白過來。一齊罵剃頭的，說他不在行，不會剃。剃頭的跪在地下，索索的抖說：「小的自小吃的這碗飯，實在沒有瞧見過剃辮子，是應該怎樣剃的。小的總以為既然不要辮子，自然連著頭髮一

塊兒不要，所以纔敢下手的。現在既然錯了，求求大老爺的示，該怎麼樣，指教指教小的。」卑職此時早已走到饒守的兒子跟前，拿手撩起他的辮子來一看，幸虧剃去的是「前劉海」，還不打緊。便叫他們拿過一把剪刀來，由卑職親自動手。先把他辮子拆開，分作幾股，一股一股的替他剪了去，底下還替他留了約摸一寸多光景。再拿鑲花水前後刷光，居然也同外國人一樣了。大帥想想他們內地，真正可憐！連着出洋遊學，想要去掉辮子，這些小事情，都沒有一個在行的！幸虧卑職到那裏教給他們，以後只好用剪刀剪，不好用刀子剃。這纔大家明白過來，說卑職的法子不錯。當天把個安慶省城都傳遍。聽說參將的兒子，就是照着卑職的話用剪刀的。第二天卑職上院見了那邊中丞，狠蒙獎勵，說：「到底你們江南無辮子遊學的人多，這都是制憲的時候長久了，制台要緊吃飯便道：『過天空了，我們再談罷！』說完，端茶送客。毛維新只得退出，趕着又上別的司道衙門，一處處去賣弄他的本領。不在話下。

且說這位制臺，本是個有脾氣的。無論見了什麼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級，是他管得到的，不論你是實缺藩臺，他見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頂子給人碰，也不管人家臉上，過得去過不去。藩台尙且如此，道府是不消說了，州縣以下，更不用說了。至於在他手下當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罵了去，輕則腳踢，重則馬棒，越發不必問的了。

且說有天，爲了一件甚麼公事，藩台開了一個手摺，拿上來給他看。他接過手摺，順手往桌下一擦，

說道：「我兄弟一個人，管了這三省事情，那裏還有工夫，看這些東西呢？你有什麼事情，直截痛快的，說兩句罷！」藩台無法，只得捺定性子，按照手摺上的情節約略，擇要陳說一遍。無如頭緒太多，斷非幾句話所能了事。制台聽到一半，又得不耐煩了，發狠說道：「你這人真正麻煩！兄弟雖然是三省之主，大小事情，都照你這樣子，要我兄弟管起來，我就是三頭六臂，也來不及！」說著，掉過頭去，同別位道臺說話。藩台再要分辨兩句，他也不聽了。藩台下來，氣的要告病。幸虧被朋友們勸住的。

後來不多兩日，又有淮安府知府上省稟見。這位淮安府，乃是翰林出身，放過一任學台。後來又考取御史，補授御史，京察一等放出來的。到任還不到一年，齊巧地方上出了兩件交涉案件，特地上省見制台請示。恐怕說的不能詳細，也就寫了兩個節略，預備面遞。等到見了面，同制台談過兩句，便將開的手摺，恭恭敬敬遞了上去。制台一看，手摺上面寫的，都是黃豆大的小字，便覺心上幾個不高興，又明欺他的官，不過是個四品職分，比起藩台差遠了。索性把手摺往地下一摔，說道：「你們曉得我年紀大，眼睛花，故意寫了這小字來瞞我！」

那淮安府知府，受了他這個癩子，一聲也不響。等他把話說完，不慌不忙，從從容容的，從地下把那個手摺拾了起來。一頭拾，一頭嘴裏說：「卑府自從殿試朝考，以及考差考御史，一直是恪遵功令，寫的是小字，皇上取的，亦就是這個小字。如今做了外官，倒不曉得大帥是同皇上反，一個個是要看大字的。」

這個只好等卑府慢慢學起來。但是今時這兩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緩的，所以卑府纔趕到省裏，來面回大帥。若等卑府把大字學好了，那可來不及了！」

制台一聽這話，便問：「是兩件什麼公事？你先說個大概。」淮安府回道：「一件爲了地方上的壞人，賣了塊地基給洋人，開什麼玻璃公司。一樁是一個包討債的洋人，到鄉下去，恐嚇百姓，現在鬧出人命來了。」制台一聽，大驚失色道：「這兩樁都是個關係洋人的，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快把節略拿來我看！」淮安府只得又把手摺呈上。制台把老花眼鏡帶上，看了一遍。淮安府又說道：「卑職因爲其中頭緒繁多，恐怕說不清楚，所以寫好了節略來的。況且洋人在內地開設行棧，有背約章，就是包討帳，亦是不應該的；況且還有人命在裏頭！所以卑府特地上來，請大帥的示，總得禁阻他來纔好。」

制台不等他說完，便把手摺一放，說：「老哥，你還不曉得外國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麼？地方上百姓，不拿地賣給他，請問他的公司到那裏去開呢？就是包討帳，他要的錢，並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尋死，與洋人何干呢？你老兄做知府，既然曉得地方有這些壞人，就該預先禁止他們，不准拿地賣給外國人纔是。至於那個欠帳的，他那張借紙，怎麼會到外國人手裏？其中必定有個緣故。外國人頂講情理，決不會憑空詐人的。而且欠錢還債，本是分內之事，難道不是外國人來討，他就賴著不還不成？既然如此，也不是什麼好百姓了。現在凡百事情，總是我們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纔會被人欺負。等到事情

鬧糟了，然後往我身上一推，你們算沒有事了。好主意！」

原來這制台的意思，是：「洋人開公司，等他來開。洋人來討帳，隨他來討。總之：在我手裏，決計不肯爲了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你們是做我的屬員，說不得都要就我範圍，斷斷乎不准多事。」所以他看了淮安府的手摺，一直只怪地方官同百姓不好，決不肯批評洋人一個字的。淮安府見他如此，就是再要分辯兩句，也氣得開不出口了！制台把手摺看完，仍舊捧還給他。淮安府捨了稟辭出去，一肚皮沒好氣。正走出來，忽見巡捕拿了一張大字的片子。遠望上去，還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只聽那巡捕嘴裏，噉哩咕的說道：「我的爺！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他老人家吃著飯，他來了。到底上去回的好，還是不上去回的好？」旁邊一個號房道：「淮安府纔見了下來，只怕還在簽押房裏換衣服，沒有進去也論不定。你要回，趕緊上去，還來不及。別的客，你好叫他在外頭等等。這個客，是怠慢不得的！」那巡捕聽了，拿了片子，飛跑的進去了。這裏淮安府自回公館不提。

且說那巡捕趕到簽押房，跟班的說：「大人沒有換衣服，就往上房去了。」巡捕連連蹣脚道：「糟了，糟了！」立刻拿了片子，又趕到上房。纔走到廊下，只見打雜的正端了飯菜上來。屋裏正是文制台一迭連聲的罵人，問爲什麼不開飯。巡捕一聽這個聲口，只得在廊簷底下站住，心上想回。因爲文制台一到任，就有吩咐過的：凡是吃飯的時候，無論什麼客人來拜，或是下屬稟見，統通不准巡捕上來回。總要

等到吃過飯，擦過臉，再說。無奈這位客人，既非過路官員，亦非本省屬員，平時制台見了他，還要讓他三分。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來，決計不是個道理。但是違了制台的號令，倘若老頭子一翻臉，又不是玩的。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盤旋，要進又不敢進，要退又不敢退。

正在為難的時候，文制台早已瞧見了，忙問一聲：「什麼事？」巡捕見問，立刻趨前一步，說了聲：「回大帥的話：有客來拜。」話言未了，只見拍的一聲響，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接着聽制台罵道：「混帳忘八蛋！我當初怎麼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飯，無論什麼客來，不准上來回。你沒有耳朵，沒有聽見？」說着，舉起腿來，又是一腳。那巡捕捱了這頓打罵，索性潑出胆子來，說道：「因為這個客是要緊的，與別的客不同。」制臺道：「他要緊，我不要緊。你說他與別的客不同，隨你是誰，總不能蓋過我。」巡捕道：「回大帥來的不是別人，是洋人。」那制臺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為何頓時氣餒矮了大半截，怔在那裏半天。後首想了一想，驀地起來，拍撻一聲響，舉起手來，又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接着罵道：「混帳忘八蛋！我當是誰。原來是洋人！洋人來了，為什麼不早回，叫他在外頭等了這半天？」巡捕道：「原本趕着上來回的，因見大帥吃飯，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臺聽完，舉起腿來，又是一腳，說道：「別的客不准回。洋人來，是有外國公事的，怎麼好叫他在外頭老等？糊塗混帳！還不快請進來！」

那巡捕得了這句話，立刻三步進做二步，急忙跑了出來。走到外頭，拿帽子摘了下來，往桌子上一

嚇道：「回又不好。不回又不好。不說人頭，誰亦沒有他大。只要聽見『洋人』兩個字，一樣嚇的六神無主了。但是我們何苦來呢！掉過去，一個巴掌，翻過來，又是一個巴掌；東邊一條腿，西邊一條腿；老老實實不幹了。」正說著，忽然裏頭又有人趕出來，一迭連聲的叫喚說：「怎麼還不請進來？」那巡捕至此，方纔回醒過來，不由的，仍舊拿大帽子合在頭上，拿了片子，把洋人引進大廳。此時制臺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簷前，預備迎接了。

原來拜的洋人，非是別人，乃是那一國的領事。你道這領事來拜制臺，爲的什麼事？原來制臺新近正法了一名親兵小隊。制臺殺名兵丁，本不算得大不了的事情；況且那親兵，亦必有可殺之道；所以制臺纔拿他如此的嚴辦。誰知這一殺，殺的地方不對。既不是在校場上殺的，亦不是在轅門外殺的，偏偏走到這位領事公館旁邊，就拿他宰了。所以領事大不答應，前來問罪。

當下見了面，領事氣憤憤的，把前言述了一遍。問制臺爲什麼在他公館旁邊殺人。是個什麼緣故。幸虧制臺年紀雖老，閱歷却很深，頗有隨機應變的本領。當下想了一想，說道：「貴領事不來問我兄弟殺的那個親兵？他本不是個好人，他原是拳匪一黨。那年北京拳匪鬧亂子，同貴國及各國爲難，他都有分的。兄弟如今拿他查實在了，所以纔拿他正法的。」領事道：「他既然通拳匪，拿他正法，亦不冤枉。但是何必一定要殺在我的公館旁邊呢？」制臺想了一想道：「有個原故。不如此，不足以震服人心。貴領



事不曉得這拳匪，乃是扶清滅洋的。將來鬧出點子事情來，一定先同各國人，及貴國人爲難。就是於貴領事，亦有所不利。所以兄弟特地想出一條計來，拿這人殺在貴衙署旁邊，好叫他們同黨瞧著，或者有些怕懼。俗語說得好，叫做：「殺雞駭猴。」拿雞子宰了，那猴兒自然害怕。兄弟雖然只殺得一名親兵，然而所有的拳匪，見了這個榜樣，一定解散，將來自不敢再同貴領及貴國人爲難了。」領事聽他如此一番說話，不由得哈哈大笑，獎他有經濟，辦得好。隨又閑談了幾句，告辭而去。

制台送客回來，連要了幾把手巾，把臉上身上，擦了好幾把，說道：「我可被他駭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後，又把巡捕號房統叫下來，吩咐道：「我吃着飯，不准你們來打岔，原說的是中國人。至於外國人，無論什麼時候，就是半夜裏，我睡了覺，亦得喊醒了我；我決計不怪你們的。你們沒瞧見，剛纔領事進來的神氣，賽如馬上就要同我翻臉的！若不是我這老手三言兩語，拿他降伏住，還不曉得鬧點什麼事情出來哩！還攔得住你們，再替我得罪人嗎？以後凡是洋人來拜，隨到隨請。記着！」巡捕號房統通應了一聲「是。」

制台正要進去，只見淮安府又拿著手本來稟見，說有要緊公事面回；並有剛剛接到淮安來的電報，須得當面呈看。制台想了想，肚皮裏說道：「一定仍舊是那兩件事。但不知這個電報來，又出了點什麼岔子。本來是懶怠見他的；不過因內中牽涉了洋人，實在委決不下！」只得吩咐說「請。」

霎時淮安府進來，制台氣吁吁的問道：「你老哥又來見我做什麼？你說有什麼電報，一定是那班不肖地方官，又鬧了點什麼亂子。可是不是？」淮安府道：「回大帥的話：這個電報，却是個喜信。」制台一聽「喜信」二字，立刻氣色舒展許多，忙問道：「什麼喜信？」淮安府道：「卑府剛纔蒙大人教訓，卑府下去，回到寓處，原想照大人的吩咐，馬上打個電報給清河縣黃令。誰知他倒先有一個電報給卑府，說玻璃公司一事，外國人雖有此議，但是一時股分不齊，不會成功。現在那洋人，接到外洋的電報，想先回本國一走，等到回來再議。」制台道：「很好！他這一去，至少一年半載。我們現在的事情，過一天是一天。但願他一直耽誤下去，不要在我手裏，他出難題目給我做，我就感激他了！那一樁呢？」

淮安府道：「那一樁原是洋人的不是，不合到內地來包討帳……」制台一聽他說洋人不是，口雖不言，心下却老大不以爲然，說：「你有多大能耐，就敢排揜起洋人來？」於是又聽他往下講道：「地方上百姓動了公憤，一闕而起；究竟洋人勢孤……」制台聽到這裏，急的把桌子一拍道：「糟了！一定是把外國人打死了！中國人死了一百個，也不要緊。如今打死了外國人，這個處分，誰耽得起？前年爲了拳匪，殺了多少官，你們還不害怕嗎？」淮安府道：「回大帥的話：卑府的話，還未說完。」制台道：「你快說！」淮安府道：「百姓雖然起了一個闕，並沒有動手，那洋人自己就軟下來了。」制台縐着眉頭，又把頭搖了兩搖，說道：「你們欺負他單身人，怕他吃眼前虧，暫時服軟，回去告訴了領事，或者進京告訴

了公使，將來仍舊要找我們倒蛋的！不妥不妥！」淮安府道：「實實在在，是他自己曉得自己的錯處，所以纔肯服軟的。」制臺道：「何以見得？」淮安府道：「因為本地有兩個出過洋的學生，是他倆聽了不服，哄動了許多人，同洋人講理。洋人說他不過，所以纔服軟的。」制臺又搖頭道：「更不妥！這些出洋回來的學生，真不安分！於他身不相干，就出來多事。地方官是昏蛋，難道就隨他們嗎？」淮安府道：「他倆不過找着洋人講理，並沒有滋事。雖然哄動了許多人，跟着去看，並非他二人招來的。」制臺道：「你老哥真不愧爲民之父母。你總幫好了百姓，把自己百姓，竟看得沒有一個不好的。都是他們洋人不好。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這班刁民，動不動，聚衆滋事，挾制官長。如今同洋人，也是這樣。若不趁早整頓整頓，將來有得纏不清楚哩！你且說那洋人服軟之後，怎麼樣？」淮安府道：「洋人被那兩個學生一頓批駁，說他不該包討帳，於條約大有違背；如今又逼死了人命；我們一定要到貴國領事那裏去告的。」制臺聽了，點了點頭道：「駁雖駁得有理；難道洋人怕他們告嗎？就是告了，外國領事豈有不幫自己人的道理？」淮安府道：「誰知就此三言兩語，那洋人竟其頓口無言。反倒託他通事，同那苦主講說，欠的帳也不要了；還肯拿出幾百兩銀子來，撫恤死者的家屬，叫他們不要告罷。」制臺道：「咦！這也奇了！我只曉得中國人出錢給外國人，是出慣的；那裏見過外國人出錢給中國人？這話恐怕不確罷。」淮安府道：「卑府不但接着電報，是如此說；並有詳信，亦是剛纔到的。」制臺道：「奇怪奇怪！他們肯服軟認錯，已經是難

得了如今還肯撫恤銀子，尤其難得。竟正想不到之事！我看狠該應就此同他了結。你馬上打個電報回去，叫他們趕緊收篷，千萬不可再同他爭論別的。所謂「得風便轉」，他們既肯賠話，又肯化錢，已是莫大的面子。我辦交涉也辦老了，從沒有辦到這個樣子。如今雖然被他們爭回這個臉來，然而我心上倒反害怕起來。我總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進退，再有什麼話說，弄惱了那洋人；那可萬萬使不得！俗語說得好，叫做「得意不可再往」；「這個事可得責成你老哥身上。你老哥省裏也不必耽擱了。趕緊連夜回去第一彈壓住百姓，還有那什麼出洋回來的學生，千萬不可再生事端；二則洋人走的時候，仍得好好的護送他出境。他一時爲理所屈，不能拿我們怎樣；終究是記恨在心的。拿他周旋好了，或者可以解釋解釋。我說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祕訣；老哥你千萬不要當做耳旁風。你可曉得你們在那裏得意；我正在這裏提心弔膽呢！」淮安府只得連連答應了幾聲「是」。然後端茶送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禮拜堂

重民權集議保商局

却說江南官場上，自從這位賢制軍一番提倡，於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見了洋人，無論這洋人如何強硬，他總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愛不我開」四個字的主義，敷衍一日算一日。

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自不得不然。道府如此，州縣越發可想而知了。

幾個月前頭，不知那裏死掉一個外國有名的教士。這教士在中國，歲數也不少了。一年到頭，勸人為善，却着實做些好事。偶爾地方上，出了甚麼民教不和的案件，只要這位教士到場，任你事情如何棘手，亦無不迎刃而解的。所以各省的大吏，亦都感激他。後來奏聞朝廷，不但屢次傳旨嘉獎，而且還賞過他頂戴匾額。由外洋進來傳教的，總算數一數二的了。誰知皇天不佑好人，他年紀并不大，忽然得了一病，就此嗚呼哀哉！他們在教的人，開什麼追悼會，紀念會，自有一番典禮，不用細表。

單說這位制台大人，從前因辦交涉，也受過他的好處。此時聽見他的凶信，立刻先打了一個雷報，足足有好幾百字，去慰唁他的夫人兒子。又特地派了自己的二少爺，同着本省洋務局總辦胡道台，帶了弔禮，坐了輪船，前去弔唁。一直等到送過教士的夫人兒子回國，方纔回來。自有此一番舉動，大眾愈加曉得，不但同在世的洋人，往來酬應，必不可少；就是弔死送葬，一切禮信，也不能免的。因此便有些州縣，望風承旨，借着應酬外國人，以為巴結制台地步。

目下單說江甯府首府。該管的一個六合縣。這六合縣在府北一百一十五里，離着省城較近，自然信息靈通。此時做這六合縣知縣的，乃是湖南人氏，姓梅，名颺仁，號子賡，行二。這人小的時候，諸事顛顛預預，不求甚解。偶然人家同他說句話，人家說東，他一定纏西，人家說南，他一定纏北。因此大家奉他一

個表號，叫他做梅二纏夾。幸喜他凡事雖然纏夾；只有讀書做八股。却還來得。居然到二十歲上，掙得一名秀才；到二十七歲上，又掙得一名舉人。有人說：他前一科，就該得意的了，只因爲一首八韻詩，是「平平仄仄」平起的，後四韻忘記了，却又闕了個「仄仄平平仄」變成功仄起的了；因此房官看到那裏，圈不下去，就打了下來。批語上拿他三篇文章，讚他天花亂墜；只可惜詩上倒了韻，不能呈薦，着實替他惋惜。等到出榜之後，梅颺仁領出落卷來一看，見是如此，不禁氣憤填膺，不怪自己錯了韻，反罵主司去取不公，歎自己文章憎命。當時有他一個同窗，聽了他的話，便駁他道：「子賡你的文章，並沒有薦到主司跟前，也不是你文章做得不好，是你詩弄錯了韻，出了岔子，是怪不得別人的。」梅颺仁至此，方纔明白過來，曉得自己粗心所致。只是他命中注定有個舉人，到了下一科，便是他發達的那年。自古道：「福至心靈。」三場完畢，沒有出岔子，等到出榜，居然高高的中了。

梅颺仁的父親，單名一個蔚字，是個候選通判，此時正跟了一位出使英國大臣鳳大人做隨員。在上海。沒有等到聽見兒子的喜信，十天前頭，就跟了欽差，坐了公司船起身。他父親的爲人，生性愛小，歡喜佔便宜。離了上海，還沒有三天。這日正值風平浪靜。他一人飯後無事，便踱出來，到處閑逛，後來走到一間房艙門口。齊巧這艙裏的外國客人，因事到隔壁艙裏，同別的客人談天，忘記自己艙門帶上。這梅颺仁看了看艙內無人，又見那張外國牀上，放着一個狼大的皮包。他曉得外國人，每逢出門，凡是緊要的

東西，以及銀錢等類，都是放在這皮包裏頭的。他便動了垂涎之念；也不管自己是何職分，並是何身價；且忘記自己這邊跟着欽差出洋，還是替國家增光來的，還是替國家丟臉來的。此時都不在念，一心一意，只想偷他一票；以爲：「我此時身在外洋，就是破了案，也沒有人認得是我的。」主意打定，便躡手躡腳，掩入房中，把個皮包，提了就走。一提到自家那間艙內，急忙將門掩上，想把皮包打開來看，誰知又看是鎖的。後來好不容易拿小刀子，把皮包劃破了，把裏面的東西，一齊抖出，誰知這皮包內只有一卷字紙，幾本破書，兩個「金四開」此外一無所有。他看了，雖然失望，因想兩個「金四開」也值得好幾文錢，總算意外之財，這邊賣買，未曾白做，便也甚是開心。後來那個失落皮包的客人，當時雖然也着實尋找；後來找不着，又因所失甚微，隨亦沒有追究；所以未曾破案。

船上因爲他是中國欽差的隨員，每逢吃飯，都叫他跟着欽差，一塊兒吃大菜。用的傢伙，什麼刀叉等類，有些都是金子打的黃澄澄的，着實可愛，而且也很值錢，他看了這個，又捨不得了，每逢吃飯，總要偷人家一兩件小傢伙。而且非但他一個，連他的同事一位候選知府，也同他一個脾氣。當時船上，因爲差的東西多了，查來查去，方纔查出是中國欽差隨員老爺們幹的事。那船上的洋人，便氣極了，不准他們再到大餐間裏去吃飯。欽差也曉得了，面子上很難爲情，私底下叫了他二人過來，着實申飭他二人一頓。梅颺仁的父親還不服，說道：「咱們中國的錢，被他們外洋弄去的也不少，趁此拿他點東西，也樂

得的。』欽差聽了，格外生氣，到了倫敦，就想咨送他回國的。因為接到電報，曉得他的兒子中舉，因此纔攔了下來。後來還鬧出許多笑話，下文再表。

目下單說。這梅颺仁中舉之後，接到他父親從英國寄回來的家信，自然有一番歡喜說話；接着又勉勵他，無非叫他潛心舉業，預備明年會試。末後說到自己，還要自己信口胡吹，說他自到外洋，辦理交涉，同洋人如何接洽，洋人如何相信他，欽差如何倚重他；好在沒有對證，騙騙自己的兒子罷了。信上還說：『我的底子，不過通判。將來保舉，雖然可靠；然而一保同知，再保知府，三保道員，其中甚費周章，而且耽誤時日。』意思叫兒子，把家裏的幾畝薄田，還有幾處市房，一齊盤給人家，拿出錢來，等兒子明年上京會試的時候，替他上兌捐一個分省補用知府，如此一保，便成道員，似乎來的快些。梅颺仁得信之後，遵照辦理。

等到事情辦妥，已經過了新年，急急起身，跟了大幫舉子，上京會試。頭二場，幸喜沒有出岔子，到了第三場，他每策止限定三百字，不知怎麼一個不留心，多拽了一張，鬧了一個拽白。他急了，便胡湊亂湊，把這條策多湊了一百，雖然沒有被貼，然而每篇都是三百字，這篇鬧了個大肚皮。文理又不甚貫串，自然就吃了這大肚皮虧了。等到出榜，名落孫山，心上好不懊惱！一面急急忙忙想替老人家把官捐好，便即出京。



齊巧這年山西開荒，開辦急賑。忽有人同他說起：「目下只要若干銀子，捐個一大八成知縣，馬上就得了缺。他聽說，不覺心上一動，說：『老人家的保舉，總在三年之後，等到開保的前頭，再給他報捐，也不爲遲。何如我此刻先拿這錢，自己捐個大八成知縣。倘或選得一個好缺，這兩年之內，先賺上幾萬銀子，也未可知。』主意打定，便把老子的事情攔起，先辦自己的事。果然天從人願，不到半年，便選到江南做實缺知縣去了。總算他官運亨通，一選就選到江南六合縣知縣。」

到省的時候，還是前任制台手裏。前任制台是個老古板。見面之後，問了幾句話，梅颺仁都是老老實實回答的。前任制台喜歡他，說他是書生本色。如此並不留難，馬上就叫藩台掛牌，飭赴新任。

到任之後，公事一切，尙稱順手，過了半年，無甚差錯。制台既是古板，有些性情，同洋人交涉的事件，自不免就要據理直爭，不肯隨便了事。因此洋人在他手中，不甚得意。上憲既如此，做下屬的，也想以氣節自見，都要批駁洋人一兩件事情，以爲表見之地。這梅颺仁的爲人，雖然沒有什麼大閱歷，然而上司的意旨，却也不敢不留心。既留了心，還有什麼不照着辦的。六合縣在內地，同洋人本來沒有什麼交涉。一天有個教民，欠了人家的錢不還，被他抓住了理，打了這教民一頓。這教民本來是個不安分的，所以教士並不來保護他。梅颺仁因此揚揚自得，便上了一個稟帖，以顯他的能耐。

齊巧前任制台奉旨來京，未曾來得及批他這個稟帖，已經交卸後任——就是現在這位額外的

新制台了。在接管卷內，看見這個稟帖，心上老大不高興，便說：「朝廷敦崇睦誼，視教民如赤子，不憚三令五申，叫地方官極力保護。該令豈無聞知？乃膽敢虐待教民，又復砌詞瀆稟，以爲見好地，步實屬糊塗謬妄！除嚴行申飭外，並記大過三次，以爲妄啓外費者戒。」不倫不類，罵了下來。梅颺仁接着看一看，養如一盆冷水，從頭頂上直澆下來，心想：「前任制憲是如此，後任制憲又是如此，真正叫我們做屬員的，爲難死了！但爲今之計，當王者貴，少不得跟着改變從前的宗旨，或者還可立腳。」

凡是初次出來做官的人，沒有經過風浪，見了上司下來的札子，上面寫着什麼違干未便定予嚴參等字樣，一定要嚇的，慌做一團。意思之間，賽如上司已經要拿他參處的一般。後來請教到老夫子，老夫子譬解給他聽，說：「這是照例的句話，照例的公事，總是如此寫的。」頭一次他聽了，還當是老夫子寬慰他的話，等到二次三次，弄慣了，也就膽子放大，不以爲奇了。又凡是做官的人，如在運氣頭上，一帆風順的時候，就是出點小岔子，說無事也就無事。倘或正在高興頭上，有人打他一下悶棍，無論大小事件，他吃了這個癩子，心思登時不靈，手足也就登時無措了。

目下單表這梅颺仁到任，已經半年，各種場面，都算見過。再加制憲垂青，公事順手。雖然他的爲人，平時有點顛預，因在運氣頭上，倒也並不覺得。只可惜忽然換了上司，變了局面，結結實實一個釘子，碰了下來。正是上文所說的，在高興頭上，被人打了一下悶棍，登時弄得兩眼漆黑，走頭無路。一回又想：「

做好官，索性同上司去碰上一碰，就是革職，也博個強項聲名。」一回又想：「自己已結到這個官，也很不容易，而且缺分又好，倘或同上頭鬧翻了，莫說參官，就是撤任，在省裏間空起來，這是何犯着呢！況且這捐官的錢，原是預備替老人家過班的，如今還沒有補上，這個空子，已經把功名丟掉，怎麼對得住老人家呢！有此幾個講究，少不得就要委曲下來，改換自己的宗旨。」照此看來，人家雖稱他爲纏夾先生，其實他並不纏夾。但是他自從受了這個癩子，少不得氣焰，登時矮了半截。不但精神委頓，舉止張皇，就是說話，也漸漸的語無倫次了！

六合離省城最近，制台一舉一動，都有耳報神前來報給他的。他見制台是如此舉動，越發懊悔他自己從前爲的。只因矯枉過正，就不免鬧出笑話來了。

南京城裏，回子頂多。因此這六合的地方，也就不少。有一天一個回子，被一個人扭到衙門裏喊冤。喊冤的人叫盧大，回子叫馬二。盧大控告馬二，說被馬二一拳頭，打掉他一個門牙，淌了若干的血。同馬二評理，馬二不服，掄起拳頭，接連又是三拳。現在腰裏膀子上，都受了重傷，所以扭來求大老爺伸冤。

其時正值梅大老爺早堂未散，一聽是鬥毆小事，便吩咐把兩造帶到案前跪下。梅大老爺先把名字，問個明白。然後又追問爲什麼彼此打架。盧大尙未開口，馬二先搶着說。纔說得一句：「回大老爺的

話。」梅大老爺曉得他是被告，行凶打人的，心上先有三分不願意，他便把眼睛一楞，拿驚堂木一拍，罵了聲「忘八蛋！老爺還沒有問到你，用你插嘴！」兩邊差役一見老爺動氣，便一齊吆喝：「不准多嘴！」老爺至此，方纔細問盧大端的。盧大道：「小的在南街上王公館裏管廚，王公館的主人喜歡吃燒鴨子，這馬二店裏，油雞燒鴨子，鹹水鴨子都有。小的天天上街買菜，總到他店裏買半隻燒鴨子。這天買了菜回來，又到他店裏，小的就拿菜籃子，往他櫃檯上一擺。他就同小的翻起來了。小的同他講理說：「我同你也算老主顧了，就是借你的櫃檯擺籃子，也不打緊，用不着這個樣子。」梅大老爺說：「是啊！他怎麼樣呢？」盧大道：「他把眼睛一豎，說道：「別的事情，咱同你講朋友。這個可來不得。」梅大老爺道：「你怎麼說呢？」盧大道：「我說：「我的籃子，擺是已經擺了，收不回去的了。你待我怎麼的？」青天大老爺！這馬二聽到這裏，也不同小的再說什麼，便伸過來一拳頭，小的一個不防備，早把小的的門牙，打下來了，現在還在這裏淌血哩！小的趕着問他為什麼打人，他舉手又是三拳，這可把小的打壞了！」梅大老爺一聽這話，便把驚堂木一拍，臉上露着一團怒氣，指着馬二罵道：「好個混帳忘八蛋！他借你櫃檯擺擺籃子，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膽敢行凶打人，這還了得！」說着就伸手到籤筒裏去抓籤，想打馬二的板子。那馬二急了，便在地上碰頭說道：「我的老爺你聽明白了，再動氣！小的是在教啊！」梅颺仁上次原是因爲打了教民，碰了制台釘子。這番一聽「在教」二字，不覺心上舉拍一跳。忙從籤筒裏，先把那

隻手，收了回來。心上獨自想道：「好險呀！幾乎鬧出點事情來！一面拿袖子擦頭上的汗，一面又吩咐馬二快說。說話時，那梅大老爺的臉色，已經平和了許多；就是問話的聲音，也不像先前之疾言厲色了。當下只聽得馬二回道：『大老爺明鑒：小的從老祖宗下來，一直在教。』梅颺仁道：『原來你是世代在教。你們教裏的規矩，我曉得的。快起來，快起來，不要你跪着說話。』於是馬二站立在公案西邊，原來盧大倒反跪在下面。只聽馬二又回：『小的的櫃檯，借給他擺擺籃子，原不打緊。大老爺！可曉得他籃子裏，是些什麼？』梅颺仁道：『是些什麼？』馬二道：『請大老爺問盧大。』盧大接口道：『籃子裏有什麼，有他媽媽的肉。』梅颺仁把驚堂木一拍道：『公堂之上，由你信口罵人，看來就不是個安分東西。給我打嘴！』左右一聲吆喝，登時幾個人上來，猶如鷹抓燕雀一般，揪住盧大，打了十個嘴巴。老爺又問馬二：『馬二道：『小的是清真教門。豬肉這件東西，原是忌的。盧大籃子裏，又是豬頭，又是豬蹄子，不乾不淨，就往小的櫃檯上一擺。小的先同他好說，叫他不要擺。不料他倒惱了，開口就罵小的，說什麼「豬爹爹」，「驢祖宗」。』可把小的氣極了！順手推了他一把，是有的，小的並沒有敢拿拳頭打他。這都是他渾告，求大老爺的明鑒。』原來梅颺仁一時糊塗，只認做中國人吃了教，便稱「在教」，並不會想到回子，也稱「在教」。』

雖是馬二供了出來，他還是執迷不悟，連說：『你們教裏規矩，自然是吃了教，就得念經，念了經，就得吃素。什麼葷腥，原不准進門的，這件事是盧大不是。依我老爺的意思，盧大就先該打。』

盧大一聽老爺要打他，連忙分辨道：「他的教，並不是人家吃的那個教，用不着吃素，他自己還宰雞鴨哩。」梅颺仁道：「無論他那一教，都是一樣。本縣皆有保護之意，斷不容你們這些刁民欺負他的。」說着，又喝令：「拖下去打！」盧大急了，拚命的碰頭說：「求老爺的恩典！」梅颺仁道：「你這東西可惡，不能如此便宜你。你還是願打呢，還是願罰？」盧大又磕頭道：「大老爺的恩典，小的一個當廚子的，那裏有許多罰呢？」梅颺仁道：「不罰不成功。現在姑念你初次，我老爺格外加恩典給你，你拿出三十吊錢，給馬二重修櫃檯，就此完案。如果不罰，打八十大板，枷在馬二店門口三個月。你自己想，還是走那一條路好？」盧大又磕頭道：「三十吊實在罰不起！後首求來求去，減到十二塊洋錢，當天還沒有。梅颺仁便吩咐拿他交保，出外借資，限三天交案。隨囑咐馬二：到第三天當堂來領。馬二打了人，倒反打了羸官司，好不興頭。可憐盧大捱了馬二一頓打，老爺非但不給他伸冤，還要罰他出錢，真正悔氣！」

閒話休表。且說轉眼之間，三天限期已到。盧大怕打，早已連借帶當，湊了十二塊洋錢，送到衙門裏來。此時老爺正坐在堂上理事。盧大把洋錢交了上去，老爺吩咐他一旁靜候，等到馬二到案具領，准予銷案。盧大無可如何，只得息心屏氣，等在外面。誰知一等，等在散堂，那馬二還沒有來。老爺沒有工夫等他，早已退堂。盧大却不敢就走。

後來好容易等晚上了燈，馬二纔來。老爺叫原差出來，問他爲什麼到此時纔來？他說他的老師父

死了，前去幫忙，所以到這會纔來的。原差據情稟復。老爺便問：「可是他教裏的老師父？」原差道：「正是！」梅颺仁心上盤算道：「上回我打了那個吃教的，他們教幫中一定是恨我了。如今我何不借着這件事，同他們聯絡聯絡，不但可以解釋前嫌，而且叫上頭制台瞧着，心上也歡喜。況且近來不多幾時，那一省死掉一個教士，制台還派了自己的二少爺，前去弔孝。我的官比不上他，總要自去走一盪，叫人家看着，也鄭重些。」想定主意，仍叫原差出來問馬二，問他們的老師父，在那裏死的。馬二照說一遍。梅颺仁又叫原差出來留住馬二說：「老爺要去上祭，叫你領路，一塊兒同去。」馬二自然遵命。梅颺仁便吩咐大廚房裏，立刻備一桌祭席，叫人挑着自己，亦就頂冠束帶，出來上轎。馬二在前領路，一領領到清真寺門口，歇下轎子。老爺出轎，其時已是深夜，亦看不出上面寫的，是幾個什麼字。梅颺仁還疑心他們，是的禮拜堂。連忙還到裏面，忙着叫跟來的人，擺設祭筵。那馬二却早已去找老師父的家小，以及他們那般在教的。霎時男男女女，亦就聚了七八十個人；有些都是聽說大老爺來上祭，趕着來瞧熱鬧的。但是聚了一屋子的人，梅大老爺舉目四看，並不見一個外國人，心想：「教士的家小，總應該是洋婆；怎麼如今來的，全是些中國人呢？」正在心上疑疑惑惑，不提防那桌祭筵，纔擺得一半，已被那些回子，打了一個空，登時人聲鼎沸起來。還有人提起一個豬頭，摔到梅大老爺這邊來。一齊嚷着說：「不要放掉了那狗官！他不是來上祭，竟是拿我們開心來的！」

原來此番梅颺仁來的孟浪，只聽了「在教」二字，便拿定他是外洋傳教的教士，並不曉得是回子。倒反備了豬頭三牲來上祭，豈知越發觸動衆回子之怒，鬧了個沸反盈天！梅颺仁幸虧馬二保護着，從人叢裏逃出來。走了幾步，跟班的差役們，方纔慢慢的跟了上來。梅颺仁轎子，是已被衆回子折散的了，只得步行回衙，一頭問馬二：「你們這裏傳教的，總不止你老師父一位。別的外國人，以及你老師父的家小，都到那裏去了？」馬二到此，方對他講：「我們雖然在教，並沒有什麼外國人，大太爺不要弄錯了！」梅颺仁又問左右跟班的，纔回稱：「這裏是回子的清真寺，並不是什麼外國人的禮拜堂。」梅颺仁怪他：「爲什麼不早說？」跟班的回道：「小的至今沒有明白老爺到那裏去。只知道老爺叫馬二領路，所以一齊就跟到這裏來的。」梅颺仁又問馬二：「你們老師父，可是那個在住堂裏的神父？」馬二道：「我們只叫老師父，不曉得什麼神父不神父。」梅颺仁至此，方纔明白過來，自己沒有問清，拿着回子當做了外國傳教的了。但是臉上，又落不下去。回衙之後，立刻坐堂，把剛纔傳話的原差，叫上來罵了一頓，又打了二百屁股，總算替大老爺光了光臉，纔把這事過去。

自此以後，梅颺仁有十幾天沒有出門，生怕路上碰見了回子，再來打他。其實衆回子，當時雖然鬧了個沸反盈天，當中究竟也有幾個懂事的，說：「他無論如何不好，總是地方官。倘一翻臉，你們總敵他不過。」因此到了第二天，大衆亦就偃旗息鼓，沒有鬧到衙門裏去。梅颺仁聽聽外面，沒有什麼動靜，方



纔一塊石頭落地。

又過了些時，上頭有文書下來，叫地方官提倡商務。六合是個小地方，又是內地，沒有什麼大生意的。梅颺仁却因上回責打了教民，碰了制台釘子，一直總想做兩件，仰承憲意的事，以為取悅之地。無奈越想討好，越不討好，以致誤認教民，又被回子糟踢了一頓，心上好不煩惱！如今得了這個題目，便想借題做一篇新鮮文章。

上頭的公事，是叫地方官，時時接見商人，與商人開誠布公，聯絡一氣。地方有事，商為輔助，商民有事，官為保護，總令商情得以上通，永免隔閡之弊。札子上的話，是如此立意，原非不善。梅颺仁因想借此做番事業，便把札文，反覆細看。看了十來遍，忽然豁然貫通，竟悟出一個道理來。當時拿了札子，一直奔到老夫子書房裏，對老夫子說道：「據兄弟看來，上頭的意思，還是重在「地方有事，商為輔助」的一句話上。輔助什麼？不過要他們捐錢而已。本來現在地方上，很有些上頭交辦的公事，什麼學堂等等，一齊都要地方官籌款；如果辦不起來，還有處分。兄弟正在這裏發愁，如今可巧有這件札子，我們以後的事，倒有了些把握了。」老夫子接過札子，大約看過一遍，歪着頭，想了一回，不禁一眺就起道：「颺翁！你真可讀書得閒了！你說的一點不錯！上頭正是這個意思。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們辦事須有個秩序。上頭既叫我們保護商人，我們如今先不說捐錢的話，先借一個地方，或是公所，或是總會，以為接待商人之

所等他們一齊來了，彼此也聯絡了，然後再向他開口。人有見面之情，你開出口去，他們總得繙應你的。『老夫子說一句，梅颺仁應一句。等到老夫子說完了，他又連說了一兩句說：『看着我兄弟，就照你老夫的話去辦。前天兄弟看見制台轅門抄上寫着省城裏已經設了一個保商局，派了黃觀察做總辦，大約亦就是辦理此事。我們姑且託他到省裏，打聽打聽章程，是個什麼樣子，我們也照辦一個。可好不好，』老夫子道：『好好好！就是如此！』

幸喜這梅颺仁是個躁性子，有了一件事，從不肯留過夜的。當天就在本城城隍廟裏，借了三間房子，做了一個接待商人之所。門口掛起一面招牌，上寫「奉憲設立保商局」。另外兩扇虎頭牌，是「商局重地」，「閑人免進」。八個大字。一面又仿照札子上的意思，請老夫子擬了告示，曉諭一切坐賈行商，叫他們都到這裏來聚會。又稟明上頭，委了本縣典史王朝恩王太爺，做了駐局的委員。縣大老爺公事忙，不能常常過來問信，商人有什麼事，都找王太爺說話。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當時忙了幾天，就檢定日子開局，恐怕開局的那一天，商人來的不甚踴躍，一面由梅颺仁先發帖子請客，凡是城箱內外，大大小小的紳衿，一概請到。又叫典史王太爺，坐着轎子，到各鋪戶，家家去拜，勸他們到這天來入會。誰知到了這天，做買賣的仍然不多。大家不曉得大老爺安的甚麼心，所以有些人不敢來。只有一向同地方官有來往的幾家紳衿，還有兩個同帳房裏有首尾的一家錢莊，一家南

貨店的老板來了。合湊起來，不到兩桌人。梅颺仁甚爲掃興，客人到齊，勉強入座。一桌是梅颺仁自作主人，一桌是典史王大爺代作主人。

坐定之後，大家喝了幾杯酒。坐首座的一位紳士，是北門外頭大夫第知府銜候選同知蔣大化，先開口道：「老公祖你這件事，辦的甚好啊！你是怎麼想出來的？治弟真拜服你！」原來梅颺仁頭天晚上，先在老夫子跟前，叨了許多教。這回聽了蔣大化的話，便搖頭鼓舌的說道：「這件事呢，雖不是兄弟一個人主意；然而兄弟亦早存了這個心。所以發個很，特地趁在兄弟任上，把這件事辦成了。一來上頭有了交代，二來兄弟以後，叨教之處甚多。到了這個地方，諸位既不須拘什麼形迹；就是兄弟有什麼爲難之事，也可以當面商量。否則，你們諸公請想這們一個六合縣，周圍百把里路的地方，又要辦這個，又要與那個，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叫兄弟怎麼來得及呢！」梅颺仁這番說話，總不脫他將來借此籌款的宗旨。

此時在席第五座，是改試策論新科發達的一位孝廉公，身上也捐了個內閣中書，姓馮號彝齋。據他自說：舊學不見得怎樣，新學他却極有工夫的，所以改試策論，馬上就中。只可惜會試的卷子上，有「目的」兩個字，在他自己以爲用的是新名詞。房官看了還好，却不料到了大總裁吏部尙書塔公手裏，看到這裏，拿起筆墨，豎了一個小小杠子；另外粘了一張紙條，注了十個字道：「以」的「字入卷內，未

免太俗。」因此就沒有中得進士。等到報之後，馮葬齋領出落卷來一看，見是如此，氣的了不得，大罵主司一場急，急收入回家。齊巧上頭派了委員，下來勸捐，他就湊了把千銀子，捐了個內閣中書。借此可以出入公門，干預干預地方上的公事。

這日請客，有他在座。他聽了梅颺仁一番說話，心上老大不以為然，便想借此吐吐自己胸中的學問。於是不等別人開口，他先搶着說道：「老公祖此言誤矣！治弟狠讀過幾本繙譯的外國書，故而略曉得些外國政治。照着今日此舉，極應該防照外國下議院的章程。無論大小事務，或是或否，總得議決於合邑商民，其權在下，而不在上。如謂有了這個地方，專為老公祖聚斂張本，無論為公為私，總不脫專制政體，治弟不取也。」說着，又連連搖頭不止。梅颺仁却也奈何他不得，彼此楞了一回。第二座一位進士底子的主事公，姓勞，名祖意，開言說道：「治弟有個外孫，新近從東洋遊學回來。他的議論，竟與葬齋相像。我們這一輩子的人，都是老朽無能了！英雄出少年，倒是葬翁同我們這外孫，將來很可以做一番事業。馮中書見他倚老賣虎，竟把自己當作後輩看待，心上很不高興。想了一想，說道：『到了這個時候，也沒有什麼事業，可以做得！除掉腹地裏幾省，外國人鞭長莫及；其餘的雖然沒有擺在面子上瓜分，暗地裏都各有了主見了。否則我們江南，總還有幾十年的等頭；如今來了這們一位制軍，只怕該五十年的，不到五年就要被他雙手斷送！』勞主政道：『那亦不見得，送得如此容易！就是真個送掉，無論這江

南地方屬那一國，那一國的人做了皇帝，他百姓總要有的。咱們只要安分守己做咱們的百姓，還怕他們不要咱們嗎？你又愁他什麼呢？」梅颺仁道：「勞老先生的話，實在是通論，兄弟佩服得很。莫說你們做百姓的用不着愁，就是我們做官的，也無須慮得。將來外國人，果然得了我們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難道官就不要麼？沒有官，誰幫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決計不愁這個。他們要瓜分，就讓他們瓜分，與兄弟毫不相干。勞先生以為如何？」勞主政道：「是極！是極！」兩個「是極」，直把個梅颺仁讚得十分得意。馮中書却早氣得把面孔都發了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遞銜條州判苦求情

却說馮中書當下聽了梅老公祖及勞老先生一番問答，心上想道：「這箇人竟其絕無一毫國家思想，只要保住他自己的功名產業就是。江南全省地方，統通送與外國人，簡捷與他絕不相干。但是百姓好做順名，你這個官將來却無用處。誰不曉得中國的天下，都是被這班做官的一塊一塊送掉的！他如今還說出這種話來，豈不可笑。」一個人肚皮裏正尋思着，忽又聽得梅颺仁說道：「勞老先生，江南地方，被外國人拿去，倒是一樣不好。」勞主事忙問何事。梅颺仁道：「不是別的，只有我們這一位制憲，實實在在不好伺候，他一到任我就碰他一個釘子。這幾個月，兄弟總算跟定了他走的了，聽說他還是

不高興。你想，我們做下屬的難不難！勞主事尚未開口，馮中書搶着說道：「這個老公祖倒可以無須慮得的。如今他是上司，你是屬員。等到地方屬了外國人，外國人只講平等，沒有甚麼「大人」「卑職」，你的官就同他一般大。上頭祇有一個外國皇帝，你管不到他，他也管不到你。你還慮他做什麼呢？」梅颺仁聽了，似信未信，未曾開言。又是勞主事搶說道：「我原說彝齋兄的宗旨，同我們外孫一樣。這平等的話，我的外孫子也是常常說的。」馮中書聽了，格外生氣。究竟因他上了幾歲年紀，又是一鄉之望，奈何他不得，只得忍氣吞聲。草草把酒席吃完，各自分散。

自此以後，這梅颺仁竟借此聯絡商人，捐了無數的款項，把地方上什麼學堂等等，一切可以得維新名譽的事情，却也辦了幾件。他又自己愛上稟帖，長篇大套的，常常寫到制台那裏去。等到時候久了，上頭也就回心轉意，說「某人還能辦事。」列公有所不知，凡是做官的，能設博得上司稱讚這們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果然不到三個月，藩台掛牌，把他升署海州直隸州。梅颺仁得信之下，好不興頭，立刻親自進省謝委。省裏回來，那個委署六合縣的，也就到了。梅颺仁忙着交卸，帶了家眷慕友家丁，逕到海州上任。

海州這個地方，緊靠海邊，名為要缺。其實從前並沒有什麼事情。直至近兩年來，有些國度，總想霸佔我們中國的地方，不時派了兵船，前來中國江海一帶口岸，往來巡弋。每到一處，又不就走。有時候還

要派人上岸，上來的人，多多少少，也不能定。不說是測量形勢，就說是操練兵丁。封疆大吏，尙且拿他無可如何，至於地方官，更不消說得了。

閑話少敘。且說梅鵬仁到任之後，剛剛纔有一月光景，他所管的海面上，忽然來三隻外國兵船，一排兒停住了不走。等二天，大船上派了十幾名外國兵，一齊坐了小划子下來，後頭還跟了通事。走到岸上，向鋪戶買了許多的食物，什麼雞鴨米麥之類，買好了，把帳算清付了錢，仍舊坐了小划子，回上大船，並沒有絲毫騷擾。有些鋪戶，見是這外國人來買東西，故意把價錢多說些，因而倒反沾光不少，還望他第二天再來買。

這個檔口，便有人飛跑送信到州裏，說是海裏來了三條外國兵船，不知是做什麼來的。州官梅鵬仁聞報，不覺大吃一驚。馬上請了師爺來商量對付的法子，又說：「這來的兵船，倘或他們要同我們開仗，我們這裏毫無預備，却怎麼是好呢！」一面着急，一面又叫人去知會營裏。倘或鬧點事情出來，只好請他們先生抵擋抵擋。梅鵬仁只顧忙亂，頭上的汗珠子，早已有黃豆大小滾了下來。師爺見了他這副發急樣子，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勸他道：「現在頂要緊的，是先派個人到船，問他到此是個什麼意思。倘若是路過，這裏沒有什麼舉動，彼以禮來，我以禮往，也不必得罪他們。但是也得早早請他離開此地，以免地方上百姓見了疑懼。倘或是另有別的意思，他們船上的大砲，何等利害，斷非我們營裏這幾個老

弱殘兵，可以抵擋得住的，必須快快打電報，稟明上頭制台，請示辦理。」梅颺仁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聽了師爺的說話，甚是中聽，立刻照辦，但是一時又不曉得是個怎麼辦法。「誰有這個膽子，敢到他們船上去呢？」師爺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們派個人去，是決計不要緊的。」梅颺仁便問：「派什麼人去？」師爺想了想，說：「東家是一縣之主，去了不便，而且這些船上，都是外國人，本衙門裏，沒有繙譯。現在只好借重州判老爺，同了學堂裏英文教習，去走一邊。問他個來意，便好打電報到南京去。」梅颺仁道：「是極是極！」馬上叫人把州判老爺請了過，來把這話告訴了，他請他辛苦一邊。州判老爺生恐外國人，拿他宰了，一味推三阻四，先說：「晚生不懂得外國話。」梅颺仁道：「有繙譯。」州判還想說別的。齊巧請的那位英文學堂教習也來了，問知來意，幸喜他讀過幾年外國書，人還開通，又聽得這事不會白做的，將來州官，總得另外盡情，馬上答應說：「應得效勞。」又幫着勸了州判老爺一番，方允一仝前去。」

州判老爺跟了教習走出來上轎，一頭走，一頭說道：「外國人是個什麼樣子？我兄弟還是小時候在洋片子上，瞧見過兩次。到底我們中國人，一樣不一樣？見了他要行個什麼禮？我們一上船，該用個什麼手本，還是怎麼說？」教習道：「外國人不過長的樣子，是個高鼻子，摳眼睛，說的話，彼此口音不同；此外原同中國人一樣的。老父台見了他，只要拉拉手，也不消作揖，也不消磕頭，只要拉拉手就好了。但是



拉手，切記用右手同他拉；千萬不可拉左手，是要得罪他的。」州判老爺道：「得罪了他，便怎麼樣？可是他同咱打仗？」教習道：「那亦未見得。不過像煞不敬重似的。你想，你不敬重他，他心上會願意嗎？」州判老爺道：「我往常聽見人說：『外國兵船上，無論那裏都裝的是礮，只要拿手指頭往桌子上一擡，就轟的一聲，立刻把人打死。』」那年李中堂放欽差出去，也不知到了那個國度人家，礮船上請他吃飯。他一點沒有預備，跑到人家船上，問那兵官說話着。一言不合，那個帶兵官，拿起茶碗往桌子上一摔，登時一個「紹興釀」一樣大的礮子，彈了出來。幸喜我們老中堂坐的地方偏了，一點沒有打中身上。你說險不險呢！這事一則是老中堂的福氣大；二是也虧他老人家，從前打長毛，打捻子，見多識廣，大礮的聲音，耳朵是聽慣的了。見了這個樣子，只微微的一笑，並沒有說什麼。那船上的兵官，見一礮打他不中，心上反覺過意不去，翻過來好好的送他上岸。第二天就辦了許多金珠寶貝，到中堂跟前求和。老中堂允了他的和，准了他五口通商，所以如今纔有了這些外國人。我說的，可是不是？我如今不怕別的，單怕他開礮。我是自小被礮仗嚇壞了，往常聽見放鞭放砲，總是護着耳朵的。」教習聽他引經據典，說得津津有味，心上着實可笑，也不同他計較。便道：「中堂大官，所以船上開炮迎接他。我們去是不開砲的。你去見他，也用不着什麼手本，拿張片子到了船上，我替你傳話就是了。」說着，一同出來，上了轎。

坐了轎子，一直擡到海邊上。小划子早已預備好了。州判老爺雖說有教習壯着他的膽子，走到海

灘下了橋，依然戰戰兢兢的，賽如將要送他上法場的一樣。扶上划子，船小人多，不免東搖西蕩，又把他嚇得啊唷皇天的叫，伏在一個人的身上，動也不敢動。好不容易撐近大船，扶他上梯子。他擡頭一看船頭上，站着好幾個雄糾糾深目高鼻的外國兵，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兩隻腿上，想要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忙找了三四個人，拿他架着送到船上。他此時魂靈出竅，臉色改變，早已呆在那裏，撥一撥，動一動，連着片子也沒有投，手亦忘記拉了。幸虧那個教習，擋在頭裏。一到船上，同人家拉過手，就打着英國話問人家那裏來的，到此是個什麼意思。船上人回答出來，纔曉得並不是英國來的兵船。幸虧英國話是普通的，大家都還懂得兩句。船上的帶兵的還是個提督職分，聽說中國官派人來問他蹤跡，他也打着英國話說：『我們路過這裏，想上去打獵玩耍二天，就要開船走的，並沒有什麼意思。你們不必驚慌。』教習把話問明白，亦就向人家拉了拉手，攙了州判老爺下船。

州判老爺自從上船，一直也沒有同人說一句話。此時回到小划子上，定了一定神，方算是魂靈歸竅，拿手把頭上的汗抹了一把，說道：『出娘肚皮，今兒是頭一遭，可把我嚇死了！這官簡直不是人做的！』教習也不理他，只瞧着他覺着好笑。他見人家不理他，又搭趣着說道：『聽得說外國人，如何如何，其實也有說有笑，很好說話的。』教習道：『既然如此，老父台爲什麼不同他攀談攀談呢？』州判老爺把臉一紅道：『他同我言語不通，叫我說什麼呢？』教習道：『不要緊，有我替你傳話。』州判老爺道：『同你』

到這裏，已經勞你的神了，還好再打攪你麼？我兄弟心上愈覺不安了！」說着，划子靠定了岸。他倆仍舊坐轎進城銷差。

見了州官，州判老爺膽子也壯了，張牙舞爪，有句沒句，跟着教習說了一大泡。等到把話說完，梅鵬仁方纔明白此番兵船的來意，於是一塊石頭落地。又想道：「外國人來到這裏，雖然沒有什麼事，也樂得電稟制台知道，顯得我們同外國人也還聯絡，所以纔會偃旗息鼓，平安無事。」主意打定，請教師爺，師爺亦幫着他說得很好。連忙找出電報新編，寫好碼子，叫人去打。州判老爺又求着把他親自到船上，見洋人周旋的話敘上。梅鵬仁應允。州判老爺請安，謝了一聲：「堂翁栽培。」然後鼓舞歡欣，跟了請來做繙譯那位教習，一同出去。梅鵬仁親自送了出來，祇同教習說道：「以後還要仰仗！」教習道：「理應效勞。」霎時別去。

且說電報打到南京，制台一見上面，敘着「有三隻兵船」，登時大驚失色。及至看到後半，「業已問過無事」，臉色方纔平和下來。忙傳通省洋務局總辦上院斟酌辦法。這位制台是向來佩服外國人的；洋務局老總，也就迎合着憲意，回道：「如今不問他的做什麼來的，既然他們老遠的從外國跑到我們中國，總之他們是客，我們是主，這個地主之誼，是要盡的。」制台道：「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曉得來的是個什麼人！」洋務局老總道：「梅牧電報上，原說是個水師提督。」制台道：「是啊！提督是個什

麼職分在我們中國，是武一品大員，可以節制鎮道，連你老哥都要歸他節制的。現在就拿我們的官來比他，他來了，地方上文武統通應該出境接纔是。現據梅牧的來電看起來，直到派了繙譯上船問過，方纔知道。可見地方上預先就沒有一點預備。這班地方官也總算糊塗極了！據兄弟的意思：趕緊回個電報給梅牧，叫他連夜預備一座公館，請他們上岸來住。住一天，供應一天。梅牧是地方官，這錢說不得要他賠兩文。賠的多了，我們再調劑他，等他好放心竭力去辦。我們這裏再放一隻兵輪去，算是我特地派了去接他們，到南京來盤桓幾天的。如此或者叫他們心上歡喜。你老哥以爲何如？」洋務局老總自然是順着他說：「好極！准定遵照大帥的憲諭辦理。」制台立刻就同洋務局老總當面擬好一個電報，知會海州梅牧；一面傳令派了一隻兵輪，連夜開足機器，逕向海州進發。按下慢表。

且說海州知州正在衙內，同一班老夫子商量辦法，忽然接到制憲回電。見是如此，便也不敢怠慢，立刻叫人到學堂裏，仍把那位教習請來。請他到船上傳話，就說：「制台有電報請貴提督到岸上居住，已由梅知州代備寬大房屋一所。」那船上提督便道：「我們來此，非有他意，上次即已言明。雖承貴總督美意，做提督實實不願相擾。況且我們的船，再過一兩天，就要離開此地的。決計不要貴州梅大老爺費心。」教習見洋人不願到岸上居住，便也由他，回來回復了梅颺仁。梅颺仁得了這個信，甚是爲難。若是依了洋人，隨他住在船上，深恐怕制台說他不會應酬；如果再叫繙譯到船上去說，又怕洋人討厭。想

來想去，不得主意。

這個檔口，齊巧省裏派來的兵船到了。船上的管帶，是個總兵銜參將，姓蕭名長貴。到了海州，停輪之後，先上岸拜會州官。梅颺仁接見之下，蕭長貴當把來意言明，又說：「兄弟奉了老師的將令，叫兄弟到此地同了老兄，一塊兒去到船上，稟見那位外洋來的軍門。兄弟這個差使，是這位老師到任之後，纔委的，頭尾不到兩年，一些事兒不懂，都要老大哥指教。」梅颺仁道：「豈敢！」蕭長貴道：「兄弟打省裏下來的時候，老師有過吩咐說：『那位外國來的帶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咱們都要按照做屬員的禮節去見他。你老大哥還好商量。到是兄弟有點爲難，依着規矩，他是軍門大人，咱是標下，就應該跪接纔是。』」梅颺仁道：「現在又不要你去接他，只要你到他船上，見他就是了。」蕭長貴道：「兄弟此來，原是老師派了兄弟專到此地接他來的，怎麼不是接？非但要跪接，而且要報名。等他喊『一起去』，我們纔好站起來。這個禮節，兄弟從前在防營裏當哨官，早已熟而又熟了。大約按照這個禮信做去，是不會錯的。」梅颺仁道：「要是這個樣子，我兄弟就不能奉陪了。我們地方官，接欽差，接督撫，從來沒有跪過。如今咱倆同去，我站着，你跪着，算個什麼樣子呢！」蕭長貴道：「做此官，行此禮，我倒不在乎這些。」梅颺仁道：「就算你行你的禮，與我並不相干。但是外國人，既不懂得中國禮信，又不曾說中國話，你跪在那裏，他不喊『一起去』，你還是起來不起來？」蕭長貴一聽這個話，不禁拿手扶着脖子爲難起來，連說：「這怎

麼好！梅颺仁道：「不瞞老兄說：『這船上本來我兄弟也不敢去的，有我這兒繙譯去過兩邊，聽說那位帶兵官，很好說話，所以兄弟也樂得同他結交結交，來往來往。況且又有制憲的吩咐，兄弟怎好不照辦？現在也不好叫你老哥一個人爲難，兄弟有個好的法子。』」蕭長貴忙問：「是個什麼法子？」梅颺仁道：「你既然一定要跪着接他，你還是跪在海灘上。等我同繙譯先上船見了他們那邊的官，我便拿你指給他看。等他看見之後，然後我再打發人下來，接你上船。你說好不好？」蕭長貴聽說，立刻離坐請了一個安，說：「多謝指教。兄弟准定如此。」梅颺仁道：「可是一樣：『外國人不作與磕頭的，就是你朝他磕頭，他也不還禮的。所以我們到了船上，無論他是多大的官，你也只要同他拉手就好了。』」蕭長貴道：「這個又似乎不妥。雖然外國禮信，不作與磕頭；但是咱的官，同人家的官比起來，本來用不着人家還禮。依兄弟的意思：『還是一上船就磕頭，磕頭起來，再打個千的爲是。』」梅颺仁見說他不信，只得聽他。馬上吩咐伺候，同了繙譯上船。

剛上得一半，這裏蕭長貴早跪下了。等到梅颺仁到船上，會見了那位提督，纔拉完手，說過兩句客氣話。早聽得岸灘上一陣鑼聲，只見蕭長貴跪在地下，雙手高捧履歷，口拉長腔報着自己官銜名字，一字兒不遺，在那裏跪接大人。梅颺仁在船上瞧着，又氣又好笑。等他報過之後，忙叫繙譯知會洋官，說：「岸上有位兩江總督派來的蕭大人，在那裏跪接你呢。」洋官聽說，拿着千里鏡，朝岸上打了一回，纔看

見他們一堆人，當頭一個，只有人家一半長短。洋官看了詫異，便問：「誰是你們總督派來的蕭大人？」繙譯指着說道：「那個在前頭的便是。」洋官道：「怎麼他比別人短半截呢？」繙譯申明：「他是跪在那裏，所以要比人家見短半截。」又說：「這是蕭大人敬重你，他行的是中國頂重的禮節。」洋官至此，方纔明白，忙說幾句客氣話，無非是「不敢當，叫他起來，請他上船」的意思。繙譯繙了出來，梅颺仁便派人招呼他上來。一霎蕭長貴上了大船，繙譯便指給他說：「那位是提督，那位是副提督，那位是副將。」蕭長貴立刻爬在地下，先給提督磕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只見他從袖筒裏掏了半天，摸出一個東西來。繙譯在旁邊看得明白，原來是一套華洋合璧的履歷，倒很拜服他想到週到。只見他倏地朝着洋提督跪了一隻腿，拿履歷高高舉起，獻了上去。洋提督不曉得他拿的是什麼東西，忙問這邊同來的繙譯。繙譯同他說明，方纔親自離座，接了他的履歷。蕭長貴至此，亦把那隻腿伸了起來。又同什麼副提督副將見禮，仍舊是磕頭請安。雖然人家不還禮，幸虧他臉厚，並不覺得難為情。一一見完之後，方趨前一步站着，同洋提督說話。洋提督同他說話，請他坐。他說：「標下理應伺候軍門大人。軍門大人跟前，那有標下的坐位？」洋提督再三讓他，方纔斜簽着臉，坐了一張椅子邊。洋提督說話，他不懂，都是繙譯代傳。繙譯聽了洋提督的話，答應「也司」。他亦坐在一旁，高聲應「是」。人家見他好笑，他也並不覺得。只聽他又朝着洋提督說道：「回軍門大人的話，標下奉了老帥的將令，派標下來迎接軍門大人，到

南京去盤桓幾天。我們老師曉得軍門大人到了，馬上叫洋務局老總替軍門大人預備下一座大公館。裱糊房子，掛好字畫，掛燈結彩，足足忙了三天三夜。總求軍門大人賞標下一個臉。標下今日就伺候軍門起身。』說完之後，繙譯照樣繙了一遍。洋提督道：『我早已說過，再過上一禮拜，就要走的。另外還有事情，到別處去。多承你們總督大人費心，我心領就是。』蕭長貴聽洋提督不肯進省，忙又回道：『軍門若是不到南京，我們老師一定要說標下不會當差使，所以軍門動了氣，不肯進省。現在求軍門無論怎樣幫標下一個忙，給標下一個面子。等我們老師看着歡喜，將來調劑標下一個好差使。標下是一家大小小小，都要供你老人家長生祿位的！』說完，又請了一個安。於是繙譯又把話繙了一遍。洋提督聽完，笑了一笑，叫繙譯同他說：『你們不必強留我。南京我是決計不去的。』蕭長貴見他心上甚是懊悶，便道：『既然軍門大人不肯賞臉，亦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標下是奉了老師將令，到此伺候員門大人的。軍門大人有什麼差使，儘管派下來，等標下去辦。』洋提督也同他謙遜了兩句。梅颺仁又當面虛邀他到岸上去住，又說：『公館一切，早已預備妥貼。』無奈那洋提督，只是不肯下船。大眾見無甚說得，方纔一同辭別下船。梅颺仁自己回衙理事。

蕭長貴却不敢逕回南京，天天還是拿着手本，早晚二次，穿着行裝，到洋提督大船上請安。洋提督辭過他幾次，他不肯聽，也只得聽其自然。



洋提督原說是七天就走的。却不料到第五天夜裏，蕭長貴正在自己兵船上睡覺，忽聽得外面一派人聲，接着又有洋鎗洋砲聲音。拿他從睡夢中驚醒，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在被窩裏，慌作一團。想要叫個人出去問信，無奈上氣不接下氣，掙了半天，還掙不出一句話來。正在發急時候，忽然一個水手，從船頭上慌慌張張，來報信道：『大人，不好了！有強盜！』蕭長貴一聽「強盜」二字，更嚇得魂不附體，馬上想穿褲子逃命。急忙之中，又沒有看清，拿褲腳當作褲腰，穿了半天，只伸下一隻腿去，那一隻腿抵死伸不下去。他急了用力一登，豁拉一聲，褲子裂開了一大條縫，至此方纔明白穿倒了，重新掉過來穿好。把長衣披在身上，來不及鈕扣子，拿紮腰攔腰一捆，拖了一雙鞋。手下的兵丁，還當是大人出來打強盜哩，拿了手鎗上前遞給他。只聽他悄悄的同旁邊人說道：『強盜來了，沒有地方好逃，我們只得到下層煤艙裏躲一會去。』說完，往後就跑。幸虧走得不多幾步，船頭上的水手，又趕來報道：『好了，好了。所有的強盜，都被洋船上打死了，還捉住十幾個。請大人放心，沒有事了。』至此，蕭長貴方纔把神定了一定，站住了脚，問旁邊人道：『我現在可是做夢不是？』大家都聽了好笑。蕭長貴又怔了半天說道：『你們說什麼「強盜已經捉住」的話，可是真的？』一個水手道：『怎麼不真，是標下親眼見的。一共捉住有十二三個哩。』蕭長貴道：『你們看清楚了沒有？不要把有人躲在黑影裏，我們出去，被他宰了，白白的送了命，那可不是玩的！我看還是不出去問信的爲是。就是出了什麼盜案，都是地方官的處分。我們是

客官，何苦往自己身上拉呢！你們也快快息燈睡覺，把艙門關好！要緊要緊！」說罷，他老人家先自脫衣上床，仍舊歇下。兵丁們亦樂得省事。於是大家安睡了一夜。

次日起來，同着蕭長貴到洋提督船上稟安，總是每早七點鐘就去的。這天怕去的早了，路上遇着什麼強盜的餘黨，恐防不測，特地又緩了一個鐘頭纔去的。等到蕭長貴到了洋提督大船上，海州梅颺仁亦早已來了。原來這天晚上洋提督船上，捉住了強盜，次日一早，就叫人到城裏送信。梅大老爺一想，捉住了大盜，地方官是有保舉的，所以一得信，就趕着出城，到船上求着把強盜帶回城裏審問。幸虧那位洋提督，並無一點爲難的意思，立刻把十三個強盜，統通交給了梅颺仁。又怕路上或有閃失，特地派了八名洋兵，幫着解到城裏。蕭長貴一見強盜果然拿着，登時膽子壯了起來，立刻回船，也派了幾名兵幫着護送，以爲將來邀功地步。

當下梅大老爺督率一班人，把強盜解到衙門，打發過洋兵，及蕭長貴派來的兵，馬上升堂審問。起先那些強盜，還想賴着不認；後來有幾個熬刑不過，只得招了。原來都是積年的大盜，其餘的見他同黨已招，曉得抵賴不脫，也只得一一招認。梅颺仁心上想道：「我今天平空拿住了許多大盜，雖然是外國兵船上出力，究竟是在我地面上稟報上去，面子總好看的。」於是心上甚是快活，立刻叫書辦把強盜供狀，敘了文書，申報上憲。又請老夫子詳細詳細，替他做了一個電稟，專稟制台。電稟上先敘此番外國

兵船到來，他如何竭力聯絡，竭力保護，以致那兵船上的提督，如何感激他，想報答他。又敍他：「自從到任之後，懸賞購線捕拿巨盜，久已萑苻絕迹，閭閻相安。乃於某日風聞，有大股盜匪道出卑境，卑職先期商明外國兵船，請其屆時幫助。當荷應允。不料某晚三更時分，據眼線報稱：該盜窩藏某處。卑職立即督同通班健役，前往捕拿。惟是盜黨甚多，卑職深慮所帶勇役，衆寡不敵，因即一面設法，誘至海灘；一面密告外國兵船。果蒙協力兜拿，共捕獲積年巨盜一十三名。經卑職帶回卑署，詳加鞫訊，俱各供認歷年某案某案，肆行搶劫不諱。除將供招另文申詳，懇祈憲示遵行外，所有此次外國兵船，幫同緝獲積年巨盜，應如何答謝之處，卑職不敢擅專，理合電稟，乞諭祇遵。」云云。電報發了出去，梅颺仁趕忙又親自到洋船上，謝洋提督幫助之力；又說：「敝縣已把此事，電稟制台。馬上就有回電。制台亦總是感激的。」意思想留洋提督多住兩三天，以便稍盡地主之誼。洋提督謙遜了幾句，依舊是不肯久留。梅颺仁只得告辭回去。

且說南京制台接到海州知州梅颺仁的電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登時臉上露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忽而紅，忽而白，於紅白不定之中，又顯出一副笑容。忙把總理洋務文案候補道史其祥史大人請到簽押房裏面商。這位制台，是專門講究洋務的。就是簽押房，也是洋款擺設，居中擺了一張大菜桌子，一面三把椅子，底下一位是主位。當下史其祥史大人進門，歸坐之後，制台先把海州上來的電報稟

給他看過。史其祥一面看，一面點頭。看完之後，便問：「老帥是個什麼主見？」制台道：「我想此事，外國船上的洋兵，替我們促住了強盜，還肯交給我們地方官自己審辦，這就是十二分面子。他們既給咱面子，咱們也不可以不顧人家的面子。我想現在既已審問明白，都是積年巨盜，本應該就地正法的。我們如今，且不要批下去。電諭海州梅牧，把這些人犯的案件，以及應該得的罪名，詳細敘明，叫繙譯繙成英文照會過去，應該如何辦法。就他們不死，我們也樂得積些陰德。你道如何？」史其祥看罷，歛了一歇，說道：「這是我們內地裏的事情。既是大盜審明之後，就地正法，乃是我們自己的主權。他們外國人，本不應該干預的。依職道的見識，還是老帥自己批飭下去，將該盜就地正法，似乎不必咨照外國兵官。至於他們出了力，應該如何答謝，或是電飭梅牧，親到船上一盪，代達老帥的意思，或是辦些土儀，如羊酒雞蛋之類，犒賞兵丁，亦無不可。這是職道愚昧之見，請請老帥的示，可行不可行。」制台聽罷，亦楞了一回，說道：「你的話呢，固然不錯。然而人家顧了咱的面子，咱們一點人家客氣客氣，似乎心上總過不去，我看土儀呢，亦得送這幾個人，怎麼辦法，我的意思，總得讓讓人家，等人家退回來，不管我們，再自己辦，那就不落褒貶了。我這是面面俱到的法子，我看還是如此辦得好。」史其祥道：「這辦案的事，實實在在，是我們自己的主權。那外國人是萬萬不可同他通融的。」制台一見史其祥還是執定前見，心上很不高興，便道：「我兄弟辦交涉也辦老了，這些事，還有什麼不懂？你們總是頑固見識，到了這個時候，還是

一點不肯讓人。但是據你剛纔所說，究不能穀面俱到，總得斟酌一個兩全的法子纔好。」史其祥笑着說道：「強盜歸我們自家辦，就是保守我們自己的主權。再送些土儀給他們，也總算有情分到他們了。除此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法子。」制台聽了，面孔一板道：「你這人真好糊塗！我剛纔怎麼同你講的！這件事，非往常可比。強盜雖然應該歸我們辦，你不想這回的強盜，是那個人家出了力，又不想咱們的好處，難道連這一點面子還不給他？還成句話嗎？我辦交涉辦老了的，如今倒留個把柄在人家手裏，叫人批評兩句，我可犯不着！」說完，鬍子一根根蹩了起來，坐着不言語。史其祥見制台生了氣，一想不妙，怕於自己差使有礙，便暗暗說道：「主權不主權，關我甚麼事，用得我乾着急！我起了勁，白得罪了上司，於我有什麼好處呢！但是一時，又想不出一個轉灣的法子。」躊躇了好半天，只得仰承憲意，自圓其說道：「職道的話，原是一時愚昧之談，作不得准的。既然老帥要想一個兩全的法子，足見老帥於慎重邦交之內，仍寓挽回主權之心，職道欽佩得很！現在職道想得一法，是：「主權既不可棄，邦交又當兼顧。請請老帥的示，可行不可行。」制臺道：「你快說！」史其祥道：「請老帥立刻電飭梅牧，把拿到十三個人當中爲首的，先行就地正法幾名。伸國法，即所以保主權。下餘的幾個，若以強盜論，原應該不分首從，一律斬決。如今且不將他定罪，就遵照老帥的剛纔吩咐的話，送交外國兵官，聽他處治。他要他死，這幾人本有應得的死罪；他要開脫他們，我們也樂得就此積些陰功，也不負老帥好生之德。」

制台聽到這裏，一面聽，一面點頭，嘴裏不住的讚好，不等史其祥說完，忙搶着說道：「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到底你史大哥有主意，所以兄弟凡事都要同你商量。現在就作准照你辦，立刻擬好電報，送到電局，節令梅牧遵照辦理。」

按下省城之事不表。單表海牧梅颺仁，奉到制台的覆電，立刻照諭施行。請了本營參將，從監裏把前番審定的五名盜首，提到大堂，驗明正身。登時綁赴校場，一概正法。殺人的時候，他同營裏一齊穿着大紅斗篷。殺人回來，照例先到城隍廟拈香。回到衙門，又照例排衙，然後退入簽押房。大凡他們做官的人，忌諱頂多。又怕的是鬼，說是穿了大紅斗篷，鬼就不敢近身了。再到城隍廟裏一轉，就是有點邪魔祟，亦被城隍老爺叫小鬼拿他趕掉。等到回到衙門，升坐大堂排衙的時候，衙役們拿着棍子，趕出趕進，一陣吆喝，無論有多少冤鬼，早已嚇都嚇散了。歷來相傳，都是如此說法。究竟做官的人，誰被冤鬼纏過，又沒人見過。不過借此騙騙自己，安安自己的心罷了。

且說梅颺仁回到簽押房，因為洋提督後天就要走，連夜到學堂裏，又把那位教習，拿轎子擡了來，請他繙譯這件公事，以便照會洋提督，請他的斷。那位教習，起先還拿腔做勢，說：「來不及！」又說：「爲人辦事，須有一定時刻。晚生今天在學堂裏，已經教了幾個鐘頭的書，到了晚上，極應該休息休息。如今又要我繙譯這些東西，這是最傷腦筋。晚生還是帶回去，等到空的時候，再繙好過來罷。」梅颺仁一聽

他話不對，只得挽出師爺同他講說：『洋提督後天就要走的，這件公事，無論如何，明日一早，總得送過去。吾兄辛苦了，敝東自應格外盡情，千萬辛苦，這一遭罷！』那位教習，聽說「格外盡情」，無奈只得應允。當下就在梅颺仁簽押房裏，調齊案卷，繙譯起來。梅颺仁跑出跑進，不時自己出來招呼，問他：『要茶要水？』肚子餓了有點心。』一回又叫管家把上海艾羅公司買的「補腦汁」開一餅給他喝，免得他用心過度，腦筋受傷。那位教習，見他如此，心上也覺過意不去，只得盡心代為繙譯。無奈這件公事，頭緒太多；他的西學，尙不能登峯造極，狠有些繙不出來的地方。好在通海州除掉他，都是外行，騙人還騙得過。當下足足鬧了八個鐘頭，只勉強把制臺的意思，敘了一個節略，寫了出來，念給梅颺仁聽過。梅颺仁除掉說「好」之外，亦無他話，可以說得。

當下梅颺仁，立刻叫人把寫好的英文信，送到船上。那位教習，深曉得自己本事有限，恐怕外國人看了他寫的英文信不懂，非自己前去，當面譬解給他聽，是斷乎不會明白的，連忙挺身而出，說：『這信等我自己送去。』梅颺仁見他如此要好，自然歡喜。

誰知等到他到了船上，見了洋提督，呈上書信，洋提督看過一遍，又第二遍，看來看去，竟有大半不懂，忙問他：『信上寫的什麼？』他只得紅着臉，把這事一五一十，說給提督聽了一遍。洋提督道：『幸虧你自己來。你倘若不來，我這船上懂得各國文法的人都有，單就是你的英文，沒人懂得。』說罷，哈哈大笑。

笑。那位教習曉得總是寫的信上，拼法不對，所以被洋人恥笑；羞的紅過脖子。當時洋提督說道：「既然貴國法律，這幾個人，都該辦死罪的，就請貴州海大老爺照着貴國的法律，辦他們就是了。」那位教習，又請洋提督，同到法場監斬。洋提督欣然應允，隨即約定時刻。那位教習，先回來送信。

梅颺仁立刻照會營裏，擺齊隊伍，押解犯人同到法場。纔走到那裏，洋提督帶了幾十名洋兵，也早來了。外國的兵，腰身筆直，步伐整齊，身材長短，都是一樣。手裏託着洋槍，打磨的淨光雪亮，耀人的眼睛。等到到了法場上，一字兒擺開，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及看中國的兵：「老的，小的，長長短短，還有些癆病鬼，鴉片鬼，混雜在內。穿的衣裳，雖然是號褂子，掛一塊；飄一塊，破破爛爛，竟同叫化子不相上下。而且走無走相，站無站相。腳底下踢哩搭替，不是草鞋，便是赤脚，有的襪子，變成灰色，有的還穿一雙釘靴。等到了法場上，有說笑的，也有罵人的。癆病鬼，不管人前，人後，隨便吐痰。鴉片鬼，就拿號褂子袖子，擦眼淚。拿的刀叉，一齊都生了繡了。比起人家的兵來，真正是天懸地隔！洋提督走來，同中國官見面之後，先拿照像機器，替犯人拍了一張照。等到殺過之後，又拍了一張。然後分道自回去。

其時梅颺仁已將憲諭飭辦的羊酒雞蛋，送洋人的禮物，都已辦齊，就託省城派來兵輪管帶蕭參將上船送禮。蕭長貴一聽，要他去送禮，又把他與頭的了不得；因為這分禮，是替制臺送的，是面子上的事情。立刻穿好衣帽，把禮物裝了幾擡盆，活豬活羊，各一百頭，由兵役們牽着。他自己却坐了一頂小轎，



跟在後頭，說：「這兩年在船上當差事，舒服慣了，把騎馬的本事忘掉了！」

霎時到得船上。禮單是早已託繙譯繙好的，兵船上的人看了，都還明白。蕭長貴是船上來過多次了，熟門熟路，人都有點認得。見了船上的人，無論是兵官，是兵丁，是水手，見了洋人就請安。見了洋提督，更請兩個安；一個是自己請的，一個是替制臺請的。他那副卑躬屈節的樣子，洋船上的人，是早已看慣了的，都不以為奇。當下洋提督吩咐叫把禮物全行收下，犒賞來人。又叫一員小武官，陪了蕭長貴大餐。這一頓飯，直害得蕭長貴坐立不安，神魂不定，還有些兵丁，見他來熟了，都不同他客氣，拉着他的辮子，打着洋話問他：「可是尾巴不是？」蕭長貴話雖不懂，曉得是拿他開心的話頭，便漲紅了臉，低着頭，一聲也不敢響。一會吃完飯，又在洋提督跟前稟謝過，然後告辭。

一直回到州衙門。彼此會面，商量了一回，明天送行的儀注。蕭長貴仍說要在岸灘上跪送。又邀了本營參將，擺齊隊伍，一塊兒去跪送。本營參將亦就答應了。此時梅颺仁又把本城的文官，一齊約定次日一早，先到本衙門會齊，然後一同出城，上手本。大家得都應允。

慢慢的，梅颺仁又講到：「這回拿住強盜，雖然是外國人出力，看上頭制台的意思，甚是歡喜，將來保舉一定是有的。」蕭長貴聽到這裏，跑過來，深深一揖，託着替他帶個名字。梅颺仁為他是制台派來的，即日回省，還望他帶着自己說好話，馬上答應。接着繙譯又求保舉，梅颺仁亦答應，又說：「往來傳話，

這遭是你老哥頂辛苦了，應該應該！」繙譯歡喜的了不得。說話之時，前番上船探信的那位州判老爺，正同別人閒話。忽然聽到這邊談保舉，立刻丟掉別人，趕過來朝着梅颺仁說道：「堂翁還有晚生呢？」梅颺仁一聞此話，不覺怔了半天，纔慢慢的問道：「你老哥還有什麼？」州判老爺道：「不是晚生說句誇口的話：『這件事，要算晚生的頭功。堂翁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他們一個人不敢上去，不是你堂翁委了晚生，同了這位繙譯老夫子去的嗎？」梅颺仁道：「是啊！去了也不好說是頭功。」州判老爺着急道：「晚生不去這一邊，那外國人怎肯同我們要好，替我們出力？晚生不求堂翁別的，只求將來開保案時候，求堂翁把晚生這段勞績敘上。制台大人看了，是決計不會批駁的。將來借此，晚生得能過班，也不枉堂翁的栽培！」說着，又請了一個安。梅颺仁只是淡淡的說：「我們再商量罷。」州判老爺恐怕事情不妙，呆坐半天。忽然心生一計，便悄悄的拉了那位同去當繙譯的教習一把，兩個人一同告辭出來。

州判拿他讓到自己衙門裏坐了，同他商量說：「這事是你第一個出力，兄弟還在第二。總而言之：『沒有第三個人，可以蓋過咱倆的。我看我們這位堂翁，疑疑惑惑，是有點靠不住的。我們不如趁今天晚上，洋船還沒有開，咱倆回到他們船上，求他出封信給制台保舉。咱倆索性丟掉他們。你說可好不可好？』繙譯聽罷此言，想了一回。心想：『他的話確也不錯，走外國人門路，似乎覺得比中國人妥當些。倒難爲他想出這條好法子來！』連說：『好極！你如果要去，有什麼話，我替你傳去。』州判大喜，立刻開抽

屢找出兩條紅紙，又把西席老夫子請來，請他代寫兩張官銜條子；一張是自己的，一張是繙譯的。都把自己一想情願的保舉，開了上去。寫好之後，立刻飛轎趕到海灘，下轎上船。

此番州判老爺，曉得外國船上的人沒有歹意，放開膽子，不像前番般悚恐惶的樣子了。船上的人，問他：「來做什麼？」繙譯說是「要見他們提督」的。船上人只得領他進見。此時州判老爺，因有求於人，不得不自己格外謙恭；見了洋提督，磕頭請安，竟是蕭長貴一式無二。幸虧洋提督早已司空見慣，看他磕頭，昂不爲禮。直等他站起，方纔用手指了一指——是讓他坐的意思。他亦明白，於是斜簽着臉，朝上坐下。當由繙譯敘述來意。洋提督一頭聽，一頭笑，一面又搖搖頭。州判老爺瞧着，話雖不懂，意思是明白的，曉得有點不願意的意思。心上甚爲着急，想要插嘴，又不知說什麼是好。而且說出來的話，他們亦不懂得，正在左右爲難！只聽得繙譯又巖哩咕嚕的說了半天，方見洋提督笑了一笑。繙譯便回過頭來，從州判老爺手裏把兩張銜條討過來，遞給了洋提督。洋提督看了不懂，又問繙譯：「這上頭寫的什麼？」繙譯却把州判老爺的一張講來覆去，講給他聽。州判老爺一旁瞧着，暗暗歡喜，以爲這事總可望成功了。繙譯說了一回，便約州判老爺一同走。州判老爺便急急的問他：「我們的事怎樣？你看會成功不會成功？」繙譯道：「『停刻再說。』」州判老爺無奈，只得去替洋提督請了一個安，算是告辭。然後同了繙譯出來。一出艙門，又問繙譯：「到底咱們的事怎麼樣？」繙譯道：「等我們回去再細談。」此時直把個

州判老爺急的頭上汗珠子，有黃豆大小！究竟事情成否，不得而知，禁不住心上畢卜畢卜跳不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製造廠假札賺優差 仕學院冒名作鎗手

却說海州州判同了繙譯，從洋船上回到自己衙門，急於要問所遞銜條，洋提督是否允准出信。當下繙譯先說洋提督如何不肯；經他一再代為婉商，方纔應允，並且答應信上，大大的替他兩人說好話。州判老爺聽了，非凡之喜。一宵易過。次日又跟了同寅同到海邊，送過洋提督開船。方纔回來。蕭長貴亦開船回省。

過了一日，梅颺仁果然發了一個稟帖，無非又拿他辦理交涉情形，鋪張一遍。後面敘述：「拿獲大盜，所有出力員弁，叩求憲恩，准予獎勵。」

等到制台接到梅颺仁的稟帖，那洋提督的信，亦同日由郵政局遞到，立刻譯了出來。信上大致，是謝制台派人接他，又送他土儀的話。下來便敘：「海州文武相待甚好，這都是貴總督的調度。我心上甚是感激！」末後方敘到：「海州州判某人，及繙譯某人，他二人託我，求你保舉他倆一個官職。至於何等官職，諒貴總督自有權衡，未便干預。附去名條二紙，即請台察。」各等語。制臺看完，暗道：「這件事情，海

州梅牧，總算虧他的了！就是不拿住強盜，我亦想保舉他，給他點好處，做個榜樣。如今添此一層，更有話好說了。至於州判，繙譯，能夠巴結，洋人寫信給我，他二人的能耐也不小，將來辦起交涉來，一定是個好手。我倒要調他倆到省裏來，察看察看。」當日無話。

次日司道上院，見了制台。制台便把海州來稟給他們瞧過；又提到該州州判同繙譯，託外國官求情的話。藩司先說道：「這些人走門路，竟走到外國人的門路，也算會鑽的了！所恐此風一開，將來必有些不肖官吏，拿了封洋人信來，或求差缺，或說人情，不特難於應付，勢必至是非倒置，黑白混淆；以後吏治，更不可問！依司裏的意思：海州梅牧獲盜一案，亟應照章給獎；至於州判某人，巧於鑽營，不顧廉恥，請大帥的示，或是拿他撤任，或是大大的申斥一番，以後叫他們有點怕懼也好。」誰知一番話，制台聽了，竟其大不為然，馬上面孔一板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朝廷正當破格用人，還好拘這個嗎？照你說法，外國人來到這裏，我們趕他出去，不去理他，就算你是第一個大忠臣。弄得後來人家翻了臉，駕了鐵甲船，殺了進來；你擋他不住，乖乖的送銀子給他，朝他求和，歸根辦起罪魁來，你始終脫不掉。到那時候，你自己想想，上算不上算！古語說得好：「君子防患未然。」我現在就打的是這個主意。」又道是：「觀人必於其微。」這兩個人會託外國人遞條子，他的見解，已經高人一着。兄弟就取他這個，將來一定是個外交好手。現在中國人才消乏，我們做大員的，正應該舍短取長，預備國家將來任使；還好責備苛求嗎？」

藩台見制台如此一番說話，心上雖然不願意，嘴裏不好說什麼，只得答應了幾聲「是」，退了出去。

這裏制台，便叫行文海州，調他二人上來。二人曉得是外國信發作之故，自然高興的了不得，立刻裝束進省，到得南京，叩見制台。制台竟異常謙虛，賞了他二人一個坐位，坐着談了好半天，無非獎勵他二人，很明白道理。『現在暫時不必回去，我這裏有用你們的地方。』兩人聽說，重新請安謝過。

次日制台便把海州州判，委在洋務局當差；又兼製造廠提調委員。那個繙譯，因他本是海州學堂裏的教習，拿他升做南京大學堂的教習，仍兼院上洋務隨員。分撥既定，兩人各自到差。海州州判，自由藩司另外委人署理。海州梅颺仁因此一案，居然得了明保，奉旨送部引見。蕭長貴回來，亦蒙制台格外垂青，調到別營做了統領，仍兼兵輪管帶。都是後話不提。

且說海州州判，因為奉委做了製造廠提調，便忙着趕去見總辦，見會辦，拜同寅，到廠接事。

你道此時做這製造廠總辦的是誰？話來話長。原來此時這位當總辦的，也是纔接差使未久，這人姓傅，號博萬。他父親做過一任海關道，一任臬司，兩任藩司。後首來了一位撫台，不大同他合式，他自己估量自己手裏，也着實有兩文了，便即告病不做，退歸林下。傅博萬原先有個親哥哥，可惜長到十六歲上就死了。所以老人家當，一齊都歸了他。人家叫順了嘴，都叫他為傅百萬。其實他家私，老人家下來，五六十萬是有的；百萬也不過說說好聽罷了。只因他生得又矮又胖，穿了厚底靴子，站在人前，也不過

二尺九寸高，又因他排行第二，因此大家，又贈他一個表號，叫做傅二棒錘。傅二棒錘自小纔養下來，沒有滿月，他父親就替他捐了一個道台。所以他的這個道臺，人家又尊他爲「落地道台」。但是這句話，只有當時幾個在場的親友曉得。到得後來，亦就沒有人提及了。後來大衆所曉得的，只有這傅二棒錘一個綽號。

且說傅二棒錘，先前靠着老人家的餘蔭，只在家裏納福，并不想出來做官。在家無事，終日抽大烟。幸虧他得過異人傳授，說道：『凡是抽烟的人，只要飯量好，能夠吃油膩，臉上便不會有烟氣。』他這人吃量是本來高的，於是吩咐廚房裏，一天定要宰兩隻鴨子；是中飯吃一隻，夜飯吃一隻。剩下的骨頭，第二天早上煮湯下麵。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所以竟把他吃得又白又胖，竟與別的吃烟人兩樣。他抽烟一天是三頓：早上吃過點心，中飯，晚飯，都在飯後。泡子都是跟班打好的，一口氣一抽，就是三十來口，口子又大，一天便百十來口，至少也得五六錢烟，等到抽完之後，熱手巾是預備好的，三四個跟班的，左一把，右一把，擦個不了。所以他的臉上，竟其沒有一些些烟氣，擦了臉，自己拿了一把鏡子，一頭照，一頭說道：『我該了這們大的家私，就是一天吃了一兩八錢，有誰來管我？不過像我們世受國恩的人家，將來總要出去做官的。自己先一臉的烟氣，怎麼好管屬員呢？』有些老一輩人，見他話說得冠冕，都說：『某人雖有嗜好，尙還有自愛之心。』因此大家甚是看重他，都勸他出去混混。無奈他的意思，就這

樣出去做官，庸庸碌碌，跟着人家到省候補，總覺不願。總想做兩件特別事情，或是出洋，或是辦商務，或是那省督撫奏調，或是那省督撫明保，做一個出色人員，方爲稱意。但是在家納福，有誰來找他？誰知富貴逼人，坐在家裏，也會有機位來的！

齊巧有他老太爺，提拔的一個屬員姓王，現亦保到道員，做了出使那一國的大臣參贊。這位欽差大臣，姓溫名國，因是由京官翰林放出來的。平時文墨功夫雖好，無奈都是紙上談兵，於外間的時務，依然隔膜得很。而且外洋文明進步，異常迅速。他看的洋板書，還是十年前編纂的，照着如今的時勢，是早已不合時宜的了。他却不懂，拾了人家的唾餘，還當是入時眉樣。亦幸虧有些大老們，耳朵裏從沒有聽見這些話；現在聽了他的議論，以爲通達極的了，就有兩位上摺子，保舉他使才。中國朝廷，向來是大臣說甚麼是甚麼，照例奉旨記名，從來不加考核的。等到出使大臣，有了缺出，外部把單子開上。又只要裏頭有人說好話，上頭亦就馬上放他。等到朝旨下來，什麼謝恩聽訓，都是照例的事。就是上頭召見，問兩句話，亦不過檢可對答的回上兩句，餘下不過磕頭而已。列位看官，試想任你是誰，終年不出京城一步，一朝要叫你去到外洋，你平時看書，縱要明白，等到辦起事來，兩眼總漆黑的。

閑話少敘。且說這個溫欽差召見下來，便到各位拿權的王大臣前請安，請示機宜，以爲將來辦事的方針。這些大人們當中有關切的，便荐兩個出過洋，懂得事務的，或當參贊，或充隨員，以爲指臂之助。



還有些汲引私人的，亦只顧荐人，無非爲三年之後，得保起見。當下只傅二棒鎚父親所提拔那健屬員王觀察，已有人把他薦到溫欽差跟前充當參贊。幸喜欽差甚是器重他。他便想到從前受過好處的傅藩台的兒子，——亦是傅二棒鎚有出山的思想，預先有過信給這王觀察。王觀察才幹雖有，光景不佳。既然出洋，少不得添置行頭，籌寄家用。雖有照例應支銀兩，無奈總是不敷，所以也須張羅幾文。心上早看中這傅二棒鎚，是個主兒。本想朝他開口，齊巧他有信來，託謀差使，便將機就計，在溫欽差前竭力拿他保薦，求欽差將他攜帶出洋。欽差應允。王觀察便打電報給他，叫他到上海會齊。等到到得上海，會面之後，傅二棒鎚雖然是世家子弟，畢竟是初出茅廬，閱歷尚淺，一切都虧王觀察指教。因此便同王觀察十分親密；王觀察因之亦得遂所願。兩人遂一塊兒跟着欽差出洋。王觀察當的是頭等參贊。因爲這傅二棒鎚，已經是道台，小的差使不能派，別的事又委實做不來，又虧王觀察替他出主意，教他送欽差一筆錢，拜欽差爲老師；欽差亦就奏派他一個掛名的差使。

溫欽差自當窮京官當慣的。在京的時候，典質賒欠無一不來。家裏有一個太太，兩個小姐。太太常穿的，都是打補釘的衣服。光景艱難，不用老媽，都是太太自己燒茶煮飯漿洗衣服。這會子得了這種闊差使，在別人一定登時闊綽起來。誰知道這位太太，德性最好，不肯忘本，雖然做了欽差夫人，依舊是一個人不用，上輪船，下輪船，倒馬桶，招呼少爺小姐，仍舊還是太太自己做。朋友們看不過，告訴了欽差，託

欽差勸勸他，他說道：『我難道不曉得現在有錢？但是有的時候，總要想到沒的時候。如今一有了錢，我們就儘着花消，倘或將來，再遇着難過的日子，我們還能過麼？所以我如今決計還要同從前一樣，有了攢聚下來，豈不更好！』欽差見他說得有理，也只得聽他。好在也早已看慣的了，並不覺奇。

傅二棒鎚既然拜了欽差爲老師，自然欽差太太也上去叩見過，太太說：『你是我們老爺的門生，我也不同你客氣。況且到了外洋，我們中華人在那裏的少，我們都是自己人一樣。你有什麼事情，只管進來說就是。要什麼吃的用的，亦儘管上來問我要。我總拿你當我家子姪一樣看待，是用不着客氣的。』傅二棒鎚道：『門生蒙老師師母如此栽培，實在再好沒有！』說着，又談了些別的閒話，亦就退了出來。

這一幫出洋的人，從欽差起至隨員止，只有這傅二棒鎚頂財主，是匯了幾萬銀子，帶出去用的。雖然不帶家眷，管家亦帶了三四個。穿的衣服，脫套換套。他說：『外國人是講究乾淨的，穿的襯衣衫褲，夏天一天要換兩套；冬天亦是一天一身。換下來的，拿去重洗。』外國不比中國，洗衣裳的工錢極貴。照傅二棒鎚這樣子，一天總得兩塊金洋錢工錢，一月統算起來，也就不在少數了。

欽差幸虧有太太，他一家老少的衣衫，自從到得外洋，一直仍舊是太太自己漿洗。在外國的中國使館，是租人家一座洋房做的。外國地方小，一座洋房，總是幾層洋樓，窗戶外頭便是街上，外國人洗衣

服，是有一定做工的地方，並且有空院子，可以晾晒。欽差太太洗的衣服，除掉屋裏，只有窗戶外頭好晾。太太因爲房裏轉動不開，只得拿長繩子，把所洗的衣服，一齊拴在繩子上，兩頭釘好，晾在窗戶外面。這條繩子上，褲子也有，短衫也有，襪子也有，裹腳條子也有，還有四四方方的包脚布色，也有藍的，也有白的，同使館上面天天掛的龍旗，一般的迎風招展。

有些外國人在街上走過，見了不懂，說：『中國使館今日是什麼大典！龍旗之外，又掛了些長旂子，方旗子，藍的白的，形狀不一。到底是個什麼講究？』因此一傳十，十傳百，人人詫爲奇事。便有些報館訪事的，回去告訴了主筆，第二天報上上了出來。幸虧欽差不懂得英文的。雖然使館裏，逐日亦有洋報送來，他也懶怠叫繙譯去繙。所以這件事，外頭已當着新聞，他夫婦二人，還是毫無聞見，依舊是我行我素。

傅二棒錘初到之時，衣服很拿出去洗過幾次。便有些小耳朵進來，告訴了欽差太太，說：『傅大人如何闊，如何有錢！一天單是洗衣服的錢，就得好幾塊！』欽差太太聽了，念一聲『阿彌陀佛！』『要是我有了錢，決計不肯如此用的。我們老爺少爺的衣服，通統是一個月換一回。我自己論不定，兩三個月，纔換一回。那裏有他闊，天天換新鮮！他一個月，有多少薪水，全不打算打算。照這樣子，只怕單是洗衣服，還要去掉一半！你們去同他說，橫豎一天到晚，空着沒有事情做，叫他把換下來的衣裳拿來，我替他洗。他一天要化兩塊錢的，我要他一天一塊錢就殼了。他也好省幾文，我們也樂得賺他幾文，橫豎是我氣。』

力換來的。」當下果然有人把這話，傳給了傅二棒鎚。傅二棒鎚因為他是師母，如把褲子襪子給他洗，終覺有些不便，一直因循未果。後來欽差太太見他不肯拿來洗，恐怕生意被人家奪了去，只得自己請傅二棒鎚進來同他說。傅二棒鎚無奈，只得遵命。以後凡是有換下來的衣服，總是拿進來，給欽差太太替他漿洗。頭兩個月，沒有話說，傅二棒鎚因為要巴結師母，工價並不減付，仍照從前給外國人的一樣。欽差太太自然歡喜。

有天有個狠出名的外國人，請欽差茶會，欽差自然帶了參贊繙譯，一塊兒前去。到得那裏，場子可不小，男男女女，足足容得下二三千人。多半都是那國的貴人闊人，富商巨賈，此外也是各國的公使參贊，客官商人。凡是有名的人，統通請到。傅二棒鎚身穿行裝，頭戴大帽，翎頂輝煌的，也跟在那裏，鑽出鑽進。無如他的人，實在長得短，站在欽差身後，墊着腳指頭，想看前面的熱鬧，總被欽差的身子擋住，總是看不見，夾在人堆裏，死擠擠不出，把他急的了不得。只是拿身子亂擺。齊巧他身子旁邊，站了一個外國絕色的美人。外國的禮信：凡是女人來到這茶會地方，無論你怎樣闊，那女人下身，雖然拖着掃地的長裙，上半身，却是袒胸露肩，同打赤膊的無異。這是外國人的規矩如此，並不足為奇的。傅二棒鎚站在這女人的身旁，因為要擠向前去，瞧外面的熱鬧，只是把身子亂擺。一個腦袋，東張西望，賽如小孩搖的鼓一般。那女人覺得膀子底下，有一件東西，磕來碰去，翠森森的毛，又是涼冰冰的，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凡

是外國人茶會，一位女客，總得另請一位男客陪他。這男客接到主人的這副帖子，一定要先發封信去，問這女客肯要他接待與否。必須等女客答應了，肯要他接待，到期方好前來伺候。倘若這女客不要，還得主人另請高明。閒話休敘。且說這天陪伴這位女客的，也是一位極有名望的外國人，聽說還是一個伯爵，是在朝中有職事的，當時那外國女客，因不認得那件東西，便問陪伴他的，那個伯爵，問他是什麼。幸虧那位伯爵，平時同中國官員，往來過幾次，曉得中國官員，頭上常常戴着這翠森森涼冰冰的東西，名字叫做「花翎」，就同外國寶星的一樣有了功勞，皇上賞他准他戴，他纔敢戴，若是不賞他，却是不能戴的。那位伯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把銀子可捐戴的，一層沒有告訴了他。這也是那位伯爵，不懂得中國內情的緣故，休要怪他。當下那外國女客，明白了這個道理，便把身子退後半尺，低下頭去，把傅二棒鎚的翎子，仔細端詳了一回，又拿手去摩弄了一番，然後同那伯爵說笑了幾句，方始罷休。

這天傅二棒鎚跟了欽差，辛苦了幾個時辰。人家的身子高，看得清楚，倒見了許多什麼。獨有他長得矮，躲在人後頭，足足悶了一天，一些些景緻，多沒有瞧見，因此把他氣的了不得。回到使館，三天沒有出門。

第四天，有個出名製造廠的主人請客，請的是中國北京派來考查製造的兩位委員。這兩位委員，都是旗人。一名呼里圖，一名搭拉祥，都是都曹出身。到了外洋，自然先到欽差衙門稟到，驗過文書，却與

傅二棒鎚未曾謀面。這晚廠主人請那兩位委員，却邀他作陪。傅二棒鎚接到了信，便一早的趕了去。見了外國人，寒暄幾句。接着那兩位委員，也就來了。進門之後，先同外國人拉手。又同傅二棒鎚廝見，問傅二棒鎚：「貴姓？台甫？貴處？貴班？貴省？幾時到外洋來的？」傅二棒鎚一一說了。他倆曉得是欽差大人的參贊，不覺肅然起敬。傅二棒鎚仔細看他二人，一個呼里圖，滿臉的烟氣，青枝枝的一張臉。一個搭拉祥，滿臉的滑氣，油幌幌的一張臉。年紀都在三十朝外，說的一口好京話，見了人好拉攏。傅二棒鎚亦問他二人官階一樣。呼里圖說是：「內務府員外郎，現在火器營當差。搭拉祥是兵部主事，現蒙本部右堂桐善桐大人，在王爺跟前，遞了條子，蒙王爺恩典，派在練兵處報効。是咱倆商量，凡是人家出過洋的回來，總是當紅差使。所以咱倆亦就稟了王爺，情願出洋遊歷，考查考查情形，將來回來報効。王爺聽了很歡喜。臨走的這一天，咱倆到王爺跟前請示，他老人家說：「好好好！你們出去考察回來，一家做一本日記，我替你們進呈將來你倆升官發財，都在這裏頭了。」傅二哥，你想他老人家，真細心，真想得到咱倆蒙他老人家這樣栽培！說來真真也是緣分。」傅二棒鎚聽了他二人這一番說話，默默若有所悟。聽他說完，只得隨口恭惟了兩句。

接着便是本廠的主人，同他二人說話。兩邊都是通事傳話。廠主人問他二位：「在北京做些什麼事情？想來一定忙的。」呼里圖說道：「喫錢糧，沒有別的事情。」外國人不懂。通事又問了他，纔曉得他

們在旂的人，自小一養下來，就有一份口糧，都是開支皇上家的。廠主人方纔明白，又問搭拉祥。搭拉祥說：『我單管「畫到」。』廠主人又不知甚麼叫做「畫到」。搭拉祥說：『我們當司官的，天天上衙門，沒有什麼公事，又要上頭堂官，曉得我們是天天來的，所以有本簿子，這天誰來過，就畫上個「到」字。我專當這差使，除掉自己之外，還有些朋友，自己不來，託我替他代畫的。所以我天天上這一盪衙門，倒也很忙。』廠主人又問他二人：『這遭出來，到我們這裏，可要辦些什麼鎗炮機械不要。』搭拉祥正待接腔，呼里圖搶着說道：『從前咱們火器營裏用的都是烏鎗，別的槍恐怕沒有比過他的。至於砲，還是那年聯兵進城的時候，前門城樓上，架着幾尊大砲。到如今還擺着。咱瞧亦就很不小了。』當下廠主人見他說的話，不類不倫，也就不談這個。另外說了些閒話，等到吃完客散。

傅二棒鎚回到使館，心想：『現在官場，只要這人出過洋，無論他曉得不曉得，總當他是見過什麼的人，派他好差使。我這纔出洋，總算主意沒有打錯，將來回去，總得比別人占點面子。』一個人正在肚裏思量，不提防接到家裏一個電報，說是老太太生病，問他能否請假回去。他得到這個電報，心上好不自在！要想留下，究竟老太太天性之親，一朝有病，打了電報來，要說不回去，於名分上說不下去。如果就此請假回國，這裏的事，半途而廢，將來保舉弄不到，白吃一盪辛苦，想想亦有點不合算。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後來他這電報，一個使館裏都傳開了，瞞亦難瞞。欽差打發人來問他，老太太犯的是什麼病，要電

報去看。他一想不好，只得上去請假，說要回國省親；又道：『倘若門生的母親病好了，再回來報効老師。』溫欽差道：『我本想留下你幫幫我的，因為是你老太太有病，我也不便留你。等你回去看看，好放心。』老弟幾時動身，大約要多少川資，我這裏來拿就是了。』傅二棒鎚一想：『這個樣子，不能不回去了。』眼望着一個保舉，不能到手，至於回國之後，要說再來，那可就煩難了。』躊躇了一回，忽然想到那日呼里圖搭拉祥二人的說話：『要到過外洋，將來回去，總要當紅差使的，於是略略把心放下。』

又想：『他們到這裏遊歷的人，都要記本日記簿子，以為將來自見地步。我出來這半年，一筆沒記。而且每日除掉抽大烟，陪着老師說閒話之外，此外之事，一樣未曾考較。就是要記，叫我寫些什麼呢？回去之後，沒有這本東西，做憑據，誰相信你有本事呢？』亦是他福至性靈，忽又想到一個絕妙計策：仍舊上來見老師，說：『門生想在這裏報効老師，無奈門生福薄災生，門生的母親又生起病來，門生不得不回去。辜負老師這一番栽培，門生抱愧得很！』欽差道：『父母大事，這是沒法的！你回去之後，能夠你們老太太的病就此好了，你趕緊再來，也是一樣。倘或真果有點什麼事故，你老弟一時，不得回來，好在愚兄三年任滿，亦就回國，我們後會有期，將來總有碰着的日子。』傅二棒鎚道：『門生蒙老師如此栽培，實在無可報答，看樣子門生的母親，未必再容門生出洋，門生的意思，亦就打算引見到省，稍謀祿養。門生這一到省，人地生疎，未必登時就有差委門生。想求老師一件事情……』欽差不等他說完，接着說



道：『可是要兩封信，老弟分發那一省？』傅二棒鎚道：『門生想求老師賞兩個札子。』欽差想了想，繃着眉頭，說道：『我內地裏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委你去辦。』傅二棒鎚道：『不是內地，仍舊在外國。英國的商務，德國的鎗砲，美國的學堂，統通求老師賞個札子，等門生去查考一遍。』欽差道：『不是你老太大有病，你急於回去，還有工夫一國一國的去考查這些事情嗎？』傅二棒鎚道：『門生並不真去。』欽差道：『你既不去，又要這個做甚麼？這更奇了！』傅二棒鎚又扭捏了半天，說道：『不瞞老師說，老師大遠的帶了門生，到這外洋來，原想三年期滿，提拔門生，得個保舉，以便將來出去做官便宜些。誰料平空裏出了這個岔子，現在保舉是沒有指望。這是門生自己沒有福氣，辜負老師栽培，亦是沒法的事。門生現在求老師賞個札子，不爲別的，爲的是將來回國之後，說起來面子好看些。雖說門生，曾沒有一處走到；到底老師委過門生，這們一個差使，將來履歷上，亦寫着好看些。』溫欽差聽了一笑，也不置可否。你道爲何？原來溫欽差的爲人，極爲誠篤。說是委了差使不去，這事便不實在，所以他不甚爲然，因之沒有下文。當下但問他幾時動身，川資可到帳房去領。傅二棒鎚欽差聽話無濟，只得退了下來，心上悶悶不樂。

幸虧他父親提拔的那位王觀察，此時正同在使館當參贊，聽得他這個消息，立刻過來探望。傅二棒鎚只得又託他吹噓。王觀察一口應允。傅二棒鎚又說：『只要欽差肯賞札子，情願不領川資，自行回

國。」王觀察正是欽差信用之人，說的話，自然比別人香些。欽差初雖不允，禁不住一再懇求，又道是：「傅某人，情願不領川資。況且給他這個札子，無關出入。」欽差因他說話動聽，自然也應允了。

誰知傅二棒鎚得到這個札子，却是非凡之喜。立刻收拾行李，叩謝老師，辭別衆同事，急急忙忙，趁了公司船回國。在公司船上，足足走了兩個多月，方才回到上海。在上海棧房裏，耽擱一天，隨即逕回原籍。老太太的病，乃是多年的老病，時重時輕；如今見兒子，從外洋回來，心上一歡喜，病勢自然鬆減了許多。請了大夫吃了幾帖藥，居然一天好似一天。傅二棒鎚於是把心放下。這盪出洋，雖然化了許多冤枉錢，又白辛苦了半年多，保舉絲毫無望；然而被他弄到了這個札子，心上却是高興。

路過上海時，請教了一位懂時務的朋友，買了幾部什麼英軹日記，出使星軹筆記等類，空了便留心觀看。凡是那一國輪船打得好，那一國學堂辦得好，那一國工藝振興得好，那一國鎗砲製造得好，雖不能全記，大致記得一半成。到了檯面上，同人家談天，說的總是這些話，大衆齊說：「某人到過一盪外洋，居然增長了這多見識。」傅二棒鎚聽了，心上歡喜，仍舊逐日溫習，一直等到老太太可以起床，看看決無妨礙的了，他便起身進京引見。

到得京裏，會見幾位大老們。問他一向做什麼，他便說：「新從外洋回來，奉出使大臣某欽差的札子，委赴各國考察一切事完，正待銷差，忽接到老母病報，一面電稟銷差，一面請假回國。現因親老，不敢

出洋，所以纔來京引見的。」大老們聽了他這番說話，又問他外國的事情。他便把什麼英軔日記，出使筆記所看熟的幾句話，演說了出來。聽上去，到也是原原本本，有條不紊。大老們聽了，都讚他留心時事。又問他外國景緻。這是更無查對之事，除自己知道的之外，又隨口編造了許多。那些大老爺，有幾位輪船都沒有坐過，聽了他話，還有什麼不相信的。傅二棒鎚見人家相信他的話，越發得意的了不得！

引見之後，遂即到省，指的省分是江蘇。先到南京，稟見制台，傳了上去。制台是已經曉得他的履歷的了。一來他父親做過實缺藩司，從前曾在那裏同過事，自然有點交情；二來又曉得他從外洋回來，南京候補雖多，能夠懂得外交的，却也很少；某人方到過外洋，情形一定是明白的；因此已在存了個另眼看待的心。等到見面，傅二棒鎚又把溫欽差派他到某國某國，查考什麼事情，一一陳說一遍。說完，又從靴筒裏，把溫欽差給他的札子，雙手遞給制台過目。制台略為看了一下，便問他：「所有四地方，可曾自己一一親自到過？」傅二棒鎚索性張大其詞，說得天花亂墜。不但身到其處，並且一一都考較過。誰家的機器，誰家的章程，滔滔汨汨，說個不了。好在是沒有對證的，制台當時，已不覺被他所騙。等他下去，第二天同司道說：「如今我們南京，正苦懂得事的少。如今傅某人從外洋回來，倒是見過什麼的。有些交辦的新政，很可以同他商量。他閱歷既多，總比我們見得到。」司道都答應着。又過了幾天，傅二棒鎚稟辭，要往蘇州，說是稟見撫台去。制台還同他說：「這裏有許多事，要同你商量。快去快來！」傅二棒鎚自

然高興。

等到到了蘇州，又把他操演熟的一套工夫，使了出來。可巧撫台是個守舊人，有點糊裏糊塗的，而且一向是謹小慎微，屬員給他一個稟帖，他要從第一行人家的官銜名字，「謹稟大人閣下敬稟者」讀起，一直讀到「某年月日」為止。才具只得如此，還能做得什麼事情？所以聽了他的說話，倒也隨便，並不在意。傅二棒鎚見蘇州局面既小，撫台又是如此，只得仍舊回到南京。

此時制台正想振作有爲。都說他的人是個好的，只可惜了一件，是犯了「不學無術」四個字的毛病。倘或身旁有個好人，時時提醒了他，他却也會做好官的。無奈幕府一屬員，當中辦洋務的，只仗着繙譯，要說繙譯外國話，外國文理是好的。至於要講到國際上的事情，他沒有讀過中國書，總不免有點偏見，幫着外國。所以這位制台，靠了這班人辦理外交，只有愈辦愈壞，主權慢慢削完，地方慢慢送掉，他自己還不會曉得。此外管軍政的，管財政的，管學務的，縱然也有二三個明白的在內，無奈好的不敵壞的多。不是借此當作升官的捷徑，便是認做發財的根源。一省如此，省省如此，國事焉得不壞呢！

閒話休敘，且說傅二棒鎚回到南京，制台又謬採虛聲，拿他當作了一員能員，先委了他幾個好差使。隨後他又上條陳，說省城裏這樣辦得不好，那樣辦得不對，照外國章程，應該怎樣怎樣。制台相信了他的話，齊巧製造鎗炮廠的總辦出差，就委他做了總辦，又撥給許多款項，叫他隨時整頓。不久又兼了

一個銀元局的會辦，一個警察局會辦。這幾個差使，都是他說大話發空議論騙了來的。若其究竟，還虧濫欽差給了他那個考查各國的札子。他雖然一處沒有去，借了這札子的力量，居然制台相信他，做了這廠的總辦。

那海州判調省之後，制台拿他撥在廠裏當差。其時正當這傅二棒鎚初委總辦，接手未久，亦是他倆官運亨通。傅二棒鎚自從接差之後，諸事順手，從未出過一點岔子，所以制台愈加相信。當了兩年紅差使，跟手就委署一任海關道。交卸到省，仍舊當他的紅差使。那位州判老爺，因為憲眷優隆，亦就捐升同知，做了搖頭大老爺。說是遇有機會，就可以過班知府。後來能否如願，書中不及詳敘。

且說彼時捐例大開，各省候補人員，十分擁擠，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做上司的人，既漫無區別，專檢些有來往，有交情，或者有大帽子寫信的人，照應照應，量委差缺。有些苦的候補了十來年，永遠見不到上司面的人，還有因此京裏有位都老爺，便上了一個摺子，請旨飭令各省督撫，整頓吏治，甄別賢愚；好的留省當差，壞的咨回原籍，或是責令學習。摺子上去，上頭自然沒有不准，立刻由軍機處，寄字各省督撫照辦。

各部當中，有些已有課吏館的，奉到這個上諭，譬則本來敷衍的，至此也要整頓起來。還有些督撫，曉得捐班當中通的人少，也不忍過於苛求。凡是捐班人員初到省，道府大員，總得給他個面子，不肯過

於頂真。同通以下，以及佐雜，就用不着客氣了。這些人到省，並不要他做什麼策論，也不要局門考試，同通知縣，只要他當面點京報。北京出的京報，上面所載的，不過是宮門抄，同本日的幾道諭旨，以及幾個摺奏，——並沒有什麼深文奧義，——是頂容易明白的。這時候做督撫的人，隨手翻一條，或是諭旨，或是摺片，只要不點騎馬句，就算是完卷，算算是不煩難；無奈有些候補老爺，仍舊還是點不斷。

傳說那一省有一個候補同知到省，撫台叫他點京報。點的是那一省的巡撫上的摺子，這位巡撫是姓覺羅。他當下拿筆在手，「某省巡撫」——「點」，「奴才」——「點」，「覺羅」——「點」。點到這裏，撫台說：「罷了罷了！不消再往下點了！」當下那位同知，還不曉得自己點錯。等到衆人一齊點過，退了下去，還要指望上司照應他，派他差使。那知道過了兩天，掛出牌來，是叫他回籍學習，他到此急了，一時摸不着頭腦，請教旁人。旁人說：「莫非你點京報點錯了罷？」他還不服。人家問他點的那一段，他便背給人家聽。又道：「旗人的名字，一直是兩個字的，「奴才」底下「覺羅」兩字，一定是這位撫台的名字，我點的並不錯。」人家見他不肯認錯，也就鼻子裏冷笑一聲，不告訴他，等他糊塗一輩子。但是上司掛牌叫他回去學習，是無從挽回得來的。只得收拾行李，離開此省，另作打算。此亦因點破句子，鬧笑話的，尙不知其數，也看督撫跳剔跳不剔，憑各人的運氣去碰罷了。

至於一班佐雜學問，自然又差了一層。索性京報也不要他點了，只叫他各人把各人的履歷，當面

寫上三四行。督撫來不及，就叫首府代爲面試。只要能夠寫得出，已算交代過排場。倘若字迹稍些清楚點，就是超等。至於寫不成字的，往往十居六七。要奏參革職，亦參不了許多。要咨回原籍，亦咨不了許多。做上司的到了此時，亦只好寬宏大量，積點陰隲，給他們留個飯碗罷了。

閑話少敘。目下單說湖南一省，新近換了兩任巡撫，着實文明，狠辦了些維新事業。屬下各員，望風承旨，極應該都開通的了。那知開者自開，閉者自閉。當時正接着這考試屬員的上，撫台本是個肯做事的人，當下便傳兩司商量辦法。藩台說：『同通州縣，本有月課。現在考較他們，也不過同月課一個樣子。』臬台說：『其實只要月課頂真些考考得好的，拔委差缺；那不好的，自然也要巴結上道。』撫台道：『這個我豈不知。但是現在軍機裏，鄭重其事的，寫出信來，總得另外考試一場，分別一個去取。我的意思不光是專考捐班人員，就是科甲出身的，也應一體與試。』齊巧藩台是個甲班，便道：『科甲出身人員，總求大帥給他一個面子。可否免其考試？』撫台道：『這個不可。科甲人員，文理雖通，但是他們從前中舉人，中進士，都是仗着八股試帖騙得來的，於國計民生，毫無關繫。這番考試，乃是試以政時公事，明白的，方可做官；倘若公事不明白，雖是科甲出身，也只好請他回家度館。這樣人倘若將來拿了印把子，怕不誤盡蒼生嗎？』藩台聽了無話。

當下撫台便叫藩台，傳諭他：自從候補道府起至佐雜爲止，分作三天，一體考試。如有規避，從重

參處倘有疾病，隨後補考。這個風聲一出，人人害怕，個個驚皇。不但一班候補道台，怨聲載道，自以爲已經做了監司大員，如今還要他同了一班小老爺，分班考試，心上氣的了不得。至於一班科甲人員，尤其不平，心想：『我們乃是正途出身，又不是銀子買來的，還要考甚麼？』但是撫台既有這個號令，又不敢違拗，只得一個個去打聽，幾時纔考，考些甚麼。打聽着了，以便也預先揣摩起來。

其中有位候補知府，乃是一位太史公，截取出來的。到省後，亦委過兩盪好點的差使。無奈總是辦理不善，鬧了亂子，撤了回來，因此也就空在省裏。他雖然改官外省，却還是積習未除。他點翰林的那年，已經四十開外，五十多歲上，截取出來，目下已經六十三歲。然而精神還健，目力還好。每日清晨起來，定要臨摹靈飛經，寫白摺子兩冊。方吃早點。下午太陽還未落山的時候，又要翻出詩韻來，做一首五言八韻詩。他說：『吟詩一專，最能陶寫性靈。』然而人家見他做詩，却是甚苦，或是鍊字，或是鍊句，往往一首詩，做到二三更天，還不得完。詩不做完，就不睡覺。偶然得到了一句，自己得意的句子，馬上把太太少爺，一齊叫了來，講給他們聽。有時太太睡了覺，還一定要叫醒了，或爬在床沿上，高聲朗誦，念給太太聽。他自從當童生起，一直頂到如今，所有做的試帖詩稿，經他自己刪汰過五次，到如今還有二尺來高，六十幾本。自以爲在清朝當中，也算得一位詩家了，後來朝廷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他聽了大不爲然。此時已經改外候補，因爲得了這個信息，氣的三天，沒有上衙門。同寅當中，有兩個關切的，還當他有病。



在家，都走來瞧他，問他爲什麼不出門，他歎口氣，對人說道：『現在是雜學應興，正學將廢！眼見得世界上讀書的種子，就要絕滅了！』自此以後，白摺子寫的格外勤，試帖詩做的格外多。人家問他何苦如此，他說他是爲正學，絲一線之留延，所以不得不如此。大家都說他痰迷心竅，也就不再勸他。

又過了些時，聽見撫台有考試屬員的話。又說：連正途出身的道府，亦要一體考試。他聽了更氣的什麼似的，說：『我們自從鄉會覆試朝殿散館，以及考差，除掉皇上，亦沒有第二個人來考過。咱如今不該做了他的屬員，倒被他搬弄起來，這個官還好做嗎！』說着，馬上要寫稟帖，給撫台告病，說：『不幹了。我不能來受他的氣。』

誰知他老人家正在鬧着告病，倒說一連接到親友兩封來信，一封是他一個至好朋友，還是那年由京裏截取出來，問他挪用過八百金，一直未曾歸還。如今那個朋友，光景很難，所以寫了信來問他討。又一封乃是他的親家，現任戶部侍郎，從前定過他的小姐做兒媳，如今兒已長大，擬於秋間爲之完姻，以了向平之願。這位侍郎公親家，乃是他一向仰仗的。想想自己女兒，也不小了，留在家裏無用，早晚總要出閣的，還帳要錢，嫁女兒亦是要錢，眼面前就有這兩宗出款，倘若不做官，更從何處張羅？因此空發了半日牢騷。

過了一夜，第二天便出門拜見首府。因首府是他同年，彼此知己，好打聽中丞，這番考試屬員，是個

什麼宗旨，所考的是些什麼東西。首府同他說：「聽說，也不過策論告示批判之類。」他說：「若說策論呢，對策不過翻書的工夫，鄉會三場，以及殿試，我輩尙優爲之。至於作論，越發不是難事，不過做一篇散體文章。況且朝考，亦要作論，這些都是做過的。至於擬告示擬批擬判，我兄弟雖是一行作吏，但自問並不同於俗吏所爲，一向於這公事上頭，却也不甚留心，不甚了了。驟然拿個稟帖叫我批，說椿案子，叫我判，叫我寫些什麼呢？」首府乃是一個老滑，聽了說道：「這些事情，只要准情酌理，大致不錯，也就交代過去，沒有什麼煩難的。他道：『總要還他格式纔好。這些格式，我肚子裏一向沒有，怎麼好呢？』首府道：『就像我兄弟出來做官，何曾懂得什麼格式？也不過書辦擬了上來，老夫子改好之後，再送我過目，瞧着有不對的，斟酌換兩個字罷了。老同年如其單要講究格式，其實只要一書辦足矣。』那位截取知府題了，喜的了不得，連忙說道：『現在我兄弟就少怎麼一個人，指點指點。如此就拜託同年，可否就在貴衙門裏，書辦當中，檢老成練達的，賞薦一位，以便兄弟朝夕領教，也免得時刻來煩老同年。』首府被他纏不過，曉得他有痰氣的，如果不答應，一定還要纏之不休，只得應允。

等到他拜客回公館，那府裏的書辦也就來了。見了面磕頭，稱「大人」，自己稱「書辦」。問他那一房，回說是刑房。這位太守公，竟其異常客氣，因爲他姓王，就稱之爲王先生。又請王先生坐，王先生執定不肯。他說：『請教的事情多，坐了好商量。』原來這位太史公，從前做八股的時候，單練就一種工夫，

是自己抄寫類書。把什麼四書人物串珠，四書典林，文科觸機等類，一概自己分門別類，抄寫起來。等到用的時候，自然是有觸斯通，取之不竭。如今撫台要考官，他想考試，都是一樣，夾帶總與預備的。他的意思，一很想仿照款式照編一部，就題個名字，叫做官學分類大成。將來刻了出來，不但便己，並可便人。這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既然上頭要考官，這種類書，每人總得買一冊。一十八省一齊消通，就有好幾萬部的銷場。不惟得名，而又獲利，看來此事大可做得。因此便把這意告訴了王先生。王先生聽了，楞了一楞，說道：「案卷有幾千幾百宗，一時那裏查得！況且書辦管的，單是刑科。還有吏戶禮兵工五科的事情，再加現在的洋務商務，一共有八九門，書辦一個人怎麼管得來呢！若是大人考較各種格式，依書辦的意見，外面書鋪裏有一種書，叫做什麼官鄉要則，買部來看看，大約亦有個六七成。」那位截以太守公，聽了甚喜，聽了一遍不懂，又問了一遍，把名字問明白了，立刻寫了個條子，叫管家去買。不到半點鐘工夫，居然買了回來，翻開一看，只見各種款式都有些。他老人家翻來覆去，看了一回，說道：「原來這書，竟同我們做時文的，所讀的制藝聲調譜一樣！只要把他讀熟，將來出去做官，自然無往不利了。」王先生道：「這些都是何呆的。至於其中的巧妙，在乎各人學問閱歷，書上亦載不盡許多。」截取太守公道：「這個他可辦得來？」王先生道：「辦雖辦得來，不過幾句照例的話，隨便寫了上去，仍舊要師爺改了纔好用。」截取太守公道：「我現在只要有你的本事，我就不愁了！」兩個人

談了半天，就要留王先生吃飯。王先生不肯，起身告辭。特地叫他把他地名寫下，以便叫人來請。

等到王先生去後，這一任太守公，足足盤算一夜。想來想去，自己本事總覺有限，不可冒昧出去應考。忽然悟到：『凡是考試，都可以請鎗手，冒名頂替進場。等到明天，我何不把王先生找了來，就叫他充做我的跟班，一塊兒混了進去？等到題目下來，可以同他商量，豈不省事？』主意打定，次日一早，便派人把王先生找來，同他密商此事。答應送他若干銀子，如得高等，得有差缺，另外補情。王先生聽了，若笑不笑的，躊躇了一回，說道：『大人既要書辦去做這個，爲什麼昨天不請書辦今天早上已答應了別人了？』截取太守公一聽大驚，心想：『人家倒比我還來得快！可見這事早已通行，在我今日，並不算作創舉。』想罷，便問：『請你作鎗的是誰？』書辦道：『是一位同知老爺，並不同大人一班。至於這位老爺的名字，書辦也不便說。橫豎到了那天，如其府廳同一天考，只要書辦幫完了那邊，自然趕到大人這邊來効力。倘若不在一天，那話更好說了。』這位太守公聽了，默默無言，只得另打注意。

原來這兩天，所有的道員，已經竭力運動，弄了什麼京信。撫台答應，顧全他們的面子，免其考試。府廳以下，均不能免。當下已定了府廳爲一天，州縣人多，分作三天。統通到課吏館聽候面試。至於佐雜各員，則歸首府代勞。

閑話少敘。且說到了考試府廳的那一天，撫台因係奉旨的事，不得不格外慎重。天甫黎明，憲駕已

臨課吏館。司道大憲通同堂參與考。各官一齊領頂輝煌，靴聲橐橐，却個個手提考籃，同應試的舉子樣。當下逐一點名給卷。點完之後，司道退出，照例封門。撫台特留下兩員候補道，作為場中巡察官。當下發出題目牌，衆人擠上去看時，只見上面一共寫着兩個題目：「一篇史論，一道策。史論題目，是大家曉得的，總出在御批通鑑輯覽一部書上。策題問的是膏捐。這膏捐一事，有些抽大烟的老爺們，或者還明白一二。至於那些不抽烟的，以及平時連申報都不看的，還不曉得是什麼呢！一時人頭簇簇，言三語四，聚了多少人商量，也有商量出道理的，也有商量不出道理的。」

正在聚訟紛紛之際，忽聽得一片聲喧，說是拿住了鎗手。只見許多穿袍子，戴帽子的老爺，扭住一個又胖又大的黑漢，說：「他進來冒名頂替做鎗手，如今要拿他去回撫台。」後來那兩個監場的道台，彼此商量了一回，齊說：「這事情鬧到大帥跟前，恐怕弄僵不好收場。」便挺身出來，打圓場，勸：「諸位放手！把鎗手交給我們二人，我們替你們稟明中丞，查明白他那本卷子，是替什麼人槍的。查明白了，一面撤去這本卷子，再把本人嚴參；一面把鎗手另外一間屋子看管起來。等到開門的時候，發交長沙縣辦。諸位不要耽誤自己的工夫！這件事，統通交給我二人便了。」一衆大人老爺們，見這兩位道台說話在理，果然把鎗手交出。衆人各自散去。

那兩位道台這纔進去，面稟撫臺。撫臺於此舉甚是頂真，一聽這話，忙說：「冒名頂替，照考試定章

辦起來，自要斬立決的。今天考試，雖非鄉會可比；然究係奉旨之事。既然拿到了槍手，兄弟今天，定要懲一儆百，讓衆人當面看看，好叫他們有個怕懼。」說着，立刻叫巡捕官傳令開門，傳三大營首府縣伺候，說：「撫臺大人，今天要請大令殺人。」衆官不知就裏，一齊奔到課吏館。

誰知等了半天，既不見撫臺出來，亦沒有別的吩咐。後來一打聽，不料拿到的那個槍手，查出那本卷子，不是別人，正是撫臺二少爺的妻舅。他因爲要仰仗太親翁的提拔，所以特地捐了一個知府，寄託宇下。正逢着撫臺考官這位大人，乃是個一竅不通的，只得請了槍手，代爲槍替。又有二少爺的內線，替他求求太親翁，料想超等，總有份的。那知被人拿住了破綻。撫臺一時未及查問明白，鬧得一天星斗，一時不好收篷，衆人來了半天，巡捕上來請示。撫臺只吩咐槍手發交首府，調三大營來，是恐怕再有人傳遞，特地叫他們來巡緝的。要殺人的話，也就不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慣逢迎片言衿祕奧 辦交涉兩面露殷勤

話說湖南撫臺，本想借着這回課吏，振作一番。誰知鬧來鬧去，仍舊鬧到自己親戚頭上，做聲不得，只落得一個虎頭蛇尾。後來又怕別人說話，便叫人傳話給首府，叫他斟酌着辦罷！首府會意回去，叫人先把那個鎗手教導了一番話。先由發審委員，問過兩堂，然後自己親提審問。首府大人假裝聲勢，要打

要夾。說他槍手，只願言東語西，不首承認；在堂的人，都說他是個瘋子。首府又問：「這人有無家屬？」就有他一個老婆，一個兒子，趕到堂上跪下，說：「他一向有痰氣病的。這天本來穿了衣帽，到親戚拜壽，家有小工王三跟去。王三回來說：『剛剛走到課吏館，因彼處人多路擠，一轉眼，就不見了。』」王三尋了半天不見，只得回家報知，後來家中妻子，連日在外查訪，杳無消息。今天剛剛走到府衙，聽得裏面審問重犯，又聽說是課吏館捉到的槍手，因此趕進來一看。誰知果然是他。但他實係有病，雖然捐有頂戴，並未出來做官，亦並不會做文章。叩求青天大人開恩，放他回去。」首府聽了，不理，歇了一回，纔說道：「就不是槍手，是個瘋子，也要監禁的。」那人的妻子，還只是在下叩頭。

首府又叫人去傳問，請槍手的那位候補知府。那位候補知府，說是有病不能親來，拿白摺子寫了說帖，派管家當堂呈遞。首府一面看說帖，管家一面在底下回道：「家主這天，原預備來考的，實因這天半夜裏得了重病，頭暈眼花，不能起床。」首府道：「既有病，就該請假。」管家道：「回大人的話，撫台大人點名的時候，正是家主病重的時候。小的幾個人，連着公館裏上下，請醫生的請醫生，撮藥的撮藥，那裏忙得過來！好容易等到第二天下午，家主稍爲清爽些，想到了此事，已經來不及了。」說着，又從身邊把一卷藥方呈上，說道：「這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那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又說：「家主現在還躺在床上，不能起來，大人很可以派人看的。」又道：「這些醫生，都可以去問的。」首府點點頭，

吩咐眾人一齊退去；瘋子暫時看管，聽候稟過撫台大人，再行發落。

後來首府稟明了撫台，回來就照這樣通詳上去。把槍手當做瘋子，定了一個監禁罪名。『候補知府某人，派首縣前往驗過，委係有病，取具醫生甘結為憑。惟該守既係有病，亟應先期請假；迨至查出未到，始行遣下續報。雖訊無資雇槍手等弊，究不能辭玩忽之咎。應如何懲做之處，出自憲裁。』各等語。

撫台得了這個稟帖，還怕有人說話，並不就批。第二天傳發出一道手諭，貼在府廳官廳上，說：『本部院凡還秉公辦理，從不假手旁人。此番欽奉諭旨，考試屬員，原為拔取真材，共求治理。在爾各員，應如何恪恭將事，爭自濯磨，以副朝廷孜孜求治之盛意。乃候補知府某人，臨期不到，已難免疎忽之愆。復經當場拿獲瘋子某，其時衆議沸騰，僉稱槍手。是以特發首府，嚴行審訊。旋經該府訊明某守，是日有病；某某確有瘋疾，取具醫生甘結，並該瘋子家屬供詞，稟請核辦前來。本部院辦事頂真，猶難憑信。為此諭爾各守丞倅知悉：是日與考各員，苟有真知灼見，確能指出鎗替實據者，務各密告首府，稟稟本部院，親自提訊。一經證實，立即按律嚴懲。飭吏治而拔真材，在此一舉，本部院有厚望焉！特諭。』

這個手諭貼了出來，就有些妒忌那位知府的，又有些當場拿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主意，有的是洩憤，有的想露臉。竟有兩人寫了稟帖去，交給首府代遞。次日衙期，一齊到了官廳。頭一個上來拿稟帖交給了首府。首府大略一看，一面讓坐，一面拿那人渾身打量一番，慢慢的講道：『事情呢本來不錯，就是



兄弟也曉得，並不冤枉。但是一樣誰不曉得他是撫台少爺的親戚，我們何苦同他做這個冤家呢！況且就是拿他弄掉，贖下來的差使，未必就派到你我。而且我們的名字，他老人家倒永遠記在心上。據我兄弟看來，諸君很可不必同他多此一個痕迹。果然諸君一定要兄弟代遞，兄弟原不能不遞。但是朋友有忠告之義，愚見所及，安敢祕而不宣？諸君姑且斟酌斟酌，再遞何如？」大家聽了首府的話，想想不錯。有些稟帖，還沒有出手的，一齊縮了回來。就是已把稟帖交給首府的，到此也覺後悔，朝着首府打恭作揖，連稱「領教」，也把那稟帖收了回來。首府又細加探聽，內中有幾個心上頂不服的，把他們的名字一齊開了單子，送給撫台。

撫台見手諭，貼出了兩天，沒有說話，便按照着府的詳文辦理。略謂：「某守臨期，因病不到，雖非有心規避，究屬玩視，着記大過三次。瘋子暫行監禁，俟其病痊，方准交其家屬領回。」一面繕牌曉諭；一面已把前天所考的府廳一班，分別等第，榜示轅門。凡是首府開進來的單子，想要攻訐他兒子妻舅的幾個名字，一齊考在一等之內，三名之後。這班人得了高第，無不頌稱中丞拔取之公。次日一齊上院叩謝。其實弄到後來，前三名仍是撫台的私人。第一名，委了一個缺出去。二三名，都派了一個差使。三名之後，毫無動靜，空歡喜了一陣，始終未得一點好處。至於那位記過的，雖然一面記過，一面仍有三四個差使委了下來。衆人看了他，雖不免作不平之鳴，畢竟奈何他不得。

祇因這一番作爲，撫台深感首府幹旋之功，拿他器重的了不得。未久就保薦他人材，將他送部引見。引見之後，過班道台，仍歸本省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領憑到省，稟見撫台。第二天就委了全省學務處，洋務局，營務處三個閣差使，又兼院上總文案。

且說這位觀察公，姓單，號舟泉，爲人極其漂亮，又是正途出身。俗語說得好：「一法通，百法通；」他八股做得精通，自然辦起事來，亦就面面俱到了。他自從接了這四個差使之後，一天到晚，真正是日無暇晷，沒有一天不上院。撫台極其相信他，固不必說。他更有一種本事，是一天到晚，同撫臺在一處；凡是撫臺說的話，他總答應着，從來不作與說一句「不是」的。

有一天撫台爲了一件甚麼交涉事件，牽涉法國人在內，撫台寫錯了，寫了英國人了。撫台自己謙虛，拿着這件公事，同他商量，問他可是如此辦法。他明明曉得撫台把法國的「法」字，錯寫做英國的「英」字；他却並不點穿，只隨着嘴說「極是」。撫臺心上想：「某字同某人商量過，他說不錯，一定是不錯的了。」便發到洋務文案上照辦。

幾個洋務文案，奉到了這件公事，一看是撫台自己寫的，自然是分頭趕辦。等到仔細校對起來，法國人的事，牽到英國人身上，明明是撫臺一時寫錯。然而撫台寫的字，不敢提筆改，只得捧了公事，上來請教老總。單道台道：「只個我何曾不曉得是中丞寫錯，但是在上憲跟前，我們做屬員的，如何可以顯

揭他的短處？兄弟亦正爲此事躊躇！」此時單道台一面說，一面四下一看，只見文案提調候補知府人崇志、綽號崇二、模糊的，還沒有散，便把手一招道：「崇二哥快過來！這事須得同你商量。」崇二模糊忙問何事。單道台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又道：「現在別無辦法，只有託你二哥，明天拿這件公事，另外寫一分夾在別的公事當中，送上去，請他老人家的示，看他怎麼批。料想鬧錯過一回，斷乎不會回回都鬧錯的。」崇二模糊雖然模糊，此時忽然明白過來，忙道：「回大人的話，這件公事，大帥今天纔發下來，明天又送上去，不怕他老人家動氣？又該說咱們不當心了。」單道台發急道：「我們文案上，碰個釘子，算什麼！差使當的越紅，釘子碰的越多。總比你當面回他說「大人寫錯了字」的好。況且他一省之主，肯落這個把柄，在我們手裏嗎？還是照我辦的好。」崇二模糊拗他不過，只得依他。

等到了第二天，送公事上去，果然又把這件公事，夾在裏面。撫台一面翻看，一面說話。後來又翻到這件，忽然說道：「這個我昨天已經批好，交代單道台的了。」崇二模糊不響。撫台又說一遍。崇二模糊回稱：「這是單道台說的，還得請請大帥的示。撫台心上想：『難道昨兒批的那張條子，他是落掉不成？』於是又重批一條。誰知那個法國人的「法」字，依舊寫成英國的「英」字，一誤再誤，他自己實實在在未曾曉得。」

等到下來，崇二模糊把公事送給單道台過目。單道台看到這件，只是繃眉頭，也不便說什麼，爲的

旁邊的人太多。他做屬員的人，如何可以指斥上憲之過？倘或被旁邊人傳到撫台耳朵裏去，如何使得！看過之後，放在一邊。等了半天，打聽得撫台一個人在簽押房裏，他便袖了這件公事，一個人走到撫臺跟前。一掀門簾，正見撫台坐在那裏寫信。他進來的脚步輕，撫臺沒有聽見。他見撫台有事，便也不敢驚動，袖了公事，站在當地，一站站了一點鐘。撫台因為要茶喝，喊了一聲「來！」猛然把頭擡起，纔看見單道臺，問他幾時來的，有什麼事情。單道臺至此，方纔卑躬屈節的口稱：「職道纔進來，因見大帥有公事，所以不敢驚動。」撫臺一面封信，一面讓他坐。等信封完，然後慢慢的提到公事。倒是撫臺先說：「昨天一件什麼事，不是我兄弟已經同老哥商量好了，批了出去，叫他們照辦嗎？他們今天又上來問我。我看他們這些人，可糊塗不糊塗！」單道臺道：「非但他們糊塗，職道學問疏淺，實在亦糊塗得很！就是昨天那件公事，大帥一定曉得。這外國人的來歷，一定是英國人，不是法國人。職道猜這件公事，他們底下總沒有弄清，一定是把英國人寫做法國人了。大人明鑒萬里，所以替他們改正過來的。」撫臺聽了，楞了一楞，說：「那件公事，你帶來沒有？」單道臺回稱：「已帶來。」就在袖筒裏，把那件公事取了出來，雙手奉上；却又板着面孔說道：「法國人在中國的，不及英國人多，所以職道很疑心這樁事，一定是英國人。大帥改的一點不錯。」撫臺亦不答，接過公事，從頭至尾，瞧了一遍，忽然笑道：「這是我弄錯了，他們並沒有錯。」單道臺故作驚惶之色道：「倒是他們不錯，這個職道倒有點不相信了。」立刻接過公

事，又仔細端詳看一遍；一面點頭，一面縮嘴弄舌的，自言自語了一回；又說道：「果真是法國人。不是大帥改過來，職道一輩子，也纏他不清。職道下去，立刻就吩咐他們，照着大帥批的去辦。」撫臺道：「這事已耽誤了一天了，趕快催他們去辦罷！」單道臺諾諾連聲，告退下去。

回到文案上，朝崇二模糊一班人說道：「你們不要瞧着做官容易！伺候上司，要有伺候上司的本領。照着你們剛纔的樣子，就是公事送上去十回，不但改不掉，還要碰下來！」崇二模糊道：「依着卑府，是要在那寫錯字的旁邊，貼個紅簽子送上去，等他老人家自己明白。」單道臺道：「這個尤其不可！只有殿試朝考，閱卷大臣看見卷子上有了什麼毛病，方纔貼上個簽子，以做記號。我是過來人，還有什麼不曉得？如今我們做他屬，倒反加他簽子，賽如當面罵他不是？斷斷使不得！中庸上有兩句話，我還記得，叫做：「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什麼叫做獲上！」就說會巴結，會討好，不叫上司生氣。如果不是這個樣子，包你一輩子，不會得缺，那裏來得黎民管呢？這便是「民不可得而治矣」的註解。」單道臺正說得高興，崇二模糊是有點模糊，糊糊，也不管什麼大人。「卑府一定要請教！剛纔大人上去，是同大帥怎麼講的？怎麼大帥肯自己認錯改正過來？求求大人指示，等卑府將來，也好學點本事。」單道臺閉着眼睛，說道：「這些事，可以意會，不可言傳。要說，一時亦說不了許多。神而明之，在乎其人。諸公隨時留心，慢慢的學罷。」

又過了些時，首縣稟報上來：有一個遊歷的外國人，因為上街買東西，有些小孩子拉住他的衣服，笑他，那個洋人惱了，就將手裏的棍子打那孩子。那孩子躲避不及，一下子打到「太陽穴」上，——是個致命傷的所在。那孩子就躺在地下，過了一會，就沒有氣了。那個孩子的父母，自然不肯干休，一齊上來，要扭住外國人。外國人急了，舉起棍子一陣亂打。旁邊看的人，狠有幾個受傷的。街坊上衆人起了公憤，一齊奮勇上前，捉住了外國人，奪去他手裏的棍子，拿繩子將他手脚一齊捆了起來，穿根匾擔，把他扛到首縣喊冤。首縣一聽，人命關天，這一驚非同小可。等到仔細一問，纔曉得凶手是外國人。因想：「外國人，不是我知縣大老爺可以管得的。」立刻吩咐一千人下去候信。當時尸也不驗，立刻親自上院請示。

撫台見了面，問知端的，曉得是交涉重案事情，是不容易辦的，馬上傳單道：「商量辦法。」單道台問：「打死人的凶手，既是外國人，到底那一國的？查明白了，可以照會他該管領事，商量辦法。」首縣見問，呆了半天，方掙扎着說道：「橫豎外國人就是了。卑職來的匆促，却忘記問得。」撫台又問：「打殺的是個什麼人？」首縣說：「是個小孩子。」撫台道：「我亦曉得是個小孩子。到底他家裏是個做什麼的？」首縣道：「這個卑職忘記問他們，等卑職下去，問過了他們，再上來稟復大帥。」撫台罵他糊塗，叫馬上去查明白了，再來。首縣無奈，只得退去。

回到衙門，把簽稿二爺叫上來，呼喚哈兒，罵了一頓，罵他糊塗。『不把那小孩子的家計，同凶手是那一國的人，查明白了回我。如今撫台問了下來，叫我無言可對。真正糊塗！趕緊去查！』簽稿門下來照樣，把地保罵了一頓。地保又出去追問苦主，方纔曉得是豆腐店的兒子，是個小戶人家。沒有什麼大手脚的。後來又問到外國人，大家都不懂他說話。首縣急了，曉得本城紳士龍侍郎，新近亦沾染了維新習氣，請了外國回來的洋學生，在家裏教兒讀洋書，打算請了他來，充當繙譯。馬上叫人拿片子去請。等了半天，去人空身回來，說是：『龍大人那裏洋師爺，半個月前頭，就進京去考洋翰林去了。首縣正在爲難，齊巧院上派人下來，說：『把外國凶手，先送到洋務局裏安置。等到問明之後，照會他本國領事，再商辦法。』首縣聞言，如釋重負，趕忙前去驗尸，提問苦主。鄰右疊成文書，申詳上憲。

閒話少敘。原來這事，全是單道台一個人的主意。他同撫台說：『我們長沙並沒有什麼領事。這個外國人，是爲遊歷來的，如今打死了人，倘若不辦他，地方上百姓，一定不答應。若說是拿他來抵罪，我們又沒有這樣的治外法權，可以拿着本國的法律，治別國的人。想來想去，這凶手放在縣裏，總不妥當。倘或在班房裏叫他受點委曲，將來被他本國領事說起話來，總是我們不好。不如把他軟禁在職道局子裏，不過多化幾個錢，供應他。等到他本國領事回文來，看是如何說法，再商量着辦。請請大帥的示，看是怎樣。』撫台連說：『很好！』所以單道台下來，立刻就派人到首縣裏去提人的。當下人已提到，局子裏

有的是繙譯，立刻問他是那一國的人，甚麼名字。幸虧鄰省湖北漢口，就有他該管領事，可以就近照會。馬上又回明撫台，詳詳細細，由撫台打了一個電報，給湖廣總督，託他先把情節，告訴他本國領事，再彼此商量辦法。

這位單道台辦，一向是面面俱到，不肯落一點褒貶的。他說：「這事是人命關天；況且凶手又是外國人，湖南省的鬧人又多；如果一個辦的不得法，他們說起話來，或是聚眾，同外國人爲難起見，到這時節，拿外國人辦也不好，不辦也不好。不如先把官場上爲難情形，告訴他們，請他們出來，替官場幫忙。如此一來，他們一定認做官場也同他們一氣，紳士百姓，一邊就好辦了。但是，這是一件外國領事一定不是好纏的。外國人打死了人，雖然不要抵命，然而其勢，也不能輕輕放他回去。但是，如今我們說定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領事亦決計不答應；此時却要用着他們紳士百姓了。等他們大衆動了公憤，出頭同領事硬爭，領事見動了衆，自然害怕。再由我們出去，壓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鬧。百姓曉得我們官場上，是幫着他們的，自然風波容易平定。那是節凶手的罪名，也容易定了；百姓自然也沒有說了；外國領事，還要感激我們內而外部，外而督撫，見你有如此才幹，誰不器重！真是無上妙策！」主意打定，立刻就想坐了轎，去拜幾個有權勢的鄉紳，探探他們口氣，好借他們做個幫手。

正待上轎，只有人前來報稱：「衆紳士，因爲此事說洋務局，不該不把外國凶手，交給縣裏審問。如



今倒反拿他留在局中，十分優待。因此衆人心中不服，一齊簽了傳單，約定明日午後兩點鐘，在某處會議此事。又聽說一共印了幾千張傳單，通城都已發遍，將來來的人一定不少，還恐怕愚民無知，因此鬧出事來。」

單道台聽了，馬上三步併做兩步，上了轎，又吩咐轎夫「快走！」什麼葉閣學，龍祭酒，王侍郎幾個有名望的，他都去拜過。只有龍祭酒門上回感冒，未見其餘都見着的。見了面，頭一個王侍郎先埋怨官場上太軟弱，不應該拿凶手如此優待。「如今大衆不服，生怕明天鬧出事情出來，彼此不便！」好個單道台聽了，王侍郎這番說話，連說：「這件事，職道很替死者呼冤。一定要稟明上憲，稟會領事，歸我們自家重辦，好替百姓出這口氣。」王侍郎道：「既然曉得百姓死的冤枉，極該應把凶手發到縣裏，叫他先吃點苦頭，也好平平百姓的氣。」單道台湊近一步道：「大人明鑒：我們做官的人，只好按照約章辦理。無論他是那一國的人，都得交他還本國領事自辦。回子那能說句違約的話呢！但是職道却有一個愚見：這個凶手，如今無故打死了我們中國人。倘若就此輕輕放他過去，不但百姓不服，就是撫憲同職道，亦覺於心不忍！所以職道狠盼大人約會大衆，幫着出力；等到領事來到此地，同他碼力的爭上一爭。倘若爭得過來，一來伸了百姓的冤，二來也是我們的面子。就是京裏曉得了，這是迫於公憤的事，也不能說什麼話。」王侍郎道：「官不幫忙，只叫我們底下出頭，這是還有用嗎！」單道台發急道：「職道何

嘗不出力！要說不出力，也不趕着來，同大人商量。」一席話竟把王侍郎一班紳士，拿單道台當作了好官，說他真能衛護百姓。登時傳遍了一個湖南省城，竟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

單道台又恐怕底下聚了多少人，真要鬧點事情出來，倒反棘手。過了一天，因為王侍郎赴省城來，紳衿的領袖，於是又來同王侍郎商議。見面之後，先說：「接到領事電報，一定要我們把凶手護送到漢口，歸他們自己去辦，是職道同撫憲說明，一定不答應他。現在撫臺又追了一封電報去，就說百姓已經動了公憤，叫他趕緊到這裏，彼此商量辦法，以保兩國睦誼。如今電報已打了去，還沒有回電來，不曉得那邊怎麼樣。卑職深怕大人這邊，等得心焦，所以特地過來送個信。總望大人傳諭衆紳民，叫他們少安毋躁，將來這事，官場上一定替他們作主，決不叫死者含冤。所慮官場力量，有時而窮，不得不借衆力，以爲挾制地步。究竟到了內地，他們勢孤，總可以強他就我。所以動衆一事，大人明鑒，只可有其名而無其實。倘或聚衆人多了，外國人有個一長兩短，豈不是於國際上又添了一重交涉麼？」

此時王侍郎本係丁憂在家，剛剛服滿，頗有出山之意。一聽這話，深以爲然。但是於自己鄉親面上，不能不做一副激烈的樣子，說兩句激烈的話，以顧自己面子；其實也並不是願意多事的人。當下聽了單道台的話，連稱「是極。」等到單道去後，他那些鄉親，前來候信。王侍郎只勸他們不可聚衆，不可多事；將來領事到來，撫台一定要替死者伸冤。他是一鄉之望，說出來的話，衆人自然沒有不聽的。果然一

連平定了三天。

等到第四天，領事也就到了。領事只因奉到了駐京本國公使的電報，叫領事親赴長沙，會審此案；所以坐了小輪船來的。地方官接着，自不得不按照條約以禮相待。預備公館，請吃大菜，一切煩文，不用細述。

等到講到了命案，單道台先同來的領事說：「我們中國湖南地方，百姓頂蠻，而且從前打長毛，全虧湖南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他們爲了這件事情，百姓動了公憤，一定也要把凶手打死，以爲死者伸冤。兄弟聽見這個信，急的了不得；馬上稟了撫臺，調了好幾營的兵，晝夜保護，纔得無事。不然，那凶手還活到如今，等貴領事來嗎？」領事道：「這個條約上有的，本應該歸我們自己懲辦。倘若凶手被百姓打死了，我只問你們貴撫台要人。」單道台道：「這個自然。不特此也；百姓聽見貴領事要到此地，早已商量明白，打算一齊哄到領事公館裏，要求貴領事拿凶手當衆殺給他們看。百姓既不動蠻，不能說百姓不是。他們動了公憤，就是地方官，亦無可如何。不知貴領事到了這個時候，是個怎麼辦法？」領事聽了他這番話，一想：「現在我們勢孤，倘真百姓鬧起事來，也須防他一二。」但是面子上，又不肯示人以弱，呆了一呆，說道：「貴道台如此說法，兄弟馬上先打個電報給我們的駐京公使，叫他電回本國政府，趕快派幾條兵輪上來。倘若百姓真要動蠻，那時敝國却也不能退讓。」單道台一聽領事如此說法，

亦就正言厲色的說道：「貴領事且不要如此說法。敝國同貴國的交誼，固然要顧，然而百姓起了公憤，就是敝國政府，亦不能禁壓他們，何況兄弟。以前是貴領事未到，百姓幾次三番，想要鬧事，都是兄弟出去勸諭他們。又告訴他們聽：『將來領事到來，自能秉公辦理。爾等千萬不可多事！』今天初到這裏，他們聚了若干的人，想來問信，又是兄弟拿他們解散。若非兄弟出力，早已鬧出事來，貴領事那裏還能平平安安，在這裏談天？就是打電報去調兵船，只怕遠水亦救不得近火。如今各事，且都丟開不講。但說這個凶手，論他犯的罪名，是「故殺。」照敝國律例，是要抵擬的。但不知貴領事此番前來，作何辦理？」領事道：「是「故殺。」不是「故殺。」總得兄弟問過犯人一次，方能作准。就是「故殺。」敝國亦無擬抵的罪名，大約不過監禁幾個月罷了。」單道台道：「辦的輕了，恐怕百姓不服！」領事道：「貴國的人口很多，貴國的新學家做起文章來，或是演說起來，開口「四萬萬同胞，」閉口「四萬萬同胞，」打死一個小孩子，值得什麼？還怕少了百姓？」單道台一聽領事說的話，明明奚落中國，有心還要駁他幾句；回心一想：「彼此翻了臉，以後事情，倒反難辦。我橫豎打定主意，兩面做個好人。只要他見情於我，我又何苦同他做此空頭冤家呢！」想罷，便微微一笑，暫別過領事。

又回到王侍郎家裏，把他見了領事，如何辨駁，如何要求，添了無數枝葉。不曉得的人聽了，都當真正是個好官，真能殼迴護百姓。後來大眾問他：「到底辦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單道台道：「這個

還要磋磨起來看。」單道台此時也深曉得領事與紳士兩面的事，不容合在一處的。但是面子上見了領事，不能不裝出一副害怕的樣子，說百姓如何刁難，如何挾制。「如果不是我在裏頭，彈壓住他們，早晚他們一定鬧點事情出來。」只要說得領事害怕，自然可望移船就岸。見了紳士，又做出一副慷慨激烈的樣子，說道：「我們中國是弱到極點的了！兄弟實在氣憤不過！如今我們還沒有同他爲難，聽說他要把諸公名字，開了清單，寄給他們本國駐京公使，說是這樁命案，全是諸公鼓動百姓，與他爲難，拿個聚衆罪名，輕輕加在諸公身上。將來設有一長兩短，百姓人多，他查不仔細，諸公是不得免的！」幾個紳士起先是靠了大衆公憤，故而敢與領事抵抗；如今聽說要拿他們當作出頭的人，早已一大半都打了退堂鼓了！反有許多不懂事的人，私底下去求單道台替他想法子，不要把名字叫領事知道方好。因此幾個周轉，領事同紳士都拿單道台當做好人！

當下拿凶手問過一堂，定了一個監禁五年的罪名。據領事說：照他本國律例，打死一個人，從來沒有監禁到五個年頭的。這是格外加重。撫台及單道台都沒有說話。單道台還極力恭維領事，說他能顧大局，並不袒護自己百姓，好叫領事聽了喜歡。及至他見了紳士，依舊是義形於色的，他道：「雖然凶手指定了監禁五年的罪名，照我心上，似乎覺得辦的太輕，總要同他磋磨，還要加重，方足以平諸公之氣。」這番話，他自己亦明曉得已定之案，決計加重不來；不過妄言之，好叫百姓說他一個「好」字。至於紳

士，到了此時，一個個都想保全自己的功名，倒反掉轉頭勸自己的同鄉，說：『這位領事能殺把凶手辦到這步地位，已經是十二分了！況且有單某人在內，但凡可以替我們幫忙，替百姓出氣的地方，也沒有不竭力的，爾等千萬不可多事！』百姓見紳士如此說法，大家誰肯多事，一天大事，瓦解冰銷，竟弄成一個虎頭蛇尾！

只有單道台却做了一個面面俱圓。撫台見面誇獎他，說他能辦事。領事心上也感激他，彈壓百姓，沒有鬧出事來，見了撫台，亦狠替他好說話。至於紳士一面，一直當他是迴護百姓的，更不消說得了。自從出事之後，頂到如今，人人見他東奔西波，着實辛苦。官廳子上，有些同寅見了面，都恭惟他『能者多勞。』單道台得意洋洋的，答道：『忙雖忙，然而並不覺得其苦。所謂：『成竹在胸，』凡事有了把握，依着條理辦去，總沒有辦不好的。』人家問他有甚麼訣竅，他笑着說道：『此是不傳之祕，諸公領悟不來，說了也屬無益。』人家見他不肯說，也就不肯往下追問了。

又過了些時，領事因事情已完，辭行回去。地方官照例送行，不用細述。

誰知這回事，當時領事只認定百姓，果然要鬧事，幸虧單道台一人之力，得以壓服下來。當時在湖南，雖隱忍不言，過後想想，心總不甘。於是全歸咎於湖南紳士，又說撫台不能鎮壓百姓，由着百姓聚衆，人太軟弱，不勝巡撫之任。至於幾個爲首的紳士，開了單子，稟明駐京公使，請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詰責，定要辦這幾個人的罪名。又要把湖南巡撫換人。因此外國公使，便向總理衙門又多出一番交涉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

且說駐京外國公使，接到領事的稟帖，一想這事，一定要爭的。便先送了一個照會，到總理衙門，叫這些總理各國事務大人們照辦。

列位看官，是知道的：中國的大臣，都是熬資格出來的。等到頂子紅了，官升足了，鬍子也白了，耳朵也聾了，火性也消滅了。還要起五更上朝，等到退朝下來，一天已過了半天，他的精神，更磨的一點沒有了。所以人人只存着一個省事的心，能夠少一樁事，他就可以多休息一回。倘在他精神委頓之後，就是要他多說一句話，也是難的。而且人人又都存了一個心，事情弄好弄壞，都與我毫不相干；只求不在我手裏弄壞的，我就可以告無罪了。人人都存着這個念頭，所以接到公使的照會，司員看了看，曉得是一件交涉重案，壓不來的，馬上拿了文書呈堂；無奈張大人看了搖搖頭，王大人看了不作聲，李大人看了不贊一辭，趙大人看了仍舊交還司員。司員請示：「怎麼回覆他？」諸位大人說：「請王爺的示。」第二天會見了王爺，談到此事，王爺問：「諸位是什麼意思？還是答應他，還是不答應他？怎麼回覆他纔好？」

諸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話也沒有。王爺等了半天，見各位大人沒有一句說話，又問下來道：「到底諸公有些什麼高見？說出來，我們大家亦可以商量商量。」張王李趙四位大人，被王爺這一逼，不能不說話了。張大人先開口道：「還是王爺有什麼高見，一定不會差的。」王大人更報着自己的名字，說道：「某人識見有限，還是王爺歷練的多，王爺吩咐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罷。」李大人道：「他二位說的話，一些不錯。」趙大人資格最淺，就是肚皮裏有主意，也不敢多說話的，只隨着大眾說，應了一聲。「是。」王爺見談了半天，仍談不出一毫道理來，於是摸出表來一看。張大人說本衙門有事，王大人說還要拜客，李趙二位大人，亦都要應酬，一齊說了聲「明天再議。」送過王爺，各人登車而去。

過了兩天，公使館裏沒有來討回信。王爺同他四位，亦就沒有再提此事。

等到第三天，公使因為他們沒有回覆，又照會過來問信。他們還是不得主意。王爺同他們議了半天，無非「是是是，」「着着着，」鬧了些過節兒，一點正經主意都沒有。這天又是空過去，亦沒有照覆公使。

等到第五天，公使生了氣，說：「給你們照會，你們不理！」於是寫了一封信來，訂期明日三點鐘，親自前來拜會，以便面商一切。諸位王爺大人們，只得答應他，回他「明天恭候。」

同外國人打交道，是不可誤時候的。說是三點鐘來見，兩點半鐘，各位王爺大大，都已到齊，一齊穿



了補褂朝珠，在一間西式會客堂上等候，剛剛三點，公使到了。從王爺起，一個個同他拉手致敬，分賓坐下，照例奉過西式茶點。王爺先搭訕着同他攀談道：「我們多天不見了！」公使還沒有答腔，張大人忙接了一句道：「這一別可有一個多月了！」王大人道：「還是上個月會的！」李大人道：「多時不見，我們記掛貴公使的很！」趙大人道：「我們總得常常敘敘纔好！」公使是懂得中國話的，他們五位都說客氣話，少不得也謙遜了一句。王爺又道：「今天天氣好啊！」張大人道：「沒有下雨。」王大人道：「難得貴公使過來，天總算湊巧得的。」李大人道：「幸虧是好天。下起雨來，這京城地面，可是有些不方便！」趙大人道：「我曉得貴公使館裏，很有些精於天文的人。不是好天，貴公使亦不出來。」公使又問道：「前天有兩件照會過來，貴親王，貴大臣都想已見過的了。爲什麼沒有回覆？」王爺道：「就是湖南的事嗎？」張大人亦說了一聲：「湖南的事。」公使問：「怎麼辦？」王爺咳嗽了一聲。四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聲。公使又問：「怎麼樣？」王爺道：「等我們查查看。」四位大人亦都說：「須得查明白了，再回覆貴公使。」公使問：「幾天方能查清？」王爺道：「行文到湖南，再等他聲覆到京，總得兩個月。」四位大人齊說：「總得兩個月。」公使道：「敝國早替貴國查明白了。實在巡撫過於軟弱。一班紳衮，架弄着百姓，幾乎鬧出事來，我們彼此要好，所以特地關照一聲；貴親王，貴大臣似可無須再去查得，就請照辦罷！」王爺又咳嗽了一聲。各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聲。但是也有吐痰的，也有不吐痰的。呆了半天，公

使又追着問信。王爺說：「我們須得商量起來看。」四位大人齊說：「總得商量起來看。」公使聽了，微笑。幸虧這位公使，性氣和平，也是曉得中國官場的習氣，是捱一天算一天，等到實在捱不過去，也只好隨着他辦；所以當時聽了這班王爺大人們的說話，也不過於迫脅他們。但道：「要等行文去查，那是等候不及！現在電報又不是不通，諸公馬上打個電報去，兩三天裏頭，還怕沒有回電嗎？」一句話，把他們提醒了，一齊都說：「准其打電報去問明白了，就給貴公使回音罷。」公使臨走，又說了一句「三日之後，來聽回音。」

等到送過公使，王爺說道：「這件事情，還是依他，還是不依他？倘若不依他，總得想個法子，對付他纔好！」四位大人，當中要算張大人資格最老，經手辦的事亦頂多，忙出來攔住道：「王爺不曉得！我們同外國人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從來沒有駁過他的事情。那是萬萬拗不得的，只有順着他辦！」說完，又回頭對王李趙三位大人道：「我們辦交涉事老了，這一點點訣竅，還不懂得？」王爺被他駁得無話可說，歇了半天，搭訕着說道：「這件事情，你們到底查明白了沒有？」張大人道：「用不着。等到他們外國人來，他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還要王爺操這個心嗎？」其實公使來鬧了半天，爲了什麼事，他們亦祇曉得一個大略，是湖南出了一件人命交涉案件；公使不答應，說巡撫軟弱，挾制政府裏換人。」究竟案中的詳情，他們還是糊裏糊塗！一個個吃了「補心丹」，一齊把心補注，決不肯爲了此事再操心的。

當下又談了一回，無非是商量把現在這位湖南巡撫調任別處，簡一個有機變的，調做湖南巡撫。又是張大人出主意道：『我們調去的人，怕他們外國人不願意，何如等他後天來討回信時，探探他的口氣，他說那個好，就派那一個去；省得將來同他們不對，又來同我們倒蛋。』王爺點頭稱『是』。大眾亦就別去。

且說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聽了外國公使的說話，心上雖不甘願遷就他，却也不敢違拗他。等到第三天，公使又來討回信的時候，見了面，拿他恭惟了一泡。先時一個個手裏，都捏着一把汗。後來提到正事，王爺頭一答應他：『准定把湖南巡撫換人。但是放那一個去，一時還斟酌不出這麼一個對勁的。最好是同貴國人說得來的，以後辦起交涉來，彼此有個商量，不至於再像這回事，弄得不討好。』公使道：『是啊！現署山東巡撫的賴養仁，賴撫台這人就很好。前任黃撫台，狠同我們敵國人作對。自從姓賴的接了手，我們的鐵路，已經放長了好幾百里；還肯把維縣城外一塊地方，借給我們做操場。貴親王，貴大臣是曉得的，敵國在貴省地方，造了鐵路，不見得中國人不坐載貨搭客，原是彼此有益的事情。就是借地做操場，後來亦總要還的。不曉得前任黃某人爲什麼商量不通。賴撫台是開通極了，所以我們各國都歡喜他。以後請政府都要用這種人，國家纔會興旺。現在據我們意思，貴親王，貴大臣就奏明貴國皇上，竟把賴某人補授湖南巡撫。再揀一個同賴某人一樣的人，做山東巡撫。如此，方見我們兩國邦交，

更加親熱。諸公以爲如何？王爺聽了，望望四位大人。四位大人亦望望王爺，彼此不作一聲。還是王爺熬不過，就近同張大人說：「既然他們說賴某人好，我們就給他一個對調罷？」張大人搖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賴某人一准升湖南巡撫。山東一席，還要斟酌。這個是他們不歡喜的，調了過去，亦不討好。還是陝西賚某人，從前做津海道的時候，很應酬他們外國人。凡是纔進口的新鮮果子，以及時鮮吃物等類，他除掉送我們幾個人之外，各國公使館裏，他都要送一分去。你說他想的週到不週到？如果把這種人調到山東去，他們一定喜歡的。」王爺道：「既然如此，我們就答應他就是了。」張大人道：「倒也不在乎一定先要說給他們。只要不駁他的話，他就曉得我們的，已經許他的了。」王爺不曉得老辦法交涉的，本有這「默許」的一個訣竅。凡事我們等他做，不作聲，他們曉得我們就已經允許他了。王爺點頭稱「是」。他二人談了半天，公使等得不耐煩，又問：「怎麼樣？」他們幾個人，只是守着默許的祕訣，無論如何，也不做聲。公使急得發跳，還是王爺熬不住，同他說了聲「回來就有明文」。公使聽了這句，也就明白，不再往下追問了。又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分手辭去。

次日果然一連下了兩條上諭。湖南山東兩省巡撫，一齊換人。先前的那位湖南巡撫，亦沒有拿他調補。陝西落空下來。這也是張大人的調度。說他是得罪過外國人的人，一時不好叫他有事情，總得冷場，等人家平平氣，方好位置他。

閒話休提。且說新任山東巡撫寶撫台，名喚寶世豪，原是佐貳出身，生平最講究的是應酬。做佐雜的時候，有一次跟着一位候補知縣，一同到外州縣出差。候補知縣坐的是轎子，他不肯化錢，在路上或是叫部小車子，或是跟着轎子，一路的跑。有些不知道的，還當是跟的差官底下人之類，並沒人曉得他是太爺。

亦是他運氣湊合，這年正在省裏候補，空閒着沒有事，齊巧本省巡撫有位老太爺，最愛着象棋，就有人把他保薦進去；同老太爺一連下了十盤，就一連和了十盤。據寶世豪私下對人家說：『若照老太爺手段，贏他一百盤都容易。但是恐怕老太爺面上過不去，所以同他和了十盤。』此時老太爺也明曉得寶世豪是個好手，但是自己生性好勝，不贏他一盤，總不肯歇手。幸虧寶世豪乖覺，摸着老太爺脾氣，故意讓他幾步，等老太爺贏了一盤，光了光面子。果然老太爺大喜，連說：『我今天雖然贏了寶某人棋子，然而他的手段是好的。祇有他還可以同我交交手，若是別人休想。』寶世豪聽老太爺獎勵他，甚喜。

此時老太爺離不了他，先叫兒子委了他幾個挂名差使，拿乾薪水。後來碰着機會，開保舉，又把他保舉過班。連進京引見的盤費，都是老太爺叫兒子替他想法子，無非委派一個解餉等差，無庸細述。等到引見出來，走了老太爺門路，署過兩盪好缺，着實弄到幾文，又一齊孝敬了上司。於是升過府班，過道

班，保送海關道，放津海關道；一齊都是應酬來的。津海關做了兩年，只有因人謀他的這個缺，上頭也曉得他發了財了，就拿他升臬司，接着升藩司，如今升山東巡撫。他自從佐貳起家。一直做到封疆大吏。前後不到十年工夫。

他辦交涉的手段，還是做候補道時候，就練好的。等到做了津海關道，自然交涉等事情更多了。他練就的一套功夫是什麼？就是上文張大軍機所說的「默許的」一個祕訣：凡是洋人來講一件事，情，如果是遵條約的，固然無甚說得。倘若不遵條約的，面子上一樣同人家爭爭；到後來洋人生氣，或者拿出強項手段來事辦，他亦聽那洋人去幹，決不過問。後來洋人摸着他的脾氣，凡百事情，總要同他言語一聲。他允也罷，不允也罷，洋人自己去幹他自己的。他有時碰了上頭的釘子，下來問那洋人，洋人道：「你早已默許我過了。你不許我做，我能做嗎？如今事已做成了，你再要我反悔，可是不能！倘若一定要反悔，也可以，你賠我若干錢，我就歇了。你爲什麼不早点攔住我？如今我已經化了本錢，忽然攔住我？我不做，耽誤我的賣買，壞我的名氣，還得賠我若干錢，方能過去。否則不能同你干休！」他聽了外國人的說話，依舊無言可答。後首外國人又來問他討銀子，要賠款，倘或彼此說開了，也就不要了；有些說不開的。外國人問他要賠款，他還當真的給他。如此者三四次。上頭見他賠銀子是眞的，以後的事，曉得他爲難，只要外國人沒有話說，也不來責備他了。

且說他如今升了巡撫，自然是過了幾年，閱歷愈深。又加以外國人在他手裏，究竟佔過便，不肯忘記了他，一聽他來個個歡喜。到任之後，這一個來找，那一個來找。凡是來找他的外國人，他沒有一個不請見，又沒有一個不回拜。一天到晚，只有同外國人來往，還來不及；那有工夫，還能顧及地方上公事呢！因此便有人上條陳說：『大帥萬金之體，爲國自愛，倘照這樣忙法子，就是天天喝參湯，精神也來不及！總得找個人，能殼替代纔好。』寶世豪道：『外國人事情，他們一樣不懂，誰能替我？除非現在有這們一個人，懂得外國人的脾氣，有什麼事情，他替我代辦了，不要我操心，還要外國人不生氣；如此我纔放心得下！你們可有這們一個人？』大家保舉不出人，也就不往下說了。

後來這個風聲，傳到外國人的耳朵裏，便借此因頭，硬來荐人；又引證海外那一國，從前沒有興旺的時候，亦是借用別國有本事的人做客卿，然後他的國度，就此興旺了；這也不過借他做個嚮導的意思。寶世豪聽了這個說話，心想：『這個法子倒不錯，用外國人去對付外國人。同外國人，有些事情，總容易商量得過，不消我費心。而且以後，永無難辦的交涉。我倒可以借此卸去這付重擔，省得外國人時刻來找我；也免後裏頭，嫌我辦得不好。橫豎有人當了風去，好歹不與我相干。』存了這個主意，馬上答應，就託外國人介紹，請了一位嚮導官。據他們外國人說：『此人在他們學堂裏，學的是政治法律，都得過高等文憑的。』寶世豪道：『我這一番的公事，十府二直隸州，一百單八州縣，所有的公事，都要我一個

人過目，我那兒來的及！有了這個幫手，我也可以歇歇了。」過了兩天，介紹的人，先把合同底子，送過來請寶世豪過目。滿紙洋文，寫的花花綠綠的，寶世豪不認得，發到洋務局叫繙譯去繙譯好。又由洋務總辦斟酌添了兩條，餘外無甚改動。每月是六百兩薪水，先訂一年合同。寶世豪看了無話，就叫照辦。那洋人本是住在中國的，自然一請就到。等合同簽字之後，寶撫台便約他到衙門裏同住，以便遇事可以就近相商。那洋人本無家眷，原是無可無不可的，搬了進來。因為他姓喀，撫台稱他喀先生；合衙門都稱他喀師爺；官場來往，還稱他爲喀老爺，喀大人；有些不曉得他的姓，都尊之爲洋大人。

閒話休敘。單說他纔接事的頭一天，寶世豪爲了長清縣稟到一件命案，師爺擬的批不算數，一定要叫繙譯去，同喀先生說過，請喀先生擬批。誰知講了半天，一個案由還沒有明白。大家都說：「喀先生學的是外國刑名，中國的刑名，他沒有講究過，就是擬了出來，到部裏亦要駁的。還是請我們自己老夫子擬罷。」寶世豪無奈，只得拿回來，交給自己老夫子去辦。

又過了幾天，上頭有廷寄下來，叫他練兵辦警察，開學堂。他得了這個題目，便道：「這幾件都是新政事宜，可要請教這位大政治家了。」即忙把喀先生請了來，同他逐一細講，要他代擬章程。喀先生道：「這幾件在我們敵國，都是專門的學問。即以練兵而論：陸軍有陸軍學堂，水師有水師學堂。就以學堂而論：也有初級，有高級。我不是那學堂裏出身，不好亂說。」



寶世豪至此，方纔有點反悔之意，繃了繃眉頭，說道：「人命案件，請教你，你說中國刑名你不懂。今兒這些事情，原是一上頭照着你們法子辦的，怎麼你亦不懂？這樣不懂，那樣不懂，倒底你曉得些什麼呢？」

「喀先生道：『你們中國的法律，本是腐敗不堪的。現今雖然說改，亦還沒有改好。要我拿了你們的法律去辦事，我可不能。我要用我們敵國的法律，大帥你又怕部裏要駁。今兒你大帥所說的幾件事，在我敵國，都是專門學問。如果你大帥一准辦這幾樁事，要我荐人，我都有人。至於問我曉得些什麼，將來倘如有了，同敵國交涉的事情，不消你大帥費心，我都可以辦得好好的。』」

寶世豪聽了無話，所有新政，仍舊委了本省司道，分頭趕辦，也不再去請教喀先生了。喀先生也樂得拿薪水，吃飯睡覺，清閒無事。

不知不覺，已經了半年下來。一天有他一位外國同鄉，帶了家小，初次到中華來，先到山東游歷。因為叫人挑行李，價錢沒有說明白，挑夫欺他也有，便把那個外國人的行李，吃住不放。約摸有二里多路，定要他五百大錢一擔。那個外國人恨傷了，曉得喀先生在撫台衙門裏，便來找他，將情由細說一遍。又說挑夫一共三個。喀先生心上想：「在此住了半年，一無事辦，自己亦慚愧得狠；如今借此題目，倒可做篇文章了。」便去找寶世豪，氣憤憤的說：「挑夫吃住我同鄉的行李，直與搶奪無異。貴國這條律例，我是知道的，應請大帥將挑夫三名，一概按例梟示，方合正辦。」

寶世豪起初聽了，還以為挑夫果然可惡；如其搶奪洋人行李，一定要重辦的。立刻傳了首縣，來告

訴他這事叫他辦人。首縣去不多時，回來稟稱：『人已拿到，並且問過一堂。此事原係挑夫同洋人，講明五百大錢。因此洋人不肯付錢，挑夫一定吃住了討，說五百一擔，本是講明白的，少一個錢，可不要。洋人氣急了，就拿棍子打人，現在有個挑夫頭都打破了，卑職驗得屬實，因此三個挑夫起了鬩，說錢亦不要了，仍把東西挑回去，等洋人另外找人去挑。他們總算沒有做這筆買賣。後來還是房東出來，打圓場，每擔給他三百大錢，行李亦早已交代過了。據卑職看，這件事情早已完結的了；那個洋人又來，叫大帥操心，亦未免太多事了！』

首縣一番話，說得甚爲圓轉。竇撫台一聽不錯，說：『挑夫亂要錢，誠屬可惡。你既打了他，又沒有照着原講的價錢給他；如今反說挑夫動搶，一定要我拿他們正法，這也太過分了！』便請了喀先生來把情節，同他講明，叫他回覆那洋人，不要管這閒事。誰知喀先生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竟其拍桌子，搥板凳，朝着竇撫台大鬧起來，說：『我自從接事以來，不按照你們中國的法律辦事，嫌我不好。如今按照你們中國的法律辦事，亦是不好。明明是瞧我不起，所以不聽我的話。既然不聽我的話，還將我做什麼呢？』當下那洋人又着實責備竇撫台，說他違背合同。既然請了我來，一點事權也不給我，被別國人看着，還當是我怎樣無能。這明明是壞我的名譽，以後還有誰請我呢？現在你把一年的薪水，一齊找出來給我，還不算；還要賠我名譽銀子若干。如果不賠我，同你到北京公使那裏講理去。』說完，就要拖了竇撫台

出去。竇撫台問他：『那裏去？』他說：『北京去。』竇撫台說：『就是要北京去，我自有職守的人，不奉旨，是不能擅離的。你要去，你一個人先去罷。這叫你自己要去，不是我辭你的，不能問我要薪水。』那洋人一聽竇撫台如此的回絕他，越發想要蠻做。幸虧其時首縣還沒走，立刻過來打圓場，一面同洋人說：『有話總好商量。我們回來再說。他是一省之主，你把他鬧翻了，你在這裏是孤立無助的，吃了眼前虧，不要後悔！』洋人聽了這兩句話，一想不錯，方纔閉了嘴不響。首縣又過來求，竇大帥息怒！大帥是朝廷柱石，他算什麼東西，倘或大帥氣壞了，那還了得！』竇撫台亦只好收篷，就吩咐把此事交給洋務局去辦。首縣答應下去，稟明洋務局老總，就同着洋務局老總，找到洋人，說來說去，言明認賠一年薪水，以後各事，概不要他過問。洋人只要銀子到手，自然無甚說得。

竇撫台自從上了這們一個當，自己也深自懊悔，倚靠洋人的心，也就淡了許多了。後首有人傳說出來，這事一來是竇世豪自己懊悔，深曉得上了外國人的當。一來是他親家沈中堂從京裏寫信出來，通知他，信上說：『現在京裏，狠有人說親家的閑話，說親家請了一位洋人，做老夫子，大權旁落，自己一點事不問。這事狠失國體，勸親家趕快把那位洋人辭掉，免得旁人說話。至戚相關，所以預行關照。』竇世豪得了這封信，所以毅然決然，借點原由，同洋人反對，彼此分手，以免旁人議論，以保自己功名。

話休絮煩。且說他這位親家沈中堂，現官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兼掌院大學士。雖然不在軍機處，有什麼權柄。然而屢掌文衡，門生可是不少。他的爲人，本來是極守舊的。無奈後來朝廷銳意維新，他雖不敢公然抵抗，然而言談之間，總不免有點牢騷。有天有兩位督撫，又有幾個御史，連上幾個摺奏，請減科舉中額，尊重學堂。老頭子見了，心上老大不高興，嘴裏說道：「不要說別人，就是他們幾位，從前那一個不是由科舉出身？如今已得意了，倒會出主意，斷送別人的出路，真正豈有此理！」後來打聽着上摺子的幾位御史，內中有一個姓金的，一個姓王的，都是那年會試，他做總裁取的門生，因此越發氣的了不得，無奈朝廷已經准了他們的摺奏，面子上不好說什麼，只吩咐門上人：「以後王某人，同金某人來見，一概擋駕，壁還他們的門生帖子，不要收。」門上人答應着。後來王金二人來了，果然被門上人擋了。兩人只得託人疏通，無奈他老人家拙性發作，決意不收。兩人無可如何，只得罷休。

又過了些時，又有那省督撫，奏請朝廷優待出洋遊學畢業回來的學生。他老人家得了這個信，越發鬍子根根跳起，說：「這些學生，今兒開學堂，明兒開學堂，一齊都是無法無天的。怎麼好叫朝廷重用他們這種人！做了官還了得！」當下正要把他那些得意門生，凡是與自己宗旨相同的，挑選幾十位，約會在一處，請他們吃飯，商量挽回的法子。單子還沒有發出，又傳到一個消息，說要把天下庵觀寺院，一齊改作學堂。他老人家一聽這話，更氣得兩手冰冷，連連說道：「如今越鬧越好了！再鬧下去，不曉得還

鬧出些什麼花樣來！我亦沒有這種氣力，同他們去爭，只有禱告菩薩，給他們點活報應就是了。」這一夜，直把他氣的不會合眼。第二天，就請病假在家裏靜養。

他是掌院，又是尙書，自然有些門生屬吏，川流不息的前來瞧他。大眾一齊曉得老師犯的病，是醫藥不能治的。便有一個門生告奮勇說：「門生拚着官不要，拚着性命不要，學那從前吳都老爺的尸諫。明天一定要上摺子爭回來；倘若上頭不批准，門生真果死給衆人看，總替老師出這一口氣。」沈中堂一看這告奮勇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侍讀學士，旗人紳靈，號叫紳筱庵的便是。還是三科前，那年殿試，他做閱卷大臣，把紳筱庵這本卷子，取在前十本內。第二科留館。旗人升官容易，所以如今，已做到侍讀學士了。沈中堂看清是他。忙把大拇指頭一伸，說：「你老弟倘能把這樁事扳回來，菩薩馬上保佑你升官，將來一定做到愚兄的地位。」紳筱庵當時亦就義形於色的，辭別老師，言明：「回家擬好摺子，請老師明天候信便了。」沈中堂聞言之下，喜雖喜，然而面上還露着一副哀戚之容，說：「筱庵老弟果真要尸諫，雖是件不朽之事，但是他一家妻兒老小，靠託誰呢！我老頭子這們一把年紀，官况又不好，還能照顧他嗎！」於是呆了一回，等到衆人要去，一定要親自送他們到門外上車。衆門生執定不肯，說：「老師於門生向來是不送的。倘若老師要送，一定是拿我們擯諸門外了。」於是走到簷下，大眾站定不肯走。沈中堂道：「我不是送衆位，我是送筱庵老弟的。筱庵果然要學吳侍御之所爲，我們今日，就要一別千古了！」

我怎好不送他一送呢！」衆人見他如此說法，只得隨他送諸門外。

如今不說紳學士回去擬摺。且言沈中堂送客進來，也不回上房。一直到自己常常念經的一間屋子裏，就在觀音面前，抖抖擻擻的點了一炷香，又爬下碰了三個頭。等到碰頭末了一個爬在地下，有好半天，沒有站起；口中念念有詞，也不曉得禱告的是些什麼。後首起來之後，又上氣不接下氣的，念了半遍金剛經，實在念不動了，只好次日再補。自此便在家養病，三天假滿，又續三天。

老頭子一心指望紳學士摺子上去，定有一道上諭。即使批斥不准，或是留中。紳筱庵既說明尸諫，他的爲人，平時雖放蕩不羈，然而看他前天那副忠義樣子，決計不是說着玩玩的。但是摺子上去，准與不准，以及筱庵死與不死，總應該有個確信。何以一連幾天，杳無消息？真令人猜不出是個什麼緣故。眼見得六天假期滿了，筱庵那裏還是無動靜；自己又不是怎樣病得利害，請假請得太多了，反怕有人說話；無奈只得銷假請安。

衆門生屬吏，更見他老人家病痊銷假，又一齊趕了來稟候。沈中堂見了衆位，又獨獨不見紳學士。前天的話，是大家一齊聽見的。沈中堂便問衆人：「這兩天見着筱庵沒有？我等了他五天，摺子仍舊沒有上去。難道前天說的話，是隨口說說的嗎？如果說了話不當話，我也不敢認他爲門生了。」其時衆人，當中有個同紳筱庵，同做日講起居注官一位翰讀，姓劉名信。他聽了沈中堂的說話，忙替筱庵

辨道：「筱庵那天從老師這兒回去，聽說竟爲這件事氣傷了，在家裏發肝氣。請了許多中國醫生醫不好，後來還是吃了洋醫生兩粒丸藥吃好的。第二天睡了一天，第三天纔起來的。正想辦這件事，湊巧那兩天天熱，不知怎樣又忽然發起痧來。馬上找了個剃頭的，挑了十幾針，幸虧挑的還快，總算保住性命。現在是門生大家叫他在家裏養病，不要出來，受了暑氣，不是玩的。大約明天總到老師這裏來請安。」

沈中堂道：「原來說來說去，他的性命還是要緊的。他連外國大夫的藥都肯吃，他還肯爲了這件事死嗎！我如今也斷了這個念頭，決計不再望他死了。」言罷，恨恨不已。過了兩天，筱庵曉得老師怪他，但是不好意思，見老師的面。後來好不容易找了許多人疏通好了，方纔來見。沈中堂總同他淡淡的，不像從前的親熱了。

原來紳筱庵紳學士，自從那天從沈中堂宅子裏回去，原想一鼓作氣，留個千載不朽的好名兒。一路上在車子裏，盤算這個摺子，應得如何着筆，方能動聽。及至到家，纔跨下車來，忽見自己的管家迎着請了一個安，說：「替老爺叩喜。」紳筱庵忙問：「何事？」管家道：「廣東學政出缺，外頭都擬定是老爺。小軍機王老爺剛纔來過，因見老爺不在家，叫奴才轉稟老爺。今天王爺還提到老爺的名字，看來這事情倒有十分可靠。」紳筱庵原想明天學吳可讀尸諫的；及至聽了管家這番說話，一覺功名心一動，頓時就把那件事忘記了。他這一夜，賽如熱鍋上螞蟻似的，在一間屋裏，踱來踱去，一直沒有住腳。又想寫

信去問小軍機王老爺，家人回稱：「時候已經不早了，怕王老爺已經睡了覺。」又要寫信去問別位朋友，一時又無可問之人。恐怕人家本來不曉得，現在送個信給他，反被他鑽了去，此事不可不防。因此足足盤算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正想出門探覓消息，上諭已經下來，早放了別人。紳筱庵望了一個空，一團悶氣，無可發洩。方想到昨兒在老師沈中堂跟前說的話，現在正好借此題目發洩發洩。正提起筆來做摺子，忽然大太太叫老媽來請，說是小少爺頭暈發熱，也不知犯了什麼症候。紳筱庵兄弟三房，祇此一個兒子，年方十一歲，讀書狠聰明，雖不能過目成誦，然而十一歲的人，居然五經已讀完三經，現在正讀左傳，文章已做到「起講」，先生許他明年就好完篇了的。因此紳筱庵夫婦，竟拿他當做寶貝一般看待。一旦有了病，不但紳筱庵神魂不定，一個太太，早靠在少爺身邊，一手拍着，一面淚珠子早已接連不斷的掛在臉上了。紳筱庵回到上房，一看這個樣子，一條英氣勃勃的心腸，早爲兒女私情所牽制。少不得延醫服藥，竭力替兒子醫治，以安太太心。這一鬧又鬧了兩天。

等到兒子病好，恰值沈中堂假期已滿。他此時學吳可讀尸諫的心，早已消歸東洋大海，只是老師面前，無以交代。少不得編造謠言，託人緩頰把此事搪塞過去。明知老師冷淡他，事到其間，也只好聽其自然了！過了些時，他這段故事，外頭都傳開了。都說：「老頭子發痰氣，逼着門生尋死。幸虧紳某人有主



意，沒有上了他的當。」

有天他老人家在家裏坐着，直隸總督來拜。見面之後，賣弄他：「這兩年派出去的學生，學成回來，狠有些好學問的。今兒召見，已蒙上頭應許，准其擇尤保送。由禮部請示日期，在保和殿考試一次，分別等第，賞他們進士翰林，以示鼓勵。將來這閱卷一事，少不得總要老先生費心的。這樣門生，多收兩個在門下，將來能夠替國家辦點事，大家都有面子！」沈中堂聽他說完，忙忙搖手道：「別的都可以，只是保和殿考試一事，兄弟還要力爭他們這些人都設到殿試，以後要把我們擺到那兒去呢！就以我們這個翰林院衙門而論，幾千年下來，一直乾乾淨淨的；如今跑進來，這些不倫不類的人，不被他們鬧糟了嗎！」說罷，悶悶不樂。直隸總督來此，原想預先託個人情的，後見話不投機，只好搭趣着出去。

那知這位直隸總督，上頭聖眷狠紅，說什麼是什麼，向來沒有駁回他的。回去之後，果然保送了許多學生，請上頭考試錄用，軍機上先得了信。就有位軍機大臣，曉得沈中堂有迂拙脾氣的，便拿他開心，說：「直隸總督某人送些學生進來，都被我們咨回去了。曉得中堂不歡喜這班人，所以特地告訴你一聲，也叫你歡喜歡喜。」沈中堂聽了，聽果然心上很快活，連連說道：「這纔是正辦！就是上頭准了他這個，如其派我閱卷，我甯可辭官不做，這個差使，決計不當的。」那位軍機大臣道：「中堂所見極是！」彼此別去。誰知到了第二天，就有上諭：着於某日在保和殿考試出洋畢業學生。沈中堂看了，還當是軍機沒

有這個權力，阻當這件事，也只有付之一歎，沒有別的說話。

又過了兩天，考試過了。第二天，派他做閱卷大臣。他此時告假已來不及，要說不去，這違旨的罪名，又當不起；只得垂頭喪氣，跟了進去。幸虧試卷不多，而且派閱卷大臣，也不止他一位，他自己樂得不管事，讓別人去作主。不過大概翻了一翻，檢一本沒有違礙字眼的，擺在第一，呈進上去。等到引見下來，果然朝廷破格用人，頂高等的，都賞了翰林。其次用主事知縣，京官外官都有。那些用主事知縣的，不用去說他了。但說那幾個賞翰林的，照例要衙門拜老師認前輩，這些禮節，一點不能少的。沈中堂當的是掌院學士，正管得着他們，少不得前來叩見。那幾位翰林，雖然打外洋回來，不曉得中華規矩，然而做此官，行此禮，到了此時，說不得也要從衆了。於是打聽了規矩，封了贄見門包，拿着手本，前來私宅謁見。

不提防這位老中堂，早就預備此一着，兩天頭裏，便齊集了甲班出身的那些門生，同他們說道：「從前要進我們這個翰林院，何等煩難！鄉試三場，會試三場，取中之後，還要覆試，又是殿試，朝考，留館。諸君都是過來人，那一層門檻，可以越得過！如今這些人，一點苦沒有吃着，止作得兩篇策論，就要來當翰林。以後無論什麼人，也可以當翰林了。然而上頭有恩典給他們，我們怎好叫上頭不給他們。就是上頭派愚兄閱卷，愚兄亦怎好不去；不過收到這種門生，愚兄心上總覺不是。現在請了諸位來，彼此商量一個抵制的法子，就同他們上海抵制美約一樣，總要弄得他們，不敢進這個衙門纔好。諸位老弟高見，以

爲何如？」於是一齊稱「是。」沈中堂又問他們抵制的法子。有人說：「應該上個摺子，不准他們考差。凡是本衙門差使，都不准派。」又有人說：「這個翰林，祇能算做頂帶榮身，不能按資升轉。」沈中堂聽了，不置可否。內中有一位閣學公，姓甄，號守球，年紀已七十有三歲了，獨他見解獨高，忙插嘴道：「老師所說的，是抵制之法，抵制得他們自己不敢來纔好。現在有個法子：他既然賞了翰林，一定要來拜老師認前輩，老師不能不認他。他送贄見，亦樂得收他的。我們這些老前輩，無求於他，等他來的時候，我們約齊了一概不見。我們不要認得他；就是在別處碰見了，他稱我們前輩老前輩，我們只拱手說：『不敢當，也不要理他。』如此等他碰過幾回釘子，怕見我們的面，以後叫把這他們翰林一道，視爲畏途，自然沒有人再來了。但是要抵制，我們總要齊心纔好！」衆人聽罷，一齊稱「妙。」沈中堂點頭稱「是。」連說：「守球老弟所論極是，愚兄樂得認他做門生。但是贄見，亦要照尋常加倍。我們中國的規矩，凡是沾到一個「洋」字，總要加錢。不要說別的，我們小孩子，新從上海來，他說上海戲園子規矩，洋人看戲加倍。他幾個雖不是洋人，然而纔是外洋回來的，我問他多要，並不爲過。」衆門生又一齊稱「是。」於是當天議定，等他幾人來見老前輩時，一概不許接待，以爲抵制之策。衆人一齊認可，方纔別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附來裙帶能詔能驕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話說甄守球甄閣學，在沈中堂宅內，議定抵制之法。凡是新賞翰林的幾個學生來拜，一概不見。不要他們認前輩老前輩。商議既定，果然大衆齊心，直弄得他們那幾個人，到一處碰一處，沒有一處見到。後來這幾個人，曉得在京裏有點不合時宜，也就各自走了道路，出京另外謀幹去了。京裏的這班人，聽得他們已走，彼此見面，一齊誇說：『甄老前輩出的好計策！』甄閣學亦甚是得意。

一天甄閣學在自己宅子裏，備了三席酒，請衆位同年同門，吃酒賞菊。沈中堂得了信，說是：『飲酒賞菊，是頂雅緻的事情。怎麼守球不請我老頭子？』就有人把話傳給了甄閣學，連忙親自過來陪話，說道：『不是不請老師。實在因為男子小客，多怕褻瀆了老師，所以不敢來請。』沈中堂道：『我很歡喜。到了那天，我要來，你亦不必多化錢，我亦吃不了什麼，不過大家湊湊罷了。』甄閣學自然高興。到了那天，因為老頭子要來，雖說不化錢，早已特特爲爲，又添了一桌菜，檢老師愛吃的，點了幾樣。這天約明白的兩點鐘會齊。不到一點鐘，老頭子頂高興，早已跑了來了。一問所請的客，都是自己的門生，尤其高興。等到客齊，老頭子先創議，要人家做菊花詩。老頭子說：『什麼五古七古，七律七絕，我都有點忘記了。祇有五律，祇要拿試帖減四韻，我雖然多年不做，工夫荒了，還勉強湊得成功。』衆人見老頭子高興，

少不得一齊獻醜，當時各自搜索枯腸。約摸一個鐘頭，還是沈中堂頭一個做好。衆人搶着看時，果然是一首五律。然後衆人絡續告成，數了數一共二十七首。有三位說要回去補做了送來，彙齊之後，甄閣學一齊請沈中堂過目。其中只有兩個做七絕的，一個做七律的，九個做五律的，十五個做五絕。你道爲何？只因五絕比五律更好做，連中間的對仗，都可以減去，所以大家捨難就易，走了這一路。當時沈中堂看了甚喜，說：『明天請守球老弟，畫一張格子，分送諸位；另外各自再磨一張，中縫脚下，各人寫各人的名字。簽條上就寫翰苑分書菊花詩。送到玻璃廠，等他們刻了板，印出來賣。凡是寫大卷子的人，誰不要買一部？』衆人聽了，不勝佩服。

酒席吃到一半，甄閣學忽然起身，向內停了一回，拿了兩張字出來，送到沈中堂跟前，說是：『門生的兩個兒子做的。不曉得將來還有點出息沒有？』沈中堂道：『好啊！拿來我看。』原來都是和的菊花詩；前面寫着「恭求太老夫子中堂訓正」，下面註着「小門生甄學忠甄學孝謹呈」字樣。沈中堂未看詩，先看名字，說道：『好名字！一個人能設記得「忠孝」兩個字，還有什麼說的呢！』於是又看詩，連讚：『好口氣！兩位世兄，將來一定都是要發達的，都是我的小門生，將來亦于湯有光的事。我很想見見他倆。』甄閣學已不得這一聲，立刻進去，招呼兒子扎扮了出來。沈中堂一看，大的約摸有四十外了，戴的是藍頂花翎，小的亦有二十多歲，還是金頂子。一齊都穿着袍套，見了太老師爬下磕頭。太老師止回

了半揖，磕頭起來，又讓坐。老頭子因見甄學忠是四品服色，曉得他一定有了官了，便問：「在那一部當差？」甄閣學搶着回道：「本來是有個小京官在身上，如今改了直隸州出去。」沈中堂道：「怎麼不下場？」甄閣學道：「已經下過十場，年紀也不小了，正途不及，只好叫他到外頭去歷練歷練。」沈中堂道：「可惜！可惜！有如此才華，不等着中舉人，中進士，飛黃騰達上去，却捐了個官，到外頭去混，真正可惜！」一面說，一面又拿他倆的詩，顛來倒去，看了兩三遍，拍案道：「一言爲心聲，這句話是一點不差的。大世兄的詩好雖好，然而還總帶着牢騷；這便是屢試不第的樣子。幸虧還豪放，將來外任還可望得意。至二世兄富麗堂皇不用說，將來一定是玉堂人物了！」接着又問甄學忠：「幾時出去做官？分發那一省？」甄學忠回稱：「這個月裏，就辦引見，指分山東。」沈中堂道：「好地方！山東撫台，也是我門生。我替你寫封信去。」甄閣學本有此心，但是不便出口；今見老師先說了出來，自然感激涕零，立刻又叫兒子磕頭，謝了太老師栽培。當時沈中堂甚是高興，吃酒論文，直至火上始散。

次日甄閣學又叫兒子去叩見太老師。等到引見領憑下來，又去辭行。沈中堂見面之後，果爲鄭重其事的，拿出一封親筆信來，叫他帶去給山東巡撫。按下慢表。

目前單說甄閣學的兒子甄學忠拿了沈太老爺的信，攜帶家眷前去到省。他父親因爲他獨自一個出去做官，心上不放心，便把自己的內兄請了來，請他跟着同到山東，諸事好有照應。他父親的內兄

便是他的舅太爺了。這位舅太爺姓于，前年死了老伴，無依無靠，便到京找他老妹丈，吃碗閒飯。甄閣學是做京官，一直省儉慣的人，憑空多了一個人吃飯，心上老大不自在。幾次三番，要把他薦出去；無奈人家嫌他年紀太大了，都不敢請教。這遭託他問到山東照應兒子，却是一舉兩得。于太舅爺年紀雖大，精神尚健；於世路上一切事情，亦還在行。甄學忠自這位老母舅照料，自然諸事一概靠託，樂得自己不問。于舅太爺却勤勤懇懇，事必躬親，於這位外甥的事，格外當心。那些跟來的管家，都是在京裏苦澀的了，好容易跟着主人到外省做官，大家總望賺兩個。誰知碰見了這位舅太爺，以後的好處且慢說，但就目前路上而論，甚麼僱車子，開發店家，有心賺兩個零用錢，亦做不到。因此，大家沒有一個歡喜這位于舅太爺的，而且都在少主人面前，說他的壞話。

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早已走到山東濟南府城。稟到，稟見，繳憑，投信，一切繁文，不必細表。撫台接到沈中堂的私函，託他照應甄學忠，自然是另眼看待。到省不到一個月，撫台避嫌疑，不肯委他差使。齊巧那時候辦河工，撫台反替他託了上遊的總辦張道台。算是張道台上稟帖，向撫台說：這甄牧如何老練，如何才幹。「目下正值需才之際，可否稟懇憲恩，飭令該牧來工差遣，以資臂助。」各等語。撫台看了，彼此心心相印，斷無駁回之理。

甄學忠奉到了公事，連忙上院叩謝，撫台當着大衆，很拿他交代一番；又說：「你到省未久，本還輪

不到委什麼差使。這是張道台有稟帖在此，這裏稟請你去幫忙，好生幹！」甄學忠連應了幾聲「是」。下來，大家都說他，一定同張觀察有什麼淵源。還有人來問他。甄學忠回稱：「素昧生平。」大家都不相信，還說他有意瞞人。甄學忠自己亦摸不着頭腦，人家說他閒話，無可置辨。

後來到得工上，叩見了張觀察。張觀察同他很客氣，第二天就委了他買料差使。上來叩謝，張觀察曉得買料事繁，派了面薦了兩個人：一個蕭心閒，一個潘士斐。說：「他二人於辦料一切，都是老手。」甄學忠又怕薦的人，沒有自己人當心，於是又寫信到公館，請他娘舅于舅太爺趕了來。于舅太爺一聽外甥有了事，自然也是歡喜的，便道：「這買料的事，上關四帑，下關民命，中間還關係委員的考成。若是沒個人去監察差監他們，這些人我是知道的，什麼私弊，都會做出來！」因此，接信之後，便趕着趕到工上。有他一個清眼鬼，自然那些什麼蕭心閒，潘士斐，以及一班家人們，都不敢作什麼弊了。然而大家一齊拿他恨入骨髓，不在話下。

且說甄學忠到省，不及一月，居然得了這個美差，便有他的堂房舅子姓黃，綽號黃二麻子的，前來找他。他太太是湖北人，這黃二麻子是他大舅子。齊巧這年，正在山東濰縣當徵收。看了轅門抄寫得妹丈得了河工差使，他便想趕到省裏來：一來望望妹妹，二來想插手弄點事情做做，總比他當徵收師爺的好。主意打定，便在東家跟前，請假兩個半月的假，上省找他妹丈。他這個館地，原是情面帳；東家並不



拿他十二分當人，他要告假，樂得等他告假。叫帳房多送了一個月的束修，給他做盤川；又託帳房師爺，替他照官價僱了一輛車，派了一個差役送他進省；連個二爺都沒有帶。

到了省城，黃二麻子是省錢慣的，不肯住客店。又因為同甄學忠的太太，有幾十年不見了，雖是堂房兄妹，怕他一時記不得，似乎未便冒昧；況且妹丈又是從未見過面的人，因此便借了一個朋友家裏，暫住歇腳。他是午飯前到的，吃了飯，就換了衣服，要去拜望妹妹丈。他也不該什麼好衣服，一件覆染的繭緞袍子，一件天青緞舊馬褂，便算是客服了。又嫌不恭敬，特地又戴了一頂大帽子，穿了一雙前頭有兩隻眼的靴，搖搖擺擺，算做行裝，也還充得過。打扮停當，忽然想起：「初次拜妹夫，應該用個什麼帖子？」他朋友說：「用個『姻愚弟』罷了。」黃二麻子搖搖頭說道：「我這邊來，是望他提拔提拔我的。同他兄弟相稱，似乎自己過於拿大。而且依我意思，用帖子亦不妥當，還是寫個單名的手本。你說好不好？」那朋友道：「令親是什麼官？」黃二麻子道：「舍妹丈是戶部主政，改捐直隸州知州。我們這位太親翁，是現任內閣學士；除掉內閣大學士之外，京城的官，就要算他頂大，舍妹丈便是他的大少爺。」那朋友道：「他老子宮大，兒子總不能世襲到自己身上。就算可以世襲，也沒見過郎舅至親，可以用得手本的。」黃二麻子道：「這是官場的規矩。你沒有做過官，是不曉得的。我這邊來找他在工上弄事情做。的事情成功了，他做老總，我們在他手下辦事，賽如就同他的屬員一樣。怎麼今天來了，不上個手本不

但見舍妹丈用手本，就是去見舍妹，也是要用手本，先上去稟安，方是道理。」那朋友見他執迷不悟，也只好隨他，便說道：「你說的不錯。時候不早了，你快去罷！」

黃二麻子趕忙出門，一路問人，好不容易問到妹夫的公館。自己投帖，門上人拿他看了兩眼，回稱：「老爺到工上去了，不在家，擋你老爺的駕罷！」黃二麻子又說：「既然老爺不在家，費心上房太太跟前，替我回一聲，就說我黃某人稟安稟見。」門上人聽他要說見太太，又拿他看了兩眼，問他：「同敝上可是親戚？」他到此，方纔說明：「你們的太太，就是我的舍妹。」門上人連忙改口稱呼說：「原來是一位舅老爺！」又問：「同我們太太，可是胞兄妹？」黃二麻子道：「同高祖還在五服之內，是親的不算遠。」門上人一聽，不是親舅老爺，那臉上的神色又差了。但念他總是太太娘家的人，得罪不得，便道：「你老爺坐一回，等家人上去回過，再來請。」黃二麻子連稱：「勞駕得很！」一霎時門上人進去，回過太太，讓他廳上相見。太太家常打扮出來，見了面，太太正想舉袖子萬福，黃二麻子早跪下了。磕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口稱：「連年在外省處館，姑太太到了，沒有趕得上來伺候！」太太道：「不敢。」於是滿面春風的，問長問短。黃二麻子異常恭敬，竟其口口聲聲，「姑老爺」、「姑太太」、「什麼」、「妹夫」、「妹妹」等字，一個也不提了。隨後提到託在工上謀事情的話，太太道：「至親原應該照應的，無奈這些事情，都是你妹夫作主，不是熟手，插不下手去。我亦不好要他怎麼樣。你既然大遠的來……往在那裏？」黃二麻

子道：「暫時借一個朋友家裏歇歇脚，還沒有一定的住處。」太太道：「既然如此，你且把行李搬了來住兩天。你妹夫不時到省裏來，等他見了你，我們再來想法子。」黃二麻子聽了前半截的話，心上老大着急；及聽到後半，留他在公館裏住，便滿心歡喜，又着實說了幾句感激姑太太栽培的話，然後退了下來。

一衆家人，曉得太太留他在公館裏住，看太太面上，少不得都來趨奉他。一個個「舅老爺」長「舅老爺」短，叫的鎮天價響。黃二麻子此時，同他們却異常客氣，連稱：「我如今也是來靠人的，一切正望你們老爺提拔，諸位從旁吹噓，我們還不是一樣嗎？快別提到「舅老爺」三個字！大家見他隨和，倒也歡喜他。」

過了幾天，甄學忠工上有事，自己沒有回來，差了于舅太爺到省城裏來，辦一件什麼事。黃二麻子早打聽明白了。等到于舅太爺下車進來之後，他忙趕着拿了「姻愚姪」的帖子，上去叩見。見了面，口稱「老姻伯」，自稱「小姪」，說到他自己的事情，又要懇老姻伯替他吹噓。于舅太爺是至誠人，看他規矩，便也認他是個好人。過了一天，事情辦完，于舅太爺要回工上去。甄學忠的太太，又來拜託他在外甥面前，替他哥子幫忙。于舅太爺只得答應着。

等到老人家轉過了身，一班家人都指指點點的罵他。黃二麻子聽在肚裏，心想：「他的人緣，如此

不好倒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沒有事便到上房找妹子談天，面子上說是請姑太太的安，其實是常常親熱慣了，他有他的主意。湊巧這位太太最愛談天說閒話；如今有了這個本家哥哥湊趣，而且又無須避得嫌疑；因此這黃二麻子在妹子跟前很有臉，家人小子們求舅老爺說句把話，亦很靈。如此者約有半個月光景。

有天甄學忠因公回省，到得家裏，聽了于舅太爺的先入之言，心上早有了個底了。等到見了面，頭一樣他能夠低頭服小，就合了脾胃，答應同他一塊兒到工上去。黃二麻子既到着工上，一看姑老爺的氣派可不小。雖說是個買料委員；只因他手下用的人多，凡是工上用的東西；無論一土一木，都要他派人去採辦，用的人多，自然趨奉的人就多，名爲委員，實則同總辦一樣。此時是于舅太爺拿總專管銀錢。就是總辦薦的蕭心閒，潘士斐，亦都在總局裏派了有底有面的執事。黃二麻子初到，一個個都去拜望。提到妹夫，還不敢稱妹夫，仍舊稱「我們姑老爺。」後來見大家背後叫「老總，」他亦改口稱「老總。」過了兩天，老總派他稽查工料。他也不曉得稽查些什麼。

他平時見了老總，及于舅太爺不敢多說話。却同蕭心閒潘士斐兩人，甚是投機。他倆念他是東家的舅爺，總比別人親一層。而且他在工上住了兩天，定要借事進省一邊；說是記掛姑太太，進省看姑太太去。人家見他走得如此勤，便疑心他縱然不是親兄妹，亦總是嫡堂兄妹了。有些話不便當面向東家

談的，便借他做個內線。只要他在他姑太太跟前提一聲，將來東家總曉得的。幾回事情一來，他曉得人家，有仰仗他的地方，登時水長船高，架子亦就慢慢的大了起來。朝着蕭潘一般人，信口亂吹，數說姑太太今天留他吃什麼點心，又爲他添什麼菜。又指着身一件光板無毛的皮袍子，說：「這件袍子，也是姑太太送的。」衆人看了，看皮袍子面子，乃是一件舊甯綢覆染的，已經舊的不要舊了。潘士斐愛說玩話，便笑着說道：「你們姑太太，也太小氣了。既然送你皮袍子面子，爲什麼不送你一件新的，却送你舊的？」黃二麻子把臉一紅，想了一想，說道：「我們姑太太，本來要送我一件新的，是我不要，只問他要這件舊的。」衆人說：「有新的送你，你反不要，要舊的，這是什麼緣故？」黃二麻子道：「我們天天在工上當差使，跑了來，跑了去，風又大，灰土又多，新的上身，不到三天，就弄壞了，豈不可惜！我所以只問他要件舊的，可以隨便拖拖，這個意思，難道你們還不曉得？」

過了一天，姑太太差了管家來，替老爺送東西吃食，順便帶給于舅太爺，黃二麻子一家一塊鹹肉，一盤包子。于舅太爺向來是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所以大家不曉得。黃二麻子却如得了皇恩御賜一般，直把他喜的了不得，逢人便告，又說：「我們姑太太，怎麼想得這樣週得！曉得我們在工上吃苦，所以老遠的帶吃食來。從前我有兩個舍妹：大舍妹小氣的了不得，所以祇嫁了一個教書的，不久就過去了。這是二舍妹。他自小手筆就闊，氣派也不同，所以就做太太，這是一點不錯的。」到了第二天中午，特地

把姑太太給他的鹹肉，蒸了一小塊。拿小刀子溜薄的，切得一片一片的，擺在一個三寸碟子裏頭。等到開飯的時候，他拿了出來。一桌子五個人吃飯，他每人敬了一片，說：『這就是我們姑太太的肉，請諸位嘗嘗。』敬了一片，第二片他可不敬了。只見他一筷子一片，只管夾着往嘴裏送，一頭吃，還要一頭讚。等到吃完，剩了三片，還叫伺候開飯的二爺，替他留好了，預備第二頓再吃，偏偏碰見這個二爺的嘴饞，伸手拈了一片，往嘴裏一送，又自言自語道：『只聽他說好，倒底是個甚麼滋味，等我也嘗他一片。』果然滋味好，於是又偷吃了一片，越吃越好吃；又自己說道：『一不做，二不休，一片也是吃，三片也是吃，索性吃完了他。舅老爺不問便罷；倘若問起來，就說是個貓偷吃了的，他總不能怪我。』主意打定，等到晚上開飯的時候，伺候開飯的二爺，只指望他忘却那三片鹹肉不提，纔好。誰知黃二麻子，於這三片鹹肉，竟是刻骨銘心，也決計忘不掉。一坐下來，還沒有動筷子，就問：『我的鹽肉呢？』偷嘴的二爺，忙嚷着叫廚房裏添碗肉。黃二麻子道：『不是要廚房裏添肉，是中飯叫的我們姑太太的肉，還贖下三片，我叫你替我留好的。』偷嘴的二爺，曉得躲不過，瞎張羅了半天，纔回了一聲：『沒有了。』黃二麻子眼睛一瞪，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說道：『那裏去了？』偷嘴的二爺說道：『想是被野貓啣了去了。』急的黃二麻子，脚罵「王八蛋」，說道：『是我們姑太太給我的肉，我一頓捨不得吃完，所以留在第二頓吃。叫你留好，你不當心，如今被貓啣了去了。我不管，我只是問你要。你沒你賠我的。你要不賠，你自己去同你們

太太說去。」黃二麻子只管罵，不動筷子。等到別人吃完飯，他還是坐着不動，一定要偷嘴的二爺賠他的。那偷嘴的二爺，先撇着嘴不做聲，儘着他罵。後來挨不過，走到門外，嘴裏噤哩咕嚕的說道：「少了三片鹽肉，不過是豬肉，又不真是他們姑太太身上的肉，何犯着鬧到這步田地！」偏偏這句話，又被黃二麻子聽見了，趕着出去打他的嘴巴，問他吃的誰的飯。一定上去回老爺，攆掉他還不算，還要打他的板子。別的爺們曉得事情鬧大了，都怪那個偷嘴的二爺不是，不該嘴裏拿太太亂講。「舅老爺是太太的哥哥，你亂講被他聽見了，怎麼叫他不生氣呢？他果然同老爺說了，你還想吃飯嗎？」那個偷嘴的二爺到此，方纔悔悟過來。由衆人架弄着，領他到黃二麻子跟前磕頭，求舅老爺息怒，不要告訴太太曉得。黃二麻子起先，還拿腔做勢，一定不答應；禁不住衆管家一齊打干哀求，方纔答應下。那個偷嘴的二爺，又磕頭謝過舅老爺恩典，方纔完事。如此一來，黃二麻子把情分，一齊買在衆人身上；衆人自然見他的情。

他自己一想：「上頭除掉姑老爺，就是于舅太爺一位。餘外的人，都越不過我的頭去。」自此以後，他的架子，頓時大了起來。一班家人小子，看了老爺太太的分上，少不得都要巴結他。還有些人，曉得他在主人面前，說得動話，指望他說句把好，也不得不來趨奉。偏偏事有湊巧，于舅太爺病了十天。甄學忠一向有什麼事情，都是于舅太爺承當了去。如今他老人家病了，樣樣都得自己煩心，不上三天，早把他

鬧煩了。到這擋口，黃二麻子曉得是機會到了，便格外在姑老爺跟前獻殷勤，甚至家人小廝當的差使，不該他做的，他亦搶在前頭。甄學忠覺得他這人可靠，漸漸的拿些事情，交代他辦。他辦完了事情，一天定要十幾盞，到于舅太太屋裏，看于舅太爺的病，伺候于舅太爺，什麼湯啊水啊，亦都是他料理。因此于舅太爺亦很見他的情，面子上很讚他好。

却不料他老人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甄學忠還算待娘舅好，凡是左近有名的醫生，都已請遍；無奈總不見效！他老人家自己，也曉得是時候了，便把外甥請到床前，黃二麻子亦跟了進去。只見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着外甥的手，說道：「老賢甥！我自從你令堂去世，承你老人家看得我起，如今又到你手裏，並不拿我娘舅當作外人，一切事情，都還相信我。我如今是不中用的了！現在止是你要緊時候，我不能幫你的忙，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但是我死之後，銀錢大事，你可收回自己去管。一句話，須要記好：「人心叵測，」雖是至親，也都是靠不住的！」于舅太爺說到這裏，已經喘吁吁，上氣接不到下氣，頭上汗珠子，同黃豆大小，直滾下來。甄學忠此時念到他年日相待情形，不期而然的，從天性中流出幾點眼淚。忙請娘舅呷一口參湯，勸娘舅暫時養神，不要說話。約摸停了一會，于舅太爺得了參湯補助氣力，漸漸的精神回轉；於是又掙扎着說道：「不但銀錢大事，要自己管；就是買土買料，也總要時時刻刻當心。我活一天，這些事我都替你搶在頭裏，不要你操心；就是惹人罵我恨我，我亦不怕。橫豎我有了這把



年紀，也不想什麼好處。除了我，却沒有第二個肯做這個冤家的！黃某人，人是狠能幹的……」說到這裏，舅太爺氣又接不上來，喘做一團。甄學忠扶他睡下，叫他歇一回。誰知他話說多了，精神早已散了，一個氣不接，早見他眼睛一翻，早已不中用了！甄學忠少不得哭了一場，趕緊派人替他辦後事，忙着入殮出殮；把他靈柩，權寄在廟裏，隨後再扶回原籍。都是後話不提。

且說當他病重時，同他外甥說的幾句話，黃二麻子跟在屋裏聽得清清楚楚。先聽他說：「人心巨測，雖是至親，亦靠不住。」不由心上舉拍一跳，暗暗罵他：「老殺才！你病了，我如此的伺候你，巴結你，如今倒要絕我的飯碗！幸虧沒有叫出名來還好。」等到第二回說：「黃某人，人是狠能幹的……」照于舅太爺的意思，諒來一定還有不滿意於他的說話。又幸虧底下的話，沒有說出，他就一命嗚呼了。碰巧他這位老賢甥，聽話也只聽一半，竟是斷章取義。聽了老母舅臨終的說話，以為是老母舅保舉他堂舅爺接他的手，所以纔會誇獎他能幹。他得了這句說話，等到于舅太爺一斷了氣，還沒有下棺材，他已把大權交給黃二麻子。

黃二麻子却出其不意，受了妹夫的託付，這一喜，真非同小可。當天就接手，接手之後，一心想查于舅太爺的帳目，有什麼弊端，掀了出來，也好報報前仇。誰知查了半天，竟其一毫也查不出。只有一間空房裏，常常堆着千把吊錢；他便到妹夫跟前獻殷勤道：「這許多錢，堆在家裏，豈不闊利錢！何不存錢

鋪裏，一來可生幾個利錢，二則也免自己擔心。舅太爺倒底有了歲數的人了，無論你如何精明，總有想不到的地方。」只見他妹夫道：「你倒不要說他。工上用的全是現錢不多，預備點存在家裏，一時上頭要起來，那裏去弄呢？」黃二麻子碰了這個軟釘子，自己覺着沒趣，搭訕着又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妹夫也沒有理會他。他便回到自己房裏生氣，咕嘟着嘴，一個人自言自語道：「誰稀罕吃他的飯！這也算得什麼！」

正在氣間，齊巧管廚的上來，付伙食錢。管廚的曉得他是主人的舅老爺，今兒又是初接事，不敢不巴結他。一進門，先請一個安，說了聲「請舅老爺的安。」黃二麻子愛理不理的，問他什麼事。管廚的故意做出一副笑容，從袖子裏取出一本伙食帳來，送到桌子上，却又笑嘻嘻的，說道：「又要舅老爺費心了！」黃二麻子是在過現任州縣衙門當過師爺的，雖然自己沒有經過手，規矩是知道的。曉得大廚房裏，帳房師爺有個九五扣。黃二麻子便拿起算盤，踢踢搭搭一算，五天應付九十六吊。照九五扣，應除四吊八百文，實付九十一吊二百文。照數發了出來，管廚的接到手裏一算，不敢說不對，只笑嘻嘻的說道：「舅老爺這是怎麼算的？小的不懂。」黃二麻子當是管廚的有心當面奚落他，便把算盤一推，跟手拿桌子一拍，罵道：「好混帳！你瞧不起我，見我今天初接手，欺負我外行，要來蒙我。通天底下衙門局子，都是一樣。我做帳房，雖是今天頭一天，你當管廚的，難道亦是今天頭一回嗎？你如果嫌少，你不要拿，替我

把錢放在這裏！管廚的碰了這個釘子，曉得一時說不明白，只好拿了錢，搭訕着出去。黃二麻子還罵道：「底賤貨！你不凶過他的頭，他就凶過你的頭，真正不是些好東西！」

到了第二天，管廚的特地送了黃二麻子一隻火腿，又做了兩碗菜，一碗紅燒肘子，一碗是清燉鴨子；說是：「小的孝敬師老爺的，總得求舅老爺賞個臉收下。」起先黃二麻子還只板着個臉，一定不要這些東西；禁不住管廚的一再懇求，方纔有點活動。

管廚的下去，當夜便找了值帳房的二爺，請他吃了幾杯酒，託他同舅老爺說：「這個九五扣，照例原是應該有的。只爲舅太爺要替老爺省錢，叫我們辦清公事，什麼伙食錢，酒席價，格好往少裏打算，也不要什麼扣頭。如今舅老爺來了，這個錢，我們下頭亦情願報効的。但是有一句俗語，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無非還是拿着老爺的錢，貼補他舅老爺罷了。舅老爺是何等精明的人，難道要我們賣老婆孩子不成？少不得還要拜求舅老爺，在老爺面前，就說：「現在工上米糧柴火，以及吃的菜，無一不買。若照着前頭數目，實在有點賠不起。總得求他老人家看破些，自下個月起，每人伙食，加上十個錢。如此一來，我也不至賠本，舅老爺也有了。至於老爺，一天多化幾百錢，少處去，大處來，只要那筆材料裏頭，多開銷上頭幾文，還怕這筆沒抵擋嗎？」那值帳房的二爺，吃喝了他的酒菜，少不得要幫他的忙，當時諾諾連聲。

等到晚上，走到黃二麻子身旁，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只見黃二麻子繃了半天眉頭，說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老爺跟前，我已經說他做不下去，保舉了別人，換別人做了。如今叫我到老爺跟前怎麼再替他說回來呢？」值帳房的二爺聽了此言，亦爲一驚，口稱「這事總要求舅老爺恩典！」停了半晌，黃二麻子又說道：「這們樣罷，老爺跟前，我還說得回來，只說：『接手的那個人，家裏有事，一時不能上工，仍叫前頭一個做起來。以後我們再留心，另顧別人罷。』但是要接手的那個人，我已經答應他了，明天就要來上工。這個只好你們底下去，同他商量。他肯讓自然極好；倘若不肯，也只好由他，我不能做出爾反爾的事。」

值帳房的出來，同管廚的說了。管廚的倒也明白，說：「也不過想兩個錢。等我認晦氣送他二十吊錢，叫他明天不要來。但是由我們底下勸他，一定不肯依的。這事情還得求舅老爺幫我一個忙，這錢就請舅老爺給他，方纔妥當。」值帳房的又上去回了。黃二麻子不說別的，但說二十吊錢太少，恐怕說不下去。後來又添了十吊，黃二麻子答應了，方纔無事。自從管廚的有了這回事，大家都曉得舅老爺是要錢的。凡是來想他妹夫好處的，沒一個不送錢給他。等到妹夫差使交卸下來，他的腰包裏，也就滿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嘗滋味 嬉笑怒罵皆爲文章

話說黃二麻子，在他妹夫的工上，狠賺了幾個錢。等到事情完了，他看來看去，統天底下的買賣，只有做官利錢頂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但是賺來的錢，雖不算少，然而捐個正印官還不敷，又恐怕人家說閒話。爲此躊躇了幾天，纔捐了一個縣丞，指分山東，並捐免驗看，逕自到省。一面又託過妹夫，將來大案裏頭，替他填個名字，一保就好過班。妹夫見他有志向上，而且人情是勢利的，見他如此也就樂得成人之美。

閒話休敘。且說黃二麻子到省之後，勤勤懇懇，上衙門站班。他拿定主意，只上兩個衙門，一個是藩台，一個是首府。每天只趕這兩處，趕了出又趕進，別處也來不及再去了。

又過了些時，有天黃二麻子，走到藩台衙門裏一問，號房說：「大人今兒請假，不上院了。」又問：「爲什麼事請假？」回稱：「同太太姨太太打飢荒，姨太太哭了兩天不吃飯，所以他老人家亦不上院了。」又問：「爲什麼事同姨太太打飢荒？」號房道：「這個事我不曉得，原是裏頭二爺出來說的，被我聽見了。我今告訴你，你到外頭却不可亂說呢！」黃二麻子道：「這個自然！」號房道：「原來我們這位大人，一共是一位正太太，三位姨太太。不是前兩天有過上諭，如要捐官的，儘兩月裏頭上兌，兩月之後，就

不能捐了。因此我們大人就給太太養的大少爺捐了一個道台。大姨太太養的是二少爺，今年雖然七歲，有他娘吵在頭裏，定要同太太一樣也捐一個道台。二姨太太看着眼熱，自己沒有兒子，幸虧已有五個月的身孕，便要大人替他沒有養出來的兒子，亦捐一個官，放在那裏。我們大人說：「將來養了下來，得知是男是女？倘若是個女怎麼樣？」二姨太太不依，說道：「固然保不定是個男孩子，然而亦拿不穩一定是個女孩子。姑且捐好一個預備着，就是頭胎養了女兒，到有二胎哩。」大人說他不過，也替他捐了；不過比道台差了一級，祇捐得一個知府。二姨太太纔鬧完，三姨太太又不答應了。三姨太太更不比二姨太太，並且連着身孕也沒有，也要替兒子捐官。大人說：「你連着喜都沒有，急的那一門？」三姨太太說：「我現在雖沒有喜，焉知道我下月不受胎呢？」因此也鬧着，一定要捐個知府。聽說昨兒亦說好了。大人被這幾位姨太太鬧了幾天幾夜，沒有好生睡，實在有點撐不住了，所以請的假。」黃二麻子至此，方纔明白。於是又趕到首府衙門。

到了首府，執帖的說：「大人上院，還沒有回來。」黃二麻子只得在官廳子上老等。一等等到下午三點鐘，才見首府大人回來，急忙趕出去站班。只見首府面孔，氣得碧青，下屬站班，他理也不理。下了轎，一直跑了進去，大非往日情形可比。黃二麻子心中不解，等到人家散過，他獨不走，跑到執帖門房裏，探聽消息。執帖的說：「太爺你請少坐。等我進去打聽明白了，再出來告訴你。」於是上去伺候了半天，好

容易探聽明白，出來同黃二麻子說道：『你曉得我們大人，爲了什麼事，氣的這個樣子？』黃二麻子急於要問。執帖道：『照這樣看去，這個官竟是不容易做的！只因今天上院，齊巧撫台大人這兩天發痔瘡，屁股裏疼的熬不住，自從臬台大人起，上去回話，說不了三句，就碰了下來。聽見說我們大人還被他噴了一口唾沫，因此氣的了不得！現在正在上房生氣，口口聲聲要請師爺替他打稟帖告病哩！』黃二麻子道：『這個却是不該應的。他自己屁股有病，怎麼好給人家臉上下不去？平心而論：『這也是他們做道府大員的，纔夠得上給他吐唾沫。像我們這樣小官，想他吐唾沫還想不到哩！』一面說完，也就起身告辭回去。

到第二天，仍舊先上藩台衙門，號房說：『大人還不見客。』黃二麻子道：『現在各位姨太太，可沒有什麼餽荒打了？』號房道：『聽說我們大人，只有大太太，大姨太太兩位少爺的官，實實在在，銀子已經拿了出去。二姨太太同三姨太太，他倆一個纔有喜，一個還沒有喜，爲此大人還賴着，不肯替他們捐。嘴裏雖然答應，沒有部照給他們。他們放心不下，所以他倆這兩天，跟着老爺鬧，大約將來亦總要替他捐的；這是私事。還有公事，向來有些局子裏的小委員，凡是我們大人管得到的，如果要換什麼人，一齊都歸我們大人作主。撫台跟前，不過等到上院的時候，順便回一聲就是了。如今這位撫台大人，却不然，每個局裏都委了一位道台做坐辦。面子上說藩司公事忙，照顧不了這許多，所以添委一位道台辦公

事。名爲坐辦，其實權柄同總辦一樣，一切事情，都歸他作主。他要委，就委；他要撤，就撤；全憑他一個人的主意。我們大人，除掉照例畫行之外，反不能問他。弄得他老人家心上，亦有點酸擠擠的，不高興，所以今天仍舊不出門。」黃二麻子聽完這番話，一個人肚皮裏尋思道：「他做到一省藩台，除掉撫台，誰還有比他大的？誰不來巴結？他照現在的情形說起來，辛苦了半輩子，弄了幾個錢，不過是替兒孫作馬牛！外頭的同寅，還來排擠他，一羣小老婆似的。賽如撫台就是一個男人，大家都要討他喜歡，稍些失點寵，就要酸擠擠的。說穿了這個官，真不是人做的！」一面說，一面呆坐了一回。號房說：「黃太爺！你也可以回去歇歇了！他老人家今天不出門，你在這裏，豈不是白耽擱了時候？」一句話提醒了，黃二麻子連忙站起來說道：「不錯！你老哥說的是極！臬台衙門，我有好兩個月不去了。他那裏例差也不少，永遠不去照面，就是他有差使，也不會送到我的門上來。」說着，自去。

纔進臬台轅門，只有首府轎子，執事橫七豎八，亂紛紛的擺在大門外頭。黃二麻子心上明白，曉得首府在這裏，心上暗暗歡喜。以爲這一盪來的不冤枉，又上了臬台衙門，又替首府大人站了出班，真正一舉兩得，心上正在歡喜。等到進來一看，統省的官到得不少，一齊坐在官廳子上等見，停了一刻，各位實缺候補道大人，亦都來了，都是按照見撫台的儀制，在外頭下轎。黃二麻子心上說：「司道平行，一向頂門拜會的，怎麼今兒換了樣子？」於是找着熟人問信，纔曉得撫台奉旨進京陛見，因爲他一向同臬



台合式，同藩台不合式，所以保奏了臬台護院。正碰着臬台又是旗人，上頭聖眷極紅，登時批准。批摺沒有回來，自然電報先到了。恰好這日是轅期，臬台上院，撫台拿電報給他看過，各還各的規矩。臬台自然謝撫台的栽培。撫台又朝着他恭喜，當時就叫升炮，送他出去。等到臬台回到自己的衙門，首府縣跟屁股趕了來叩喜。接連一班實缺道，候補道，亦都按照屬員規矩，前來稟安稟賀。此時臬台少不得仍同他們客氣。常言道：「做此官行此禮。」無論那臬台如何謙恭，他們決計不敢越分的。閒話休敘。當下黃二麻子聽了他朋友一番說話，便道：「怎麼我剛纔在藩台衙門來，他們那裏一點沒有消息？」他的朋友道：「撫台剛剛得電報，齊巧臬台上院稟見，撫臺告訴了他。臬台下來，撫台祇見了一起客，說是痔瘡還沒有好，不能多坐。所以別的客，一概不見。自從得電報到如今，不過一個鐘頭，自然藩台衙門裏，不會得信。」黃二麻子道：「怎麼電報局，亦不送個信去？」他的朋友道：「你這人好呆！人家護院，他不得護院，可是送個信給他，好叫他生氣不是？」黃二麻子道：「撫台亦總該知照他的。」朋友道：「不過是接到電報，部文還沒有來，就是晚點知照他也不打緊。況且他倆平素又不合式，如果合式，也不會拿他那個缺，越過藩台，給臬台護方了！」黃二麻子到此，方纔恍然。停了一會，各位道台大人見完了新護院，一齊出來。新護院拉住叫「請轎」，他們一定不肯。又開中門，拉他們，還只是不敢走，仍舊走的旁邊。各位道台出去之後，又見一班知府，一班州縣約摸有兩點鐘纔完。

藩台那裏，也不曉得是什麼人送的信，後來聽說，當時簡直氣得個半死！氣了一回，亦無法想。一直等到飯後，想了想這是朝廷的旨意，總不能違背的。好在仍請假期內，自己用不着去；只派了人，拿了手本到臬台衙門，替新護院稟安稟賀；又聲明有病請假，自己不能親自過來的緣故。然而過了兩天，假期滿了，少不得仍舊自己去上衙門。他自己戴的是頭品頂戴紅頂子，臬台還是亮藍頂子；如今反過來，去俯就他，怎麼能夠不氣呢！按下慢表。

且說甄學忠靠了老人家的面子，在山東河工上，得了個異常勞績，居然過班知府。第二年又在搶險案內，又得了一個保舉，又居然做了道台。等到經手的事情完了，請咨進京引見。父子相見，自有一番歡樂。老太爺便提到小兒子，讀書不成，應過兩回秋闈不中，意思亦想替他捐個官，等他出去歷練歷練。甄學忠仰體父意，曉得自己沒有中舉，祇以捐納出身，雖然做到道台，尚非老人所願。如今再叫兄弟做外官，未免絕了中會的指望，老人家越發傷心。於是極力勸老人家：祇替兄弟捐個主事，到那未曾補缺，一樣可以鄉試。倘若能夠中個舉人，或是聯捷上去，莫說點翰林，就是呈請本班，也就沾光不少！甄閣學聽了，頗以爲然，果然替小兒子捐了一個主事，籤分刑部當差。

又過了兩年，大兒子在山東，居然署理齊東泰武臨道。此時甄閣學春秋已高，精神也漸漸的有點支持不住，便寫信給大兒子說，想要告病。此時兒子已經到任，接到了老太爺的信，馬上寫信給老人家，

勸老人家告病，或是請幾個月的病假，到山東衙門裏盤桓些時。甄閣學回信應允。甄學忠得到了信，便商量着派人上京去迎接。想來想去，無人可派，只得把他的堂舅爺黃二麻子請了來，請他進京去走一遭。

此時黃二麻子在省城裏，靠了妹夫的虛火，也弄兩三個局子差事在身上。聽了妹夫的吩咐，又是本省上司，少不得馬上答應。甄學忠又替他各處去請假——凡是各局子的總會辦，都是同寅——言明不扣薪水。在各位總會辦，橫豎開支的不是自己的錢，樂得做好人；而且又顧全了首道的情面，於是——一允許。黃二麻子愈加感激。第二天收拾了一天，稍些買點送人禮物。第三天就帶了盤川，及家人練勇，一路上京而來。

在路曉行夜宿，不止一日，已到了京城。找到了甄閣學的住宅，先落門房，把甄學忠的家信，連着自己的手本，託門上遞了進去。甄閣學看了信，曉得派來的是兒子的堂舅爺，彼此是親戚，便馬上叫「請見。」黃二麻子見了甄閣學，行禮之後，甄閣學讓他坐，他一定不敢上坐，並且口口聲聲的一「老大人。」自己報着名字。甄閣學道：「我們是至親，你不要鬧這些官派！」黃二麻子那裏肯聽。甄閣學道：「也只好隨他。」黃二麻子請示：「老大人幾時動身？」甄閣學道：「我請病假，上頭已經批准，本來一無顧戀，馬上可以動得身的。無奈我有一個胞兄，病在保定，幾次叫我姪兒寫信前來，據說病得狠凶，深怕老兄弟

不得見面。信上再三勸我，務必到他那裏，看他一邊。現在我好在一無事體，看手足分上，少不得要親自去走一遭。再者我那些姪兒，還沒有一個出仕，等我去同他商量商量，也要替他們弄出兩個去纔好。」

黃二麻子便問：「這位大老大人，一向是在保定候補呢，還是作幕？」甄閣學道：「也非候補，也非作幕。只因我們家嫂，祖父兩代，在保定做官，就在保定買了房子，賽同落了戶的一樣。家兄娶的頭一位家嫂，沒有生育，就死了。這一位是續絃，姓徐。徐家這位太親母，止此一個女兒，鍾愛的了不得，就把家兄招贅在家裏做親的。那年家兄已有四十八歲，家嫂亦四十朝外了。家兄一輩子，頂羨慕的是做官。自從十六歲下場鄉試，一直頂到四十八歲，三十年裏頭，連正帶恩，少說下過十七八場，不要說是舉人副榜，連着出房堂備，也沒有過，總算是蹭蹬極了！到了這個年紀，家兄亦就意懶心灰，把這正途一條念頭打斷，意思想從異途上走。到這時候，如說捐官，家嫂娘家有的是錢，單他一個愛婿，就是捐個道台，也很容易。偏偏碰着我們這位太母親，就是家兄的丈母了，他的意思，却不以為然。他說：『梁灝八十二歲中狀元。只要你有志氣，將來總有一朝發迹的日子。我這裏又不少穿，又不少吃，老婆孩子，又不要你養活，你急的那一門，要出去做官？我勸你還是用功，不要去打那些瞎念頭。你左右不過五十歲的人，比起梁灝，還差着三十多歲哩！』家兄聽了他丈母的教訓，無奈只得再下場。如今又是七八科下來了，再過一兩科不中，大約離着邀恩，也不遠了。偏偏事不湊巧，他又生起病來！至於我那些姪兒呢，肚子裏的才情，比起我

那兩個孩子來，却差得多。我的兩個孩子，我豈不盼他們由正途出身，於我的面上，格外有點光彩？無奈他們的筆路不對，考一輩子也不會發達的！幸虧我老頭子見機得早，隨他們走了異途，如今到底還有一個官做。若照家兄的樣子，自己已經蹭蹬了一輩子，還經得起兒子再學他的樣？所以我急於要去替他安排安排纔好。」甄閣學說完了這番話，黃二麻子都已領悟，無言而退。

一時在京那些同年至好，曉得甄閣學要出京，今天你送禮，明天我餞行。甄閣學怕應酬，一概辭謝，趕把行李收拾停當，雇好了車，提早三天，就起身，前往保定進發。他第二個兒子甄學孝，同着家眷，仍留京城，當他的主事。按下慢表。

單說甄閣學同了黃二麻子兩個，曉行夜宿，不止一日，已到保定大老大人的公館，一直到他門口下車。原來大老大人的丈母，一年前頭，也不在了，另外有過繼兒子過來當家。大老大人因為住在丈人家不便，好在有的是妻財，立刻拿出來，另外典一所大房子，同着太太少爺，搬出來另住。當時黃二麻子招呼着甄閣學下了車，甄閣學先進去了。

黃二麻子且不進去，先在門外，督率家人練勇卸行李。自己又一面留心，在門樓底下，兩面牆上看了一回，只見滿牆貼着二寸來寬的紅紙封條。只見報條上的官銜：自從拔貢，舉人，起，某科進士，某科翰林；京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起，以及御史中書爲止；外官從督撫起，以至佐雜太爺止；還有武職，提鎮至千

把外委，通通都有；又有怎麼欽差大臣，學政主考，一切闕差使，至於各省局所督會辦，不計其數。黃二麻子一頭看，一頭想心思：『他老人家生平沒有做過什麼官，就是令弟二先生，也不過做到閣學，他上代頭，又沒有什麼闊人；那裏來的這許多官銜？至於外省的那些官銜，同那武職的，越發不對了。就說是親戚的，也只應該揀官大的寫上幾個，光光門面，什麼佐雜，千把，寫了徒然叫人家看着寒酸，不曉得他——齊寫在這裏，是個什麼意思？』

黃二麻子正在門樓底下一個人納悶，不知不覺，行李已發完了。於是跟了大衆，一塊兒進去。聽見這裏的管家說起：『二老爺進來的時候，我們老爺正發暈過去，至今還沒有醒。』黃二麻子雖是親戚，不便直闖人家的上房，只好一個人坐在廳上靜候。等了一會，忽聽得裏面哭聲大震，黃二麻子道聲：『不好！一定是大老大人斷了氣了！』想進去望望，究竟人地生疏，不敢造次。心上又想：『幸虧還好，他老兄弟倆，還見得一面。但這一霎的工夫，不曉得他老兄弟，可能說句話沒有？』正想着，裏面哭聲也就住了。黃二麻子不免懷疑。按下慢表。

如今且說甄閣學，自從下車走到裏面，便有他胞姪兒迎了出來，搶着替二叔請安。剛進上房，又見他那位續絃嫂子，也站在那裏了。甄閣學是古板人，見了長嫂，一定要磕頭的。磕完了頭，嫂子忙叫一班姪兒來，替他磕頭。等到見完了禮，甄閣學急於要問：『大哥怎麼樣？』他嫂子見問，早已含着一包眼

淚，拿袖子擦了又擦，歇了半天，纔回得：『不大好！請裏間坐！』甄閣學也急於要看哥哥的病，不等嫂子讓，早已掀開門簾進去了。進得房來，只見他哥哥朝外睡在牀上，拿塊手巾包着頭，臉上一點血絲也沒有，的確是久病的樣子。甄閣學要進來時候，他哥哥迷迷糊糊，似睡不睡，並不覺得有人進來。等到兄弟叫了他一聲，似乎拿他一驚，睜開眼睛一看，當時還沒有看清。後來他兒子趕到牀前，又高聲同他說是：『二叔來了！』這纔心上明白。登時一驚一喜，竭力的從被窩裏，掙着一隻手來，拿兄弟的衣裳一把拉住。看他情形，不曉得要許多話說。誰知拉兄弟衣裳的時候，用力過猛，又閃了氣，一陣昏暈。一鬆手，早又不知人事。兒子急的喊爸爸，喚了幾聲，亦不見醒。甄閣學一時手足情切，止不住下淚來。誰知他嫂子姪兒，以爲這個銅樣子，人是決計不中用的了；又用力喊了兩聲，不見回來，便當他已死，一齊痛哭起來。後來還是常伺候病人的一個老媽，在病人胸前摸了一把說：『老爺胸口還有熱氣，決計不礙！』勸大家別哭。大家方纔停止。

悲聲停了一刻，忽聽見病人在牀上，大聲呼喊起來。衆人一齊吃了一驚，趕緊梟開帳子一看，只見病人已經掙扎着爬起來了。衆人又怕他閃了氣力，然而要想按他，又按他不下，只得扶他坐起。只聽他嘴裏，還自言自語：『這可真正嚇殺我了！』一連又說了兩遍，說話的聲音，很有氣力，迥非平時可比。再看他臉色，也有了血色了。甄閣學看了詫異，忙問：『大哥怎麼樣？』只見他回道：『我剛纔似乎做夢，夢

見走到一座深山裏面，這山上豺狼虎豹，樣樣都有，見了人，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的樣子。我幸虧躲在樹林子裏，沒有被這班惡獸看見，得以無事……」

畢竟他是有病之人，說到這裏，便覺上氣不接下氣；衆人趕忙送上半碗參湯，等他呷了幾口，接着力，又說道：「我在林子裏，那些東西瞧不見我，我却瞧見他們，看的碧波爽清的。原來這山上，並不光是豺狼虎豹；連着貓狗老鼠猴子黃鼠狼，統通都有；至於豬羊牛，更不計其數了。老鼠會鑽，滿山裏打洞，鑽得進的地方，他要鑽，倘若碰見石頭，鑽不進的地方，他也是亂鑽。狗是見了人就咬；然而又怕老虎吃他，見了老虎就擺頭搖尾巴的樣子，又實在可憐，最壞不過的是貓，跳上跳下，見了虎豹，他就跳在樹上，虎豹走遠了，他又耍下了。猴子是見樣學樣。黃鼠狼是顧前不顧後的，後頭追得緊，他就一連放下幾個臭屁跑了。此外還有狐狸，裝做怪俊的女人，在山上走來走去，叫人看了，真正愛死人。豬羊頂是無用之物。牛雖來得大，也不過擺樣子看罷了。我在樹林裏，看了半天，我心上想：「我如今同這一班畜生在一塊，終究不是個事，又想跳出樹林子去。無奈遍山遍地，都是這班畜生的世界，又實在跳不出去。」想來想去，只好定了心，閉着眼睛，另外生主意。正在只個擋口，不提防大吼一聲，頓時天崩地裂一般。這時候我早已嚇昏了，並不曉得我這個人，是生是死，恍恍惚惚的。一睜眼忽然又換了一個世界，不但先前那一班畜生，一個不見；並且連我剛纔所受驚嚇，也忘記了。」



病人說到這裏，又停了一刻，接了一接力；家人們又送上半碗湯，呷了兩口；這纔接下去說道：「我夢裏所到的地方，竟是一片康莊大道，馬來車往，絡繹不絕，竟同上海大馬路一個樣子。我此時順着腳向東走去，不知不覺，走到一個所在，乃是一所極高大的洋房，很高的臺階。一頭走，一頭數臺階，足足有一十八級。我上了臺階，亦似乎覺得有點腿酸，就在東面廊下，一張外國椅子上，和身倒下。有點剛纔矇矓睡去，忽然覺得身後有人，推我一把，嘴裏大聲喊道：『這是什麼地方！你是那裏來的野人，敢在這裏亂睡！你不看裏面那些戴頂子，穿靴子的老爺們，他們一齊靜悄悄的坐在那裏？只有你這個不懂規矩的，在這裏撒野，還不給我滾開。』我被他罵得動氣，便道：『他們做他的老爺，我睡我的覺，我不礙着他們。他們不能管我。你怎能管我？你道我不懂規矩，難道他們那班戴頂子，穿靴子的人，就不作與有不規矩的事嗎？那個人被我頂撞了兩句，登時惱羞成怒，掄起拳頭來就要打我。我也不肯失這口氣，就與他對打起來。洋房裏的人聽見我同那人打架，立刻出來麼喝說：『這裏辦正經事。你們鬧的什麼！』那人見有人麼喝，馬上站住。我也只好住手。裏頭的人，便問我是那裏來的。我怎麼回答他，一時間恍恍惚惚，也記不清了。又忽然記得我問那人：『你們在這裏做什麼？』那人道：『我們在這裏校對一部書。』我問他是什麼書。那人說是：『上帝可憐中國，貧弱到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國。然而中國四萬萬多人，一時那能彀統通救得。因此便想到一個提綱挈領的法子，說：中國一向是專制政體，普天下的百姓，

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麼，百姓就怎麼，所謂上行下效。爲此拿定了主意，想把這些做官的，先陶鎔到一個程度，好等他們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名。又想：中國的官，大大小小，何至幾千百個。至於他們的壞處，很像是一個先生教出來的。因此就悟出一個新法子來；摹仿學堂裏先生教學生的法子，編幾本教科書，教導他們。並且仿照世界各國普通的教法，從初等小學堂，一層一層的上去，由是而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等到到了高等卒業之後，然後再放他們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後，天下還愁不太平嗎？」我聽了未及回答，只見那人的背後，走過一個人來，拿他拍了一下，說聲：「夥計！快去校對你的書罷！校完了好一塊兒出去吃飯。」那人聽罷此言，馬上就跑了進去。不多一刻，裏面忽然大喊起來。但聽得一片人聲說：「火！火！火！」隨後又看見許多人，抱了些燒殘不全的書出來。這裏刻頃間，火已冒穿屋頂了。一霎時救火的洋龍，一齊趕到，救了半天，把火救滅。再到屋裏一看，並不見有什麼失火的痕跡。就是纔剛洋龍裏面放出來的水，地下亦沒有一點。我心上正在稀奇，又聽見那班人回來，圍在一張公案上面，查點燒殘的書籍。查了半天，道是他們校對的那部書，祇贖上半部。原來這部教科書，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後半部方是教導他做官的法子。如今把這後半部燒了，只贖得前半部。光有這前半部，不像本教科書，倒像個封神榜，西遊記，妖魔鬼怪，一齊都有。他們那班人，因此便在那裏商議說：「總得把他補起來纔好！」內中有一個人道：「我是一時記不

清這些事，就是要補，也非一二年之事。依我說，還是把這半部印出來，雖不能引之爲善，却可以戒其爲非。況且從前古人，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半部亦何妨？倘若要續，等到空閒的時候，再續。諸公以爲何如？衆人躊躇了半天，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只得依了他的說話。彼此一闕而散。他們都散了，我的夢也醒了，說也奇怪，一場大病，亦賽如沒有了！

當下甄閣學見他哥子病勢已減，不覺心中安慰了許多，以後他哥子活到若干年紀。他自己即時前往山東，到他兒子任上做老太爺去，寫了出來，不過都是些老套頭，不必提他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再版

全四册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新式標點  
官場現形記

發行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四高第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